
武俠世界
第31年
44
$10.00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所撰著「天機大師劉伯溫傳奇故事」之「挪移乾坤」，內容描述郭家軍元帥郭子興被叛軍陳野先毒殺，幕後操縱者是黃州的陳友諒，為免軍心混亂，劉伯溫先行推舉朱元璋繼任元帥，再佈下八陣大法，親赴牛頭山試探虛實，在與陳軍交鋒時，大挫陳軍銳氣，劉伯溫更以火攻，以數十萬的兵力，殲滅陳軍百萬水師，再趁勢殲滅張士誠、方國珍等割據勢力，使明軍穩據一半天下，助朱元璋邁向王者之位……本故事情節迂迴，高峯迭起，鬥智鬥勇，別具風格，佳作當前，不容錯過！

*　　*　　*

陌路人新著「奇人異客」由今期起連載刊出，本故事情節生動活潑，內容新穎離奇，包你閱後，拍案叫絕！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南宮宇先生所著「渾小子雷狗兒傳奇故事」之「廣寒雙邪」，請各讀友拭目以待。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挪移乾坤（天機大師劉伯溫傳奇故事）
劉伯溫推舉朱元璋繼任元帥，佈下八陣大法，對付陳友諒……蕭玉寒 5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反西涼（三國演義之廿六）◀一▶……徐正 56
奇人異客（三期完短篇故事）◀上▶
登門搗破黑店　救出被困住客……陌路人 6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太監頭陀劍（新派湖海恩怨錄）
赴京頻生枝節　頑抗又遇高手……西門丁 74
一代天嬌（新派武俠連載故事）
草堂巧遇胡姬　和尚搬弄法寶……伴霞樓主 80
邪道小子（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惡人得以伏法　小子雙喜臨門……辛棄疾 87
劍氣九重天（俠義奇情連載小說）
強敵欲謀天下　施計再作擒拿……卧龍生 95
狐步歲月（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師叔小廟捉龍　表姐語言確鑿……東門白 99
四君子（俠義奇情連載小說）◀二▶
正義之門代策劃　假設靈堂誘敵踪……卧龍生 107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東風傳奇（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弄清誰是幕後人　興師聲討華山派……東方玉 114
血劍屠龍（新派武俠長篇）
斷魂橋拯救弟子　玉女峯探訪神尼……歐陽雲飛 121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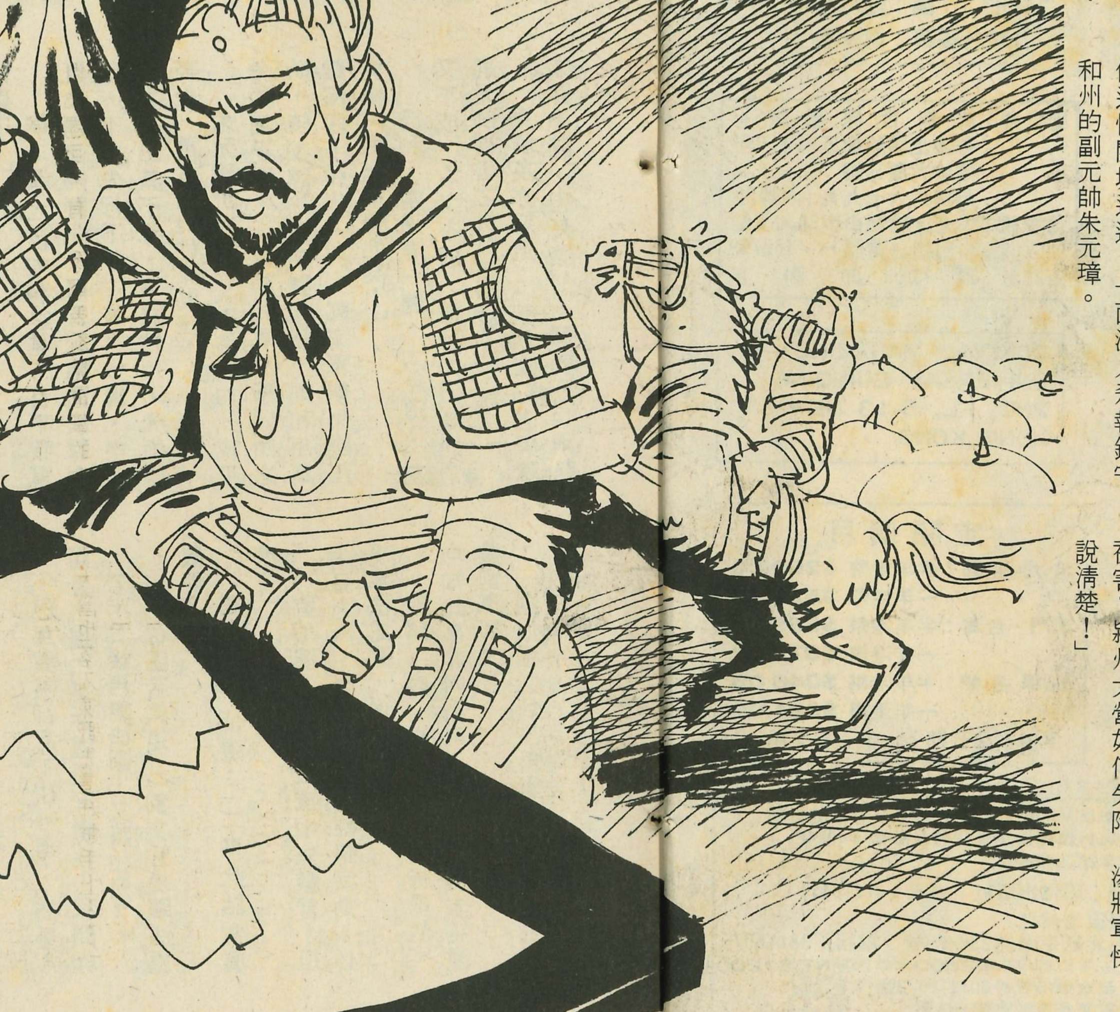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44期
（總號 159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挪移乾坤

天機大師劉伯溫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引賊入城

繁星朗月，斜照和州帥府。

郭家軍副元帥朱元璋向劉伯溫舉杯道：「劉先生遠道南來和州，不畏艱辛，這一杯，元璋先敬先生！」

劉伯溫微微一笑，欣然舉杯道：「朱兄弟新任副元帥，鎮守和州重鎮，日後前程當更無可限量……哎喲，不好……」

劉伯溫目注窗外星空，忽地失聲叫道。

但見窗外正北方向，一顆流星劃過天際，掉落穎州方向。

劉伯溫把酒杯一拋，道：「……郭元帥危矣！」

朱元璋驚道：「郭元帥有甚麼兇危？」

劉伯溫凝注正北穎州方向，沉吟道：「正北屬坎，坎即陷阱也；又北屬白水星之歸位，郭元帥乃白水星降世，白水星落北，乃星將歸位之兆……

穎州失陷

郭元帥必乃遭人暗算，落入陷阱而亡！」

劉伯溫一頓，又袖占一課道：「此乃『易經』上六卦，曰：過涉滅頂，兇，無咎。郭元帥必因遠涉而中埋伏，極為兇險；但郭元帥此行乃捨身成仁，雖不能為，亦不得不為之舉也……此事不日自可明白。」

朱元璋深知劉伯溫料事如神，不敢輕慢，便連忙派出飛騎，疾馳穎州打探動靜。

這一頓酒宴，朱元璋和劉伯溫也無心思再飲下去，當下草草撤席，靜候消息。

第二天一早，朱元璋派出的探馬尚未趕回，有一隊軍馬風馳電掣的向和州城疾奔而來。守城的將士認得率軍的大將正是穎州守城大將軍徐達，便連忙開城迎進，一面派人飛報鎮守和州的副元帥朱元璋。

朱元璋接報，大吃一驚，暗道徐將軍身負鎮守穎州老營重責，怎的突奔和州而來？莫非穎州果然發生驚人變故？

朱元璋正欲派人告知劉伯溫參詳此事，劉伯溫已匆匆而進，對朱元璋道：「劉某已知此事，徐將軍處事素來穩重，若連他亦舉止失措，則穎州城危矣……」

劉伯溫話音未落，一羣將領已神色倉惶的闖進和州帥府中堂。

為首一人，正是穎州守城大將軍徐達，隨後的則是湯和、沐英、常遇春、鄧愈等將領。

湯和一見朱元璋、劉伯溫，未及行拜見之禮，便放聲大哭道：「朱副元帥！劉大哥……郭元帥不幸中了叛賊陳野先的奸計，已一命歸天矣……穎州大營也落入陳野先這奸賊手上……」

朱元璋和劉伯溫一聽，皆大驚失色道：「陳野先如何反叛？郭元帥如何被害？穎州大營如何失陷，湯將軍快說清楚！」

湯和悲憤難言，徐達上前與朱元璋、劉伯溫相見了，長歎一聲，道：「陳野先這奸賊假降郭元帥，把數萬大軍引進穎州城。初時尚向郭元帥謹慎從事，待騙取郭元帥信任後，便密謀反叛！他在軍中佈下重伏，假意恭請郭元帥赴宴賞月，豈料郭元帥赴宴時，所飲的酒內藏劇毒，待郭元帥劇毒發作時，陳野先即要挾郭元帥，下令把眾兄弟的軍權罷免，再封他為穎州總督，統領三軍……」

朱元璋一聽，跌足道：「若陳野先奸計得逞，則數十萬郭家軍及眾將危矣！」

徐達道：「不錯！郭元帥為了三軍將士的安危，不惜身中劇毒，生命垂危，奮然與陳野先一搏，欲與反賊同歸於盡！可惜郭元帥身中劇毒，功力盡失，竟被反賊陳野先弒殺！陳野先殺了郭元帥後，竟假冒郭元帥令符，調走帥府禁衛，率叛軍衝入帥府，把郭元帥的公子郭天存扣作人質，要挾眾將奉他為帥，眾將因少主在反賊手上，投鼠忌器，不敢妄動，只好相約先行報知朱副元帥和劉軍帥，以作定奪！」

徐達說罷，湯和、沐英、常遇春、鄧愈等均怒叫道：「朱副帥、劉軍師快下令旨，我等立馳穎州，把反賊陳野先斬了……」

眾將話音未落，一位女將即大哭而出，大叫道：「朱副帥！快給本姑娘三千精騎，把反賊陳野先斬了，替義父報仇雪恨！」

大哭而出的女將是郭元帥的義女馬雲英，此時她圓睜雙目，眼淚直流，神情悲憤之極，憑她的性子，恨不得立時便把反賊陳野先的狗頭斬了。

眾將領均知馬雲英與朱元璋關係特殊，雖未正式成親，但朱元璋乃郭元帥的快婿，那是軍中人人皆知的。因此馬雲英這一出聲，眾將就不再插嘴，靜待朱元璋示下。

朱元璋這時已被明教教主劉福通委任為郭家軍副帥，又身兼和州統管主帥，郭子興不幸遇害，郭家軍中，能令三軍臣服的，就是朱元璋了，因此這時，他已隱隱成了郭家軍的最高領袖人物。

對郭元帥的死，朱元璋亦感非常難過，因為他深知他之所以有今日的地位，除了劉伯溫的着力扶持引導外，便是全憑郭子興的全力提携重用，而且，他說甚麼亦是郭子興的義婿，對郭子興的被殺之仇，他不能不報，否則，他便難以服眾。

朱元璋這般思忖，便狠狠的一拍案桌，怒道：「傳令下去！速集三軍！眾兄弟隨本帥直馳穎州，把反賊陳野先斬了，替郭元帥報仇！」

軍令如山，朱元璋軍令一下，傳令親兵姓韓名成，接令答應一聲，就欲疾出帥府傳令。

「慢！」就在此時，一直沉吟不語

的劉伯溫忽地發聲道：「此事切勿輕舉妄動！」

湯和、常遇春等一聽，急道：「劉軍師怎的了？此時不斬陳野先，更待何時？我等爲郭元帥報仇，雖萬死不辭！」

馬雲英咬牙道：「馬雲英不報義父之仇，誓不爲人！若二哥不敢去，三妹便獨闖潁州，先把反賊陳野先斬了！」

朱元璋亦一怔道：「主帥被害，若屬下等不爲主公報仇，如何向郭家軍上下將士交代，劉先生有甚麼疑慮？」

劉伯溫目注徐達，道：「四弟！此事你以爲如何？」

徐達想了想，便道：「陳野先之叛，顯然早有預謀，幕後必然有大靠山撐腰，否則，陳野先憑他的數萬兵力，斷不敢公然向郭元帥下毒手，更不敢公然反叛！」

劉伯溫點點頭，道：「四弟之言，甚有見地，但四弟以爲，陳野先幕後的主人是誰？」

徐達沉吟道：「當今天下羣雄併舉，但已成氣候者不出四方面，其一乃明教義軍，其二乃黃州陳友諒，其三爲平江張士誠，其四乃臨海方國珍。但方國珍遠離中原，僅於沿海一帶盤據，不敢對我明軍妄動。張士誠此人膽小愼微，一向與我郭家軍相安無事，因此張士誠及方國珍與陳野先串謀的可能性不大。唯一對我郭家軍深有異心的首推黃州陳友諒，陳友諒與郭家軍地盤犬牙交錯，同據中原，且其人陰狠奸詐，陳野先之叛，顯然與此人有莫大關連！」

劉伯溫道：「然則依四弟之見，如何處之方爲上策？」

徐達沉吟道：「若反賊陳野先果然與陳友諒串謀，則和州危矣！」

朱元璋一聽，亦霍然而悟，他深知徐達甚有帥才，劉伯溫對他甚爲器重，必有其過人之處，因此他一聽徐達之言，便接口道：「不錯！若陳野先果與陳友諒勾串圖謀，和州北有陳野先，南向陳友諒，若被其兩面夾擊，和州危矣！和州一失，郭家軍便難逃覆滅之危……依徐將軍之見，欲將如何處之？」

徐達道：「依末將之見，目下我軍既然面臨陳野先、陳友諒兩面夾擊之危，不如先行下手，破其一翼，集中兵力，出其不意，突襲潁州，先斬陳野先，再徐圖對付陳友諒！」

朱元璋沉吟道：「不錯，如此或可免兩面受敵……但若我軍出擊潁州之時，陳友諒趁虛突襲和州，則和州萬難保住！和州一失，郭家軍便失臨江屏幛，則全軍勢危矣！」

湯和、常遇春一聽，大急道：「左又不成，右又不成，這卻如何是好？郭元帥被害之仇難道便置之不報？」

馬雲英亦怒道：「既然陳野先與陳友諒串謀，害死義父，那就分兵兩路，一路向陳友諒進擊，教他知道郭家軍的厲害！一路直搗潁州，先把反賊陳野先斬了，救出少主天存義弟，再全力對付陳友諒這奸賊！」

朱元璋沉吟不語，顯然難於決斷。

劉伯溫眼見衆將軍心浮動，心頭一震，暗道若在此危急關頭，軍心動搖，則郭家軍便會立陷全軍覆沒之危！

這般思忖，劉伯溫便決然向衆將道：「衆兄弟遠道奔馳，必甚疲勞，可先行休歇半日，待劉某與朱副帥細商，半日後當有所決斷！」

徐達、湯和、常遇春、鄧愈等將，對劉伯溫素來拜服，聞言便不好作聲。

但馬雲英卻忍不住叫道：「商量！商量！偏二哥你這般好耐性！我問你，若半日後再無決斷，又將如何？」

劉伯溫苦笑道：「劉某甘受軍法處置便了！」

馬雲英一怔道：「二哥此話當眞麼？」

劉伯溫決然道：「軍中無戲言！但半日之內，若有任何人輕舉妄動，必受軍法處置，絕不輕赦！」

衆將一聽，見劉伯溫滿臉肅然，均知此事非同小可，便忙道：「末將謹遵劉軍師之言！」

劉伯溫又目注馬雲英，道：「三妹你呢？」

馬雲英咬牙道：「好！好！雲英便等半天好了！」

劉伯溫依然不放心，又吩咐徐達道：「四弟！你負責嚴密封鎖和州城，自此刻起，任何人等均不准踏出和州城半步！違令者斬！」

徐達肅然答應了，疾步走出帥府，往和州城各處部署去了。

衆將和馬雲英眼見劉伯溫軍令已出，不敢輕慢，只好先行各返軍營，靜候決策差遣。

帥府中堂，此時就只剩下朱元璋和劉伯溫二人。

朱元璋心中亦感疑惑，這時再也忍不住道：「目下天存少主被扣，陳野先隨時會向他下毒手，爲甚麼不趁陳野先立脚未穩，直搗潁州？還要仔細商議，莫非劉先生另有妙計？」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朱元璋忙道：「劉先生尚差欠甚麼？」

劉伯溫微笑道：「衆將均已趕來和州，但獨缺一人，劉某因此預料此事必有微妙！」

朱元璋一聽，霍然悟道：「劉先生乃指彭瑩玉彭大哥麼？」

朱元璋點點頭道：「不錯，正是此人！彭大哥處事素來精細，而且輕功卓絕，雖然乍逢驚變，亦必安然無恙！劉某預料，彭大哥之所以遲遲未到，必定是留在潁州，打探陳野先的

動靜，待有眉目，才趕來和州呈報，知己知彼，謀定後動，劉某一旦查清陳野先反叛內情，則大計定矣……」

就在此時，帥府中堂外面有身影一閃，劉伯溫即一頓，又疾地袖占一課，道：「彭瑩玉大哥到矣……」

劉伯溫話音未落，身影疾如鬼魅，飄忽間已立在朱元璋和劉伯溫面前。朱元璋一看，果然是彭瑩玉到矣！

彭瑩玉目注劉伯溫道：「二弟爲甚麼知道彭某趕到？二弟莫非眞能未卜先知？」

劉伯溫微笑道：「非也！此乃先卜而後知！剛才袖占一課，乃『易經』無妄卦，卦曰：無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可知來人有吉無凶，且必乃爲主而奔波。再按彭大哥你的行踪脾性，則不難推知，來人必是彭瑩玉無疑！」

彭瑩玉不禁呵呵一笑，道：「二弟之陰陽術數果然越發精進了！在二弟面前，大哥的行藏盡露，尚有甚麼可以隱瞞！」

彭瑩玉一頓，臉色一變，肅然道：「郭元帥之被害，果然事涉一項驚天大陰謀！若彼等陰謀得逞，郭家軍難免全軍覆沒的厄運！」

朱元璋一聽，暗吃一驚，忙道：「此事端的如何？彭大哥快詳細說知。」

彭瑩玉點點頭道：「當晚彭某乍聞驚變，正欲有所行動，但彭某見府中四周，已被陳野先的叛兵包圍，彭某若要硬闖，區區千把兵勇，自然難把彭某困住，但如此一來，便把對方驚動，暴露行藏，於是彭某便潛出府第，逕闖陳野先的反叛大營，隱伏下來，此時潁州城亂作一團，衆兄弟倉卒應敵，雖然斬翻了不少叛兵，但畢竟寡不敵衆，後來城中逐漸平靜下來，彭某心道，衆兄弟必已突圍出城，前來和州與朱兄弟和二弟你等會合，再圖反擊。彭某爲探清內情，便冒險在陳野先的大營中隱伏下來……」說到此處，彭瑩玉忽然一頓。

朱元璋忙道：「其後如何了？」

彭瑩玉歎了口氣，道：「到當晚丑時時分，忽見有人閃進陳野先的中軍帳來，陳野先一見此人出現，即揮手退去左右，獨剩來人與他悄悄密談。只聽來人問陳野先道：『諸事如何？漢皇等候陳將軍的佳音！』陳野先道：『請欽使回稟漢皇，潁州大局已定，郭子興已死，其子天存已被本將扣作人質，諒朱元璋、劉伯溫、徐達等郭子興舊屬必不敢妄動！漢皇若趁此良機，揮軍北上，前後夾擊，郭家軍必潰不成軍！郭家三省地盤，必盡歸漢皇矣！』那來人一聽，大喜道：『漢皇知悉此天大喜訊，必對陳將軍你重重有賞，待消滅郭家軍後，封王列侯，陳將軍將垂手可得矣！本使這就立刻回去稟報漢皇，漢皇自會尅日動兵！陳將軍且先作好接應準備便了！』這來人說罷，就悄悄的告辭走了。」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大哥便輕易放走此人麼？」

彭瑩玉嘿嘿冷笑道：「彭某此時已知悉其中內情，原來是自立爲漢皇的陳友諒串通陳野先，先奪潁州，再行消滅郭家軍，心中怒極，本欲行險一擊，先把陳野先這反賊一掌斃了……」

劉伯溫微笑道：「憑大哥的精細，自然不會如此魯莽！」

朱元璋奇道：「爲甚麼？若眞能把反賊陳野先一掌斃了，郭家軍豈非除去一心腹大患？」

劉伯溫道：「不然，一來彭大哥就算出手，亦絕不會成功，因爲陳野先處此非常時刻，豈會放鬆戒備？二來少主人在其手上，若把陳野先殺了，少主人必生命難保！三來陳野先僅是陳友諒的馬前卒，此人存在與否，現時已無關宏旨！」

彭瑩玉笑道：「彭某自然不致這般魯莽！因爲彭某早就發覺陳野先此人不但陰險奸詐，且武功高強，帳後又伏有數十精兵護衛，彭某一擊不能得手，便再無機會逃走了，而且彭某自知此時萬萬不能任陳友諒派來的人安然回去，否則陳友諒接報，便會趁機出兵攻打和州，則我郭家軍勢危矣。」

劉伯溫微笑道：「因此彭大哥如何處之？」

彭瑩玉呵呵一笑道：「因此彭某當即潛離潁州，尾隨陳友諒的欽差，在半路上順手把他捉了！」

劉伯溫忙道：「此人是生是死？現在何處？大哥快說！」

彭瑩玉笑道：「我早知二弟在此人身上必有妙用，因此所用手法輕之極也，僥倖保存了他的狗命！但他的隨從親兵卻全被彭某收拾掉了！因此彭某敢保證，直到此時，陳友諒必定尚未知悉潁州的情形！陳野先也不知道他的大陰謀已被洩露！」

劉伯溫一聽，撫掌喜道：「好極！如此吾之破敵大計定矣！」

朱元璋和彭瑩玉忙問道：「計將如何？」

劉伯溫在案桌上展開一幅軍機大勢圖，右手食指往軍機圖上一點，道：「此乃和州，北距潁州一百五十里，南距陳友諒的前鋒亦僅三百里，夾於南北之間，向東受阻於長江，唯一退路乃向西行，但西面地土貧瘠，郭家軍若往西退！則無疑死路一條。」

朱元璋亦點頭道：「劉先生之言不錯，我軍絕不能往西縮退，與其向西退縮，不如揮軍北上，直搗潁州，先把反賊陳野先斬了。」

劉伯溫搖頭道：「不然，目下和州兵力有多少？」

朱元璋道：「和州一向駐有重兵，因此潁州雖遭驚變，但郭家軍尚有十萬之衆，再加上各將所統軍將，目下可供我軍調遣的，約可達二十萬之衆

，對付陳野先的區區五萬賊衆，當綽綽有餘，若攻下潁州，重振聲威，大局可定。」

劉伯溫沉吟道：「以郭家軍二十萬兵力，傾巢而出，陳野先自然難於抵敵，但和州兵力調虛，陳友諒若趁機南下，先佔和州，再向北攻襲郭家軍老營，則屏幛盡失，郭家軍勢危矣，此乃下下之策。」

朱元璋道：「何爲中策？」

劉伯溫道：「以靜制動，靜觀其變，嚴密戒備，伺機破敵。」

朱元璋皺眉道：「下策過於冒險，中策偏於畏怯，兩者皆似不足制勝，然則上策如何？」

劉伯溫此時神色一變，肅然道：「上策乃百年大計，朱副帥若要成大業，便勢所必行。」

朱元璋心頭一震，忙道：「劉先生請道其詳。」

劉伯溫道：「當今天下，已成羣雄割據混戰之局，南有陳友諒的漢國，東有張士誠的大周國，北有當今元朝，郭家軍則偏處西面一角，已成四雄併立大勢。其中胡元正處內鬥不休，兵馬大元帥帖木兒正受元順帝猜忌，兵權被削，一時自顧不暇，已暫無力南下收拾殘局。大周國張士誠，其人源出買賣私鹽的鹽販商，雖因勢而起，割地爲王，但亦失商人本性，處政理事非唯利是圖，但求自身穩固安樂，不問世局，更無進取雄心大志，因此皆不足爲慮。唯漢國的陳友諒非同小可，此人出身水賊，精於水戰，更以鄱陽湖爲老巢，向四周擴展，目下已佔贛州全境，手下雄兵百萬，據聞水師已達五十萬之衆，目下正全力向長江口逼進，顯然志在沿江而北上，一舉奪下皖州，直取集慶重鎮，若其圖謀得逞，不但郭家軍再無立足之地，且天下亦歸其手矣。」

朱元璋心頭又一震，暗道當前大敵，似非胡元，而是陳友諒的漢國，劉先生對此洞若觀火，若草率行事，則正中陳友諒下懷矣。

這般思忖，朱元璋忙道：「大局如此，郭家軍如何處之？」

劉伯溫略一沉吟，便決然道：「大局雖然兇險，但盛極必衰，衰極必一轉而盛，其中訣要在乎一念之間，目下郭家軍主帥被害，南北受敵，形勢兇險，但正好趁此時機重整軍勢，確立新主，重訂進取大計，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三軍服從，再審度時勢，伺機而動，則不難重振聲威，徐圖進取。」

朱元璋道：「如何重整軍勢，劉先生想必已有善策？」

劉伯溫道：「當務之急，乃册立新主，新主既立，則名正言順，上下歸心，然後方可重振軍威，再圖進取。」

劉伯溫此言一出，朱元璋及彭瑩玉均不敢貿然表態，因此事牽涉重大，關乎數十萬郭家軍將士的安危，誰也不敢輕率作主的。

朱元璋亦不敢，因爲他雖被明教教主劉福通封爲郭家軍副元帥，位列已故郭元帥之下，但主帥之位，朱元璋在此時尚未敢貪取。朱元璋深知，郭家軍之所以有今日的成就，一來全憑郭元帥素以仁義待人，全軍將士對其拜服，二來亦賴衆將領的生死拚搏，更賴劉伯溫的居中策劃調遣。三者之中缺了任何一面，郭家軍均難有今日的業績，因此朱元璋在未知衆將領的心意時，是決計不敢妄動主帥之念的。

好一會，彭瑩玉似已有所決斷，便道：「依二弟之言，郭家軍主帥人選可有決斷？」

劉伯溫微微一笑，目注朱元璋，見朱元璋沉吟不語，似甚難決斷，便微笑道：「此事務須當機立斷，不得遲疑，既然難以定奪，便用暗標之法，我等三人，以多者決斷如何？」

劉伯溫此時憑此決斷郭家軍主帥人選，表面看來似乎近於兒戲，但其實不然，因爲在場三人均是郭家軍的主腦人物，三人之意，足可對郭家軍的大事作出決斷。

朱元璋、彭瑩玉一聽，均點頭道：「此法甚佳，便依此意行事便了。」

於是朱元璋、劉伯溫、彭瑩玉三人，果然各自在紙上寫了三位人選的名字，這時三人各自背靠背，誰也無法知悉對方推舉的是誰。

三人寫畢，又各自把紙條捏在掌心，轉過身來。劉伯溫微微一笑，輕輕道：「開。」

於是三人均一齊攤開手掌，但見彭瑩玉推舉的是：「郭天存、劉伯溫、朱元璋」、朱元璋推舉的是：「郭天存、劉伯溫、徐達」。

此時劉伯溫的手掌尚未全部攤開，朱元璋和彭瑩玉一見各自的人選，便呵呵一笑，道：「劉先生不必開了，這主帥之位，非郭天存少主莫屬了。」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爲甚麼這般斷定？」

朱元璋微笑道：「我與彭兄弟均屬意少主郭天存及劉先生你，而劉先生亦有意扶立少主郭天存，因此主帥之位，便非郭天存莫屬矣。況且郭天存乃子承父業，無可厚非，三軍自然臣服。」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未必。」說罷，突地把手掌一攤，但見手掌上的紙條寫了三個名字道：「朱元璋、朱元璋、朱元璋」。

劉伯溫微笑道：「彭大哥已有一個朱元璋，再加上劉某這三個，共計四個，因此，朱元璋三字數壓羣雄，主帥一位，當非朱元璋莫屬矣。」

彭瑩玉有點不快道：「二弟此舉似欠公平，原說要寫三個人選，爲何僅舉一個？」

朱元璋一聽，亦忙道：「劉先生此法不妥，明放着少主郭天存在，主帥

重位，朱某如何敢當？」

劉伯溫正容道：「方才劉某似在取巧，其實不然，劉某不外欲向兩位透示『天命所歸』四字罷了！」

彭瑩玉道：「誰可當此天命所歸四字？」

劉伯溫道：「朱兄弟當之無愧。」

朱元璋道：「但捨卻少主郭天存而立朱某，只恐三軍不服。」

劉伯溫正容肅然道：「目下非空言忠義之時，少主郭天存正落在陳野先手上，若立其爲主帥，一來天存年紀尚幼，不懂軍機政事，如何統馭三軍，尅敵制勝？二來陳野先挾少主以令諸侯，郭家軍軍權無形盡落反賊之手，則郭家軍危矣！三來朱兄弟正得天時、地利、人和，以郭家軍副帥身份進位主帥，統馭三軍，衆將當無異議，成大事者不拘小節，只要朱兄弟秉承郭元帥遺志，完成其反元復漢大業，善待其遺孤，則郭元帥九泉之下亦必含笑矣。」

彭瑩玉一聽，深知劉伯溫洞悉天機，把握天下大勢，實非自己所可企及，他既這般斷定，他不敢再有異議，於是亦慨然道：「二弟之言不錯，軍中不可一日無主，郭家軍主帥之位，朱兄弟休再推辭，只要朱兄弟以反元復漢爲旨，彭某當誓死扶持。」

朱元璋見劉伯溫和彭瑩玉推舉之意堅誠，若有他二人鼎力相助，則大事可成，便不再推辭，慨然道：「朱某既蒙兩位錯愛推舉，朱某不敢不從，決然承命便了，但於反元復漢大業，先生何以教我？」

劉伯溫略一沉吟，便道：「廣積糧，緩稱王，」略頓，又道：「張士誠偏安一角，無甚大志，不足慮也。陳友諒與我近在咫尺，地據上游，雄兵百萬，其心無日忘我，宜先圖之，陳氏滅，張氏勢孤，一舉可定。然後北向中原，王業可成也。」

朱元璋又道：「然則陳野先挾持少主反叛潁州，如何處之？」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圍而不攻，斷其退路，以誘陳友諒遠離巢穴進擊我軍，然後伺機破之。陳友諒敗退，則潁州自然不攻而破，救出郭元帥遺孤，斬滅叛賊陳野先，我軍便可反危爲安矣。」

朱元璋一聽，大喜道：「劉先生妙計可安天下，盼日後事事盡言。」

彭瑩玉一聽，亦呵呵笑道：「我這二弟滔滔雄辯，朱兄弟只要肯聽，還怕他不把朱兄弟你吵個半死麼？」

朱元璋微笑道：「此乃求之不得也。」

彭瑩玉、劉伯溫聞言，均相視微笑。兩人均暗道朱元璋若能如此虛懷若谷，事事鞠親納言，何愁大業不成。

當天，朱元璋以郭家軍副元帥身份，晉位三軍主帥便確定下來。由於劉伯溫、彭瑩玉二人的決然推舉，衆將領中，徐達、常遇春對劉伯溫最爲拜服，劉伯溫既力主此事，徐達、常遇春自然遵命。而湯和、沐英、鄧愈等將，均與朱元璋爲結拜兄弟，自然更無異議。因此，在郭家軍主帥遇害陷於險境時，朱元璋卻因此一躍而晉位郭家軍大元帥，統馭三軍，氣候初成。

從此，郭家軍二十萬將士，便歸入朱元璋的旗下，天下大勢，演變成胡元、漢國陳友諒、大周國張士誠、明教朱元璋四雄併峙的局面，元末的乾坤挪移大勢，至此才正式開始。

* * *

當日，朱元璋晉位大元帥，當晚大宴羣臣，衆將士在危急關頭，重獲統領主帥，軍心這才得以重振。

在宴席上，朱元璋依據劉伯溫的制議，向全軍及全國宣佈了十大條陳及討元檄文。

朱元璋的討元檄文道：「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

朱元璋的十大條陳道：「一、屯田積谷，禁止貪暴，減輕租稅。二、廢元酷刑，實行平刑。三解除連坐，禁止非時決囚。四、普天下『大逆以下』的犯罪者，概行赦免。五、三軍到處，禁殺禁掠，毋毀廬舍，毋廢田畝，毋肆焚掠妄殺人。六、免新附地田租三年，罷徵軍需，存恤貧無告者，發粟賑貧民。七、優恤三軍將士，但從征戰傷戰死者，其家屬生養死葬。八、避亂民復業者，任懇荒地，並免役稅三年，百姓輸賦，道遠者官爲轉運。九、體恤鰥寡孤獨及年七十以上百姓，免其一子課役。十、凡降者不殺不辱，有功者等同封賞。」

上述討元檄文及十大條陳，皆劉伯溫爲朱元璋議制，當日便派出精騎，於各州省標貼，很快就傳遍各地。民心歸附，朱家軍聲勢因此大增，一洗郭家軍時偏處一角的頹勢。

當晚，朱家軍各將領均壯懷激烈，盡歡而散。

朱元璋返回帥府後堂，忽然又覺悶悶不樂。此時馬雲英與朱元璋雖然已訂名份，但尚未正式成婚，因此依禮儀不能同處一堂，只能在帥府內別院起居。

朱元璋在後堂來回走動，沉吟不語。親兵忽然進來報道：「劉先生到訪，元帥是否見劉先生？」

朱元璋一聽，心中一動，忙道：「快請。」

親兵出去一會，劉伯溫就進後堂來了。

朱元璋忙趨前與劉伯溫握手道：「夜已深沉，劉先生尚未安歇？」

劉伯溫微笑道：「伯溫知朱元帥必有事未決，如何敢上床先睡？」

朱元璋微一怔道：「目下大局已初定，劉先生怎知我尚有事未決？」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大局初定

而有遠慮，統馭三軍而艮將難求，朱元帥是否為此而暗憂？」

朱元璋一聽，不禁歎道：「劉先生察人知心，當眞鬼神莫測，在先生面前，元璋如何敢有所隱瞞？元璋的確為此二事而焦慮。」

劉伯溫道：「願聞其詳。」

朱元璋道：「目下羣雄併立，當今朝廷虎威猶在；陳友諒雄兵百萬，水師精勇，久據長江上游，張士誠地盤橫跨數州，財雄勢大，三者皆堅固難摧。而我軍兵員僅二十萬，地土僅據一州，元璋雖有反元復漢、一統河山之志，但只怕形格勢禁，難以如願。」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敵國相峙，不觀其山川之險，士馬之衆，而觀於人心之背向，唐太宗曾道得天下之要旨，道：『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又道：『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元帥若能以人為念，以民為本，人心所向，則統一大業必成，又何必為此焦慮？」

朱元璋沉吟半晌，撫掌道：「聽先生一言，足抵萬金，元璋自當謹依先生告誨而行，但艮將之事，先生又何以教我？」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在內可依馬雲英！在外……」

朱元璋急道：「是誰？」

劉伯溫微笑道：「徐將軍動靜語默，悉超羣英，實不失為諸將之首，且此人只知有主，不知有己，只知有國，不知有家，忠志無疵，心如朗月，乃不世之將帥之才。」

朱元璋一聽，大喜道：「吾觀徐將軍久矣，豈料劉先生與我心意相通，若得徐將軍在外代領三軍，元璋再無憂慮，明日一早，本帥便傳令三軍，拜徐達為三軍副帥。」

劉伯溫微笑道：「元帥不可操之過急，過急即恐衆將心生異議，以為元帥賞罰不明。」

朱元璋道：「徐將軍人才難得，本帥任他為副帥，衆將如何不服？」

劉伯溫道：「衆將易得，一帥難求，元帥宜先讓徐將軍建功立威，然後論功提拔任用，則三軍自然拜服。」

朱元璋想了想，便呵呵一笑道：「徐將軍乃先生結義四弟，有先生一言，三軍豈會不服？」

劉伯溫肅然道：「正因徐達乃吾四弟，才不能破格提拔，否則，元帥便有用人唯親之嫌，上不正則下必歪，元帥絕不可因劉某開此大錯先例。」

朱元璋無奈道：「好！好！既先生意決，元璋收回承命便了，但如何方可令其建功立威？」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目下正處百戰之始，何愁沒有建功立威之機？若劉某所料不差，不出半月，南面陳友諒軍便有動靜矣！」

朱元璋驚道：「陳友諒竟於此時率軍犯境？我軍初逢驚變，軍心未穩，面對強敵，如何制勝？」

劉伯溫微笑道：「劉某夜觀天象，見白虎星蠢蠢欲犯紫微，白虎乃陳友諒之星位，白虎星既有之兆，則刁兵必起矣，但元帥亦不必焦慮，我軍雖乍遇驚變，卻正好趁此一振士氣。」

朱元璋道：「如何何振士氣？」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劉某已有妙計，待陳友諒大軍犯境，再與元帥細商便了。」

朱元璋深知劉伯溫不但料事如神，且處事極為精細，在敵情未明，未達知己知彼境地，他決計不會輕舉妄動，因此便不好追問下去。

朱元璋與劉伯溫再商議一會，決定先派出偵騎，深入陳友諒的老巢鄱陽湖打探動靜，自己一方則加緊操練，準備應戰強敵。

匆匆半個月過去，朱元璋派出的偵騎尚未回報鄱陽湖的陳友諒有任何動靜。

衆將都暗地鬆了口氣。朱元璋亦暗暗疑慮道：「似這般每日操練軍馬，靜待其變，任由反賊陳野先佔據潁州不理，如此下去，衆將必生非議，以為朱元璋一旦晋位大元帥，便把郭元帥被害之仇忘得一乾二淨！長此下去，只恐軍心有變。」

朱元璋在帥府越想越焦慮，忍不住便派親兵催請劉伯溫前來帥府議事。

這時，劉伯溫正在演兵場親自教授征戰行軍陣法，接朱元璋親兵催請，無奈只好飛騎趕返城內帥府。

朱元璋見劉伯溫風塵僕僕，知他剛從練武場趕返，便連忙離座慰道：「劉先生辛苦了。」

劉伯溫瞧出朱元璋心事重重，但似乎又不便坦言，便道：「元帥莫非等得不耐煩了麼？」

朱元璋的心事被劉伯溫一言道破，便不再隱瞞，歎了口氣道：「並非元璋等得不耐煩，而是恐怕衆將等不下去了，若不早作決斷，盡快收復潁州，救出少主，軍心只怕不大穩固。」

劉伯溫一聽，苦笑道：「衆將急於替郭元帥報仇，伯溫如何不知？但此時若向潁州貿然進擊，則正中陳友諒的奸計，他必定趁虛大舉向我進侵，則和州危矣！和州一失，即失我屏幛，如何抵擋陳友諒的大軍？元帥萬不可於此緊急關頭輕易動搖。」

朱元璋皺眉道：「但陳友諒至今仍毫無動靜，如何說服衆將再忍耐下去？此事若先生判斷錯誤，便失卻速速平亂的機會，教元璋如何向三軍將士交代？」

劉伯溫略一沉吟，便決然道：「元帥放心，若劉某果然判斷錯誤，甘願受軍法處置，以平息三軍之怨。」

朱元璋歎道：「這又何必？元璋委實不忍令先生因此受罪。」

劉伯溫慨然道：「為三軍安危、反元復漢大業着想，劉某甘冒此風險，雖死無怨……」

劉伯溫話音未落，忽有親兵匆匆而進，向朱元璋報道：「偵騎韓將軍已從鄱陽趕回，有事急報元帥。」

韓將軍姓韓名成，是朱元璋非常信任的親兵將，為人忠勇膽大，朱元璋特地派他去鄱陽湖一帶，探聽陳友諒軍的動靜。

朱元璋一聽韓成趕回，忙道：「快傳。」

不一會，韓成便直奔帥府中堂而來，他的裝束尚未及改換，依然是漁夫打扮，滿臉塵土，顯然是日夜飛馬趕回。

韓成參見了朱元璋和劉伯溫，便急道：「元帥，鄱陽陳友諒大軍已有異動！」因連夜奔波，又說得太急，韓成喘了口氣。

朱元璋雙目一亮，忘了發話，劉伯溫却點頭微笑，道：「好！韓將軍辛苦了，你且慢慢說清楚便是。」

韓成喘了口氣，才道：「是，屬下潛入鄱陽，因改扮成漁夫，陳友諒軍又多是水寇出身，因此走動甚為方便，屬下找到一位同鄉，他投入陳友諒軍後，便一直在陳友諒的王府任貼身護衛，因此對陳友諒的動靜知之甚詳。屬下在這同鄉身上做了一番功夫，因此他對元帥的十大條陳十分拜服，便把陳友諒的動靜向屬下透露了。」

朱元璋這時有點急了，忙道：「你這位同鄉怎麼說？」

韓成道：「他透露，陳友諒自派出密使，與潁州陳野先接頭後，等了半月，依然不見密使回報，便不耐煩了，待獲悉元帥已在和州晋位大元帥，發出反元復漢檄文及十大條陳，更按捺不住，連夜把大將軍趙普勝召進王府密議，他把所有貼身親兵都趕到外面，因此對他與趙普勝的密議內容不詳。但兩天後，趙普勝便率領十萬大軍，乘戰船在鄱陽湖操練，聽說不日便要統率十萬大軍，直出湖口，沿江北上！而陳友諒亦加緊調集戰船糧草，似於近期有重大行動。」

朱元璋忙道：「趙普勝和陳友諒的目標是甚麼？」

韓成搖頭道：「屬下這位同鄉曾多方打探，依然不得其詳。屬下思慮此事重大，只好先行返回呈報，陳軍具體行踪，屬下這便立刻趕回鄱陽，再行打探。」

朱元璋沉吟不語，韓成見狀，以為自己尚未盡責，便決然道：「元帥放心，屬下這便再潛陳友諒軍營，拚死亦要弄清內情！」韓成道罷，疾地轉身，就欲出去。

劉伯溫却把韓成喊住，微笑道：「韓將軍請留步，鄱陽之行稍後再說。韓將軍辛苦了，請先返營中歇息待命。」

韓成對劉伯溫素來拜服，見他這般安排，似已胸有成竹，便答應一聲，返營中待命去了。

朱元璋皺眉道：「陳友諒進軍目標未明，正有待韓將軍再行潛探，劉先生為甚麼阻止韓將軍再入鄱陽？」

劉伯溫道：「韓將軍忠勇雙全，此行已獲重大情報，若再闖鄱陽，難免惹人注目，兇險非常，伯溫不欲軍中失去一位忠勇之士！況且陳軍去向已明，其目標亦就不難判斷矣。」

朱元璋忙道：「劉先生有甚麼高見？」

劉伯溫微微一笑，在案桌上攤開軍機圖，伸指往鄱陽湖上一點，道：「陳軍沿鄱陽湖北上，目的乃出湖口，出湖口的去向不外兩途，其一是西進九江、龍坪等地，但九江、龍坪早被陳軍佔據，根本不必興師動衆，預先操練以備征戰。其二是出湖口東進，經小孤山、華陽、安慶，直逼我軍邊緣重鎮池州！按其兵力、戰船、糧草調動等項判斷，陳友諒的目標，顯然直指我軍池州重鎮。」

朱元璋驚喜參半道：「不錯，陳軍此行果然欲犯我池州！劉先生果然料事如神，但趙普勝雖僅帶十萬大軍東上，陳友諒大軍若隨後逼近，則池州危矣！況且素聞趙普勝此人武功高强、智計過人，甚有統軍之才，池州守將湯和將軍恐非其敵。」

劉伯溫沉吟道：「劉某亦素聞趙普勝乃陳友諒的得力臂助，欲挫陳友諒，必先除此人不可。」

朱元璋忙道：「池州萬不可失，池州若失，趙普勝沿江東下，則和州危矣！元璋這便親赴池州坐鎮，與趙普勝決一死戰。」

劉伯溫搖頭道：「元帥切不可輕動帥駕。」

朱元璋道：「為甚麼？」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陳友諒之所以派趙普勝先行東下，顯然是他未明元帥的虛實，因此派趙普勝先行試探。若元帥輕赴池州，陳友諒必以為我軍虛弱，再無大將之才，他必定全力攻佔池州，然後揮軍大舉東進，如此則我軍危矣。」

朱元璋略一沉吟，便點頭道：「劉先生之言不錯，但元璋深知三弟湯和勇則有餘，智計不足，實非趙普勝對手，如何確保池州不失，委實大費周章。」

劉伯溫想了想，便決然道：「池州一役，乃我軍與陳友諒軍初次較量，絕不容失，否則軍心立會動搖，事關重大，元帥請允准伯溫親赴池州，必先一挫陳友諒軍的銳氣。」

朱元璋一聽，大喜道：「池州若有劉先生坐鎮，元璋再無後顧之憂矣！」但一頓，又道：「但先生乃軍中命脈，萬不容失，豈可孤身犯險？這教元璋如何放心？」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敵軍雖有十萬雄兵，但兵貴精不在多寡，元帥只需派五千精兵及一將與伯溫同赴池州，便足可保池州萬無一失。」

朱元璋道：「五千精兵易爲，莫說五千，便調派三萬亦理所當然，池州固然重要，但先生金軀亦萬不容有甚麼閃失。」

劉伯溫微笑道：「元帥放心，伯溫一切自有區處，五千精兵足矣！和州乃帥府所在，兵力不宜分薄。」

朱元璋無奈道：「兵力調撥，但依先生之言。未知先生欲求何將領同赴池州？」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將帥之才，當在生死危急關頭練就。」

朱元璋一聽，想起劉伯溫日前所言，便豁然悟道：「劉先生所指，莫非徐達將軍麼？」接而又喜道：「徐將軍智勇雙全，足可與趙普勝媲美，有徐將軍護送先生，元璋放心矣！亦教陳友諒知我軍中大有將帥之才。」

劉伯溫微笑接道：「好教陳友諒不敢輕覷我軍。」

朱元璋與劉伯溫相視大笑。

兩人雖然神態輕鬆，但內心均知明軍已面臨生死考驗。

特別是劉伯溫此行，更是兇險無比，因爲池州守軍僅得二萬，加上劉伯溫帶去的五千精兵，合計也不超過三萬人，但要面對的却是陳友諒麾下勇將趙晋勝所率的十萬雄師，這簡直有如泰山壓卵。但劉伯溫却居然一派從容鎮靜，這就不能不令朱元璋眞心拜服。

但劉伯溫却深知朱元璋決計不能再增兵池州了，因爲明軍合計不外二十萬，分散防守各地要津已去了十五萬，留守和州重鎮的，實際僅得五萬精兵，如何再敢縮減？池州之行其實是行險一戰，只能智取，不可力敵。但爲了減輕身爲主帥的朱元璋的焦慮，才故作輕鬆而矣。

* * *

當晚，劉伯溫假說狩獵，與徐達一道，率領五千精騎，悄悄的出了和州城。出了和州城，先向東奔馳數里，突然扯轉馬頭，改而向西南方向飛馳。

劉伯溫所率的五千精兵，皆爲徐達的部屬，劉伯溫亦親自教習陣法，因此軍紀陣營極爲嚴謹，主將一聲令下，便更無二話，拚死向前。這時人人均全副裝備，眼見方向突轉，行踪神秘，情知絕非狩獵，但誰也不敢稍有異議。

五千精騎緊隨劉伯溫和徐達，風馳電掣般向西南方向奔馳。

徐達扭頭一看，但見在月色下，五千精騎全速跟進，馬不鳴人不叫，兵馬神速，不禁喜道：「好啊！二哥！這五千精兵經二哥一番演練，竟進退有度，有如神風飛騎。」

劉伯溫在馬上微笑道：「兵貴神速，此用兵之度也。」

徐達急馳兩步，與劉伯溫併騎而進，一面悄聲道：「這般說，此行並非狩獵，而是另有所圖麼？」

劉伯溫甚喜徐達心思精細，聞言便微微一笑，故意問道：「若依四弟之意，二哥此行有甚麼意圖？」

徐達想了想，便道：「日夜策兵，不外兩途，一爲突襲，二爲馳援。但突襲過於行險，非二哥所爲，此行莫非馳援池州？」

劉伯溫微笑道：「若然如此，四弟以爲如何？」

徐達沉吟道：「池州本有湯將軍鎮守，若要勞動二哥你親赴增援，必然面臨緊急關頭，池州西距陳友諒地盤不足百里，莫非陳友諒竟敢犯我疆土？」

劉伯溫點點頭，道：「四弟所料不差，陳友諒果然已派麾下大將趙普勝，率十萬大軍，沿江東進，直逼池州。」

徐達一聽，暗吃一驚，道：「池州守軍不足二萬，再加二哥所率五千精兵，亦不足三萬兵力，面對陳軍十萬大軍，如何穩守池州？」

劉伯溫微笑道：「然則，若四弟獨對如此境地，將如何處之？」

徐達略一沉吟，便道：「築高牆，廣積糧，拒敵於城外，然後突出奇兵，伺機破敵。」

劉伯溫點頭微笑，道：「很好，四弟已得用兵之道矣！但稍嫌偏窄，若能搶佔先機，制敵於境外，以利我進退迂迴，則更勝一籌。」

徐達點頭道：「二哥所言甚是，用兵之道，小弟初入門而矣，尚望二哥常加提點。」

劉伯溫深知徐達言出皆自肺腑，絕無半句花言巧語，便坦然道：「凡用兵之道，以計爲首。未戰之時，先料將之賢愚，敵之强弱，兵之衆寡，地之險易，糧之虛實。計料已審，然後出兵，無有不勝。法道：料敵制勝，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四弟務須牢記。」

徐達默默點頭，却不作聲。旁人不知，以爲他心有反感，不肯納言，但劉伯溫却知徐達已在仔細領會其中深意，在未透徹悟解之前，他絕不會虛言以應，此正是徐達優於常人之長處。劉伯溫也就不再多言，策馬飛馳。

五千精騎奔馳了一個晚上，第二天黎明時份，便抵達明軍邊緣重鎮池州城外。

池州守將湯和聞報劉伯溫和徐達親率精騎趕到，大喜過望，連忙飛馬馳出，把劉伯溫等五千精騎迎進城內。

稍事安頓，湯和便拉着劉伯溫的衣袖，硬要他登坐將軍府中堂高座。

劉伯溫微笑道：「湯兄弟此舉，乃欲把伯溫推上火坑上烤麼？」

湯和一聽，先是一怔，隨即大笑道：「劉先生顯然已知池州已臨險地，這點將台更非先生你坐上不可了！在劉大哥面前，小弟只有衝鋒陷陣的能耐。」

劉伯溫亦甚喜湯和的忠直勇猛，聞言也就微笑擺手，不再與他糾纏，目注湯和，正容道：「湯兄弟亦知陳友諒將有異動麼？」

湯和點頭道：「不錯，據探子回報，陳友諒大軍先頭部隊已出湖口，東進直駛小孤山！按陳軍水師的行進速度，三天後將抵牛頭山。」

劉伯溫點頭略一沉吟，便取出軍機圖，在案桌上攤開，目注一會，把徐達、湯和請到軍機圖前，道：「牛頭山距池州不足五十里，若快船路程則不足一日，由此可見，陳友諒必然以池州爲其進取的第一個目標。」

湯和擦掌道：「既然如此，請劉先生下令，待小弟率一萬精兵，突襲牛頭山，先把牛頭山拿下，堵截陳友諒的進程。」

劉伯溫微笑不語，目注徐達。

徐達沉吟道：「牛頭山地勢險要，乃陳友諒進軍必經之途，必會全力戒備，貿然出擊突襲，未必取勝，反而抽空了池州防守兵力，不宜輕擧妄動。」

湯和不悅道：「若不出擊，難道坐視不動，任由陳友諒大軍逼近麼？」

徐達微笑道：「不出不等於不擊，坐視不等於不動，一切皆伺機而行，方爲上策。」

劉伯溫微笑點頭道：「徐將軍請道其詳。」

徐達想了想，便決然道：「牛頭山不宜輕襲，但務須於池州城外加强佈防，並廣設疑兵，多紮營房，遍立旌旗，令對方難明我軍之虛實，再伺機尋敵弱點，全力破之。」

劉伯溫又目注湯和，道：「湯將軍以爲徐將軍此議如何？」

湯和心性爽直，眼見徐達言之成理，劉伯溫又似已首肯，他便呵呵一笑，坦然道：「調兵遣將非小弟之長，既劉先生親臨池州坐鎮，一切但憑劉先生裁處便了。」

劉伯溫見徐達和湯和果然大有將帥之風，大喜道：「好！伯溫有兩位將軍同心合力、鼎力相助，管教陳友諒難越池州雷池半步。」劉伯溫一頓，便決然下令道：「徐將軍速帶五千援兵出城外十里，按八陣大法分佈城外八座山頭，再從池州抽調一千四百人補充，每陣八百兵丁，各佈六十四座營房，各插五百一十二面旌旗，營房不動，兵丁及旌旗按八八六十四位輪番移動，不得有誤。」

徐達一聽，知劉伯溫已決定用八陣大法佈成疑兵，但於危急關頭，疑兵却立成威力無比的八陣大法，虛則實、實則虛，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實防守的無尚大法！心中大喜，忙肅然答道：「末將謹遵劉先生令旨。」

徐達說罷，即疾速而出，調撥軍馬去了。

湯和磨拳擦掌道：「劉先生要小弟幹甚麼？只管吩咐。」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湯將軍速把池州城所有旌旗撤下，大開城門，防守兵馬移入城內縱深隱伏，待命出擊。」

湯和一聽，驚得目瞪口呆，好一會才道：「旌旗盡撤，大開城門？」

劉伯溫點頭道：「不錯。」

湯和苦笑道：「旌旗盡撤，敵軍必以爲我防守兵力空虛，必揮軍大進；大開城門，敵軍一擁而入，如何抵禦？劉先生莫非另有驚天大計？」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撤下旌旗，大開城門，乃與城外八陣大法虛實相應！如此可令敵難明我方虛實，最終目的卻是待命出擊，克敵制勝！」

湯和驚喜參半道：「話雖如此，但若池州被敵攻佔，則此役豈非一敗塗地？」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用兵之道貴在因勢而動，切戒勿過重於一城一池之得失，而應以殲敵爲第一要旨。而殲敵之法又不限於攻防之間，而在於靈活調度，出其不意，設若敵陷我池州，但其兵力被殲，則守城兵力必然不足，我乘勝重奪，便垂手可得矣！」

湯和一聽，才知劉伯溫果然已胸藏全局，知己知彼，才敢於大膽用兵，克敵制勝，心內不禁大爲拜服。湯和一服，他便決無二話，當即大聲道：「末將遵命！」

湯和道罷，人已在三丈之外，緊急於城中調防去了。

三天後，一匹快馬突然風馳電掣般跑入池州城十里的警戒範圍。騎馬之人身穿白袍，手持藍白二色小旗，並無携帶任何兵器。

在城外負責警戒的徐達，接報疾馳山頭俯看動靜。但見那一人一騎昂然直闖進警戒圈，如入無人之境。

徐達正沉吟間，身邊的副將怒道：「此人自西而來，顯然是敵非友，豈可任他輕狂？待末將下去把他斃了！」

徐達心頭一動，便突然傳令道：「佈陣！按八陣小成大法，把此人困住，然後擒來見本將！但切勿傷其生命！」

副將領令，即登高吹起响角，八面山頭當即捲出八隊兵馬，每隊兵馬僅八人，風馳電掣的衝出山道，如風捲殘雲般的把闖進的一人一馬收攝入陣中，然後又滾滾如飃風般的把他直向徐達所在的主將大營捲來！

甫到徐達大營前面十丈，八隊精騎又呼地向四面分開，瞬息不見，剩下中央的那一人一騎，仍在原地上風車般的急劇旋轉！而且越轉越快，眼見再轉下去，這一人一騎定必脫力而亡！

徐達微微一笑，在案台上忽地抽出一面藍旗，朝上一揚，但聽轟轟轟的三聲炮响，急劇旋轉的馬突然受驚，驀地停下，把馬背上的白袍人甩了

出來，砰的一聲，落在徐達面前，神色呆滯，目瞪口呆，就如活見了鬼怪妖魔！

好一會，這人狠命的搖了搖頭，才喃喃的道：「妖法？魔怪？迷魂？」

徐達呵呵大笑，道：「你是誰？爲甚麼擅闖我明軍地土？」

白袍人聞言一怔，抬頭瞧了徐達一會，但見他身披戰袍，威風凜凜，端坐在一張案桌後面，分明是一位英武的明軍將領，哪裡是甚麼妖魔鬼怪！

白袍人又抬眼往四周密如星海的「明」軍旗旗瞧了一會，才驚惶不定的開口道：「此地果然是明軍地盤？」

徐達大笑道：「堂堂明軍大旗高竪，尚會有假麼？你快快坦白招來，你是誰人派遣？爲甚麼擅闖我明軍地土？」

白袍人到此才相信他遇上的，果然是明軍的將領們，於是便在懷內抽出一封密函，向上一擧，道：「末將乃大漢將軍趙普勝帳前參軍，奉趙將軍之命，特向池州明軍守將呈送一封密函，請將軍明察！」

徐達一聽，略一沉吟，便伸出右手，突地向白袍人拍去。白袍人但覺一股暗勁撲來，猶如烈風，令他氣息一窒，雙目難睜。徐達微微一笑，突又把手掌一收，白袍人頓感氣息一鬆，連忙睜開眼皮，只見手上的密函已呼的逕向徐達手上飛去了！白袍人又驚得目瞪口呆，半晌再難發話。

徐達往密函上一瞥，只見封面上寫道：「恭呈明軍池州守將湯和」等十個大字，便把密函往案桌上一擲，道：「很好！你回去轉呈趙將軍，就說明軍守將已接密函，趙將軍有甚麼擧措，明軍必依言奉陪！」

白袍參軍驚道：「閣下便是湯將軍？湯將軍不拆密函，便敢應趙大將軍之任何邀約？」

徐達大笑道：「趙大將軍雖統十萬大軍駕臨，於本將眼內，猶如草芥而矣，何足懼哉！有甚麼不敢應約！」

白袍參軍似被徐達的豪氣所懾，不敢仰視，過了一會，又忍不住道：「方才將軍凌空取函，端的是甚麼仙法？」

徐達微笑道：「此乃我明軍軍師劉伯溫的挪移乾坤大法，便說出來你也不懂，說甚麼妖術仙法！」

白袍參軍驚得冷汗直冒，但似乎身負所令，又不敢不探究明白，於是又怯怯的道：「那方才把末將捲上山來的法術，當眞驚天動地，將軍可否告知末將，那到底是甚麼名堂？」

徐達一聽，哈哈大笑，居然毫不隱瞞，坦然道：「你連我劉伯溫軍師的八陣大法亦不懂，便敢來犯我明軍疆界？你回去呈報趙大將軍，就道本將向他進一忠言，劉軍師的八陣大法正在池州城下等着恭迎他的十萬大軍！回去吧！」徐達把手一揮，令道。

白袍參軍似已嚇破了膽，一聽徐達下令放行，連忙翻身跳起，騎上來時的白馬，沒命的疾馳下山去了。

＊　＊　＊

徐達目注白袍參軍離去，略一思索，便吩咐副將暫代指揮，嚴密戒備。他自己帶着密函，疾馳下山。

到抵山下城前，徐達但見迎面城門大開，城樓上旌旗盡撤，猶如一座不設防的死城。他心中一動，暗道二哥莫非如昔日的諸葛孔明，在池州大唱空城計麼？

但入了城中，奔馳不到半里，徐達心思愼密，立刻便被他瞧出異樣來了。但見城中各險要地方，均隱隱透出蕭蕭殺氣，不知有多少兵將在隱伏待命。徐達又不禁暗道：「外面看似孔明的空城計，但孔明當日的確無兵可守，無將可用，才行險此着，二哥卻反其道而行，外鬆內緊，令敵方難測虛實，用兵之法，簡直匪夷所思，神鬼莫測！」

徐達飛馬直馳城深將府。他入了將府大門，便不覺微微一怔，原來劉伯溫和湯和已在中堂等候多時了。

湯和迎着徐達大笑道：「徐將軍快馬直闖中堂將府，竟不見一兵一卒，不覺驚奇麼？」

徐達微笑道：「湯將軍說笑了，若徐某是敵非友，只怕早已陷入天羅地網，休想從容脫身了！」

湯和一聽，知道徐達已瞧出內幕，不禁大笑讚道：「素聞徐將軍心思精細，目力過人，果然不差，甫進池州，便連劉先生的妙計亦被你瞧破了！」

徐達苦笑道：「二哥用兵之法神鬼莫測，徐某若非經他親授用兵之道，如何可以瞧穿其中的妙算神機！」

劉伯溫這時淡然的把手一擺，微笑道：「徐將軍火速進城，莫非有陳軍的重要訊息通報麼？」

徐達點點頭，把密函掏出，向湯和呈上道：「送信人乃趙普勝的參軍，請湯將軍過目！」湯和接了，看也不看，便將密函轉呈劉伯溫，呵呵大笑道：「明放着文武全才劉軍師大哥在此，小弟豈敢班門弄斧，讀這等勞什子信函啊！」

湯和的爽直，徐達不禁爲之一笑。劉伯溫微笑不語，也不推辭，接過密函，當衆便拆開了。密函果然是趙普勝寫的，只見趙普勝在密函上書道：「書呈池州明軍守將諒察：某奉大漢王陳友諒欽命，沿江東上，巡察漢疆軍務，並無別意，爲示兩軍修好，特備宴酌於牛頭山下，敦請駕臨，日期任君選定。殷殷此意，祈爲諒察。漢王麾下大將軍趙普勝謹呈。某年某月日。」

劉伯溫待徐達、湯和亦閱了信函，便道：「兩位對此有何見解？」

湯和怒道：「趙普勝一派鬼話！他的十萬大軍已抵牛頭山，明明欲犯我池州，却說並無別意，更道修好！簡

直放屁！放屁！早知如此，徐將軍便把信使斬了，絕趙普勝弄奸之念！」

徐達却沉吟道：「趙普勝既然派人送信相邀，顯然另有內情！但到底是甚麼用意，便甚難斷定！依徐某之見，趙普勝此擧不外有兩大用意，其一乃籍此探聽我軍虛實，以作進犯準備；其二乃趁機把我池州守將擒拿，以作要挾，不費吹灰之力，便破我池州重鎭！」

劉伯溫沉吟不語，一會便臉現微笑，道：「方才趙普勝的信使抵達時，徐將軍如何處之？」

徐達道：「末將已隱隱猜透其探聽虛實的用意，因此先以八陣大法之小成陣，把此人困住，再弄上山頭，令其略悉我八陣大法的威力，先挫其銳氣！然後又以二哥的挪移乾坤內功心法令其折服，此人雖保住性命下山，但膽子想必已被嚇破了！」

劉伯溫點頭微笑，道：「如此好極！來人的確有趁機查探我軍實力之意，他今番回去報知趙普勝，必令其暫不敢輕擧妄動，此其一也；其二，趙普勝此人用兵勇謀兼備，又極謹愼，他在未明我軍虛實之前，決不肯貿然進兵，因此假藉修好之說，試探我軍是否有敢於面對千軍萬馬的大將之才，若我不敢赴宴，彼必視我等爲虛怯，則我所佈疑兵，便極易被他瞧破了，他一旦瞧破我軍實力，必不惜全力一戰，十萬大軍壓境之下，憑我三萬守軍與之正面迎戰，則必定凶多吉少！」

湯和大叫道：「劉先生放心！湯某願爲前鋒，直擊牛頭山，先行把趙普勝殺個措手不及，徐將軍再率二萬精兵隨後接應，必可把趙普勝殲滅！」

劉伯溫搖頭道：「如此則正中趙普勝下懷矣！他故意向我示好，用意之三，便是令我以爲他必放鬆戒備，先行出擊，他便可以一面與我突襲之兵糾纏，主力則直取池州，是時池州兵力已虛，裡外難顧，池州危矣！」

湯和一聽，半晌作聲不得，因爲他不得不承認，劉伯溫正一語道破了趙普勝的計謀，雖然簡單的一個邀約赴宴，便已伏下三步妙着，如此用兵，委實非他湯和所能抵禦！

湯和嘆了口氣，苦笑道：「劉先生之言不錯，若依湯某貿然出擊，池州便會斷送在我手上矣！但應約赴宴有如自尋死路，若不赴宴，又會招來大軍壓境，這卻如何是好？劉先生快作決斷，湯某拚死一戰便了！」

劉伯溫微笑不語，目注徐達，似在等待他的反應。

徐達沉吟半晌，忽決然道：「赴宴！牛頭山宴會勢所必行！」

劉伯溫臉現微笑，輕聲道：「牛頭山之會，兇險之處猶勝當年的鴻門宴，徐將軍不怕？」

徐達呵呵一笑，道：「爲大局着想，雖乃刀山火海，徐某亦敢決然一闖！」

湯和亦大笑道：「徐將軍不怕，湯某便怕了不成！劉大哥，既然你認定必須赴宴，這一杯斷命酒，湯和好歹要去喝了！」

劉伯溫見徐達和湯和均對明軍忠肝義膽，不畏生死，心中大喜，微微一笑，道：「很好！牛頭山之會，果然要兩位將軍同赴！但要分先後，各有目的！」

湯和道：「好極！那就由湯某先行獨闖牛頭山，徐將軍隨後接應便了！」

劉伯溫搖頭微笑道：「劉某之意，乃徐將軍先行赴會！然後湯將軍率一萬五千精兵，秘密向牛頭山緩緩推進！」

湯和奇道：「既要秘密，爲甚麼又要緩緩？須知兵馬移動緩慢，便難免被敵方發現行踪！」

劉伯溫微笑道：「吾正欲令趙普勝知其一而不知其詳，湯將軍的精兵，只要令趙普勝捉摸不定，承受壓力，不敢輕擧妄動，第一個目的便達到了！」

湯和有點不明所以，驚訝得張嘴不語。徐達卻微笑道：「第一個目的已達，顯然尚有第二步妙着隱伏！這第二步妙着，卻是甚麼？」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隨機應變，見勢而動！」

劉伯溫忽地一頓，示意徐達和湯和湊到軍機圖前，以手指劃，低低的說了幾句，然後猛地用右手中指往圖上的一個地方一點，決然道：「……敵不動，我不動；敵若動，我先動！務必搶佔先機，攻敵於必不測，制敵於必勝！如此，陳友諒的十萬雄師又何足懼哉？此役必可一挫陳友諒的銳氣。」

劉伯溫又一頓，目光抬起，注視徐達和湯和，微微一笑道：「兩位將軍明白了麼？」

徐達和湯和均面有喜色，決然道：「劉先生用兵神鬼莫測，末將決依計行事便了！」

劉伯溫點點頭，當即在案上疾書一函，道：「書呈大將軍趙普勝閣下：旋接飛函，知將軍美意，敢不從命？當欣然赴牛頭山修好之約，以示和平相處之念。草此不恭，先此奉達，並容面謝！大明池州守將湯和拜呈。」

劉伯溫書畢，把一名將校召進，令道：「速把此函日夜兼程送到牛頭山！並向趙普勝將軍示意，我大明守將必欣然赴約！」

將校接令，携了信函，火速離開，快馬馳出池州，送信去了。

劉伯溫才又道：「三個時辰後，徐將軍與我先行出發赴宴！再三個時辰後，湯將軍率精兵隨後策應！」

徐達、湯和一聽，均大驚道：「劉先生剛才並沒說同赴牛頭山！先生乃我明軍樑柱，萬不容失，豈可孤身犯險？此事末將萬萬不敢承命，尚請先

生三思！」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池州吾已有部署，若趙普勝貿然進犯，八陣大法當可抵擋一時，然後湯將軍突回師夾擊，趙普勝必心虛潰敗！若趙普勝按兵不動，則吾計成矣！伯溫正欲趁此機會，一探陳軍虛實，以作日後決策之參詳要旨！」

湯和道：「但先生此行，委實太危險了！」

劉伯溫微笑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牛頭山之會雖然兇險，但諒無大礙，湯將軍放心便了！」

徐達深知劉伯溫主意既決，便勢難改變，於是不再發話，只在心內暗道：「二哥安危，關乎反元復漢大業之成敗，決不容有閃失！若萬一有變，徐某拚却一條生命，必保他週詳便了！」

湯和亦知劉伯溫已勢所必行，卻大叫道：「若趙普勝敢對先生不利，湯某拚死亦必把牛頭山蕩平！」

劉伯溫肅然道：「湯將軍切勿輕舉妄動，一切依計行事，否則當依軍法論處！」

湯和無奈，只好苦笑道：「難道要湯某置先生生死於不顧麼？」

劉伯溫深知湯和對他一片恩義之心，便微微一笑，慰道：「湯兄弟放心，你只需一切依計而行，劉大哥便無後顧之憂，必能全身而退！大勝之日，再與你痛飲三百杯便了！」

湯和眼見劉伯溫視虎穴潭爲康莊坦途，從容鎮靜，面不改容，心下不禁大爲感動，慨然道：「劉大哥放心赴宴好了！只要劉大哥你一聲令下，刀山火海，湯某也把它踏平！」

當下，劉伯溫又把在池州城外十里警戒圈留守的副將鄧剛，以及留守城內的衆參將召來，一一面授機宜，部署妥當，傍晚，便與徐達一道，僅率一百精騎，奔赴牛頭山生死宴會！

胸懷妙計　欣然赴會

大漢國陳友諒麾下大將軍趙普勝派出邀宴的參軍後，便胸有成竹的微微一笑。

趙普勝手下有五位異姓兄弟，皆「晉」字輩，老大丁晉郎、老二歐晉祥、老三陳晉文、老四項晉略、老五魯晉恭。五兄弟均是鄱陽湖名噪一時的水寇，號稱「鄱陽五水妖」。並非這五兄弟懂什麼妖術，而是指五兄弟各有所能耐，其能耐均出神入化，匪夷所思，均爲趙普勝的心腹大將。

這時，老二歐晉祥見趙普勝臉有得色，便奇道：「將軍奉漢王之命，欲取池州，然後一舉殲滅朱元璋的明軍，爲甚麼却要先請池州明軍守將飲酒示好？此舉豈非向對方示弱？」

趙普勝目注歐晉祥，微笑道：「若依歐將軍之意，將如何處之？」

歐晉祥大笑道：「將軍統領十萬大軍，池州明軍守將兵力不足三萬，何足道哉？只要將軍讓末將率三萬精兵，半日內末將便可把池州拿了！何必費這許多思量！」

老五魯晉恭亦大叫道：「老二所言不錯！將軍快快下令，末將願領二萬精兵，立取池州！若不成，當願受軍法處置！」

老四項晉略冷笑不語，老大蠢蠢欲動，老三陳晉文却微微一笑，道：「二哥、五弟差矣！若池州如此不堪一擊，趙將軍又何必大費週章，謀定而後甫動！你等可知，明軍朱元璋近日已登大元帥之位，又廣發檄文，制定治國十大條陳，雄心勃勃，乃我大漢國的一大勁敵！池州乃朱元璋的邊關重鎮，豈會不嚴加防範，全力鎮守？若貿然進擊，彼逸我勞，必敗無疑！」

歐晉祥、魯晉恭大怒道：「老三竟敢長他人志氣，滅我軍威風！」

陳晉文大笑道：「勝者爲王，敗者爲寇，明知必敗，若要逞勇，這並非威風，而是自尋死路！」

歐晉祥怒道：「老三敢與我打賭麼？若馬到功成，却將如何？」

陳晉文微笑道：「這個賭約，老三却絕不敢答應！」

歐晉祥奇道：「爲什麼？老三一向不是死硬到底的麼？」

陳晉文大笑道：「此一時彼一時也，因爲老三還要留着腦袋，飲二哥的凱旋酒！」

歐晉祥道：「老三這是甚麼意思？」

老四項晉略冷笑道：「三哥乃道，若二哥當眞冒險突襲池州，那凱旋而回的必定是二哥的英魂，那一杯慰靈酒，他是無論如何要喝的了！」

老二歐晉祥怒道：「老三敢咒我早死麼？」

陳晉文微笑道：「既明知必死，又何必拿生命去作賭注！」

歐晉祥大怒道：「你敢輕覷歐某人？來來來！老子先與你鬥三百回合再論賭注！」

趙普勝這時呵呵一笑，道：「你等休再爭辯！一切本座自有裁處！倒是陳將軍果然甚有見地，此時此地，我軍實不宜輕舉妄動！」

魯晉恭道：「爲什麼？趙將軍，難道連將軍亦怕了區區三萬池州守軍麼？」

趙普勝威嚴的以手一壓將台，制止衆將再意氣用事，然後緩緩道：「你等急於一戰，勇氣雖然可嘉，但此乃匹夫之勇，不足取也！行軍征戰，必先知己知彼，再行決斷，本座派馬參軍親赴池州送信，用意之一，乃在此也！」

陳晉文接口道：「若末將所猜不錯，將軍尚有其用意二項，其一乃藉此邀約探清明軍將領的能耐；其二若彼不敢應約，則顯見其心內虛怯，守將虛怯，城池豈可穩守？池州必然手到

擒來！趙將軍，未知末將所猜，是也不是？」

趙普勝對陳晉文似乎甚爲器重，聞言即微微一笑，道：「本座邀宴函已然發出，彼等若赴約，陳將軍將如何應付？若不赴約，却又如何？」

陳晉文微笑道：「若彼赴約，末將以爲，必先挫其銳氣，再穩住其心，令其放鬆警戒，我再伺機而動！若彼不來，末將當願率三萬大軍，先行向池州穩進，逼其交戰，待兩軍混戰之時，將軍即可揮軍合圍聚殲其主力，彼等主力被殲，池州亦就垂手可得矣！」

趙普勝一聽，哈哈大笑道：「陳將軍之言，正合吾意……」

就在此時，趙普勝在牛頭山的大營帳外，一位參軍正神色倉惶的奔了進來！

趙普勝抬眼一瞧，來人竟是派出去送信的參軍馬大成！便忙道：「馬參將如此迅速的趕回，密函送到明軍池州手上了麼？」

馬參軍向趙普勝略一參拜，便惶然的跳起，驚魂不定的回道：「……稟……將軍……密函已送去了！」

馬大成是趙普勝帳前的一位得力參將，因此趙普勝才特別派他獨闖池州，但如今竟嚇成這等模樣，趙普勝不禁又驚又怒道：「馬參將見了鬼麼？失魂落魄的成何體統？」

馬大成被趙普勝一聲沉喝，才從驚惶中回過神來，他歎了口氣，苦笑道：「是……不是！末將並非見了鬼，而是碰上不世奇人矣！」

趙普勝淡然一笑，道：「本座身經百戰，什麼猛將沒見過？你且慢慢說清楚！」

馬大成喘了口氣，道：「哎……末將奉將軍之命，一路快馬飛馳，沿途並無遇阻，小半天便已抵達池州城外十里！正自思忖，池州明軍如此鬆懈，必敗無疑……就在此時，便見八隊飛騎不知從何處飛出，呼的一聲把末將圍住，此時末將但感氣息頓窒，猶如置身旋風之中，被旋風扯住，人和馬均急促飛旋，勢無可止……」

歐晉祥、魯晉恭一聽，均大笑道：「馬參軍準是活見鬼了！這大概是鬼旋風一類邪門！」

馬大成苦笑一下，接道：「若是邪門鬼旋風，那倒還罷了，可惜這比鬼旋風更可怕十倍……末將正感氣息欲閉，頭昏腦脹之際，人和馬却身不由己的急劇移動，好一會，又自覺似陀螺般原地飛旋！就在此時，忽聽數聲炮響，戰馬驀地立住，末將却被急促的旋力拋在地上，末將睜眼一瞧，原來人和馬均已被捲上一座山頭，在眼前的一座營帳內，端坐着一位英武不凡的將軍，竟然是池州的明軍守將……」

趙普勝一聽，忙道：「此人是誰？你可有探問？」

馬大成道：「末將便把來意說了，說要書呈池州明軍守將湯和，這位將軍突然又以一種神奇的手法，把末將手中的密函弄走……」

魯晉恭人雖憨勇，却很好奇，聞言急道：「是甚麼妖術？」

馬大成歎了口氣，道：「……只見他把手掌向前一推，一股氣流便向末將罩來，令末將口眼難張，末後睜眼一瞧，只見末將手揑的密函，竟無風自動凌空的向那位將軍手上飛去了……」

衆將均目瞪口呆，陳晉文却似乎識貨，微微一笑道：「此乃隔空取物之術！據說是江湖上一種失傳百載的神奇內功心法！」

馬大成連連點頭，道：「是極！是極！當時末將亦趁機打探，那位將軍亦道乃是一種內功心法，但不叫隔空取物，而叫什麼『挪移乾坤內功心法』！而且又叫什麼『明軍軍師劉伯溫挪移乾坤大法』！端的厲害，匪夷所思！」

趙普勝聞言心內突突一跳，忙道：「莫非劉伯溫已駕臨池州麼？」

馬大成點頭回道：「稟將軍！那位將軍接密函後，末將再試探虛實，原來當時把末將捲上山頭的，竟是一種叫『八陣大法小成陣』！那位將軍還透露，這是他明朝軍師劉伯溫所親自佈下的天羅地網、驚天大陣……由此可見，那叫劉伯溫的人，果然已駕臨池州了！」

老四項晉略冷笑道：「聞說這劉伯溫在采石磯，以『九宮三元』大陣逼退元朝兵馬大元帥帖木兒的十萬大軍，依項某之見，此明軍故意往劉伯溫臉上貼金而矣！因爲帖木兒當時護帝駕心切，不肯與明軍糾纏，方才主動退兵，其實並非是劉伯溫之功，此人虛有其表罷了！」

老三陳晉文却微笑道：「明軍自換了朱元璋爲大元帥，先發反元復漢檄文，又制治國十大條陳，令全國哄動，民心歸附，軍威大振，如此胸襟韜略，豈是出身和尚的朱元璋所能擬就！由此可見，在朱元璋身邊輔佐之人，必有其獨到之處，我軍萬萬不可輕而視之！」

趙普勝一聽，點頭道：「陳將軍所言不差，項將軍所言亦有其理，是否傳言虛有其表，日後自會明了！目下只看明軍守將是否敢於應邀赴宴，便可知其虛實矣……」

此時，忽有將校奔進，跪報道：「池州明軍已有覆函！特向將軍呈上！」

趙普勝接過覆函，拆開一看，便微微一笑道：「傳池州明軍信使！」

稟報的將校却道：「明軍信使在牛頭山外五里，碰上我軍守將，便把此函呈上，然後飛馬而回，片刻沒有停留！」

趙普勝也不去追究，微微一笑道

:「池州守將已答允赴宴，一切依本座部署行事便了！」

歐晉祥、魯晉恭以及老大丁晉郎一聽，均磨拳擦掌道：「好極！好極！既明軍守將敢公然赴宴，我等倒要看看彼等是否眞有三頭六臂！」

趙普勝微笑道：「衆將軍不必爭勇，一切依本座安排行動！」說到此，趙普勝忽又肅然道：「若有輕舉妄動者，殺毋赦！」

衆將見趙普勝疾言厲色，均知他有點喜怒無常，便皆不敢作聲，肅然聽令。

不一會，將校飛奔而進，報道：「將軍！明軍兩員守將，已抵牛頭山外五里警戒線！如何處置，請將軍示下！」

趙普勝略一沉吟，便道：「明軍守將隨行兵馬有多少？」

將校回道：「據探馬飛報，彼等只率了百人衞隊！」

趙普勝一聽，微微一笑，道：「區區百人，何足道哉？彼等既無備而來，我等亦無須故露緊張，傳令下去，任由明軍守將人馬馳進，不得有任何阻攔！」

一個時辰後，兩員明軍守將率百人衞隊，已風馳電掣的馳進漢軍牛頭山大營。

趙普勝在帳中端坐不動。兩員明軍守將在帳外三十丈翻身下馬，百人衞隊原地佇立不動。兩人即步行而上，穿過兩排刀槍森嚴的護衞，竟連眉毛亦沒動上一動，大踏步的走進營帳，向端坐的趙普勝拱手爲禮，道：「明軍池州守將向漢國趙將軍致意！」

趙普勝見兩人並不俯身，更不下跪，便微微一笑，道：「兩軍相見，當論官階禮儀，本座身爲漢國大將軍，你等不外小小池州守將，見了本座，難道連參拜的禮數亦不懂麼？」

兩位明軍守將，其中一位身披雪白戰袍，英武不凡，聞言微微冷笑，並不言語。另一位身披藍色戰袍，年紀略小，鼻樑高挺，雙目精光閃灼的年輕將軍，却微微一笑，道：「趙將軍！若論官階禮數，目下堂堂大明軍軍師在此，趙將軍尚不參拜麼？」

年輕將軍此言一出，旁立的丁晉郎、歐晉祥、陳晉文、項晉略、魯晉恭等漢軍將領，臉色均一變，十道視線射落在白袍將領身上。

趙普勝亦微微動容，目注白袍將領，道：「閣下便是明軍軍師劉伯溫先生麼？」

白袍將領果然正是劉伯溫，只見他微微一笑，道：「區區正是劉伯溫！」

趙普勝道：「劉伯溫乃明軍軍師，爲甚麼先生却披戰袍？」

劉伯溫微笑不語，那藍袍將軍接口道：「我明軍軍師文足治國，武足抵萬軍，上馬揮掃千軍，下馬胸藏雄兵百萬，披袍而戰，有甚麼稀奇！」

趙普勝聞言，不禁微微冷笑，略帶不屑道：「閣下便是池州明軍守將湯和將軍麼？」

藍袍將呵呵一笑，道：「將軍身爲池州主將，責任重大，豈可輕離職守？末將身忝明軍衆將末座，姓徐名達，奉命代湯將軍赴牛頭山，與趙將軍痛飲三百杯！」

徐達身處趙軍大營，刀槍森嚴，却竟從容淡定，猶如閑庭信步。

趙普勝心中一動，便存心先挫兩人銳氣。他略一沉吟，便微微一笑道：「很好！兩位請坐！擺宴！」

趙普勝一聲令下，酒菜果然立刻就擺設起來，雖是軍中常宴，但於此饑饉年頭，倒也算豐盛，特別是鄱陽著名的「紅桂花魚」，更是普天下絕無僅有的珍品。

劉伯溫欣然坐下，但徐達却按劍挺立於劉伯溫背後，更不坐下。

趙普勝微笑道：「徐將軍爲甚麼不坐下來飲宴？在本座大營中，尚怕有人敢對劉軍師不利？」

徐達肅然道：「劉軍師在我大明，位於宰輔，徐某小小一位將軍，如何敢在其面前昂首高座！」

趙普勝聞言，不禁臉上一紅，因爲他方才尚論什麼官階禮數，但此時他與劉伯溫對座倒還罷了，而丁晉郎等衆將位如徐達，却在劉伯溫與他身邊高倨而坐，若論治軍威嚴禮數，他趙軍顯然已輸了一籌。

趙普勝打個哈哈，把臉上的尷尬遮掩過去。忽然微微一笑，示意將校在後面捧出一幅卷圖，向劉伯溫道：「本座近日得了一幅寶圖，珍貴無比，可惜上面有圖無詩，辜負了作圖人的一番心意。素聞劉先生文武全才，胸藏治國治軍韜略，未知是否可替本座代勞，題一詩於其上，本座當感激不盡！」

趙普勝說罷，也不待劉伯溫點頭，示意將校把寶圖向劉伯溫送了過來，又在劉伯溫面前攤開了。

劉伯溫不知趙普勝弄什麼花樣，此時只好向寶圖上面瞧去，他略一瞥，便微微一笑道：「此乃江南著名的百鳥歸巢圖也！趙將軍好雅興，竟然珍藏了如此寶圖！」

趙普勝呵呵一笑，道：「劉先生過獎了，但有圖無詩，豈非有失風雅？再者，百鳥歸巢四字，乃人人皆悉之俗語，先生乃高雅之士，可否不用『百、鳥、歸、巢』此四字，以咏『百鳥歸巢圖』之意？」

徐達一聽，知趙普勝此舉乃有意爲難劉伯溫，便微微冷笑道：「咏詩作聯，乃文人雅士之興，劉將軍豈屑爲之？」

這時，老三陳晉文忽然接口道：「不然，當年元世祖忽必烈何等英武，但亦深有雅興，咏下『天蒼蒼，地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等千古絕唱！劉先生既號稱文武全才，又豈可推却？莫

非並非不屑爲之，而是不能爲之麼？」

陳晉文此言一出，丁晉郎、歐晉祥等衆將均哄堂大笑，極盡嘲諷意味。

趙普勝亦微微冷笑，目注劉伯溫，意甚不屑。

徐達眼見劉伯溫被辱，臉色虎的一變，似欲發作。

劉伯溫這時却呵呵一笑，不以爲意的把手一擺，道：「既然趙將軍有此雅興，劉某却之不敬，自當獻醜便了！拿筆硯……」

劉伯溫一聲輕喝，將校連忙把筆硯捧了出來。

劉伯溫却微微一笑，道：「如此雅興，上好墨硯，如無妙法研磨，豈非流於俗氣？」

趙普勝一聽，知劉伯溫反過來出難題了，便微微冷笑道：「劉先生有什麼妙法研磨，只管直道出來，本座悉數奉陪！」

劉伯溫微微一笑，便着將校把墨硯放在中央一張桌上，這時墨硯與各人皆有一丈距離。

劉伯溫微笑道：「劉某據聞當年神醫華陀可懸絲診脈，我等既皆自負學有所長，武功蓋世，何不效法古人，懸空磨墨？」

劉伯溫此言甫出，丁晉郎等先就臉色一變，暗道隔了一丈，懸空磨墨，普天之下，誰可辦到？

趙普勝亦暗暗皺眉，但又不好收回，無奈只好道：「懸空磨墨，果然是天大妙法！但不知在座中人，誰懂此妙法，皆可任意施爲，不必客氣！」

劉伯溫微笑道：「遠來是客，劉某等豈敢喧賓奪主？如此妙法，只好請主人先行施展。」

趙普勝無奈，只好目注衆將，道：「誰自負可施此妙法，只管出手便了。」

丁晉郎等面面相覷，皆暗道隔了近丈，運勁把見鬼的墨硯打碎，尚勉强可以辦到，但如懸空旋轉小小的墨棒，在硯上研磨，却除非是大羅神仙，凡人如何可以辦到？

因此好一會，衆將竟無一人敢出聲答應。

趙普勝的臉色可越來越難看了，他雖然仍强作笑容，但已經很勉强，他自忖自己亦決計不能辦到了，便無奈嘿嘿一笑，道：「這等天大妙法，簡直聞所未聞，見所所見！本座倒欲一睹此妙法，請劉先生不吝賜教罷了！」

劉伯溫微微一笑，便欲發聲，徐達恐劉伯溫有甚麼閃失，便朗聲道：「磨墨功夫，豈能勞動先生，待末將效勞，先生請端坐待墨便是。」

劉伯溫暗道四弟功力或可辦到，但此事關乎重大，萬不容失，當由自己出手爲宜。這般思忖，便微微一笑，道：「劉某提此妙法，當由劉某自己施爲，否則，主人家便誤以爲劉某故意出此難題了！徐將軍若想效勞，便權充劉某的護法好了。」

徐達一聽，登時領悟其中的深意，便不敢再爭，挺身按劍，凝神而立，此時，他雖雙目低垂，只注於劉伯溫身上，但其實眼觀八面，耳聽四方，偌大營帳之內，那怕風吹花落，亦難逃過他的耳目。

劉伯溫微笑站起，向趙普勝拱一拱手，道：「如此劉某便獻醜了……」

劉伯溫話音未落，雙手忽化爲掌，平平的向丈外的墨硯推去，又向左向右旋轉推去；如此反復數次，突地，營帳之內，疾風頓起，呼的一聲，疾風化作一縷尖風，直向墨硯射去。

尖風觸及墨棒，墨棒竟然無風自動，在硯盤上急劇的自轉起來，不一會，墨硯上便已磨出烏黑的墨汁出來。

劉伯溫左掌翻轉飛旋向墨硯方向推出，右手把毛筆疾射而出，筆尖往墨硯上一點，竟又折射而回，劉伯溫接筆，便在「百鳥歸巢圖」上龍飛鳳舞的寫下一個「飛」字。

劉伯溫左右手不停運勁挪移，圖上的字跡便不停的現了出來。但是他猶如輕歌曼舞，隔了一丈，磨墨、點墨、揮筆，竟如飛蝶旋舞花間，穿梭來往。

在衆人眼花撩亂間，劉伯溫在圖上揮筆疾書一個「翼」字，便把毛筆向前一拋，輕喝一聲「着！」

衆人但感疾風頓息，一筆一墨並排凝立硯上，巍然不動。

好一會，趙普勝和丁晉郎等五將才在驚詫中回過神來。

衆人齊往「百鳥歸巢」圖上一瞧，但見四行大字，墨汁猶新，已龍飛鳳舞的現了出來。

捧圖將校把寶圖向趙普勝呈上。趙普勝往圖上一看，只見圖上寫道：「飛來一隻又一隻，三四五六七八隻；鳳凰甫出羣雀伏，風雲交滙龍生翼。」

趙普勝讀畢，不禁怔了怔，但忽然又微微一笑，道：「劉先生題法雖然神妙，但似乎不切題意，如何是百鳥歸巢圖詩？」

劉伯溫微微一笑，目注在場衆將，却微笑不語。

衆將均暗暗猜度詩中之意，但丁晉郎等想來想去，皆感茫然，便故意嘿嘿冷笑。

這時，徐達却呵呵一笑，道：「好詩！好詩！當眞是絕妙好詩。」

陳晉文自負有幾分才氣，便嘿嘿道：「文不切題，如何算得上好詩？更遑論絕妙二字。」

徐達微微冷笑，道：「雀者，鳥也，是也不是？三與四之倍數是否十二？又五與六是否三十？七與八是否五十六？三者信數合起來，豈非九十八隻？再加『飛來一隻又一隻』之二隻，總數是否一百隻？這百鳥歸巢之意，早已深隱其中，豈是文不切題意。」

徐達跟隨劉伯溫多年，文武皆深

得所授，自然不難明白劉伯溫內蘊的深意。但他此言一出，趙普勝等却被驚得目瞪口呆，心道果然如此，百鳥歸巢四字竟可潛隱其中，這等胸藏韜略，簡直匪夷所思。

好一會，趙普勝才總算把尷尬的臉皮放開了，他哈哈一笑，道：「劉先生果然文武全才，趙某佩服！佩服！題詩之德，趙某先行謝過了。但趙某尚有二句不明：鳳凰甫出羣雀伏，風雲交滙龍生翼是甚麼意思？」

劉伯溫這時微微一笑，暗道劉某一時興發，把「九宮天龍」之數、「挪移乾坤」之運寓於詩內，趙普勝果然聰明，居然被他瞧出其中的味道來了。

劉伯溫這般思忖，便呵呵一笑，道：「羣雀雖多，但豈敵鳳凰之威儀？目下羣龍雖然併起，但豈可與風雲交滙長翼天龍媲美？劉某不外有感而發，把偶然感慨寓於其中而矣！」

趙普勝却不肯罷休，又哈哈一笑，道：「我大漢國疆土橫跨三州，雄兵百萬，得天下指日可待，莫非這鳳凰天龍，便出在我大漢國中麼？」

劉伯溫聞言心中一動，又凝神一視趙普勝的臉容，但見趙普勝臉上紅黑之氣忽隱忽現，暗道此人雖乃將才，但可惜野心奇大，必招殺身之禍，目下紅黑之氣已現，此乃晦氣直犯命宮奇兇之兆，大旺之日，便即其大兇之時矣！這般轉念，劉伯溫便微微一笑道：「此乃天命之說，劉某豈敢斷言？但天下者能者居之，趙將軍又何必根究不止。」

趙普勝一聽，哈哈大笑，道：「好！好！一句天下能者居之！劉先生果然快人快語！」趙普勝一頓，却又微微一笑，道：「本座目前曾碰上一宗怪事，衆將均無力解之，未知劉先生能否助本座一臂之力？」

劉伯溫心道趙普勝不甘方才受挫，必然又再出難題，以考驗我等實力了。便微笑道：「趙將軍這杯酒可不易喝啊。」

趙普勝哈哈一笑，道：「不然，憑劉先生之能，必不費吹灰之力，便可替本座迎刃而解矣！漢明兩軍既有修好之意，區區小事，劉先生想必斷不會拒絕。」

趙普勝果然有其過人之處，他不但連出難題考究對方實力，又以兩軍修好的大旨來向對方施壓，令對方不得不答應！因爲在十萬大軍壓境之下，實力的强弱決定一切。

劉伯溫窺透了趙普勝的心態，便微微一笑道：「劉某尚有選擇餘地麼？」

趙普勝呵呵一笑，道：「就算有，怕也不會太多了，劉先生絕頂聰明，自然不會拒絕强國修好之意。」

劉伯溫微笑，道：「趙將軍果然頗爲自負！很好！既然如此，那就請趙將軍且道其詳便了。」

趙普勝哈哈一笑，目注陳晉文，道：「此事乃陳將軍親遇，由陳將軍陳述，劉先生想必不會介意。」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趙將軍既早有準備，誰來提出，豈非一樣，如此如此！」

趙普勝不爲劉伯溫的微嘲所動，哈哈一笑，道：「好說！好說！既劉先生點頭，陳將軍便把詳情直道罷了。」

老三陳晉文微微一笑，却不作聲，似有所待。

就在此時，在營帳外面數十丈遠處，忽地傳來一陣長嘶大吼，叫聲既像獅吼，又如馬鳴？如獅非獅，如馬非馬，聞之令人神魄爲之一震！坐在末席的陪座漢軍參將，手揑的酒杯竟把握不住，「乓」的掉落地上，登時碎裂。

劉伯溫聞聲亦心中一動，若有所思。趙普勝、陳晉文却盯着劉伯溫，留意他的反應。

劉伯溫略一沉吟，忽然微微一笑，道：「乖馬班如，泣血漣如，入於林中，即馬非獅！」

趙普勝一聽，登時一怔，奇道：「劉先生此言是甚麼意思？莫非已知其中名堂？」

劉伯溫微笑道：「吾聞天下大亂，兇邪頓出，獅馬一現，羣魔歛服！此乃眞命天子現世之兆也。」

趙普勝又奇道：「誰是眞命天子？劉先生此言越發古怪離奇矣。」

劉伯溫大笑道：「方才鳴者，莫非獅馬麼？獅馬既現，天下大勢日後自有分曉，趙將軍又何必急於一時之疑。」

劉伯溫越說，趙普勝越感迷惑，若非方才劉伯溫已露了一手眞實本領，趙普勝必定以爲劉伯溫是一名瘋子。但趙普勝豈知劉伯溫在片刻之間，便已袖占一課，因此那似獅非獅、似馬非馬的怪叫聲，自然難不倒他，再加上劉伯溫博古通今，於天下大勢了然於胸，他略一顯示，自然便令趙普勝以爲他是瘋了。

陳晉文這時眼見劉伯溫似已胸有成竹，心頭亦不禁一震，暗道這劉伯溫當眞如此神通廣大，無所不能麼？

陳晉文這般思忖，便微微一笑，道：「劉先生只知其一，可知其二？既能叫出獅馬之名，能否推出獅馬現世之情形？」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劉某只是凡夫俗子，如何有預知過去未來的能耐？陳將軍請道其詳。」

陳晉文見劉伯溫已落下風，心中一喜，便趁勢道：「劉先生有所不知，這匹獅馬現世之時，曾極爲轟動，整個漢城無人不曉！」陳晉文說到此，又故意一頓，目注劉伯溫，意思在嘲笑人人皆曉之事，你劉伯溫自負胸藏天地，却毫無所知。

徐達臉色一沉，心甚不快。劉伯溫却面不改容，依然臉含微笑。

陳晉文難測劉伯溫的深淺，只好

趙普勝及衆將見徐達智降烈馬，均驚羨不已。

續道：「那是今年中秋，陳某與兩位兄弟於廬山狩獵，突然聽聞仙人峯崖下的叢莽之中有陣陣獅嘯，獅聲撞在崖中四壁，搖山撼岳，令人心魄搖盪，我等大吃一驚，連忙向仙人崖馳去；當我等馳近仙人崖，眼前的情景却令人更爲吃驚，原來在一棵巨大的梓樹下面，一馬一獅並身而立，我等到來彷如不覺，依然在引頸長嘯！」

陳晉文說到此又一頓，留意劉伯溫的反應，見他似乎甚爲留神，便微微一笑，續道：「獅馬相聚之事不但見所未見，簡直聞所未聞！在這驚天奇事面前，我等皆忘了張弓拔劍，一時間竟呆住了。那頭雄獅這時忽地扭過頭來，對着我等大吼一聲，搖頭擺尾的跑進叢林深處。這一聲大吼，竟驚得我等坐騎簌簌抖個不停！就在此時，抬頭往崖下望去，那匹怪馬早已消失踪影！劉先生說，此事是否古怪稀奇？」

劉伯溫微笑道：「陳將軍自然不是僅爲了說一宗奇聞，這往下又如何了？」

這時，趙普勝却接口道：「本座聽陳將軍等報說此事，便決心非得此馬不可，本座人材濟濟，却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總算把此馬捕回，了却一個心願。」

劉伯溫微笑道：「如此，恭喜趙將軍得此艮駒矣。」

趙普勝却苦笑道：「此馬捕是捕回了，本座一看，此馬尾長鬃厚，渾身毛紅似火，極爲威武，但把牠套回後，放進馬棚，竟無一匹戰馬敢與牠一道進食，更爭相走避，豈料不久後，此馬皮毛竟由朱紅一變而爲烏黑，性燥力大，韁繩扯斷，馬槽拱翻，無人可以制服。」

劉伯溫微笑接口道：「將軍手下猛將如雲，自然有人最終把牠降伏了。」

趙普勝呵呵一笑，道：「實不相瞞，降服此馬，乃本座久積心願，今日既蒙劉先生大駕光臨，正好趁機開一個降馬大會，若有人能把此馬降伏，本座甘願把此艮駒贈於他，未知劉先生意下如何？」

劉伯溫笑道：「修好之宴變成降馬大會，趙將軍果然智計不凡，既然如此，劉某尚有選擇餘地麼？」

趙普勝一聽，大喜，暗道趁此機會，必可一挫劉伯溫的銳氣，但就算彼僥倖成功，亦了却本座的一番心願！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爲？趙普勝欣然叫道：「很好，牽獅馬出來。」

早有將校如飛奔出，傳令去了。

不一會，近百名將校，各執網綱，拚盡全力，把一匹烏黑怪物困在網中，轟轟烈烈的扯到營帳外空地上。

劉伯溫閃目向外一瞧，但見網內怪物，渾身烏黑，身架高大，竟比尋常戰馬大了近半有餘，頸上鬃毛向上直豎，威如雄獅，此時雖被困於網內，却絕無屈膝降伏之意，四腿挺立，

揚頭昂首，渾似不把近百將校、漫天巨網瞧在眼內。

伯溫心中一動，暗道果然是不世獅馬，但如此良駒，却不知會落入誰人手上？

就在此時，趙普勝手下五大虎將中，老五魯晋恭突地呵呵大笑，長身而起，道：「將軍！休道我漢軍無人，待末將先把此馬降伏，也教明軍休生侮慢之心。」

趙普勝臉色一沉，暗道魯晋恭這小子太魯莽了！此馬連本座亦毫無把握降伏，憑你小子，豈非丟人現眼？雖知降烈馬不但靠力，更要靠智，豈可逞匹夫之勇？但要阻止，却又難於開口，無奈只好哼了一聲，道：「軍中無戲言，魯將軍若無把握，便應讓能者居之。」

魯晋恭却不理趙普勝的暗示，大叫道：「想魯某在鄱陽湖上，一拳打爆巨龜的鐵殼，這獅馬再烈，難道比巨龜鐵甲更硬麼？獅馬非末將莫屬。」

陳晋文亦替老五捏了把汗，這時忙道：「五弟不必爭勇！劉先生遠來是客，該先讓客人，莫失了軍中禮儀。」

魯晋恭性子粗豪，聞言一怔道：「怎麼？三哥道該先讓客人？難道甘心白白送此良駒於人麼？這口氣無論如何咽不下去。」

劉伯溫一聽，大笑道：「是極！是極！客人豈可喧賓奪主？理當主人家先上，劉某絕無反感，甘之願極。」

魯晋恭聞言，哈哈大笑，道：「看！倒是劉先生自知力有不逮，甘願讓與魯某騎也！哈哈。」

魯晋恭道罷，趁着一股酒氣，竟一躍而出，轟轟的衝了出去。

趙普勝此時再也作聲不得，只好把手一擺，道：「撤去繩網，降馬開始。」

趙普勝這一聲令下，百人網隊果然突地把巨網向前一縮，再向上一甩，巨網便脫開了獅馬的身軀，百人網隊却不敢鬆懈，手執網綱，在四周凝神戒備，但是進退疾速，甚有法度。

巨網撤去，烏黑獅馬却挺立不動，並不乘機跑脫，似乎根本瞧不起所有欲降伏牠的將校士卒。

就在此時，猛聽得魯晋恭大吼一聲，如箭般的向上一躍，就射到了獅馬背上。

在場將校一陣嘩叫，道：「魯將軍神勇！竟連獅馬亦貼服，一擊成功……」

嘩讚聲未落，突見獅馬長嘯一聲，身軀突地抬起，後面雙蹄如椿般挺立，僅此一着，便把立背未穩的魯晋恭滑了下去。

幸而魯晋恭功夫不弱，凌空一個迴旋，總算以雙脚落地，不致立出洋相，但魯晋恭臉上却已氣得通紅。

魯晋恭性起，猛地一下脫去外面的戰袍，脫光貼身衣服，但見他渾身筋肉烏黑發亮，猶如銅澆鐵鑄的羅漢臨凡。

衆將校又一陣嘩叫道：「魯將軍果然氣勢不凡，必可馬到功成。」

魯晋恭大吼一聲，又如箭般躍上馬背，這次他早有準備，甫上馬背，雙脚便如鐵鉗般夾牢馬腹，右手猛地抓住馬項鬃毛，左手向馬屁股上狠命一拍。

獅馬似乎已知來人不好對付，居然乖乖聽話，撒蹄飛奔起來，這一飛奔，當眞快如電閃，眨眼便在幾里外射回！就在此時，獅馬前蹄驀地朝前一撐，身子猛地停下，馬背上的魯晋恭被顚了二、三尺高，若非他早有準備，緊抓鬃毛，必定難免再次落馬。

饒是如此，魯晋恭亦不禁心頭一震，因爲他也碰過不少烈馬，但如獅馬這般動如奔雷，停如巨石，卻當眞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就在此時，獅馬卻猛地旋轉起來，就如陀螺一般，越轉越快，漸而就像黑色驚雷，滾滾翻轉轟鳴。

魯晋恭作夢也料不着獅馬有此高招，眨眼之間，魯晋恭便感一陣昏眩，酒氣在肚子內急劇翻騰，竟奄奄欲吐，魯晋恭心知不妙，拚命以腿夾緊馬腹，試圖逼獅馬停下身子，但他漸而感到手足發軟，再也使不出力氣，突地，魯晋恭但覺天旋地轉，呼的一聲，被彈上半空，再摔下來，一位鐵塔似的將軍，竟如朽木似的滾倒在地上，掙扎不起。

趙普勝臉色驟變，突然沉喝一聲道：「拿下了，聽候軍法處置。」

將校上前，把魯晋恭捆了起來，推到一旁。魯晋恭滿臉迷茫，似乎直到此刻，他尚弄不明白，爲何自己竟會如此不濟，生生被摔倒下來。

丁晋郎、陳晋文等衆將臉上一紅，誰也不敢再强出頭了。

此時，劉伯溫卻微微一笑，道：「趙將軍打算如何處置魯將軍？」

趙普勝臉色陰沉，道：「此人不自量力，魯莽出頭，當着劉先生面前出醜，有損軍威，當殺毋赦！」趙普勝一頓，又目注陳晋文等人，道：「誰尚敢出手？」

陳晋文等默不作聲。

趙普勝又哈哈一笑，轉向劉伯溫道：「本座衆將無人應戰，未知劉先生有此膽量否？」

劉伯溫暗道這等烈馬，要降服當眞不易，連魯晋恭這等高手亦難逃一敗，姓趙的這難題出得果然很絕！劉伯溫這般思付，便有點爲難，一時間竟亦沉吟難決。

趙普勝見劉伯溫臉有難色，嘿嘿一笑，道：「若劉先生爲難，本座自然不好勉强，否則，堂堂大明軍師出手，被摔馬下，這面子就丟得大矣。」

劉伯溫明知趙普勝强用激將法逼他出手，但又不好拒絕，否則趙普勝惱羞成怒，翻起臉來，就會壞了通盤破敵大計。

劉伯溫正思付如何應付之際，他身邊的徐達忽然朗聲道：「趙將軍既必欲降此烈馬，那就由徐某獻醜一試便了。」

徐達此言甫出，在座中人皆神色一凜，暗道魯將軍鐵塔般的神力亦不敵烈馬，憑你這般名不出衆的小小將領，便欲降服，當眞不自量力。

趙普勝亦心中一動，暗通連劉伯溫亦不敢貿然出手，你卻公然叫陣，當眞自取其辱，也怪不得趙某先拿你開刀，殺你明軍銳氣！趙普勝立刻道：「很好，徐將軍勇氣可嘉，趙某佩服，但徐將軍知否魯將軍已有先例？若失手下馬，不管何人，均殺無赦。」

徐達微微一笑，道：「末將知道，但若降馬成功，卻又如何？」

趙普勝怔了怔，似料不着徐達竟鎮靜如斯，會有此一問，但隨即哈哈一笑，道：「徐將軍若降服烈馬，這匹烈馬便是徐將軍你的了。」

徐達呵呵一笑，道：「好極！如此先行謝了。」

劉伯溫此時不大放心，便輕聲道：「徐將軍一切小心。」

徐達大笑道：「末將貪此良駒，只好捨命陪君子也。」

徐達說罷，解下佩劍，交與劉伯溫，然後大步走出營帳。

＊　＊　＊

此時，那匹烏黑獅馬在輕踏前蹄，仰天高嘯，甚是趾高氣揚，一派得勝的模樣。

那百人巨網隊依然在四周戒備，不敢有絲毫鬆懈。

徐達在衆將校詫異、不屑的目光下，向獅馬緩緩走近，趁機觀察獅馬的動靜。

徐達的個子並不粗壯，烏黑獅馬似乎根本不把這位走近的精壯漢子瞧在眼內，依然仰天長嘯，冷眼不瞧徐達。

徐達這時已接近獅馬不到十丈距離，他見獅馬高趾氣揚、目空一切的神氣，心中不禁暗道：「驕兵必敗，人尚如此，何況畜類。」

徐達心念電轉，身形隨即微動，但見他略一晃身，身形已凌空向獅馬射去！他上馬的身法比不上魯晋恭的轟轟烈烈，但卻如凌波仙子般輕歌曼舞，令人心神一鬆。

獅馬似乎尚未察覺，徐達的身形已然向牠背上降下。獅馬奮蹄就欲閃開，但徐達的身手形慢實快，伸掌向後一拍，身子藉勢向前彈出，已穩穩的跨在獅馬背上。

獅馬故技重施，又在奔馳中突然停住，後蹄猛地朝上一掀，欲把背上的徐達掀翻在地。

徐達早有準備，他微微一笑，在獅馬突然停下掀蹄之際，便猛地一拍獅馬屁股，「挪移乾坤」內力已隨掌送了進去。

獅馬但覺一股渾厚的熱力從屁股處直向腦門衝來，牠頓感一陣興奮，因此停勢未落，尚未把背上人掀翻，便再轉招數，竟如前次一般，急速地旋轉起來。獅馬前衝之勢因此立成旋轉之力，背上的徐達紋絲不動。

此時趙普勝、劉伯溫、丁晋郎、陳晋文等已按捺不住，走出營帳，留意校場上降馬情形。

趙普勝等不知徐達用智降馬，把「挪移乾坤」心法與獅馬的狂力融滙，還暗道獅馬果然有靈有性，竟立刻就使出旋轉絕招，把降馬的徐達掀下地來，如此便可替漢軍掙回一口氣了，豈不妙極？

劉伯溫卻已瞧出端倪，他微微一笑，不動聲息，心中卻暗暗讚道：「四弟竟於危急關頭時，舉一反三，把挪移乾坤內力用於降馬之上，逼烈馬加入自已的招式之中，兩相融滙，人馬一體，委實乃降馬的一大妙用。」

此時，獅馬已越轉越快，頃刻間，校場中不見人，也不見馬，但見一個丈二口徑的烏黑旋風在校場上飛旋。

在場將校，包括趙普勝、丁晋郎、陳晋文等，均被眼前奇景弄得心頭大震，均暗道人世間竟有如此降馬奇觀。

衆人又都預料，馬上的徐達立刻就會被烈馬拋上半空，因爲在這個猛烈的旋風眼裏，普天下決沒人能在旋風眼內安然不動。

劉伯溫此時微感不安，他並非擔心徐達會從馬背上摔跌下來，而是他深知「挪移乾坤」心法全力施爲的厲害，加上一匹烈馬的威力，幾乎等於八大高手在同一時間內施展同樣的「挪移乾坤」心法，這轟轟烈烈之處，在江湖上尚絕無僅有，百年未見！徐達此時已成功的把「挪移乾坤」心法與烈馬的威力融滙，但他的功力及智慧是否已達收控自如的境界，就連劉伯溫亦不敢過份自信。

劉伯溫此時已凝神戒備，萬一徐達有甚麼不測，他會立即出手接應。

陳晋文的臉上卻已露笑意，他暗道徐達啊徐達，你摔下來已是遲早的事了，若你摔下，則五弟方才之辱便足抵有餘。

陳晋文的幸災樂禍心念甫動，就在此時，在人與馬的旋風圈裏，突然傳出一聲長嘯，嘯聲連綿不絕，竟比獅馬的嘯叫更令人心神震懾！因爲這是由人發出來的長嘯，而在此時此刻尚能發出如此長嘯勁力的人，在這世上並不多見！

在長嘯聲中，旋風圈中突地冒出一條藍柱，衆人凝目一瞧，竟是身穿藍色戰袍的年輕小將徐達，他以右足挺立獅馬頭上，左足屈伸擺動，上身挺立，右掌橫架於頂，正是「挪移乾坤」心法的「旋」字訣一式。

徐達的右足輕點獅馬頭頂，獅馬瘋狂的旋轉一圈，徐達的足尖輕輕一

旋，便把獅馬狂烈的旋力化解了。獅馬的旋轉越快，旋風圈內產生的向上托力就越大，在上面的徐達就越發身輕如燕，毫不費力。

此時，一人一馬猶如怒海中的輕舟與藍色尖桅，雖然波濤洶湧，浪大如山，驚心動魄，但卻穩船不倒，巍立如山。

這時，不但劉伯溫微微一笑，因為他已知道人和馬的最後勝負，就連趙普勝軍營中的萬千將校，亦發出震天般的大叫：「藍袍將神功蓋世，令人大開眼目。」

陳晉文等五大將領心中極不是味道，偷眼向趙普勝瞧去，但見趙普勝臉上竟然露出欣羨的神色，陳晉文等心中更感羞慚。

此時，徐達卻已漸感不安，因為他深知獅馬已被「挪移乾坤」心法的「旋」字訣控制，再也無力脫出，這般飛旋下去，獅馬必然脫力而亡。

但徐達也無法收攝這「旋」字訣，因為此刻施展「旋」字訣的並非他徐達，而變成獅馬自己，獅馬雖然厲害，但畢竟仍屬畜類，豈有收攝「旋」字訣的能耐？徐達更不能，因為他的功力再高，亦絕對難與此時的獅馬抗衡，獅馬一匹足抵常馬八匹，而八匹瘋狂的馬力，又足抵三十二匹正常馬的威力，憑徐達一人之力，欲與三十二匹馬力抗衡，那除非是大羅神仙或是不知死活的瘋子。

劉伯溫目注校場內，但見獅馬的轉勢雖然仍舊猛烈，但已漸呈凌亂，心中不由一驚，暗道獅馬之力顯然已漸衰竭，再不收攝，獅馬必然力竭倒地而斃！一匹良駒白白夭折固然可惜，我等雖顯示了實力，但降服的是死馬，與趙普勝臉上便着實難堪了。

劉伯溫又暗道四弟亦是愛良駒之人，斷不會為了洩憤而把良駒擊斃，他此時之所以尚不收攝，顯然是力有不逮了！不錯！「挪移乾坤」的「旋」字訣此刻已變成由烈馬所使，四弟就欲想收攝，也有心無力矣。

這般轉念，劉伯溫便忽然拍手喝道：「風雲際會人馬罕，怒海狂舟挺桅桿；世事盛極轉而衰，反反而正兇化安……」

劉伯溫唱聲未絕於耳，趙普勝等人心中尚不明所以，皆暗道劉伯溫莫非忽然歡喜得瘋了？

徐達正在焦急中，劉伯溫的唱聲落入耳中，心中便突然一悟，暗道好一句世事盛極轉而衰，反反而正兇化安！二哥豈非在暗中告誡我，凡事不可放得太盡，居安思危，又可保久安麼？而辦法便是「反反而正」，如此，兇險便可化作平安了。

徐達這般思忖，登時領悟劉伯溫其中的深意。徐達微微一笑，立刻就有了收攝烈馬「旋」字訣的辦法。

但見徐達在馬頭上的身形突變，本來右足輕點獅馬頭頂，此刻突轉成左足輕點，右足凌空，雙掌分向獅馬旋轉的反向拍出。

此時，便變成獅馬瘋狂向左轉，馬頭上的徐達卻緩緩的向右轉。漸而，獅馬向左轉的速度漸慢，徐達向右轉的身形卻越來越快。不一會，徐達向右轉的速度已可與獅馬向左轉的速度等同了。

此時但見校場之上，一人一馬變成一黑一藍的兩股旋風，如陀螺般飛旋，煞是好看。

丁晉郎、歐晉祥等不禁瞧得目瞪口呆，失聲叫道：「這是甚麼玩意？竟於校場之上玩轉轉兒的把戲麼？」

陳晉文卻已瞧出端倪，他微微冷笑道：「劉先生果然忍不住開口了，好一首降馬歌，果然是字字玄機。」陳晉文雖然已瞧出劉伯溫在緊急之際出手相助徐達，但徐達竟能於千鈞一髮之際，領悟其中的妙法，此等智慧卻不能不令陳晉文心中凜然一震，暗道明軍中小小一位年輕將領，便有如此能耐，其實力果然不可輕覷。

趙普勝聞陳晉文之言，他心中正感疑惑，不由目注劉伯溫，輕輕哼了一聲道：「劉先生這一首降馬歌，是向着徐將軍唱的吧？若如此，與劉先生出手又有何區別？」

劉伯溫大笑道：「降馬乃徐將軍之為，若獅馬能憑一首降馬歌臣服，又豈可稱得上不世良駒？」

此時，校場上人和馬的旋轉速度均逐漸緩了下來，到最後，人和馬向相反方向滴溜溜的一轉，均驀地停住凝立不動。

在燦燦的陽光下面，一位藍袍將領，左足輕點馬首，挺立在烏黑的獅馬頭上，英武不凡，技壓三軍。

校場中萬千將校，一時間均被徐達的神技震懾，屏息靜氣，誰也不敢作聲。

徐達輕輕一躍，便滑落馬背，伸手輕輕一拍獅馬的頭道：「好馬！好馬！果然是一匹百世罕遇的烏騅戰馬。」

獅馬一聽，竟似聽懂了徐達的意思，把馬首連點了三下，又扭過頭來，伸出舌頭，親熱的舔了舔徐達的手背，似在感謝他的足下留情，又似感激主人對牠的命名。

徐達翻身下馬，大步向劉伯溫這面走來，他先向劉伯溫俯身道：「末將幸不辱命！」然後才向趙普勝拱手道：「恭喜趙將軍得了一匹千里良駒。」

趙普勝見徐達並不因勝而露半點傲意，反而先向自己賀喜，他心中雖很不是味道，但也不好發作，無奈只好呵呵一笑道：「好！好！倒是應該恭喜徐將軍得了這一匹烏騅馬。」

徐達微微一笑道：「為甚麼？」

趙普勝道：「本座曾有言在先，誰降服此馬，此馬便是誰的了，徐將軍既已降服，本座豈可食言？只是……」

徐達微笑道：「趙將軍尚有何指

教？」

趙普勝呵呵一笑，道：「只是徐將軍若肯與劉先生一道投效我大漢國，本座擔保徐將軍與劉先生所得的，當比區區一匹烏騅馬更勝十倍，劉先生、徐將軍以為如何？」

劉伯溫微微一怔，他意料不着趙普勝在受挫之時，竟會來這一手勸降，顯然，趙普勝此番邀宴，早已深謀積慮，他先以硬的考究對方的實力，若對方不堪一擊，他根本就不會客氣，先把對方斬了，再揮軍大舉進攻！但若對方實力雄厚，他也絕不會容許對方走出他的營盤半步。

劉伯溫尚在沉吟不語，思忖應變之計，徐達卻微微一笑，道：「為將者得隨明主，百戰沙場，雖死無憾，又豈在功名利祿？」

趙普勝哈哈一笑，道：「那依徐將軍之意，當今天下，誰配稱明主兩字？」

徐達凜然道：「當今天下，羣雄併起，但多是貪圖富貴享受，只顧眼前，不識大局的庸庸之輩，眞能以反元復漢為大旨，拯百姓黎民於水火為己任的能人志士，僅寥寥可數而矣。」

趙普勝呵呵一笑，道：「徐將軍且道其詳，令本座開開眼界。」

徐達微微一笑，道：「我明軍大元帥郭子興舉旗而不求私利，可算其中之一，可惜郭元帥壯志未酬身先死，但雖死猶榮。」

趙普勝嘿嘿道：「郭元帥既已身故，明軍實力大挫，又豈會再出明主？」

徐達呵呵一笑，道：「我大明新帥朱元璋高舉反元復漢大旗，更制議拯世救民的十大治國條陳，放眼天下，誰可比擬？這才是徐某甘願效死的眞正明主。」

趙普勝臉色一沉，嘿嘿冷笑道：「然則我大漢國疆土縱橫天下，十已得其三；雄兵百萬，猛將如雲，於徐將軍眼中，便沒有一位明主？」

徐達大笑道：「國無小，不可輕也；無備而衆，不可時也！國大而政小，國如政小；國小而政大，國越大！明主當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又豈在疆土之大小、兵將之多寡。」

徐達此言一出，不但語驚四座，就連劉伯溫亦暗暗點頭道：「好！武攻文略，更兼備治國之才，四弟已漸成氣候矣。」

趙普勝怔了怔，似亦意料不着徐達竟是文武全才，不但武功精猛，言辭亦字字鏗鏘，教人難以辯駁！趙普勝不禁暗道：「明軍有此人才，果然不可輕覷！此兩人萬萬不可令其重返池州，否則，必成我軍大患！」

趙普勝這般思忖，便淡淡的一笑，道：「好！好！人各有志，本座豈可勉强兩位之意？劉先生和徐將軍遠道而來，意求兩軍修好，本座亦有此意，從今之後莫談軍國大事，只叙私交如何？」

劉伯溫微笑道：「趙將軍若無犯境之意，明漢兩軍自可和平相處。彼此各為其主，這私交二字，此時從何說起？」

趙普勝不怒，反而大笑道：「本座既邀劉先生前來赴宴，豈非早存和平之意麼？又何來犯境之說？」

劉伯溫微笑道：「趙將軍十萬大軍距我池州僅數十里，兩軍戰鼓相聞，豈是和平相處之道？趙將軍若有意修好，便請先行撤軍五十里，中間保留百里和平地帶，未知趙將軍以為如何？」

趙普勝微微一笑，道：「本座率軍視察安慶，乃奉大漢皇帝陳友諒之命，這後撤五十里之請，本座未敢擅作主張。劉先生既有此意，且隨本座入鄱陽面謁皇上，憑劉先先之雄才偉辯，或可打動皇上心意，是時修好訂盟之事，便大可迎刃而解矣！」

劉伯溫窺透趙普勝正用計把他二人留住，聞言便呵呵一笑，道：「趙將軍美意，劉某先行謝過。可惜劉某軍務在身，未克遠行，這鄱陽面謁貴國皇帝之議，只好改日再談矣！」

趙普勝微微冷笑道：「然則劉先生以為，兩軍修好並非重大軍務？劉先生若無修好之意，又豈可在本座軍營重地來去自如！」

趙普勝與劉伯溫交鋒，處處落了下風，心中不由惱怒，此時言辭已不大客氣。

劉伯溫深知趙普勝正在尋找藉口翻臉，心中沉吟道：「此時踏足牛頭山已足三個時辰，湯將軍按理已到行動之時，為甚麼仍未見動靜？」劉伯溫處事極為精細，他既無十足把握，便不敢於此時與趙普勝貿然反臉。

劉伯溫略一沉吟，便道：「兩軍修好，乃劉某素來心願，若非如此，劉某亦斷不會拋下軍務，奔牛頭山赴宴了！趙將軍既有誠意，劉某豈敢拒絕？再容商議便了！」

趙普勝但求能留住劉伯溫和徐達，見劉伯溫言語中已放軟，便轉惱為喜，道：「好極！劉先生果然是聰明人，深知其中利害抉擇！這便請再行入席，邊飲酒邊談便了！」

趙普勝說罷，也不容劉伯溫有所表示，便與丁晉郎、陳晉文等四大虎將，把劉伯溫、徐達簇擁進營帳裏面。

彼此重新坐下飲宴，但雙方的注意力此時已不在酒菜上，而落在對方的身上，因為彼此均心知肚明，你在拖延時間，我亦在拖延時間，翻臉是遲早的事，只是不明宣之於口便了。

劉伯溫暗道：「直到此時，湯兄弟為甚麼尚未有動靜？莫非中途出了甚麼差遲？若然如此，硬拚闖出牛頭山當勢不可免了！」

趙普勝亦暗道：「劉伯溫似在有所期待！他在等待甚麼？等待援兵？牛頭山已佈下天羅地網，管教他明軍有

來無回！若在牛頭山先殲其一部份主力，則池州亦垂手可得矣！此乃本座妙着之一，劉伯溫啊劉伯溫，你自負文韜武略，只怕今番卻墮入本座的圈套！兵法有云：圍點打援。你劉伯溫目下便是被圍的點，插翅難飛，要打的只是你的援兵罷了！」

劉伯溫與趙普勝各懷心計，各伏妙着，彼此均在算計對方，但在表面上，卻均從容鎮靜，飲酒談笑。

又過了一會，劉伯溫眼看尚未有動靜，便故意微微一笑，道：「既然趙將軍於修好條款未能定奪，且容改日再談如何？」

趙普勝微微一笑，道：「然則劉先生打算辭行了麼？」

徐達忍不住插口道：「我劉先生縱橫江湖，來去自如，便欲辭行又將如何？」

陳晉文亦接口道：「今時不比尋常，於大漢國軍營重地，豈容來去自如？」

徐達微笑道：「烏騅烈馬亦貼服於徐某腳下，徐某欲走，誰可阻擋得了？」

陳晉文微微冷笑道：「烏騅烈馬雖然厲害，但亦受困於巨網隊內，徐將軍雖武功超卓，只怕亦難脫此天羅地網！」

徐達嘿嘿道：「如此說，陳將軍欲以强留客了？」

陳晉文呵呵大笑道：「徐將軍乃為兩軍修好而來，若兩軍修好不成，便非客即敵，本軍對敵，尚要講甚麼禮數不成！」

徐達臉色虎地一變，劉伯溫略一示意，道：「徐將軍稍安毋燥！我大明將軍能屈能伸，不必於言辭爭雄，壞了大事！」

趙普勝一聽，便哈哈一笑，道：「劉先生多心矣！陳將軍出言不遜，但其本意亦是為兩軍修好，劉先生幸勿見怪。劉先生若有意修好，便請繼續飲酒言歡便了！」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這杯修好酒，只怕不能飲下去矣！」

趙普勝臉色一沉，道：「劉先生！為甚麼有此言？」

劉伯溫道：「修好乃兩方之事，若一方恃强凌弱，此並非修好，乃逼訂城下之盟！這修好之宴，又從何說起？」

趙勝呵呵大笑，道：「即使如此，總勝於泰山壓卵，再無完物！劉先生乃聰明人，豈會不明其中利害輕重！」

就在此時，一位將校神色倉惶，匆匆而進，附耳對趙普勝報了幾句甚麼，趙普勝的臉色陡地一變，但立刻又呵呵一笑，掩飾過去，道：「好極！再去探聽便了！」將校無奈，只好匆匆而出，陳晉文亦匆匆跟出。

這霎間變化，雖瞬息即逝，但卻瞞不過劉伯溫的眼力。劉伯溫略一沉吟，便料着將校所報是甚麼軍情了！

只見劉伯溫微微一笑，道：「不錯，其中的利害輕重，亦請趙將軍仔細衡量！」

趙普勝臉色陰沉不定，默不作聲，似乎有所等待。

果然不一會後，陳晉文便咬牙而進，他逕直走到趙普勝身邊，附耳低言幾句。趙普勝一聽，臉色又一變，他默默沉思了半晌，終於微一咬牙，道：「很好！劉先生果然早伏妙着！若依先生之意，卻如何衡量其中利害輕重？」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劉某乃赴將軍修好之宴，若彼此好來好去，自然一切也就逢凶化吉矣！」

趙普勝嘿嘿道：「本座十萬大軍，還怕了這點小小的兇險？」

劉伯溫微笑道：「趙將軍雖統領十萬大軍，但據劉某所料，牛頭山所佈兵力不足一萬，且地勢險要，三面環山，只有一條出路，若出路被堵，糧草不足，水源更缺，趙將軍以為可以支持多久時候？」

趙普勝的心突突一跳，似乎被劉伯溫一口道破心事，他嘿嘿道：「劉先生如何便知我駐守牛頭山的兵力不足一萬？劉先生來此不足半日，莫非信口開河？」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劉某進牛頭山之時，正值午炊時份，牛頭山四周，炊煙不足五百條，按每個煙灶一條炊煙，大爐可供二十人飯食，小爐則不足十五，五百條炊煙即五百個爐灶，合起來豈非一萬兵力不到？兵以食為天，按炊煙斷爐灶，又按爐灶斷兵力，雖不中亦不遠矣！」

趙普勝一聽，不禁怔住，心內又驚又奇，暗道劉伯溫此人用兵謀略果然鬼神莫測，萬萬不可輕覷了！轉向又羨道若本座得此人相助，一統天下大業何愁不成！

趙普勝這般思忖，便突地呵呵一笑，臉色一鬆道：「劉先生果然神機妙算！本座好生佩服！既劉先生執意辭行，本座亦不便勉强，劉先生自行決斷便了！」

劉伯溫一聽，當即站起，向趙普勝拱手道：「如此劉某先向趙將軍致謝！劉某軍務在身，不便久留，這便先行告辭！」

趙普勝點頭道：「好！好！劉先生請便罷了！但不知日後是否尚有機會以朋友之交相見？」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目下兩軍對峙，前途未卜，你我各為其主，又焉知他日之事？這朋友之交麼，便只好先行抛到一邊了！」

趙普勝聞言大笑，道：「好！好一句各為其主！由此足見劉先生果然是忠義之士！本座豈敢留難？不但如此，那烏騅寶馬既已由徐將軍降伏，本座得物無所用，一併贈與先生，權充腳力便了！牽馬來！」

趙普勝一聲令下，將校果然把烏

騅寶馬牽到帳前。烏騅馬探頭往帳內一望，認得徐達，便揚蹄撒歡，狀甚親熱，任由將校套上馬鞍。

劉伯溫當即一躍而出，向趙普勝拱手道：「多謝趙將軍贈馬美意！日後再圖答謝！」

劉伯溫道罷，即與徐達步出帳外。趙普勝率丁晉郎、陳晉文等四大虎將隨後相送。

劉伯溫上了來時白馬，徐達卻躍上烏騅。

徐達向站於一旁的百人騎衛隊略一揚手，百人騎衛即疾速而上，八人一排，列成方陣，把劉伯溫護衛在中央。

劉伯溫在馬上向趙普勝微笑拱手道：「趙將軍！告辭！」

百人衛隊亦同聲喊道：「趙將軍告辭！」

喊聲剛落，百人衛隊方陣突變尖錐陣，由徐達騎烏騅寶馬領先成錐角，百人衛隊把劉伯溫護於錐陣中，森森嚴整，風馳電掣，疾射而去！

趙普勝目送劉伯溫的尖錐騎陣疾射而去，居然不加阻攔，任由離去，更羨道：「動如脫兔，靜如處子，進退從容，眞將帥之大度！」

丁晉郎忌道：「只需趙將軍一聲令下，末將必把劉伯溫生擒活捉！」

趙普勝嘿的一聲，道：「丁將軍知道甚麼？你若不明白其中處境，便問陳將軍便了！」

丁晉郎尚不服氣，驚疑的瞪着陳晉文，道：「此事端的如何？」

陳晉文點頭道：「趙將軍任由劉伯溫等離去，自然有周詳的謀慮，豈會差錯？丁將軍可知，池州明軍主將湯和已率領一萬五千精騎，把牛頭山唯一的出路堵住了！我等出路被堵，糧草、食水均立刻被斷，援兵也無法及時趕到，就算趕到，也未必能打破湯和的全力阻截，我軍牛頭山一萬軍馬，包括趙將軍虎駕，豈非立陷絕境麼？我等若把劉伯溫扣下，湯和必不肯退兵，我等便需與劉伯溫同陷死路矣！劉伯溫早料到我等有扣人不放之舉，固此預早伏下重兵，他此計叫先置諸死地而後生，趙將軍權衡利害輕重，不得不放！」

丁晉郎怒道：「劉伯溫竟敢用奸計，趁我等不備，調重兵偷襲我牛頭山麼？」

陳晉文苦笑道：「劉伯溫先行坦然抵達此地，欣然赴宴，令我等斷定他無備而來，因此放鬆警戒，然後湯和便率精騎秘密向我牛頭山推進！目的乃在令我等投鼠忌器，不得不把劉伯溫放回！此正是劉伯溫絕妙的謀略，果然不可輕覷大意！」

此時，趙普勝卻輕輕的哼了一聲，道：「陳將軍雖知其一，不知其二！

劉伯溫雖有妙算，但亦難免墮入本座的圈套！」

陳晉文臉色一紅，道：「末將願聞其詳！」

趙普勝微微冷笑道：「本座有意毫不阻攔，讓劉伯溫等人離去，更贈與烏騅寶馬，用意乃穩住其心，令其誤以為本座怕了他明軍！劉伯溫必然防鬆戒備，本座就正好趁機直取池州，來個攻其不備，攻其必克！」

陳晉文略一怔道：「將軍不是早說，對池州不宜輕舉妄動麼？」

趙普勝大笑道：「此一時彼一時也！用兵貴在靈活，不可拘泥於一時一事！劉伯溫自恃早伏重兵接應，必然可以安然脫身，本座就有意投其所好，令其安然退走。劉伯溫與援兵相會後，尚在半路，本座的奇兵三萬已抵池州城下了！此刻池州主將劉伯溫、湯和、徐達均在半路，全速趕返池州亦需半日，池州兵虛將寡，必然不堪一擊！本座先取池州，然後……」

陳晉文此時微微一笑，接口道：「然後趙將軍即統領大軍，追擊尚在半路的明軍，此時明軍地盤已失，進退無路，必然難逃全軍覆沒的厄運！當其時也，不但可以生擒活捉劉伯溫，就連烏騅寶馬亦必定失而復得！趙將軍一步三招妙着，果然神機莫測！」

趙普勝呵呵一笑，道：「陳將軍莫盡往本座臉上貼金！須知劉伯溫亦非平庸之輩，本座之計能否奏效，全賴各位將軍全力而為！」

陳晉文、丁晉郎等四虎將一聽，忙躬身道：「末將等謹遵將軍令旨！」

趙普勝點點頭，大步返回營帳，高坐將台，令道：「魯晉恭將軍聽令！」

將校把被綑綁的魯晉恭推了進來。魯晉恭向趙普勝跪下道：「罪將魯晉恭聽令！」

趙普勝微微一笑，即吩咐將校替魯晉恭鬆了綁，又要將校把一杯酒送到魯晉恭手上，然後慰道：「魯將軍為本座面子着想，奮勇降馬，本座豈會不知？但格於當時形勢，本座為向劉伯溫等明軍示威，不得不委屈魯將軍一下！望魯將軍能諒解本座的用心！」

魯晉恭性本憨直，眼見趙普勝如此慰勉，心中大為感動，把手中的酒一飲而盡，把嘴巴一抹道：「趙將軍不必多說了！末將魯某誓死效忠將軍，但有令旨，拚死向前便了！」

趙普勝點點頭，隨即肅然道：「如此甚好！魯將軍，本座令你即率一萬兵馬，抄近道直取池州，以助先頭部隊倪副將全力攻襲池州！只許成功，不許退敗，違令者斬！」

魯晉恭凜然接令，疾速而出。不一會，魯晉恭便率領一萬精騎，抄近道，風馳電掣的直取池州而去。

魯晉恭的軍馬剛走，趙普勝便長身而起，呵呵大笑，道：「衆將軍且隨本座逕赴安慶，盡點五萬大軍追擊合圍劉伯溫的無備疲兵去也！呵呵，劉伯溫啊劉伯溫，任你神機妙算，總究難敵本座的連環妙計！」

兩軍交鋒　你虞我詐

劉伯溫、徐達等一百軍馬，風馳電掣馳出牛頭山十里外。

劉伯溫便忽然把手一擺，百人騎隊立地停下。徐達一撥烏騅馬頭，電閃般在前面飛馳而回，道：「二哥有甚麼吩咐？」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四弟以為趙普勝當眞怕了湯兄弟的援兵麼？」、

徐達略一沉吟，便道：「小弟以為，趙普勝居然輕易放我等離去，原因有二，其一，是他牛頭山兵力不足以抵擋湯將軍的援兵，他怕與我等同歸於盡，因此逼於無奈放行！其二，乃先以此善意穩住我軍，然後乘我軍不備，攻襲池州！」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四弟所言不差，而以第二種可能性最大！若然如此，四弟以為該如何應敵？」

徐達沉吟道：「若如此，我軍援兵當全速馳返池州，以備不測！」

劉伯溫淡然一笑，道：「四弟所言，不失為愼重用兵之計。但此時敵强我弱，不必過於拘謹，當以奇兵為主，方能出奇制勝，否則我軍雖可及時馳返池州，但十萬大軍壓境，必定久守而失！況且趙普勝早有準備，必定不容我等從容而退，必定全力率軍追擊！若在半路受阻，池州又被襲，我軍兵力勢必被攔腰斬成兩截，進退維谷，則池州危矣！」

徐達一聽，肅然道：「若如此，當先救池州之危！小弟先行馳返池州，誓與池州共存亡便了！」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不然！四弟速與湯將軍會合，不必馳返池州，此時趙普勝必已率安慶重兵追擊，你等就近折返安慶，佯作攻襲，安慶被襲，趙普勝的五萬大軍必然半途折回，我軍以逸代勞，佈下伏兵，待趙普勝進入合圍圈內，劉某即率池州兵力從趙普勝背後狠狠一擊，必可一舉把趙普勝的十萬大軍殲滅！」

徐達沉吟道：「二哥此計雖妙，但這樣一來，池州的壓力就太重了，萬一池州失守，我軍豈非陷於進退維谷境地？」

劉伯溫微笑道：「四弟所慮甚是，因此劉某當先行馳返池州，全力指揮守城！趙普勝知我已返池州，必對四弟和湯將軍大軍更無防備，吾計成矣！」

徐達驚道：「但目下池州只剩一萬五千兵力，如何抵擋漢軍的進襲？萬一池州和二哥你有甚麼閃失，明軍全軍危矣！」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面對强敵，不用奇兵，如何制勝？當年諸葛公以空城尚可退敵，劉某尚手握一萬五千精兵，又何足懼哉！」劉伯溫一頓，決然道：「四弟不必遲疑！速依吾計行事！明軍之生死存亡，就端看此一戰矣！」

徐達深知劉伯溫主意既決，便決難挽回，他歎了口氣，當即翻身下馬，把烏騅馬牽到劉伯溫手上，道：「烏騅馬當可於危難中救主，二哥若執意獨返池州，非此馬莫屬！」

劉伯溫知徐達一番心意，轉念又想，此刻事勢緊逼，騎上烏騅馬馳返池州果然更為快捷，便慨然點點頭，縱身一躍，穩穩坐在烏騅馬背上。

徐達輕輕一拍烏騅馬的頸脖，道：「二哥乃我明軍的樑柱，萬不容失！烏騅馬啊烏騅馬，你一切可要小心在意也！」

劉伯溫微微一笑，向徐達點點頭，道：「四弟放心！二哥並非短命夭折之人，凱旋之時，必可再與四弟痛飲！」

劉伯溫說罷，猛地伸手一拍烏騅馬屁股，輕喝一聲：「去吧！」

烏騅馬立刻低嘯一聲，猶如閃電般的折向東西便道，風馳電掣的向前射去了！

徐達隨即翻上劉伯溫留下的白馬，率百人騎隊，向前奔馳，與在牛頭山口五里外的湯和會合去了。

此時已屆申時，陽光已然西斜，漫天雲彩一片金紅。

劉伯溫策馬向前飛奔，此時他才眞正明白烏騅馬的驚人威力。烏騅馬雖在便道，山澗小徑，但卻如一道烏黑利箭，向前電射！

劉伯溫不禁暗道：「四弟必然怪我連一名衛士也不帶，但帶了也是白費，在烏騅馬腳下，普天下的良駒都嫌太慢了！」

就在此時，天色忽然轉陰，山風也陡地刮起，一時間電閃雷鳴，狂風掃落葉，掩住了山徑，更形兇險。

烏騅馬卻毫不畏懼，仍然撒蹄飛奔，半點也沒有放慢。劉伯溫緊貼馬背，並沒勒馬降速，他在心內苦笑，喃喃道：「用奇兵必須行險，烏騅馬啊烏騅馬，此役關乎明軍生死，萬萬粗心大意不得！快一刻趕回池州，此役的勝算便多了一分，眼下就看你到底是獅馬還是貓馬了！你可莫負了你的主人對你的一番苦心！」

「喀喇！轟！」一道閃電驚雷突地在天際間直劈而下。

劉伯溫心中一動，就在馬上袖占一課，原來卻是「易經」的「能」卦，卦曰：「險而動，動而免千險；利東南，往得吉；雷雨，天地能。」

劉伯溫心中又一動，暗道：「險而動，動而免千險，乃指行險用奇兵，可以免除兇險；利東南，往得吉，當指早一刻返池州，便多一分勝算，因池州正在東南也！而雷雨動，天地能，豈非應了驚雷之兆？經此一役，明軍困境當如雷雨春來，天地萬物皆復甦麼？不料偶爾一卦，卻是明軍日後的驚人大事！」

劉伯溫心念未了，烏騅馬已飛抵一座山崖前面！

劉伯溫放眼一瞧，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暗道此崖寬達十丈，深不可測，烏騅馬如何躍得過去？這一摔下去啊，只怕連骨頭也粉碎了！劉某一時疏忽，怎地誤入絕路也不知道？今番只怕凶多吉少，莫非方才解卦不靈了麼？

心念電轉間，烏騅馬已如利箭般射抵離深崖邊沿不足三丈了！此時烏騅馬就欲停步已絕無可能，因為牠的後蹄已隨前蹄揚起，這一躍便足達二丈五尺，欲在五尺之內停住疾衝的馬步，那幾乎是痴人說夢！

劉伯溫暗道生死全在一線了，此時欲退不得，乾脆就來個「險而動」，以期得個「動而免於險」罷了！劉伯溫這般閃念，便伸手猛地一拍烏騅馬的屁股，大聲道：「風雷動！衝！」

烏騅馬此時前蹄已踏足崖邊不到五尺，劉伯溫大喝之聲未落，烏騅馬的後蹄一蹬，前蹄再度揚起，疾如箭矢，快如風雷，竟凌空飛渡十丈深崖，向對面崖上掠去！

劉伯溫耳邊但聽風如雷鳴，身如騰雲駕霧，他尚未得及喘口氣，烏騅馬已如九天飛馬般穩穩降落在深崖對岸！

劉伯溫扭頭向深崖一望，但見崖深千丈，黑不見底，山風如雷，轟轟鳴動。心中大為感佩，不由輕撫烏騅馬首，道：「烏騅馬啊烏騅馬，此役之勝，你已穩佔頭功矣！」

烏騅馬似已聽懂劉伯溫的讚語，忽地把頭一昂，嘯嘯一聲長叫，不顧躍崖之累，隨即又撒開四蹄，續向東南方向飛馳。

烏騅馬再越過一座山頭，劉伯溫向前一望，但見東南數十里外，聳起一座松樹華蓋般的山嶺，不由心中一喜，暗道這不是池州城外的松頂峯麼？按烏騅馬的腳程，大約只需一個時辰，豈料尋常快馬大半天的路程，烏騅馬所花不到二個時辰！只要搶在趙普勝軍前面趕返池州，此役明軍就可穩操勝算！

劉伯溫此時已深知烏騅馬的驚人能耐，因此更不遲疑，伸手一拍烏騅馬頭，道：「再辛苦一會！衝！」

烏騅馬似已通靈，知道背上主人身負彌天重任，因此不待劉伯溫話聲落下，烏黑的身軀便猛地一聳，猶如滾滾奔雷，直向數十里外的池州城劃去！

池州城下十里外，此刻已一片刀光箭影。

趙普勝的得力副將倪文俊奉趙普勝之命，率三萬精騎，早在安慶城外的羅家嶺隱伏，三個時辰前，倪文俊突接趙普勝的飛馬傳令，道池州守將盡出，城中防守兵力空虛，速率軍直擊池州！

羅家嶺距池州僅二百里，倪文俊接令即率三萬精騎，風馳電掣向池州捲去，倪文俊自信在三個時辰內，即可趕抵池州，面對一座兵微將寡的池州重鎮，豈非手到擒來！

但倪文俊卻絕非平庸之輩，他深知明軍雖然兵力虛弱，但士氣高昂，更有震動江湖的劉伯溫任軍師督練，並非不堪一擊之軍，因此不敢渴於放縱，把三萬大軍分作三部，前鋒一萬，先向池州作試探進攻，然後他即率中軍全力圍攻，後軍五千殿後，以防明軍援兵突然殺到。倪文俊領軍用兵甚有法度，與趙普勝同為陳友諒的前鋒大將。

倪文俊全力向池州奔襲時，劉伯溫與徐達尚被趙普勝困於牛頭山軍營內，因此倪文俊自負有絕對把握此役已穩操勝算！

此時防守池州的重擔，便落在與徐達同赴池州的副將徐英肩上。

徐英原來僅是明軍中一名年輕小將，劉伯溫在親督徐達軍演練八陣大法時，發覺徐英不但與徐達同宗，且稟性忠貞英勇，與徐達脾性相投，甚為投契，便把他破格提拔，任為徐達所率三萬大軍的副將，更授他親演八陣大法，因此亦是劉伯溫直接統領的「八陣圖兵」得力愛將。

徐達隨劉伯溫赴牛頭山、湯和領兵隨後出發接應後，防守池州的重責，就需由徐英獨力支撐了。

此時，徐英正在城外五千八陣圖兵點將台上操演陣法，嚴密防守池州城外的十里警戒圈內，五千精兵隨徐英的令旗，排出六百六十四人的小成陣。

但見徐英手中的橙旗一舉，西南角的蛇蟠陣立走中線，轉向西北，頓成西北角的虎翼陣。徐英手中的黃旗一招，虎翼陣即向東移，一轉而為東北角的鳥翔陣。徐英手中的綠、青、藍、紫、白接而揮揚，鳥翔陣又走成風揚陣、載地陣、雲垂陣、飛龍陣，最後徐英手中赤旗猛地一舉，飛龍陣突轉覆天陣，覆天陣形如天羅地網，向南疾走，重返西南，再成西南角的蛇蟠陣！

六百六十四人的八陣圖小成陣走完一個周天，應了「飛龍在天」之訣，第二隊六百六十四人的八陣圖小成陣又出，走「龍戰於野」訣。但見徐英高站點將台上，右手執令旗，左手敲陣鼓，指揮有度，隱隱已甚具大將之風。

徐英正走「亢龍有悔」訣，就在此時，陣外忽有探子直闖而進！其時「亢龍有悔」訣正走到「風揚陣」法，一經外力衝撞，「風揚陣」立顯威力，六十四枝長矛猶如風掃落葉，眼見就要全數向探子身上射去！當其時，就算探子有通天本領，亦必成透風皮囊了！

徐英一見，忙把令旗一轉，「風揚陣」立轉「蟠龍陣」，長矛這才撤去，一轉而成盾牌隊，猶如昂首吐舌般蟠蛇，把探子呼的困在中央！探子險死還

生，嚇得差點昏去，連忙大叫道：「徐將軍……有緊急軍情通報！」

徐英一聽，即把令旗一收，「蛇蟠陣」驀地撤去，探子才得以步上徐英的點將台。探子連連歎道：「厲害！厲害！劉軍師八陣大法，一兵果然可抵十人！」

徐英讓探子走近，探子低聲稟報了幾句，徐英神色當即一凜，立刻道：「再探！一有動靜，立以警號通報！」

探子接令，匆匆疾下將台，出陣去了。

徐英不敢怠慢，立把赤旗一舉，再重點三下陣鼓，五千八陣圖兵立刻各按步法，向左右各方一站，翻身上馬，分向八個方向風馳電掣而去。

徐英自己亦飛馬進城。此時池州城門依然洞開，寂靜無聲，就如一個無人防守的空城！

嘯！嘯！嘯！一連三聲尖嘯响炮，突在西面陳友諒與明軍接壤的松頂峯响了起來。

不一會，倪文俊的前鋒一萬精騎，便風馳電掣的衝入池州城外十里警戒圈內！但卻如入無人之境，不消片刻，倪文俊的前鋒部隊便已逼近池州城僅三里之外！

前鋒領兵將領見前面竟然毫無動靜，心中大奇，忙策馬上前，向池州城遠遠一望，更令他驚奇得目瞪口呆！

但見池州城外空無一人，池州城門大開，城內寂靜無聲，猶如一座死城。但池州城外十里範圍的四面山頭，卻旌旗遍佈，戰鼓號角隱約可聞。

前鋒將領察覺自己的一萬大軍正處於四面的旌旗戰鼓包圍圈內，不由大吃一驚，暗道外緊內鬆，空城以待，這的確是平生僅見！莫非其中有詐麼？

前鋒將領這般思忖，便不敢造次，連忙派快馬前去中軍，向倪文俊將軍稟報。

＊　＊　＊

此時倪文俊的中軍僅距前鋒五里，他接到前鋒探馬飛報，略一沉吟，便率中軍營衛，策馬馳抵前鋒。

倪文俊舉目向四周一看，便微微一笑，心中已有策略。他問身邊參見的前鋒將領道：「為甚麼不向池州城逼近，卻停駐不前？」

前鋒將領道：「池州城外緊內鬆，未知是否有詐，末將因此不敢輕舉妄動，請倪將軍定奪！」

倪文俊大笑道：「目下池州守城主將均被趙大將軍用計調出城外，守城主力亦被困中途，不及馳援，明軍兵微將寡，雖然故弄玄虛，故作鎮靜，賣弄當年諸葛孔明的空城計技倆！雕蟲小技，如何瞞得過倪某的耳目！就算明軍眞有伏兵，區區弱衆，又能奈倪某何麼！」

倪文俊說罷，揚鞭朝池州城一指

，決然道：「全力攻城！不得有誤！違令者斬！」

前鋒將領一聽，不敢違抗軍令，立刻縱馬上前，把大刀一揮，喝道：「隨我來！直取池州城門！」

前鋒將領揮舞大刀，領先向池州城門衝殺過去，後面數千士兵發一聲喊，亦策馬緊隨衝殺過去。

眼見距池州城門僅剩一里之遙，忽聽城樓上一聲炮响，站出一位英武的明軍將領，正是徐達的副將徐英。

但見徐英手執領旗，挺立於一面黃旗之下，揚旗朝衝近的前鋒將領一指，大笑道：「來者何人？池州守將徐英已恭候多時了！」

前鋒將領本就心虛，這時突見徐英單人匹馬出現在高高的城樓，心中更感疑惑，便把馬頭一勒，大刀一擺，先就停了下來，後面的數千軍馬亦立即停下。

就在此時，城樓上的徐英忽地把手執的青旗向上一舉，一隊青袍青旗的騎隊，為數六百六十四人，即風馳電掣的從城內衝出！

前鋒將領一看，但見僅是一隊為數六百多人的騎隊，便心中一寬，大笑道：「這便是明軍的伏兵麼？區區六百伏兵，如何抵擋我一萬鐵騎大軍？」

前鋒將領道罷，把大刀一揚，便欲下令向前衝殺。

就在此時，城樓上的徐英忽地把青色令旗換成橙色令旗，朝城外東西方向一指，驀地，又一隊為數六百六十四人、橙袍橙旗的騎隊在一座山丘背後衝了出來。徐英手中的令旗驀地又從橙變黃，朝西面一指，又一隊黃袍黃旗的騎隊衝了出來。

徐英手中的令旗飛速變換，朝南、北、西南、西北各面疾指，霎間衝出五隊綠、藍、紫、白、赤五色騎隊，分成八個方位，把一萬漢軍圍在中央！

漢軍前鋒將領心頭大駭，暗道：這是甚麼驚天陣法？但又決計無法瞧破，更不敢違抗倪文俊的軍令。只好猛一咬牙，把大刀朝城門方向的青色騎隊一指，喝道：「先攻青隊！直取城門！明軍陣法不攻自破！」

漢軍前鋒將領領先向城門口的青色騎隊衝殺過去。

城樓上的徐英微微冷笑，把藍令旗一揚，在西面方位的藍色騎隊突成尖錐陣，攔腰向漢軍插去！

尖錐陣猶如鋒利的鋼錐，擋者必死，插向漢軍的腰部，漢軍腰部被刺，立刻大亂！尖錐陣在漢軍中左衝右突，不消片刻，便把漢軍的一萬騎隊刺劃成無數小方塊，陷入赤、橙、黃、綠、青、藍、紫、白八個騎隊的陣內！

徐英手中的令旗接連猛揮，八色騎陣立刻又再陣分出八中陣，八中陣又分出八小陣，瞬息間便化出五百一十二個精銳小陣。漢軍的無數小方塊便立刻被吞進各精銳小陣中，首尾難顧，片刻便傷亡過半！

漢軍前鋒將領此時亦被困於一個青色精銳小陣內，他左衝右突，試圖衝出陣外，但首尾難顧，僅片刻間，他身邊的親兵便已死傷殆盡了！他揮大刀架開一名青袍明軍的長矛，不禁仰天大叫道：「如此精妙陣法，末將當眞死而無憾！」

此時，在三里外的倪文俊卻忽然呵呵大笑，道：「劉伯溫的陣法雖然精妙，但兵力僅得數千，你能困得我一萬，又豈能困得我二萬、三萬大軍！」

倪文俊胸有成竹，隨即揚鞭朝前面一指，道：「全軍集中精騎，衝殺過去，無分陣內陣外，格殺勿論！」倪文俊又大笑道：「本座拚却一萬前鋒全軍覆沒，你明軍五千陣兵亦必定劫數難逃！陣法既破，池州城便是本座的囊中之物！」

倪文俊的軍令既下，他的一萬五千中軍精騎，立刻便向撕殺中的陣法掩殺過去，漢軍也不分陣內陣外，也不管碰到的是明軍還是漢軍，見人就殺，慘烈非常！

倪文俊的這一着毒招果然奏效，漢軍傷亡慘重，但徐英的五千明軍精銳軍兵也傷亡不少，陣法兵力不足，便有破綻，圍困漢軍前鋒將領的青色小陣明軍，也被前鋒將領的大刀接連砍翻！

徐英在城樓上一看，但見陣法已然大亂，再也無法收攝，不禁驚道：「若陣法一破，池州危矣！」

就在此危急關頭，徐英突見一匹烏黑戰馬背乘一位白袍將軍，猶如閃電風雷，直奔城下！

倪文俊一見，正欲派兵堵截，但那一人一騎委實太快了，他尚未發出軍令，那一人一騎便已馳抵城門不足百丈！

徐英一見烏黑馬上之人，登時如飲甘露，以手加額，喃喃道：「……此乃天降神馬神將，池州有救矣！」

徐英忙把令旗朝城內一揮，令城內伏兵任由人馬馳進。

就在此時，那烏黑神馬已背乘白袍將軍，疾如箭矢的射進城內！

甫進城門，白袍將便在馬上一躍，施展「挪移乾坤」心法中的「馭」字訣，竟馭氣提昇，身子一拔十丈，越過城樓，再飄然降下，猶如一頭凌空而降的蓬萊仙鶴！

「末將參見劉軍師！」徐英一見白袍將降下，大喜過望，連忙上前參見。

凌空而降的白袍將果然是劉伯溫！在千鈞一髮、生死一線之際，他靠烏騅馬的神力，兩個時辰飛馳數百里，終於趕到池州城樓！

劉伯溫向徐英點頭，又微微一笑，以示鼓勵。然後他向城下定睛一看，但見「八陣兵團」在倪文俊的毒招下，死傷不少，陣法因此而威力大降，

眼看已行將潰不成陣了！

此時，倪文俊在遠處突見城樓上凌空降下一位白袍將領，心中一驚，便與數百衛隊策馬上前，在距城樓僅數百尺之遙的土堆上勒住馬，親自指揮二萬五千精兵，裏應外合，反過來圍殲五千「八陣兵團」。

倪文俊舉目朝城樓上望去，但見白袍將正凝神注視城樓下面的動靜，神色安詳，全沒半點驚惶。倪文俊心中突突一跳，他已料得城樓上的白袍將必定是明軍軍師劉伯溫了。

倪文俊呵呵大笑，以馬鞭遙遙一指城樓，轟然大聲道：「來者可是明軍軍師劉伯溫？你雖然及時趕到，但巧婦難為無米炊，區區五千兵陣，又豈敵我三萬精騎！你行將全軍覆沒，還不知機投降獻城麼？」

倪文俊的內力極為深厚，他的話轟然四射，方圓五里，清晰可聞。

陳軍聞聲，發一聲大喊，軍心大振。

城樓上的劉伯溫循聲一望，知此人便是陳友諒手下的兩大將軍之一的倪文俊，便微微一笑，施展「挪移乾坤」心法中的「射」字訣，以內力傳音，道：「你便是倪文俊將軍？你可知八陣大法變化無窮，又豈是你所能擊破！」

劉伯溫的聲音猶如尖錐，絲絲直刺倪文俊的耳膜，倪文俊不但聲聲入耳，甚至耳膜微微刺痛，他心中一凜，暗道劉伯溫竟有這等以內力傳音的絕世神技！但倪文俊久經戰陣，心中驚疑，表面卻絕不氣餒，他呵呵一笑，轟然回敬道：「素聞八陣大法神妙，據本座眼見，不外虛言而矣！八陣大法再厲害，又豈敵本座的以多勝少，以强壓弱！」

劉伯溫趁方才略一放緩，已瞧透城下戰場的大勢，此時便大笑道：「八陣大法威力全在於進退神速，有容乃大，足以以少勝多，以弱勝强！」

劉伯溫話落，隨即右手執令旗，左手敲陣鼓，旗色急轉赤、橙、黃、綠，陣鼓急驟如燃响炮。

城下戰場的「八陣兵團」甫聽陣鼓催動，又見令旗急轉引領，人人心中均一振，暗道於此危急關頭，尚能策動陣法，除了劉伯溫軍師，普天下只怕難尋第二人耳！於是軍心大振，人人爭先，個個奮勇，各按陣鼓令旗向各陣靠攏。

劉伯溫見「八陣兵團」士兵臨危不亂，心中大感欣慰，他微微一笑，突把手執的紫色司令旗一舉，左手連點八下陣鼓。

就在此時，五百一十二精銳小陣突合而成六十四中陣，六十四中陣又一合而成八大陣，中央乃蛇蟠陣，猶如巨蟒蟠踞，昂首吐舌，無人敢攖其鋒。

西北方位的八中陣一合而成風揚陣，猶如疾風紛揚，令人耳目失明。

東北方位乃鳥翔陣，猶如大鵬展翅，旋迴翻飛，令人難明其踪。

正東面乃雲垂陣，猶如烏雲蓋頂，昏天黑地，令人難辨東西。

東南面乃龍飛陣，猶如巨龍騰空，威猛雄渾，令人心膽俱寒。

西北面乃虎翼陣，猶如猛虎下山，勢不可擋，與飛龍互為相配，龍飛虎翼，威烈無比，令人鬥志全消。

正北面乃載地陣，猶如茫茫大地，盡收萬物，令人心如死灰，萬物歸土。

正南面乃天覆陣，其勢猶如天覆地翻，山呼海嘯，天宇崩塌，無可抗拒，無可抵禦，令人不戰而斃！

劉伯溫令旗連舉，陣鼓頻催，以突入陳友諒軍中央的蛇蟠陣為起點，八陣交相穿插互換奔突，蛇蟠陣變風揚陣，風揚陣變鳥翔陣，鳥翔陣變雲垂陣，雲垂陣變龍飛陣，龍飛陣變虎翼陣，虎翼陣變載地陣，載地陣變天覆陣，威力無比、無堅不摧的天覆陣又突轉而換，變為穩如龍蟠，固若金湯的蛇蟠陣。

八陣大法陣勢在劉伯溫連連催動下，變幻無窮，神速疾動，片刻間就擺脫了被倪文俊的「亂棍法」敲亂的困局，一變而為攻守兼備，守如龍蟠虎踞固若泰山，攻如暴風掃葉無堅不摧，一轉而為主動，反而把倪文俊的二萬五千大軍困在陣中！

倪文俊越瞧越心驚，不由大聲叫道：「劉伯溫！你這陣法妙則妙矣，但守多攻少，成何體統？」

劉伯溫大笑道：「兵法云守即攻，攻即守，攻守兼備，方為無上神通！你欲看本陣攻法，豈不容易？劉某便讓你一開眼界便了！」

劉伯溫道罷，微微一笑，忽爾把令旗一展，「挪移乾坤」心法便滙入八陣大法，先是地載潛龍，接萬龍躍深淵，再而飛龍在天，又轉亢龍有悔，再化八龍御天，猶如八部文龍，繞二萬五千陳友諒軍盤旋痛擊。

劉伯溫微微冷笑，再把令旗一舉，八龍御天突化至哉坤元，又化行地無疆，再化龍戰於野，突轉妙演天機，最後陣勢一合，「挪移乾坤」心法與八陣大法結合發揮已到顛峯境界，猶如巨龍張口，氣吞宇宙甫一施展，陳友諒軍便立刻潰不成軍、鬼哭神嚎！

此時，倪文俊已知不妙，休說攻進池州，他的二萬五千精兵就欲脫身撤退，已絕無機會了！

倪文俊不禁心膽俱寒，仰天長歎道：「明軍有劉伯溫在，漢軍焉得不敗？明軍獨取天下指日而矣！趙將軍的援兵若再不及時趕到，倪某今日難逃全軍覆滅之厄！」

此時，在城樓上面，徐英眼見陳友諒軍已大亂，忙對劉伯溫道：「劉軍師！漢軍已大亂矣，末將率城內一萬後備軍衝出，必可把倪文俊全軍殲滅！」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不可，倪文俊軍雖被我困住，但困獸猶鬥，若陷絕境，反而會激起彼等鬥志，因此目下只宜以大陣困鎖，令其動彈不得，徐將軍、湯將軍方面必可大減壓力，則吾計成矣！況且趙普勝亦非等閑之輩，極有可能再派援軍馳援倪文俊，若我後備兵馬盡出，彼等援兵一到，池州危矣！」

就在此時，一名探馬飛奔上來，向劉伯溫稟報道：「稟劉軍師、徐將軍！剛接前方二十里探子訊號，趙普勝旗下虎將魯晋恭正統領近萬大軍馳援倪文俊！」

徐英一聽，不禁大為歎服，道：「果然不出劉先生所料！敵軍援兵將至，池州方面的壓力就更重了！」

劉伯溫略一沉吟，便令探馬道：「向前方探馬傳訊，繼續嚴密監視敵軍動靜！」待探馬疾奔而下，劉伯溫又對徐英道：「池州壓力雖然加重，但徐將軍、湯將軍身上的壓力就可減少，於大局有利無害！」

徐英道：「魯晋恭援軍趕到，五千八陣兵只怕難以抵禦！」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魯晋恭匹夫之勇而矣，不足為懼，但也不可被他太過逼近池州，徐將軍速領五千兵力，從城西抄近道堵住魯晋恭的進路！但不必力敵，只可游鬥，能把魯晋恭拖住三個時辰，大局定矣！」

徐英深知劉伯溫胸有全局，料事如神，那敢輕慢，忙肅然領令，疾下城樓，點五千城內伏兵，西出池州城門，取近道堵截魯晋恭的援軍去了。

＊　＊　＊

趙普勝與丁晋郎、陳晋文等四大虎將，火速趕赴安慶重鎮。趙普勝的十萬大軍、倪文俊領軍三萬，先行偷襲池州，魯晋恭又率一萬馳援，屯駐安慶的兵力，尚足達六萬。

趙普勝決然把安慶的五萬大軍調出，由他與四大虎將統率，向池州浩蕩而進，追擊湯和、徐達所率的一萬五千明軍。

趙普勝在途中與手下四虎將談笑風生，頗為自得。趙普勝道：「劉伯溫今番被本座弄得昏頭轉向，首尾難顧矣！不出二個時辰，倪將軍必然攻陷池州，萬一有甚麼差遲，魯將軍的一萬大軍亦必可大奏其功！其時湯和、徐達的一萬五千精兵尚在半途，池州已失，退路被堵，本座再以五萬大軍圍殲湯和、徐達，劉伯溫必難逃全軍覆沒的厄運！」

丁晋郎一聽，賀道：「趙將軍牛頭山一宴化三計，一計射三雕，當眞神機妙算，鬼神難測！此仗旗開得勝，當直取和州，皇上對將軍還不另眼相看麼！」

趙普勝拈鬚呵呵一笑，道：「不錯，果然如此！但大局雖定，尚要衆將齊心合力，奮勇殺敵，方可一舉而奏全功！大勝之日，本座當與兄弟們痛飲三日三夜！」

丁晋郎大笑道：「如此先行謝過將軍美意！面對將軍的神機妙算，池州城已是將軍的囊中之物矣！」

陳晋文微感不妥，他策馬跑快兩步，向趙普勝道：「為甚麼直到此時，尚未發現明軍馳返池州的湯和部隊？其中未知是否有甚麼不妥？」

丁晋郎大笑道：「目下雖未與明軍相觸，但沿途所見，明軍丟盔棄旗，凌亂不堪，顯見正如驚弓之鳥，急急趕返池州增援去了，其軍心惶亂，尚有甚麼可慮！就算眞有伏兵，區區一萬數千兵馬，又豈在五萬大軍的眼內！」

趙普勝亦微微一笑，道：「本座故意放湯和、徐達的援軍先行，彼等急於趕返池州增援，行程必快，我軍緩緩尾隨，自然不會在此時碰上，但不出三個時辰，當彼等發覺池州已失，退路被堵，那就唯有掉頭西下尋找生路，恰恰掉入本座的五萬大軍口袋之中！失城之兵，本座可足懼哉！」

趙普勝率五萬大軍，沿長江邊緩緩向池州推進，不消半日，便已抵達烏沙，烏沙東距池州不足百里，西距安慶亦僅半日路程。

大軍沿途所見，湯和、徐達的部隊果然丟盔棄甲，顯然越來越惶亂。而且沿途也根本沒有明軍的一兵一卒堵截，因此五萬大軍如入無人之境，浩浩蕩蕩，勢不可擋。

大軍在烏沙稍為停駐。趙普勝已派出探馬，飛馳池州打探動靜。趙普勝決定，自己的五萬大軍暫緩推進，待倪文俊、魯晋恭等攻下池州，便在烏沙一帶佈伏重兵，張開袋口，誘退路被堵的湯和、徐達部隊自動投進羅網，然後一舉殲滅，池州之役，便可以使明軍全軍覆沒而結束！

趙普勝派出的探馬去了兩個時辰，尚未馳返回報，趙普勝有點不耐煩了，正欲派陳晋文率前鋒先行開拔探路。

就在此時，派出的探馬恰好趕回，神色驚惶不定，向趙普勝報道：「前面五十里內，並未發現明軍任何動靜！」

趙普勝微微一笑，極為鎮靜的揮手令探馬再探。

陳晋文不安道：「湯和、徐達的一萬五千精騎，直到此時尚未見踪影，到底往何處去了？將軍需否加以提防？」

趙普勝呵呵一笑，道：「湯和、徐達知池州被襲，必定全速趕返馳援！池州乃明軍與我軍接壤的重鎮，彼等豈敢輕慢？除了趕援池州，湯和、徐達的一萬五千精騎，尚能到那裏去了？陳將軍多慮矣！」

就在此時，趙普勝派出的第二起探馬已飛速趕回，逕奔趙普勝的臨時軍帳，報道：「稟將軍！倪將軍的前鋒已與池州守軍接戰！目下尚未分勝負！」

趙普勝大笑道：「倪副將用兵甚有法度，他必先以前鋒佯攻，隨後他的中軍殺上去，便可立分勝負了！再探！」

探馬遵令，又如飛的疾奔而出。

不一會，又一起探馬回報道：「倪將軍的前鋒部隊一度陷入池州守軍陣法，兩軍混戰之際，倪將軍揮中軍決然進擊，明軍陣法雖妙，但終究不敵大軍重擊，已死傷不少，我軍行將大勝一舉奪城！」

趙普勝一聽，大笑道：「很好！果然不出本座所料！稍後魯將軍的精兵再行殺衝，池州必垂手可得！」

丁晋郎等正欲答一句捧場話，此時又有探馬飛奔而進，報道：「明軍守城只靠五千八陣法兵，在倪將軍全力夾擊下，本已潰亂，倪將軍正欲下令進城，但此時明軍軍師劉伯溫猶如天降神兵，出現池州城頭，親自指揮八陣大法，反而把倪將軍的三萬大軍困住了！」

趙普勝聞言雖一怔，但立刻又鎭靜的大笑道：「劉伯溫雖然厲害，但區區五千陣兵，充其量只能與倪將軍的三萬大軍僵持，待魯將軍的生力軍趕到，劉伯溫必敗無疑！」

此後半個時辰，池州方面再無任何動靜，趙普勝派去的魯晋恭一萬大軍，也不知到那裏去了！

陳晋文已隱隱感到此事不妥，忙對趙普勝道：「目下倪將軍攻城部隊被拖住，魯將軍的一萬大軍又未見動靜，湯和、徐達的一萬五千明軍半途失踪，此中是否隱藏一項詭計？將軍不可不防！」

趙普勝微微冷笑，道：「明軍再厲害，劉伯溫再詭計多端，亦僅區區三萬兵衆，又豈可與我十萬大軍抗衡！本座只要攻下池州，斷了劉伯溫的生路，明軍必敗無疑！」

丁晋郎怒道：「劉伯溫如此可惡，待末將率二萬精兵逕取池州，必可手到擒來！」

趙普勝微微一笑，道：「丁將軍不必焦燥！劉伯溫似乎欲把本座的生力軍拖住，若再發二萬大軍攻襲池州，本座中軍兵力分散，便不能集中兵力把湯和、徐達的一萬五千精兵聚殲，此正中劉伯溫下懷！況且魯將軍的援軍必將趕到池州，投入攻取池州之戰，池州防守兵力不足二萬，豈可與我四萬攻城大軍抗衡！休得輕舉妄動，本座一切自有裁奪！」

就在此時，一名將校飛奔而進軍帳。趙普勝一看，原來竟是留守安慶駐軍的將校，心中不禁突突一跳，目注這名將校，厲聲道：「方將軍留守安慶，責任重大，却派你來此地作甚麼？說！」

安慶來的將校喘了口氣，才驚惶未定的道：「是……是方將軍派小的突圍而出，向趙將軍告急……」

趙普勝暗吃一驚，怒道：「說話顛三倒四，成何體統！到底是甚麼軍情？快說！」

將校拚命的深吸了口氣，才勉强收攝驚惶，道：「是！小的該死……將軍自安慶調出五萬大軍，追擊明軍，但半日後，明軍將領湯和、徐達却突率一萬五千多明軍精銳，從月山背後突出，直逼安慶！安慶目下僅得一萬守軍，軍情危急，小的奉方將軍之命，秘密潛出安慶，前來向將軍稟報求援！」

趙普勝一聽，登時怔住，他不大相信的盯着這名安慶來的將校，一字一句的道：「逼近安慶的明軍，果眞是湯和、徐達的部隊麼？」

安慶將校決然的點點頭，道：「決計沒錯！因爲小的亦親眼見到，向安慶逼近的明軍旗號，上面有一個大『徐』字及一個大『湯』字！顯然是徐達和湯和兩將無疑！」

陳晋文歎了口氣，苦笑道：「若如此，我軍中了劉伯溫的奸計矣！劉伯溫顯然乃兵行險着，以少數兵力，在池州拖住我軍四萬大軍，又先誘我中軍大部向湯和、徐達的援軍追擊，湯、徐部隊却在背路折返安慶，實行偷襲！若安慶失守，我十萬大軍退路被斷，其勢危矣！」

丁晋郎怒道：「劉伯溫如此奸詐，可惡之極！將軍請立即下令，向安慶湯徐部隊回擊，先斬湯和、徐達，再克池州，如此明軍必將全軍覆沒！」

趙普勝却呵呵一笑，故作鎭靜道：「丁將軍差矣！若我軍回擊安慶，則池州倪將軍的三萬大軍危矣！正恰中了劉伯溫的算計。安慶有萬多兵力，有方將軍坐鎭，足可抵擋明軍一萬多兵力的攻擊！劉伯溫把我三萬大軍拖住，本座亦把他的一萬五千精兵拖住，但本座尚有五萬生力軍在手，只須集中全力向池州一擊，必可先取池州，再援安慶，則劉伯溫必無所施其技矣！」

趙普勝果然非等閒之輩，他臨危而不亂，反而尚欲搶佔先機，集中全力先攻明軍一點，再顧全面，不失爲一個將計就計的妙着。因此就連陳晋文亦不得不承認，此法乃唯一化被動爲主動的最佳策略。

這般思忖，陳晋文便決然道：「將軍此計大妙！不必遲疑，當立即下令，全軍向池州進擊，以泰山壓卵之勢，先取池州，退明軍後路，再回師向明軍合擊！末將願領軍三萬，先行向池州全速奔襲！」

趙普勝略一沉吟，便亦決然道：「好極！本座計決矣！集中全力，先取池州……」

就在此時，軍帳外面的護衞將校忽然大聲叫道：「大漢國皇帝陳友諒聖旨到。」

趙普勝、丁晋郎、陳晋文等一聽，臉色一變，忙離座恭迎聖旨。

不一會，只見一名錦衣將軍，手

捧聖旨，大步而進，面北而宣聖旨道：「奉天承運，大漢國皇帝詔曰：朕命大將軍趙普勝率十萬大軍，巡視安慶，相機而動，爲何竟輕舉妄動，先與妖人劉伯溫週旋，復墮其奸計，令我軍兵力分散，安慶被賊衆突擊，處境兇險，趙普勝難辭其咎！朕乃特命汝等務必速速回師，先解安慶之圍，再徐圖進取！汝等須以此爲戒，愼而處之，否則兩罪俱發，決不輕貸！」

趙普勝接了聖旨，臉色鐵青，忙問錦衣將軍道：「皇上怎知安慶被圍？」

錦衣將軍道：「皇上已駕移湖口行宮，安慶被明軍突擊的消息，不知怎地已傳遍湖口，皇上怎會不知！皇上龍顏大怒，趙將軍務須小心從事！」

趙普勝不敢多言，無奈向錦衣將軍謝過了。送走了陳友諒的欽差，趙普勝好一會沉吟不語，臉色甚是難看。

陳晋文道：「若我軍回師安慶，倪將軍的三萬大軍危矣！將軍如何處之？」

趙普勝苦笑道：「本座豈會不知，回師安慶無疑自毁！但聖旨已下，皇上歷來剛愎自用，豈容本座再遲延行事？」

丁晋郎怒道：「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皇上遠隔千里，竟遙斷軍機，豈有不敗之理！將軍不必理會，當依原計先取池州，再援安慶不遲！」

趙普勝臉色虎地一變，道：「丁將軍小心！你此話在本座面前但說無妨，若被皇上知悉，便會立即人頭落地！」

丁晋郎咬牙道：「皇上的江山全靠將軍領衆弟兄替他打下，他如此無情無德，我等豈可任由宰割？將軍請及早定奪，只要將軍一聲令下，我等皆誓死追隨！」

陳晋文苦笑道：「大哥此言差矣！若在此時起事，則無疑自取滅亡！」

丁晋郎怒道：「爲什麼？三弟，難道你怕了麼？」

陳晋文道：「不是害怕，而是時機未到！大哥試想想，皇上目下親自掌兵八十多萬，但交與趙將軍及倪將軍統領的，不外十多萬人而已，皇上的兵權一日在握，他便決計不怕諸將作反！若在此强弱懸殊之時動手，豈非自取滅亡麼？」

丁晋郎恨恨道：「但目下如何處之？」

趙普勝沉吟半晌，這才決然道：「先渡難關，靜待時機，切勿輕舉妄動！」稍一頓，趙普勝又傳令道：「三軍起拔！立即馳援安慶，不得有誤，違命者斬！」

* * *

趙普勝所率的五萬主力回師馳援安慶訊息，不一會便有探馬向池州城樓上的劉伯溫飛報。劉伯溫一聽，便微微一笑道：「趙普勝回師安慶，那是自尋死路矣！」

劉伯溫立即把趙普勝主力撤退的消息，向城樓下混戰的兩軍將士傳送。立刻，明軍八陣兵團士氣大振，齊聲大叫道：「趙普勝大軍已潰退，倪文俊還敢負隅頑抗麼！」

倪文俊亦已接到趙普勝五萬大軍回師的訊息，倪文俊一聽，便長歎道：「趙將軍回師，此役便立分勝負矣！」

倪文俊自知再與劉伯溫糾纏下去，必定全軍覆沒，便無心再戰，傳令撤軍。倪文俊之意乃在先行撤軍，與趙普勝的大軍滙合，再作打算。

但劉伯溫趁倪文俊撤軍之際，立即變陣，五千八陣兵又立地分成六十四中陣，六十四中陣又立分五百一十二小陣，列成錐角，在倪文俊軍中左衝右突，分割而殲。

倪文俊軍士氣本就不濟，一聞撤退，便鬥志盡失，紛紛各自逃命，却又立刻陷入明軍的五百一十二精銳小陣中，被殺得鬼哭神嚎！

劉伯溫又傳令下去，但凡漢軍放下武器投降者，皆可進入城內，免遭死傷。不一會，倪文俊的三萬大軍，除死傷過萬外，餘下的二萬兵力，竟有萬餘兵將把武器一拋，進入池州投降去了。

倪文俊眼見大勢已去，只好拚死突圍而逃，跟隨倪文俊突圍出去的漢軍，竟不到三百，三萬大軍除倪文俊及數百親兵外，全軍在池州覆沒。

此時，隨後馳援倪文俊的魯晋恭一萬大軍，却被徐英所率的五千精騎弄得昏頭轉向，魯晋恭被徐英的遊鬥戰術氣得哇哇大叫，但又有力難使，有氣難出，他的一萬大軍在距池州不到三十里處，硬是動彈不得。

後來，魯晋恭聞報倪文俊的三萬大軍已在池州全軍覆沒，心知不妙，欲向安慶撤退，却又被徐英死死堵住。兩軍死戰時，劉伯溫親率池州八陣兵團趕到，與徐英的五千精兵前後合圍，把魯晋恭的一萬大軍全部吃掉。

魯晋恭帶了數十親兵，突圍而出。

徐英欲追，劉伯溫微微一笑道：「魯晋恭有勇無謀，匹夫而矣！追他何益？由他去吧！目下已到接應湯、徐兩將軍之時了！」

趙普勝率五萬大軍，火速馳援安慶，不消半日，便已距安慶不足五十里，此時却突接安慶方面的快馬飛報：進攻安慶的明軍已突然不戰而退，正向池州方面回師東上。

趙普勝被連番作弄算計，怒火攻心，不顧一切的下令：追殺撤退明軍，誓決一死戰！

趙普勝向東追了數十里，忽接探馬回報：進襲池州的倪文俊三萬大軍已全軍覆沒！一會又接報道：魯晋恭的一萬援兵在半路被殲！

趙普勝氣得幾乎吐血！他瘋狂了，正要下令拚死直取池州，却又再接陳友諒的聖旨，要他立即停止東進，速返安慶聽候查處。

趙普勝猶豫不決之際，探馬飛報：前面三十里外，明軍軍師劉伯溫已親率八陣兵團及一萬大軍，接應湯、徐一萬五千精兵，準備迎擊漢軍！

趙普勝一聽，登時驚得目瞪口呆，好一會，他仰天長歎道：「劉伯溫用兵如此鬼神莫測，趙普勝自愧不如！」

趙普勝在進退維谷之下，無奈只好率領五萬大軍，先行回師安慶，聽候陳友諒的聖旨去了。

趙普勝領軍撤退的消息，傳到劉伯溫的軍營，明軍皆大喜歡歡聲慶賀。

此時，徐達、湯和已與劉伯溫和徐英等池州守軍會合，湯和此時對劉伯溫當眞佩服得五體投地，他竟然下馬向劉伯溫叩拜，道：「劉先生談笑用兵，力挽狂瀾，竟以弱軍三萬，不但逼退趙普勝十萬大軍，還吃掉其中四萬，令池州轉危爲安，劉先生眞神人也！」

劉伯溫忙雙手扶起湯和，微笑道：「此役劉某行險用兵，全憑衆將士拚死奮戰，方僥倖取勝，豈是劉某一人之力？況且若非趙普勝處處受陳友諒制肘，此役鹿死誰手，尚未可預料也！」

徐達和湯和相顧大笑道：「趙普勝豈可與我明軍軍師劉伯溫相比？」

劉伯溫正容道：「不然，戰爭勝負，天時、地利、人和各佔其三，趙普勝此人不失爲一代將才，可惜他明珠暗投，在陳友諒手下，不但其才智韜略不能發揮，而且近日便有生命之危！」

徐達奇道：「陳友諒的江山大半靠趙普勝打下，趙普勝竟有生命之危？」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陳友諒此人心性急燥狹隘，趙普勝曾有功於陳友諒，但正因此而令陳友諒大生戒心，功高蓋主，此乃趙普勝惹殺身之禍的根由。」

徐達又道：「趙普勝之危將於何時發生？」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劉某在牛頭山與趙普勝相會時，正見其臉上晦氣直犯命宮，當主災危不遠。亦因此，劉某才敢於行險一戰，以首挫陳友諒軍的銳氣。」

徐達、湯和皆歎道：「劉先生胸藏韜略，神機妙算，當今天下，誰可企及？」

當下劉伯溫、徐達、湯和、徐英點齊兵馬，吹响號角，以劉伯溫的「八陣兵」斷後，回師池州。

池州一役，明軍以三萬兵力，迎戰陳友諒十萬大軍，却以弱勝强，不但保住池州重鎮，還一舉殲滅四萬陳友諒軍。

陳友諒又驚又氣，竟把怒火出在趙普勝和倪文俊身上，以「處措失當、貽誤軍機」之罪在，趙普勝領兵回安慶不久，便被陳友諒召到鄱陽湖湖口行宮，把兩人背綁大石，浸死在鄱陽湖裏，恰恰應了劉伯溫「趙普勝晦氣直犯命宮」的災危凶兆。

陳友諒除掉趙普勝和倪文俊兩位開國大將軍，把兵權集於一身。表面上，陳友諒地位更穩，更獨斷獨行，但因此却令手下衆將寒心，潛伏禍根。趙普勝手下的五大虎將丁晋郎、陳晋文等，表面對陳友諒臣服，陳晋文更因此而被陳友諒提爲殿前軍機參贊，但並無兵權，因此口服心不服，陳友諒殺了趙普勝和倪文俊，等於自毁長城，坐在火山口上。

陳友諒自以爲地位穩固，野心更大，他已不滿足於三分天下，而要一統山河，因此，陳友諒的第一個目標，便是與陳軍接壤的朱元璋的明軍。

陳友諒爲消滅朱元璋，在鄱陽湖內大建戰艦，決心以其水軍的優勢，沿江東進，首先搶佔朱元璋的沿江重鎮，然後退明軍退路，一舉殲滅明軍。

此時，朱元璋却依劉伯溫之計，廣積糧以備戰，又搶佔先機，先克濠州，一舉把殺了幼主郭天存的叛將陳野先殲滅，然後乘勝攻取徽州全境，再集中兵力，攻取長江中游沿江重鎮銅陵、無州、當塗等，最後派徐達率五萬大軍，攻襲元朝的重鎮集慶路。

徐達與集慶路守城元將福壽死戰，最後徐達伏兵誘斬福壽於城外，元將廉茂見大勢已去，便向徐達投降。

徐達在城外收降了廉茂的三萬守軍，却不進城，先行派人飛報和州的朱元璋和劉伯溫。

朱元璋與劉伯溫趕到集慶路時，徐達親率大軍列陣迎候，並佇立路旁等候。

朱元璋與劉伯溫等一行飛馬抵達，見徐達佇立道旁迎候，忙翻身下馬，執徐達的手，道：「徐將軍戰衣濕透，爲甚麼不先入城稍享安樂？」

徐達肅然道：「攻城守土乃武將之責，收城坐鎮乃元帥的本份，末將豈能擅越。」

朱元璋與劉伯溫相視一眼，不禁以手撫徐達之背，歎道：「徐將軍對大明忠貞之心，其光足比日月。」

朱元璋說罷，又向劉伯溫詢道：「集慶路乃天下第一重鎮，不可輕率，劉先生有甚麼教於元璋？」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攻城易，守城難，收攝民心更難上加難！元帥乃聰明人，難道還不明此意麼？」

朱元璋一聽，略一沉吟，隨即醒悟，大笑道：「劉先生所言，足令世人欲得天下者警醒也！」

朱元璋說罷，不再謙讓，決然向徐達下令道：「徐將軍聽令！傳令三軍，進城將士，不得殺掠，毋毁廬舍，毋廢坵壠，毋虐俘虜，毋欺婦孺，違

令者殺無赦！」

徐達一聽，大喜，忙肅然道：「末將徐達謹遵元帥令旨！」

徐達說罷，立刻依言傳令下去。

不一會，三軍列陣，由朱元璋領頭，徐達與徐英左右護衛，劉伯溫含笑隨後，五萬明軍整嚴進城，對城中商賈平民秋毫無犯。

入城不久，劉伯溫又親書「十大條陳」，在城中各處廣爲張貼。城中百姓知悉，均額手稱慶，賀得明主。

朱元璋依例大宴各有功將士。席間，朱元璋以手撫徐達之背，親自斟酒，慰勉道：「將軍只知有主，不知有己，只知有國，不知有家；凡受命而出，所至之處，攻城不屠，美女財寶一無所取，功成而旋，每不自矜，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

徐達雙手接酒，却不先飲，反向各將士敬道：「元帥之酒，乃贈所有有功將士！各位請痛飲一杯！」

衆將士人心激奮，皆大聲誓道：「我等願爲大明忠貞效死！」

散席後，朱元璋把劉伯溫留下，詢道：「元璋欲拜徐將軍爲領軍副帥，劉先生意下如何？」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不可！」

朱元璋奇道：「先生素來力讚徐將軍乃將帥之才，爲甚麼不可？」

劉伯溫微笑道：「目下大業初創，不宜分封諸侯，否則將令衆將心生猜忌，反誤大事。徐將軍確有將帥之才，元帥但令其領軍十萬，南北征戰，以盡其才，以嘉忠志，日後再論功賜封。」

朱元璋點點頭，又道：「但元璋決意欲立徐將軍爲諸將之首，以示嘉勉，卻以甚名號？」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伯溫知唐太宗李世民治軍極嚴，深得三軍臣服，李世民的軍制乃分諸將爲大將、上將、中將、少將、副將、參將等六大級銜，軍階依才以功而進，三軍莫有不服。」

朱元璋一聽，大喜道：「多謝先生教我！元璋就以元帥身份，拜徐達爲明軍首位大將便了！劉先生意下如何？」

劉伯溫肅然道：「元帥但能量才用將，便是可令三軍臣服，伯溫豈敢多言？」

朱元璋知劉伯溫之意，他因徐達是他的結義兄弟，便不欲多言，免被誤會他用人唯親，引起諸將猜忌，不禁歎道：「先生爲大明基業，嘔心瀝血，不存絲毫私念，不愧大明的棟樑支柱！」

劉伯溫淡然一笑道：「劉某根本無意於功名利祿，但反元逐胡大志得遂所願，便是劉某退隱江湖不問世事之時矣！」

朱元璋深知劉伯溫言出肺腑，絕無虛言，忙道：「先生乃元璋的臂助，但望切勿言退，否則軍心將大亂矣！」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那是日後的事罷了！元帥放心，反元逐胡大業一日未成，伯溫決不隱退。」

朱元璋這才鬆了口氣。稍停，朱元璋又詢道：「元璋欲把帥府遷來此地，劉先生以爲可否？」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伯溫在城外之時，便已仔細視察，集慶路雖乃沿江重鎮，三江交滙之所，權充帥府無妨，若以此爲守業王都，則氣勢不旺。」

朱元璋奇道：「吾觀集慶路鍾山龍蟠，石城虎踞，不失王氣之都，爲甚麼先生卻以爲不宜於守業之都？」

劉伯溫微笑道：「昔秦皇見金陵有王氣，東遊以壓之，其後三國吳都之，傳四世。東晋又都之，傳十一世，僅歷百餘年。南朝宋，齊、梁、陳、南唐皆都之，但年代皆不長，究其因由，蓋其雖合垣局，但垣城氣外洩，是以王氣皆不長久。」

朱元璋道：「然則於帥府卻合麼？」

劉伯溫微笑道：「帥府乃征戰創業之府，此城既有虎踞龍蟠之勢，甚合帥府之格，只是元帥目下尚宜廣積糧，緩稱王，以應天心，以順民意，因此，元帥若要遷帥府於此，宜改一名字爲妥。」

朱元璋道：「劉先生欲改甚麼名字？」

劉伯溫略一沉吟，便決然道：「元帥上應天心，下應民意，不如就改集慶路爲應天府便了！」

朱元璋一聽，大喜道：「應天府，果然好名字！不必遲疑，劉先生請即起草文告，就改集慶路爲應天府吧！」

劉伯溫欣然命筆，親自替朱元璋起草了一篇「改城賦」，通告各地。不久，朱元璋的帥府，亦從和州遷入新命名的應天府。

朱元璋的帥府遷入應天府後，應天府位處長江諸水滙聚之地，西有石頭山，東有鍾山相峙，大江迴抱，秦淮玄武左右映帶，兩淮諸山，俯首內向，猶如萬方朝拜，甚有氣局。

朱元璋又於不久，在應天府分制諸將軍階，拜徐達爲大將，位居諸將之首。湯和、沐英、鄧愈、常遇春等皆拜爲上將，徐英爲中將，以下又分封多名將校爲參將、副將及少將等軍階。衆將士見朱元璋用人甚爲得當，皆大爲拜服，均知此乃軍師劉伯溫居中策劃的結果。

但有兩人甚難封劃，其一是劉伯溫的大哥彭瑩玉，彭瑩玉對功名生性淡薄，不慣軍中禮儀規矩，因此堅拒受命軍階。另一位是女將馬雲英，因朱元璋是馬雲英的未婚夫婿，由他封授馬雲英軍階，便很覺不妥。

朱元璋左右爲難，只好向劉伯溫求敎。劉伯溫略一思索，便微笑道：「彭大哥生性閒雲野鶴，不慣軍中規矩，元帥可視之爲軍中散人，不必介

意。至於三妹雲英，她與元帥已有夫妻婚約，陰陽既滙，豈可相分？不宜授予軍職，隨便替她加一名號，也便是了！」

朱元璋皺眉道：「彭大哥之事易辦，元璋就授他一個明軍散人稱號便了！但雲英之事卻甚爲難，雲英素來好勝爭勇，若不授她職守，只怕她糾纏不休！」

劉伯溫深知馬雲英乃朱元璋運命中，唯一能尅制他的陽剛之氣的人，聞言便呵呵一笑，道：「三妹既糾纏不清，元帥就授她一個帥府女都尉之職，讓她統領護衛親兵，既可滿足其好勝之心，又可得一武功高强的女侍衛，元帥何樂而不爲也！」

朱元璋聞言甚喜，大笑道：「知妹莫若兄，劉先生一言便解元璋心中疑難！」

從此，朱元璋的明軍有了一套嚴整的軍階制度，衆將士心有所屬，令有所依，進退有度，賞罰分明，於是人人奮勇爭先，個個鬥志昂揚，全軍上下，氣象一新。

* * *

東西生日月，晝夜如轉珠。半年時光，眨眼便過去了。

在這半年中，天下大勢急劇動蕩。

元朝的天下十已去其六，困據元朝首府大都，內部劇鬥不已。兵馬大元帥帖木兒遭元順帝猜忌貶黜，不久被政敵張士誠派人刺死於家中。

帖木兒被殺，張士誠不把元順帝放在眼內，元順帝又後悔錯貶帖木兒，於是起用帖木兒的義子王保保爲兵馬大元帥，王保保雖繼父位，但被政敵環伺，地位不穩，爲求自保，那裏還有餘力對付天下羣雄？

朱元璋攻佔應天府，從和州遷帥府到應天府，地域橫跨三州，軍威大振，隱隱已有勢蓋羣雄的氣象。

陳友諒在鄱陽湖，對明軍的動靜知之甚詳，但卻隱隱不發，利用半年時光，大造戰艦，擴充水師，半年後陳友諒的水師戰艦便達數百艘，兵員近五十萬，號稱八十萬，再加上近五十萬陸軍，號稱百萬，在兵力上號稱二百萬，聲勢亦震懾遠近。

明教教主劉福通在這半年中數度北伐，與王保保大戰數場，元氣大耗，退回山東，被張士誠困於安豐。朱元璋聞訊曾親自帶兵赴救，可惜朱元璋尚在半路，劉福通便因糧盡出戰陣亡。

張士誠趁機奪了劉福通在山東的地盤，但他的地域雖然擴大，卻因與劉福通大戰，元氣甚傷，一時亦無力進取。

因此，天下唯一有爭雄之力、爭霸之心的，便是鄱陽湖的陳友諒，以及應天府的朱元璋。陳友諒的野心極大，他與朱元璋的拚鬥已是勢所必然了。

至正十七年九月，陳友諒親率五十萬水師、五十萬陸軍，號稱百萬大軍，沿長江水陸並進，沿長江東下，先後攻下江州、龍興、撫州、建昌、信州等明軍地盤，最後，連一度激烈爭持的明軍沿江前哨重鎮池州亦被陳友諒攻佔了。

陳友諒軍氣勢如虹，與明軍接戰，所向披靡，不久，竟把明軍帥府所在地應天府不足百里的當塗府亦攻佔了。

天下震動，皆道此役明軍必敗，陳軍必勝，明軍最後重鎮應天首府被攻佔僅是時日而已！

當塗府被陳友諒大軍攻佔的當天晚上，明軍諸將羣集應天帥府議事。

此時、湯和、常遇春、沐英、鄧愈等將領均心焦如焚，面色鐵青，似乎受了極大委屈。

帥府女都尉馬雲英忍不住哇哇尖叫道：「劉軍師啊劉軍師，你若再不下令出擊，雲英說不得亦要違抗軍令，先領親兵與陳友諒決一死戰！」

湯和、常遇春亦大叫道：「我軍一退五百、這奇恥大辱，若不報雪，死不瞑目！元帥速撥三萬精兵，我等願爲前鋒，與陳友諒決一死戰！」

朱元璋沉吟不語，好半晌，方目注劉伯溫道：「若再收縮，只怕軍心有變，吾亦以爲，當宜速決矣！」

劉伯溫微微一笑，卻目注徐達道：「徐將軍以爲如何？」

徐達一直沉默不語，似在思忖甚麼，這時見劉伯溫點名相問，不得不答，才緩緩的道：「應天府位處江畔，當以水師決其勝負，陳友諒軍水師强橫，艦五倍於我，兵十倍於我，我雖欲戰而未得其利也！因此，避堅而趨弱，避實而趨虛，收縮避戰，乃上上之策！」

馬雲英忍不住嘿嘿冷笑道：「四弟！甚麼時候你竟學了二哥這副陰陽怪氣！收縮！收縮！我軍已連退了五百里！再退便連首府也丟了！我問你，何者方爲接戰之有利時機？」

徐達深知他這位三姐的脾性，便不以爲意，淡淡一笑，道：「以一擊十，當擇狹隘之地；以十擊百，莫如險峻之所；以千擊萬，必擇奇險絕地！自以我軍已屈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之時，足可一戰矣！」

馬雲英、湯和、常遇春等一聽，均大喜道：「徐將軍所言極是！元帥！快下令出擊！末將等皆願與陳友諒軍決一死戰！」

朱元璋見到劉伯溫微笑不語，便欲言又止，沉吟道：「劉先生尚有疑難未決，各位且稍安毋躁！」話雖如此，其實朱元璋自己亦已焦躁不安了。

就在此時，一位年輕將領匆匆而進帥府中堂，一見朱元璋和劉伯溫，便跪下叩拜，忍不住落淚道：「末將徐英無能，已把和州丟了！請元帥和劉軍師處置！」

朱元璋尚未及答話，劉伯溫已一躍而起，親自扶起徐英，呵呵一笑，道：「徐將軍乃奉命撤出和州，傷心甚麼？劉伯溫保證，不出三日，和州便重歸明軍手上矣！」

衆將一聽，均神色一振！

朱元璋亦忙道：「劉先生已有決斷麼？」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各將領且暫歸軍營待命，聽候差遣！」

湯和、常遇春等將領一聽，又喜又奇，不知劉伯溫有甚麼驚人部署，但軍令如山，衆將雖不願離開，但也不敢逗留，當即疾速各返軍營待命去了。

劉伯溫把徐達留下，只道有事商議。待衆將離開後，劉伯溫才悄聲向徐達下令道：「徐將軍速領十萬步軍，星夜趕赴江東門門外龍江關，與扼守龍江關水道的水師會合，統一由你指揮，扼守龍江關，堵截陳友諒軍，務須堅守，不得有誤！」

徐達肅然領令而去。

朱元璋吃驚道：「龍江關距應天太平門僅五里，讓陳友諒水師直通龍江關才去堵截，豈非太冒險麼？」

劉伯溫微笑不語，與朱元璋一道入軍機室，展開軍機圖，劉伯溫道：「陳友諒傾全國軍力，兵船數百，大軍八十萬，沿江東下，銳氣正盛。我軍戰船不足百艘，兵力僅三十萬，尚要分防各地，防守應天府兵力不足五萬。因此務須收縮防線，集中兵力，待機反擊。陳友諒沿路勢如破竹，佔我池州、當塗、和州等重鎮，勢須留兵駐守，其兵力據知十已去其半矣，因此逼近江口的兵力已不足四十萬，我已集中二十萬大軍於大城港佈防。再任由陳友諒沿江逼進，佔我定淮門、清涼門、石城門、三山門，陳友諒此時必以爲我軍已不堪一擊，狂態畢露，必然揮軍東下，經秦淮河直逼龍江關！」

朱元璋醒悟道：「然後我軍即於龍江關向陳友諒狠狠一擊！」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並非狠狠一擊，而是致命一擊！此役必令陳友諒元氣大傷，稍後便是我軍大學反擊，最後殲滅陳軍的時機了！」

朱元璋略感驚疑道：「但陳友諒兵力雖被分散，但進攻應天府的大軍仍然浩大，如何方可對其致命一擊？」

劉伯溫微笑道：「陳友諒戰船多而大，水師足達四十萬，此乃陳軍長處。但秦淮河東進漸窄，巨型戰船必然難於通行，直到龍江關前數里，河道更窄，兩岸弓弩火炮可及，陳友諒的戰船至此行動不便，銳氣盡失，此時若有一船擱淺於龍江關口，則船隊被困，無法動彈！當其時若天降神火，陳友諒的水軍勢將無一倖免！」

朱元璋至此方恍然大悟，喜道：「當其時我於秦淮河兩岸以弓弩火炮直射陳軍戰船，火遇風威，風助火勢，陳友諒危矣！先生果然神機妙算！」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話雖如此，但尚有疑難未決！」

朱元璋忙道：「是甚麼疑難？」

劉伯溫沉吟道：「陳友諒水軍必沿我定淮門攻進，此點不必置疑。陳友諒攻進定淮門後，亦必定東進清涼門、石城門，此點亦不足爲慮。但陳友諒抵達石城門後，必會考慮是否經三山門入秦淮河，直逼應天帥府，因陳友諒乃水寇出身，於河道甚有見地，他不能不憂慮秦淮河的水道淺窄，若陳友諒在三山門外面駐軍不動，沿江佈防，再行尋機進襲，則我於龍江關所伏的兵必白費心血，而且必然很快被陳軍發覺，先尋機與我主力決戰，再攻應天，則我危矣！」

朱元璋憂慮道：「沿大江入應天水道有二，其一爲三山門，其二則爲聚賢門。陳友諒選那條水道進攻亦成此役勝負關鍵，若萬一被他洞悉我軍部署，於石城門屯兵不動，以誘我主力決戰，將陷我軍於極大不利！這卻如何是好？」

劉伯溫沉吟半晌，才決然道：「欲釣大魚必須落重餌，誘陳友諒入龍江關，必須由元帥親自出馬，但此事或有不測風險，元帥尚需三思。」

朱元璋想了想，便慨然道：「目下事急矣，但能挫敗陳友諒，元璋甘願犯險！」

劉伯溫一聽，欣然道：「如此大局定矣！元帥明日一早，請與彭瑩玉、馬雲英一道，率三千水軍沿江直出三山門視察江防，沿途務須設鼓吹角，令滿城百姓均知元帥親自督師沿江巡察，直出定淮門！此番巡視，要緩緩行進，直到陳友諒大軍逼近爲止，與陳友諒軍相遇時，可稍作交鋒，但切勿戀戰，且戰且退，然後迅速退入三山門，伯溫自會於此時接應！元帥以爲如何？」

朱元璋微笑道：「元璋已成釣大魚的重餌，爲釣陳友諒這條大魚入網，元璋但遵先生令旨行事便了！」

劉伯溫沉吟不語，欲言又止，似仍有爲難之處。

朱元璋明白劉伯溫所慮，便決然道：「元璋此行風險甚大，萬一有甚差池，三軍不可一日無帥，先生從此時起請暫代元璋領元帥兵權，一切但憑先生調度差遣！」

朱元璋說罷，把佩劍摘下，雙手授與劉伯溫，道：「先生請執帥劍，一切皆可從權行事，不必猶疑！」

劉伯溫微笑點頭，暗道上下一心，大事必成矣，於是便不推辭，雙手接過帥劍，肅然道：「伯溫遵令暫執帥劍，當以微軀報效大明！」

劉伯溫說罷，當即吩咐將校，傳召衆將速赴帥府中堂聽令。

不一會，湯和、常遇春、沐英、鄧愈、徐英、彭瑩玉、馬雲英等明軍將領，便已羣集帥府中堂。

此時朱元璋、劉伯溫尚留在中堂後面的軍機室；衆將到達時，不見元帥和軍師，又不見大將軍徐達，均暗暗驚疑不定。

馬雲英先就忍不住了，她扯着彭瑩玉的衣袖道：「彭大哥，你是軍機散人，與二哥這軍師甚爲接近，當知內情，二哥到底賣甚麼葫蘆秘藥？」

彭瑩玉微笑道：「二弟神機莫測，大哥怎會知道他賣甚麼秘藥？不過我知道他必定已有重大決策了。」

馬雲英道：「你怎麼知道有重大決策？」

彭瑩玉微笑道：「陳友諒的大軍已逼近江口，二弟尚無重大行動，難道等着做俘虜麼？」

馬雲英又好氣又好笑，急得頓脚道：「哎呀！我的媽呀！陳友諒即將打到，連三歲娃娃亦知道了，這還用你這位軍機散人說麼？」

衆將聞言，在焦慮中忍不住大笑。

彭瑩玉卻不笑，一本正經的道：「彭某尚未說完呢。」

馬雲英苦笑道：「急驚風卻偏遇上個慢郎中，大哥有話快說，三妹向你作揖了。」馬雲英說罷，果眞上前向彭瑩玉打拱作揖。

衆將又一陣大笑。彭瑩玉微微一笑道：「你等可發覺徐將軍不見了？」

馬雲英道：「這誰不知道？四弟若在此，我也不會問大哥你了。」

彭瑩玉微笑道：「四弟乃諸將之首，極得元帥和二弟倚重，於此緊急關頭，他卻突然不見，顯然是奉命執行一項極重大的機密行動去了。四弟既已出動，接下來，便該我等行動了……」

彭瑩玉話音未落，就在此時，卻見朱元璋和手執帥劍的劉伯溫大步從後堂走了出來。衆將見劉伯溫手執帥劍，均大感驚疑。

朱元璋走到衆將面前，肅然道：「本帥已授劉先生帥劍，代行帥令，各位將軍不得違逆，否則必按軍法處置。」

衆將雖感詫異，但亦不敢異議，均肅然道：「末將等遵令。」

劉伯溫也不客氣，手執帥劍，大步登上帥府中堂點將台，端然而坐，目中精光一現，便決然道：「元帥朱元璋聽令。」

朱元璋聞聲，立刻步出，肅然道：「朱元璋在！」

劉伯溫大聲說：「令你親率五千水軍，明日一早，西出三山門，沿江巡視防務，不得有誤！」

朱元璋肅然說：「朱元璋謹遵軍師令旨！」

劉伯溫微一點頭，又道：「軍機散人彭瑩玉、帥府女都尉馬雲英二人聽令。」

彭瑩玉與馬雲英互視一眼，只好站出，道：「彭瑩玉、馬雲英在。」

劉伯溫道：「令你二人隨護朱元帥巡察沿江防務，不得有誤！不得多言！違令者軍法處置。」

彭瑩玉、馬雲英一聽，雖滿腹不滿，但也只好無奈道：「遵令！」

劉伯溫對二人神態詐作不見，又令說：「中將軍徐英聽令！」

徐英亦連忙肅然站出接令。劉伯溫道：「令你即帶五千水軍，於三山門駐守，若遇陳友諒水軍前鋒，略加阻截便全速向龍江關方向後撤，不得有誤，違令者斬！」

徐英忙肅然接令，轉身疾出。

劉伯溫道：「上將軍鄧愈、沐英聽令。」

鄧愈、沐英忙道：「末將在！」

劉伯溫道：「令你二人各領弓弩營、火炮營，速赴龍江關外十里秦淮河兩岸埋伏，陳友諒水軍出現時，任其東進，待龍江關第一聲炮響，即以火炮集中轟其後軍戰船，第二聲炮響，又轟其前鋒，第三聲炮響，即以全力集中擊其中腰。」

鄧愈、沐英一聽，大喜，忙肅然一聲：「領令！」即一道疾奔而出，集點兵馬器械去了。

此時，上將之中，便只剩下湯和和常遇春沒被調派。兩人均張目瞪眼，神色甚爲焦燥。

劉伯溫微微一笑，便道：「上將軍常遇春聽令。」

常遇春一聽，忙一步跨出，大聲道：「末將常遇春在。」

劉伯溫道：「常將軍，你手下的精騎有多少？」

常遇春一怔，道：「末將素來統領三萬騎兵，劉軍師不知道麼？」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好極！如今再給你三萬精騎，立即馳赴秦淮河沿岸制高點，但有陳友諒步軍出現，即全力堵截，不得漏一人到江岸邊沿，你有膽量答應麼？」

常遇春生氣了，哇哇大叫道：「劉軍師放心！常遇春若放走陳友諒一兵一卒，便斬我人頭便了！」

劉伯溫微微一笑，隨即正容道：「如此一言爲定！」

常遇春決然道：「軍中無戲言！」道罷，接令氣沖沖的去了。

這時就只剩下湯和一人未領軍務。他咬牙切齒，拚命忍耐，但終於按捺不住，匆匆走上點將台前，大叫道：「劉軍師太偏心！怎的便教湯某閒着沒事幹也！朱元帥請替末將求個人情！」

朱元璋甚喜這位同鄉兄弟，但不明劉伯溫用意，只好道：「湯將軍休得焦燥，劉軍師一切自有裁決，你要求，便求劉軍師便了。」

湯和見劉伯溫微笑不語，無奈苦笑道：「劉軍師啊劉軍師，請問末將是否貪生怕死？」

劉伯溫微笑搖頭，卻不言語。

湯和大急道：「既非如此，爲何卻

偏要湯某白坐在一旁？」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因爲劉某尚需一位英勇無敵的將軍，統五萬大軍，隨劉某即赴龍江關隨機待命，在關鍵時刻作重炮之用。」

湯和一怔道：「那劉軍師屬意誰人？」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此人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湯和道：「劉軍師是否指末將？」

劉伯溫大笑道：「除了湯將軍，尚有誰可當此重任！」劉伯溫一頓，又道：「但湯將軍切記務須聽令而行，不得焦燥妄動，否則，休怪劉某軍法無情！」

湯和一聽，大喜道：「好極！湯某但憑劉軍師調遣行事便了。」

湯和說罷，即先行出去，點齊兵馬，候命去了。

劉伯溫這才目注朱元璋，微笑道：「常將軍作戰勇猛過人，但需用點激將法。湯將軍英勇無敵，但稍欠沉着，因此皆需事先警惕，方保無慮。」

朱元璋歎道：「劉先生知將用將，無人可及。但龍江關將成最兇險戰場，先生犯險坐鎭，元璋如何心安？」

劉伯溫淡淡一笑，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陳友諒此役志在必得，銳氣正盛，明軍生死存亡，全在此一役，因此不得不倍爲愼重。元帥出巡江防，一切務須小心行事！伯溫即要去與湯將軍會合，乘夜馳赴龍江關，這便告辭！」

劉伯溫道罷，與朱元璋匆匆道別，即疾速而出。

帥府之中，此時就只剩朱元璋、彭瑩玉、馬雲英等三人。

馬雲英直到此時，尚未明白劉伯溫派她隨朱元璋出巡江防的用意，因此一直懲着氣兒，這時到底忍不住了，咬牙恨恨的道：「這劉伯溫好大的威風架子！一朝帥劍在手，就不把雲英和大哥瞧在眼內。」

朱元璋微笑道：「劉先生爲甚麼不把你和彭散人瞧在眼內？」

馬雲英氣道：「他若把我等瞧在眼內，便不會派我等於此時刻乘遊船河了！」

朱元璋微歎了口氣，暗道你這是太冤枉劉伯溫了！你可知道陳友諒這條大魚是否入網，便全憑這趟巡遊船河！但這話是決計不能輕洩的，因此朱元璋只好淡淡一笑，道：「劉先生自有神機妙算，雲英不可胡鬧。」

* * *

就在劉伯溫於應天府部署驚天大計，準備與陳友諒作生死一戰的當晚，陳友諒的水陸大軍，已挺進到距應天府僅半日水路的采石磯。

陳友諒打的是「御駕親征」的旗號，因此在陳友諒的御船上，護衛森嚴，前後十數重錦衣校尉層層把守。御船的四周，更有巨型戰船團團護航。在如此森嚴的警戒下，就連一隻蒼蠅也休想飛得進陳友諒的船上寢宮。

陳友諒自負今仗必勝，因此不但盡起全國兵馬，還把宮中后妃十人，全數帶到御船，準備攻下朱元璋的應天府後，便遷都應天，進而揮軍一統天下。

陳友諒睡覺時有一種怪癖，他平生最怕蓋被，因此，天熱和天冷均赤身露體躺在床上。天冷時，便要妃嬪十數人全部脫光衣服，前後左右壓在他的身上，以作禦寒的「人被」。

此時在東征的御船上，陳友諒依然改不了這個怪癖，十位妃嬪全部脫光衣服，一絲不掛，把他壓在中央。據說只有如此，陳友諒方能酣睡。

到下半夜時份，一名太監神色倉惶的摸入陳友諒的寢宮，悄聲對侍寢的宮女說了幾句話，宮女連忙搖頭，似乎不敢於此時驚擾陳友諒的酣夢。

但陳友諒的耳朵甚靈敏，寢室外面輕微的話語，竟就把他驚醒了。他在美女羣中呵呵一笑，道：「是小李子麼？甚麼事神神秘秘的！看朕不把你的頭砍了。」

太監小李子連忙跪下，奏道：「稟皇上，司天神機眞人謝玄求見，道有要事啓奏，請皇上定奪。」

陳友諒對這位司天神機眞人似乎十分倚重，聞奏居然把衆美女推開，翻身下床，更衣後便出前艙軍機殿，傳道：「傳司天神機眞人謝玄進見！」

立刻，司天神機眞人謝玄便飄然而進，只見他年已古稀，卻白髮童顏，滿面紅光，身披松鶴道袍，一派仙風道骨的神氣。謝玄見了陳友諒，只一揖爲禮，並不跪拜。

陳友諒並不以爲意，反面含微笑，道：「謝眞人有何啓奏？」

司天神機眞人謝玄以手一指上空，道：「皇上，謝某方才但見難星劃過皇上寢宮，應天府之行，恐有不吉，望皇上細察。」

陳友諒一聽，呵呵大笑道：「朕統領百萬大軍，水陸併進，已下明軍十數重鎭，目下僅剩應天一役，便可全殲明軍，活捉朱元璋和妖人劉伯溫。明軍兵力不足三十萬，兵船不足一百，豈可與朕百萬大軍、數百戰船抗衡，應天府一役勢在必行，亦必獲全勝，謝眞人今番只怕是多慮了。」

謝玄緩緩搖頭，道：「不然！皇上，謝某方才所見，難星起自應天府方向，直射皇上御船寢宮，然後沉於西面鄱陽湖方面，當主災劫起於應天府，而於鄱陽湖沉落，皇上此行必有驚變，爲防不測，皇上極宜按軍不動，待謝某替皇上禱星移位，以大法鎭壓朱元璋的將星，如此可望一擊必勝。」

陳友諒微笑道：「然則依謝眞人主意，禱星移位大法，需多少時日？」

謝玄道：「禱星移位大法，一月可小成，三月可中成，若有半年時光，足可大成！」

陳友諒又微笑道：「小成如何？中

、大成又如何？」

謝玄道：「小成者可保皇上此役平安無恙，但勝負則屬未定之數；中成者可與朱元璋並駕齊驅，逐鹿中原；大成者當主朱元璋將星光華被移往皇上將星，皇上不但可保平安，而且必令朱元璋一敗塗地！」

陳友諒一聽，大笑道：「朕百萬大軍，直逼應天，朱元璋區區二十萬兵力，如何與朕抗衡？因此這小成、中成皆不在話下，就算大成，也已近在咫尺，又豈容再等半年歲月。」

陳友諒一頓，見謝玄尚欲爭辯，便微笑慰道：「謝眞人乃朕之股肘，一番好意，朕深感謝，但此乃關乎軍機大事，朕不得不當機立斷！謝眞人請回，此事且容日後再議便了。」

陳友諒以這種口氣說話，算是最客氣的了。司天神機眞人大概有其過人之處，才獲陳友諒如此厚待。

謝玄沒法再爭辯，便拜辭出去了。

巧佈奇陣　以寡敵衆

一晚平安無事。第二天一早，陳友諒便把軍中諸將召到御船，部署向應天府進擊的諸項事宜。

此番東征，由於帳前缺人，因此趙普勝原來的五大虎將丁晉郎、歐晉祥、陳晉文、魯晉恭、項晉略等均被重用，除陳晉文任殿前軍機參贊外，其餘丁晉郎等，各帶戰船八十、水軍五萬、步軍五萬。

陳友諒把決然向應天府進擊的意思向衆將領說了。丁晉郎等均不敢異議，倒是陳晉文暗道此役關乎自家生死，不得不替陳友諒着想，便開口道：「啓奏聖上，聖上大軍東進，進展神速，連佔明軍十數重鎮，此乃皇上的洪福，當眞足令天下臣服！」

陳友諒呵呵一笑，道：「這個朕自然知道！但陳參贊尚有何話說，不必吞吞吐吐。」

陳晉文咬了咬牙，終於道：「但我軍因此亦被分散兵力，百萬大軍已抽其半用於守城，眞正用於進擊應天府的兵力不足五十萬，此其一也。再者，明軍沿途均一觸即退，我軍雖佔其城池，但卻未能殲其主力，日後終爲後患，此其二也。更令人擔心的是明軍軍師劉伯溫用兵神機莫測，面對我軍大舉東進，不知其玩弄甚麼詭計，此其三也，因此不可不防，務請皇上三思。」

陳友諒略一沉吟，便嘿嘿一笑，道：「若依陳參贊之意，卻將如何爲妥？」

陳晉文見陳友諒臉露冷笑，心中一寒，不禁欲言又止，但明知於此時若不說下去，必惹起陳友諒更大疑心，只好硬着頭皮道：「回皇上，按目下情勢，我軍宜先穩住陣脚，再圖東進。」

陳友諒一聽，大笑道：「行軍作戰，宜一鼓作氣，若停滯不前，便失銳氣！再說，明軍傾巢而出，亦僅得兵力二十萬，戰船不足百艘，豈可與我五十萬水陸大軍抗衡！朕意已決，陳參贊不必多言，以擾亂軍心！」

陳晉文一聽，登時嚇得不敢作聲。其餘將領眼見陳晉文也碰了一鼻子灰，就是心中有疑慮，也不敢直言了。

陳友諒見衆將鴉雀無聲，反而大喜道：「既然再無異議，很好，足見卿等齊心合力，共圖大業。事不宜遲，朕令丁將軍、魯將軍率前鋒水陸大軍二十萬，立即起拔，直逼應天府定淮門。若明軍頑抗，則大妙，便於江口先殲其主力，再行攻城。朕自率五十萬水陸大軍隨後接應！不得延誤戰機，違令者殺毋赦！」

丁晉郎、魯晉恭一聽，那敢作聲，忙拜領聖旨，疾離御船，返軍中調遣去了。

丁晉郎、魯晉恭率二十萬水師、戰船二百艘，沿長江浩蕩東進，於當天下午便已抵達應天府江口重地定淮門。

定淮門握長江入應天府的江口，地勢極爲重要。欲保應天府，必先保定淮門；定淮門若失，則應天府必然不保，此乃歷來兵法大家之所論，因此定淮門歷來爲兵家必爭之地。

但此時的定淮門卻風平浪靜，方圓十里的江面，並無任何明軍的戰船防守，只有在定淮門直入應天府水道的江口，佈有數層鐵鍊、木樁等防禦之物。

丁晉郎、魯晉恭在前鋒水軍的一艘巨型戰船上，接前軍飛報，道定淮門明軍毫無堵截的跡象，明軍的戰船也踪跡全無。

丁晉郎不禁大奇，與魯晉恭出船台放目一看，果然一片寂靜，江水滔滔，那有半點明軍的踪影？

丁晉郎大奇道：「朱元璋到底打甚麼主意？如此要津，竟無一兵一船防守？朱元璋簡直是自尋死路！」

魯晉恭卻對池州一役依然心有餘悸，在與明軍對陣時，竟豪氣大失，這時皺眉道：「大哥，切勿輕覷明軍！劉伯溫此人用兵如神，出人意表，豈可以常理去忖度？此次東征，小弟總覺得太輕鬆了，其中必定是劉伯溫的詭計！我等萬一中伏，損兵折將，皇上豈會輕饒？就算不戰死沙場，亦必被皇上斬殺，爲自家着想，不得不小心提防！」

丁晉郎曾與劉伯溫打交道，目睹此人的鬼神莫測，這時猛被魯晉恭提醒，便不敢輕舉妄動，派人把定淮門明軍的情形，向陳友諒飛報了。

不一會，陳友諒的太監小李子竟親臨丁晉郎和魯晉恭的戰船，向兩人傳旨道：「皇上有旨，着丁、魯兩將不必再遲疑，明軍屢敗，已如驚弓之鳥

，方寸大亂，我軍務必一鼓作氣，迅速攻陷應天府，若能活捉朱元璋和劉伯溫，則官升三級，拜爲朝廷大將軍，欽此。」

丁晉郎、魯晉恭接旨，不敢再拖延了，送走了小李子，便下令水軍向定淮門逼進。丁晉郎令水軍用鐵斧把鎮江的鐵鍊、木樁斬斷，二百艘戰船便浩浩蕩蕩駛入定淮門。

大軍船隊東行十里，竟毫無阻擋。丁晉郎正感奇怪，忽地尖兵船派人飛報道：「前面五里發現明軍的船隊！爲數約二、三十艘戰船，但其中一艘，竟高懸帥旗，很有可能是明軍主帥朱元璋乘船巡察江防。」

丁晉郎一聽，又驚又喜，暗道若能趁此天賜良機捉獲朱元璋，皇上大概不會食言封賞，一旦兵權在握，便不怕皇上的殘暴了，但未知是否乃劉伯溫的詭計，故意引我軍入巷？

丁晉郎不敢大意，把手一揮，道：「再探！速速回報！」

尖兵船尚未回報，陳友諒的太監小李子又飛船趕到，向丁晉郎宣道：「皇上有旨！皇上已接應天府密探呈報，朱元璋於今早便已乘船沿江巡視，準備與我軍決一死戰，特令你等加倍留意，若發現朱元璋的船踪，不惜一切代價，先行活捉朱元璋！不得有誤，違令者當殺毋赦！」

丁晉郎接了陳友諒這道聖旨，正要下令船隊追擊，尖兵船又飛報道：「前方帥船，果然是朱元璋親自巡視江防，請將軍定奪！」

丁晉郎一聽，再無任何猶豫，亦不敢猶豫，連忙下令道：「大軍全速前進！活捉朱元璋，重賞黃金千両！」

丁晉郎的水軍一聽，發一聲大喊，人人爭先，個個奮勇，沿寬闊的江面風馳疾進。

丁晉郎的水軍向前追出三里水路，便見前面數里外，果然有二、三十艘戰船在江面遊曳，中央的一艘，高掛一面大帥旗，各船在四周護衛，果然是明軍的主帥出巡。

丁晉郎和魯晉恭一見，大喜叫道：「追！活捉朱元璋！」

前面的明軍船隊發覺丁晉郎、魯晉恭的水軍船隊，大吃一驚，顯得手忙脚亂，匆匆掉頭溜逃。

雙方的距離很快便拉近，丁晉郎下令放箭，先除帥船護衛船，再進攻帥船。

丁晉郎一聲令下，陳軍登時箭如雨下，在漫天的箭雨中，明軍船隊立刻被射翻數百水兵，其餘的卻拚命守護帥船，向東面全速溜逃。

魯晉恭一見，暗道若一箭把朱元璋的帥船射翻，池州之辱便立可洗雪矣。於是更不打話，猛拉强弓，拚力一箭射出，利箭呼嘯而出，疾如電奔的直插前面帥船！

利箭眼見穿艙而入，突地一位便服漢子疾如電閃的從船艙中掠出，向疾射而至的利箭猛地劈出一掌，利箭竟然揮頭而返，直射魯晉恭的前胸！

魯晉恭大吃一驚，如見鬼魅，匆忙中連忙用手執的强弓一架，迴射的利箭雖然被他擋偏，但一股强猛的力度卻從利箭傳到强弓，再從强弓撞向他的手臂，魯晉恭登時把捏不住，强弓脫手飛出。

這甫一交手，魯晉恭自恃神力過人，卻先吃了大虧，幾乎被迴射之箭射倒。魯晉恭不禁哇哇大叫道：「這是甚麼妖法？竟敢暗算本將！」

丁晉郎連忙一手把魯晉恭扯開，道：「前面果然是朱元璋的帥船！五弟不可逞勇！」

魯晉恭奇道：「就憑上面掛的那面帥旗，你就敢斷定朱元璋必在裏面？」

丁晉郎大笑道：「若非朱元璋，如何會有這等絕頂高手護衛？我等不必逞一時之快，集中以弓弩開道，全速追上，在箭雨之下，任何高手皆無可抵禦！朱元璋已是我等囊中之物矣！」

丁晉郎斷然下令，以强弓開路，全速向前面的帥船逼進。

前面的船隊似乎已知危機將致，不敢拖延，冒着箭雨，飛速後撤。

眨眼間，丁晉郎和魯晉恭的大軍已沿江疾速東下數十里，竟然毫不費力，便連闖沿江清涼門、石城門二道江口要津。

再向下追出五里，江水突然一分爲二，一條折入左面的秦淮河，另一條則轉向南面的主航道。

丁晉郎大軍追了數十里，竟與前面的小小船隊依然保持一段距離，丁晉郎的船隊快，前面的小船更快。丁晉郎和魯晉恭追出火來了，咬牙切齒道：「朱元璋啊朱元璋！除非你會飛天遁地，否則就追到你的帥城，亦要趁機先把你擒獲。」

此時，前面的帥船卻突然折入左面的三山門要津，沿秦淮河向應天帥城溜逃。

丁晉郎不捨，下令船隊直逼三山門要津。

就在此時，三山門要津突地傳出一聲炮響，一隊戰船應聲從三山門要津衝了出來，擺開接戰的陣勢，一員戰將手持銀槍，挺立於船頭，大叫道：「休傷吾帥！明軍將領徐英在此恭候多時！」

丁晉郎一望，但見明軍戰船約三、四十艘，均是甚小的快船，兵力不足五千，便不以爲然的大笑道：「這便是明軍的伏兵麼？水上不比陸地，你劉伯溫的八陣大法再厲害，也嚇不倒本將！衝過去！搶佔要津！直取朱元璋的應天帥城！」

丁晉郎一聲令下，二十萬大軍、近百艘戰船，當即全速向徐英的快船衝去。

魯晉恭與徐英在池州有被敗之仇，這時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他喝令座船全速前進，越衆而出，挺立船頭

，手持大刀，恨不得一刀把徐英斬翻下水。

徐英見魯晉恭的戰船風馳電掣般逼近，微微冷笑，突挽强弓，嘯的一箭，直向魯晉恭射來。

利箭來得太快，魯晉恭欲以大刀劈開，但已稍遲一步，利箭噗的射入魯晉恭的左臂，幸好有盔甲護體，入肉不深，否則魯晉恭這條手臂便報廢了。

徐英一箭得手，卻不戀戰，率船隊迅速退入三山門內秦淮河道。

魯晉恭氣瘋了，他猛地一手拔出利箭，把大刀朝前一揮，大叫道：「徐英，那裏逃？本將今日不把你碎屍萬段，怎解心頭之恨！」

魯晉恭殺紅了眼，這時他也顧不得甚麼詭計埋伏，搶先率船隊，便向三山門秦淮河衝去。

後面的丁晉郎眼見魯晉恭的船隊已衝入三山門，他亦不敢怠慢，連忙傳令大軍疾進，直插三山門秦淮河道，追殺明軍，直搗朱元璋的應天帥府！

* * *

丁晉郎、魯晉恭率領的二十萬水軍，衝入三山門後，便沿着秦淮河疾進，直逼秦淮河下游的應天帥府。

沿途非常順利，只有零星的堵截抵抗，但均不堪一擊，一觸即潰，明軍反而白白損失了數十艘戰船，棄在秦淮河上游。

丁晉郎、魯晉恭認爲明軍已在陳軍的强大攻勢面前潰不成軍，因此根本不再考慮後路，率大軍全力向秦淮河下游的應天府衝去。

不一會，前馬的探船便飛報，距秦淮河下游的重鎮龍江關只有五里水路了。

丁晉郎一聽，大笑道：「龍江關距應天朱元璋帥府僅二里路，朱元璋啊朱元璋，這回看老子來個甕中捉鱉矣！」

丁晉郎此時求勝心切，竟連河道越來越狹隘亦不加理會。

就在此時，龍江關方向忽然傳出一聲响炮。响炮剛過，丁晉郎的後軍船隊的兩岸，突地躍出數萬明軍，以强弓、火炮轟擊丁晉郎的後軍船隊以及明軍棄下的數十艘戰船。

明軍棄下的戰船立刻起火爆炸，原來裏面早已埋下炸藥，一經火種引爆，便不可收拾，轟然的騰起衝天大火，把丁晉郎的二十萬水軍與後面推進的陳友諒大軍分隔開來。

丁晉郎的船隊前鋒已逼近龍江關，這時見後軍船隊起火，尚不以爲意，暗道只要全速攻下龍江關，應天府亦就垂手可得，攻下應天府，損失一批戰船、水軍算得甚麼！因此仍然下令全速推進。

就在此時，龍江關方向又傳出第二聲响炮。立刻，前面的船隊兩岸又遭明軍的强弓、火炮轟擊，前鋒船隊立刻起火燃燒，去路亦被截住了。

此時丁晉郎才發覺不妙，不但河道淺窄，他的戰船雖大，但在淺水河道反而行動不便，前後受阻，紛紛向中腰退來，中部船隊因此亦被擠得大亂。

丁晉郎出身水寇，自然知道船隊遇火被困的後果，他咬咬牙，正欲發令全軍戰船迅速靠岸，搶佔岸防，以待陳友諒的援軍趕到。

但就在此時，龍江關方向又傳出第三聲炮响，突地，兩岸數萬明軍衝出，以弓箭、火炮集中轟擊丁晉郎的中軍船隊，中軍船隊亦立刻被轟中，騰起大火。

此時，丁晉郎、魯晉恭的二十萬水軍、二百艘戰船，前、中、後均被起火的戰船擋住去路，猶加巨蟒被斬成三截，失去大半抵抗能力，只能作垂死掙扎了。

丁晉郎、魯晉恭驚怒攻心，但又不知如何是好，此時，明軍水師突出，各駕十人小船，近千艘一齊飛馳而來，猶如食人黃蜂，一下子把丁晉郎、魯晉恭的二十萬水軍、二百艘戰船分割成數百塊。

明軍的快船在淺窄的河道上大派用場，來往穿梭，行動迅速，各持長矛，把陳友諒的二十萬水軍殺得鬼哭神嚎！

龍江關的驚天大戰正鬥得慘烈時，陳友諒親率的三十萬水軍亦全速的趕到距三山門不到三里的水道。陳友諒已接到前軍在三山門內的秦淮河與明軍主力遭遇，雙方正展開殊死之戰。陳友諒不但不以爲意，反而哈哈大笑道：「朱元璋以爲預設埋伏，便可一戰而勝，但豈知朕正欲尋找其主力決戰？明軍能夠出動的兵力不足二十萬，正好與朕前軍勢均力敵，就算朕與明軍拚個兩敗俱傷，亦合算之極！朱元璋可知朕尚有三十萬大軍在手，正好一舉攻克應天城！」

陳友諒當即下令，大軍全速駛入定淮門，直搗三山門。

此時，陳友諒在御船上，正與他唯一極信任的司天神機眞人謝玄談笑風生，大有此役必勝的狂態。

神機眞人謝玄眼見陳友諒大軍長驅直入應天府水域，竟如入無人之境，暗道莫非陳友諒的難星已過了麼？因此亦不敢多言。

因爲謝玄亦甚曉兵法，他知道明軍雖以主力合圍陳友諒的前軍，但正中陳友諒尋其主力決戰的下懷，就算雙方拚個同歸於盡，亦無傷大局，陳友諒的三十萬大軍殺到時，明軍勢將無兵可守，無將可用，應天府豈非手到擒來？

謝玄這般思忖，便暗道劉伯溫雖然詭計多端，預先於水道淺窄之處設伏，但畢竟棋差一着，過早出動主力決戰，中了陳友諒先誘殲其主力的圈套。

想到此，謝玄不得不由衷之讚道：「皇上此計大妙，就連詭計多端的劉伯溫亦甘拜下風，一敗塗地矣。」

陳友諒呵呵大笑道：「素聞劉伯溫用兵如神，算無遺策，如今看來，徒具虛名而矣！朕已得明軍地盤十有其八，只需攻下應天府，明軍便全軍覆滅矣！」

就在此時，前面五里外突然傳出一聲炮响，在寬闊的江面上，突地飛出一隊龐大的船隊，爲數足達數百，雖戰船體積甚小，不及陳軍的巨型戰船一半，但進退神速，井井有條，甚有氣勢。

陳友諒接前鋒將領項晉略、歐晉祥飛報，忙與神機眞人謝玄、軍機參贊陳晉文登上御船指揮台。

但見明軍戰船成方陣排列，爲數足達十萬兵力，戰船數百，聲勢浩大，不禁一怔，暗道明軍何來如此龐大機動部隊？

就在此時，明軍船隊方陣正中，閃出一艘尖頭鑲鐵甲的戰船，一名威風凜凜的明軍將領，手持大刀，呵呵大笑道：「陳友諒休得輕狂！明軍將領湯和奉我劉伯溫軍師之命，早已等候多時了。」

陳友諒微微冷笑，道：「區區十萬水軍，便欲擋我三十萬大軍去路，豈非太狂妄麼？」

就在此時，明軍先鋒船後面，又閃出一艘高頭大船，船頭之上，一位身披白袍的明軍將領，雙目神光閃閃，徒手而立，微微一笑，道：「陳公友諒別來無恙？劉伯溫在此恭候多時了！」

陳友諒身邊的陳晉文一見，神色一凜，忙低聲對陳友諒道：「皇上小心！此人便是明軍軍師劉伯溫！此人委實有鬼神莫測之能……」

陳晉文話未完，陳友諒便嘿嘿道：「朕還道劉伯溫有三頭六臂，原來不過徒具虛名而已，豈足爲懼？」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陳公有何指教？」

陳友諒冷笑道：「劉伯溫若有見地，怎會以主力擊我前軍，徒費氣力，中我圈套？如今你之主力已不能脫身，區區數萬散兵游勇，如何抵擋我三十萬大軍的全力一擊？」

劉伯溫呵呵大笑道：「劉某不擊則已，一擊必中！陳公二十萬前軍既中我埋伏，不出二個時辰，必然全軍覆沒！我主力即全力西出定淮門江口，斷你退路，其時陳公必然全軍覆沒！危機將至，陳公尚不知悔悟麼？」

陳晉文驚道：「皇上，劉伯溫此言不可不防！因此人言出必行，非胸有成竹之事，決不輕言！若我軍退路被斷，前路受阻，處境將極爲兇險！望皇上三思！」

陳友諒大笑道：「趙普勝池州之敗，正是中了劉伯溫虛實之計，弄得軍心惶亂，處措失當，如何不敗？但朕御駕親征，豈會被劉伯溫狂言所嚇？我前軍二十萬之衆，豈會輕易被殲？明軍主力如何可以脫身？劉伯溫以區區數萬之衆，欲阻我去路，更是狂妄之極，且看朕親自指揮進擊，一舉先收拾劉伯溫這阻路殘兵，再揮軍直搗應天府，應天府既下，明軍便必然全軍覆滅！」

陳友諒決然把令旗一揮，陳友諒的前鋒項晉略便只好策動近百船隊十萬人，向劉伯溫、湯和的水師掩殺過來，聲威浩大，果然不同凡响。

劉伯溫微微一笑，隨即擎起令旗，朝左右一擺，原本列成方陣的明軍船隊突然向兩面分開，讓項晉略的船隊長驅直進，如入無人之境，項晉略亦以爲明軍必是心虛，欲四敗奔逃，不敢接戰。

但當項晉略的船隊後軍剛過，劉伯溫把令旗一合，明軍的船隊方陣突地一分爲二，一個封住了項晉略的船隊，另一個依然以湯和的尖頭船爲前鋒，與陳友諒的中軍船隊對峙。

陳友諒但見項晉略的十萬大軍的前鋒船隊進入劉伯溫的方陣後，便突地騰起漫天煙霧，把方陣內的項晉略船隊遮蓋了，但聞陣陣慘烈的斷殺聲，卻不見任何物事。

陳友諒以令旗一指劉伯溫，道：「劉伯溫，你以甚麼妖法困我前鋒水軍？」

湯和大笑道：「陳友諒你好無知！我劉軍師精通陣法，豈屑用妖法惑人？你連昔日諸葛孔明的八陣大法亦不懂，尚敢與我明軍對陣麼！」

陳友諒暗驚道：「朕聞八陣法乃陸戰大法，豈可用於水戰？」

湯和大笑道：「師無定法，豈可拘於一格？互爲貫通，則水陸同理，豈僅限於陸戰！」

陳友諒身邊的陳晉文和神機眞人謝玄舉目遠望，均暗暗驚心。

陳晉文低聲道：「微臣在池州一役，曾目睹此惡陣的厲害，皇上務宜小心爲是！」

陳友諒目注神機眞人謝玄道：「謝眞人之意如何？」

謝玄沉吟道：「此陣進退神速，開闔有度，且煙霧瀰漫，令人猶如置身迷霧，顯然於我軍甚爲不利！」

陳友諒一聽，略一沉吟，便不以爲然的一笑，向劉伯溫道：「你此陣可容納朕多少水軍？」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多多益善，小小無拘！並無定法，隨機應變！」

陳友諒大笑道：「此處江面寬闊，大可任我縱橫馳騁，朕只要不理你甚麼大陣小陣，揮軍進擊，在二十萬大軍面前，且看你劉伯溫如何抵擋！」

劉伯溫一聽，深知陳友諒此人有一種不到黃河心不死的勁頭，暗道若被他大軍衝破三山門防線，不進秦淮河，而繞道直搗應天帥府，則明軍危矣！務必先挫此人銳氣！

劉伯溫這般思付，便把令旗朝前一指。

湯和一見，立即率五十快船，一馬當先，直向陳友諒的御船插去！前來堵截的陳軍戰船便距陳友諒的御船不足半里！

陳友諒的戰船雖堅而大，但行動不靈，欲堵截湯和的突擊便顯得手忙腳亂！

湯和的快船風馳電掣的直向陳友諒的帥船逼近。

護駕的歐晉祥、陳晉文一見，大吃一驚，忙大叫道：「放箭！」

陳軍戰船上的弓箭手當即箭如雨下，紛向湯和射來。

湯和舞動大刀，竟如一個寒光閃閃的鐵屏幛，把射近身邊的利箭一一砍翻落水！依然風馳電掣的疾衝而來。

陳友諒心中大駭，暗道明軍之中竟有如此猛將！若被他衝上御船，我命休矣！心中先生怯意。

湯和突地手挽强弓，嘯嘯的射出一箭，直向陳友諒射去，疾如電閃！

陳友諒的武功甚爲精湛，臨危不亂，手揮佩劍，架開利箭。利箭雖被架偏，但陳友諒仍覺手臂一麻，佩劍竟把握不住，脫手而飛！

利箭餘勢未止，噗的射入陳友諒後面的橫樑，入木幾近五寸，猶在錚錚鳴嘯！

劉伯溫指揮台上的鼓聲忽响，湯和一聽，便不再衝前，挺立船頭大叫道：「若非劉軍師收軍鼓响，湯某必把你人頭斬下！」

湯和說罷，不再戀戰，前鋒作後軍，後軍作前鋒，五十艘快船風馳電掣飛返陣中。

陳友諒驚道：「明軍進退神速，勇不可擋，方才一箭，若被射入身上，雖有盔甲護體，只怕亦難抵擋！」心中又添二分怯意。

就在此時，龍口關方向傳來連聲巨响，立刻便火光衝天。

陳友諒大驚道：「劉伯溫！你又在玩甚麼把戲？朕未必就怕了你！」

劉伯溫大笑道：「也沒甚麼把戲，劉某先以棄船暗藏火藥，待你前軍二十萬大軍全數入局，便以火箭引爆棄船火藥，封你前軍退路；再以火炮、弓箭轟你前軍上、中、下三路，你的戰船雖堅而大，但河道淺窄，運動不靈，一旦陷入火陣，你大可想見，那是一種甚麼情景了！」

陳友諒怒道：「劉伯溫！你竟敢以空言嚇朕！」

就在此時，陳友諒派出的探子逕上御船，向陳友諒飛報道：「前軍二十萬、戰船二百艘在龍江關被明軍主力合擊，又遭火攻，全軍覆沒！」

陳友諒一聽，大怒道：「丁、魯二將何在？朕要他兩人的腦袋！」

探子神色倉皇，道：「丁晉郎、魯晉恭兩位將軍已同遭不幸，雙雙陣亡！」

陳晉文大吃一驚，忙道：「是誰有此能耐，竟把丁、魯二將戰死？」

探子報道：「聽說丁、魯兩位將軍先被明軍將領沐英、湯和合擊，兩將英勇抵禦，但最後明軍大將軍徐達突然從龍江關殺出，勢不可擋，竟把丁將軍、魯將軍先後斬翻落水陣亡了！」

探子一頓，又忙道：「明軍主力徐達所部十萬大軍，已繞江飛赴定淮門，欲斷皇上三十萬主力的退路！望皇上及早提防！」

陳友諒面色大變，他揮手令探子退下，好一會說不出話。

神機眞人謝玄忙道：「難星之兆已應其半矣！若皇上再不當機立斷，只恐有生命之慮！」

陳晉文亦忙道：「我前軍二十萬已不幸中伏陣亡，明軍主力已可騰出身來，若被其斷我中軍退路，前有劉伯溫阻擋，兩面夾擊之下，委實兇險重重，望皇上三思！」

陳友諒茫然道：「依你等之見又如何？」

陳晉文道：「爲今之計，唯有先退出應天，回師和州，先穩陣脚，再圖東進！」

謝玄微微一笑道：「皇上放心，只要皇上給貧道半年時日，貧道的禱星移位大法必成！屆時朱元璋的王氣盡歸皇上，皇上帝星灼灼，再行東征，必可一擊而獲全勝！」

陳友諒咬牙切齒道：「朱元璋啊朱元璋！朕不把你碎屍萬段，怎解此挫辱之恨！」陳友諒一頓，又無奈嘆了口氣，道：「那就先行退吧！於和州站穩脚跟，再與朱元璋決一死戰！」

陳友諒內心其實已驚恐萬分，他連陷於劉伯溫方陣中的前鋒項晉略、歐晉祥的十萬水軍亦顧不得了，令後軍作前軍，率二十萬大軍迅速向江口定淮門疾退。

湯和率船隊乘勢掩殺，砍翻了陳友諒的不少落後的戰船，但很快被劉伯溫召回。

湯和不解道：「末將正要直搗陳友諒的御船，一刀把他砍了，以絕後患，劉軍師爲甚麼把末將召回？」

劉伯溫苦笑道：「劉某雖以陣法困住陳友諒軍的前鋒，但要將其殲滅決非易事，再無力分兵追擊陳友諒的二十萬主力矣！湯將軍這一追下去，陷入二十萬大軍的重圍，豈非白白送死？陳友諒此時雖被我弄得驚惶失措，但待其冷靜下來，便會醒悟，大舉反撲，屆時我軍將無力抗禦，危亡極矣！」

湯和道：「劉軍師不是令徐將軍率軍欲斷陳友諒的退路麼？何不來個前後夾擊？」

劉伯溫歎了口氣，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我軍於聚殲丁晉郎、魯晉恭的二十萬大軍後，雖然僥倖取勝，但已大傷元氣，豈能冒險再向

陳友諒的二十萬生力軍挑戰？我令徐將軍以疲軍西進定淮門，欲斷陳友諒的退路，其意乃在虛佈疑兵，以虛兵嚇退陳友諒的實兵，然後待沐將軍、鄧將軍趕到，先把陣中十萬陳軍殲滅，再作打算。」

湯和道：「但被陳友諒安然退走，他日後必再來犯，豈非遺留隱患？」

劉伯溫微笑道：「此役僥倖聚殲陳友諒生力軍三十萬，已達目的矣！陳友諒見有生路，自然不作冒險反撲，我軍便可有休整復原之機，待我軍之氣大復，再乘勝直搗陳軍，陳友諒必敗無疑！」

湯和聽罷，才恍然大悟，由衷拜服道：「先生神機妙算，當眞鬼神難測！」

應天一役，陳友諒三十萬水軍被殲，損失慘重，率餘下的二十萬大軍匆忙撤退。劉伯溫更故意不加堵截，任其撤走。陳友諒軍見有生路，更無心戀戰，全速撤退，來時快，去時更快，不消半日，陳友諒的大軍便已退回和州去了。

朱元璋的明軍於此關乎生死的一役，大獲全勝，不但全殲陳友諒三十萬主力，又繳獲陳友諒軍戰船數百艘，更獲得一段時日休整，待明軍主力元氣大復，劉伯溫又在策劃「挪移乾坤」的第二步驚天大計了。

* * *

半個月後，朱元璋親率三十萬大軍，乘勝收復和州、當塗、太平府，然後沿江東下，連克沿江重鎭銅陵、池州。至此，明軍的原有地盤已全部收復。

此時，朱元璋擔心陳友諒會拚命反撲，因此不敢放膽西下。

劉伯溫卻認爲務必一鼓作氣，不讓陳友諒有任何喘氣的機會。

朱元璋採納了劉伯溫的大計，在池州邊緣稍事整頓，補充了兵馬糧草，又留下沐英、鄧愈鎭守沿江重鎭，以確保後方穩固，然後朱元璋即親率徐達、湯和、常遇春、徐英等猛將，由劉伯溫居中策劃，揮軍西進，不費多大力氣，便攻下陳友諒的邊關重鎭安慶。

明軍一鼓作氣，乘勢連取陳友諒的沿江重鎭葦陽、小孤山、老洲頭，於至正二十三年七月，朱元璋的三十萬大軍直逼陳友諒的老巢鄱陽湖口。

此時，陳友諒的八十萬大軍全部退入鄱陽湖，不見有任何反撲的跡象。

朱元璋等明軍將領馳馬奔近湖邊，但見湖水茫茫，水天一色，極目無際，裏面不知隱藏了多少兇險物事。

朱元璋不禁大感驚疑，他對身邊的劉伯溫道：「陳友諒龜縮湖內，要殲其主力，卻大費周章！陳友諒爲甚麼不全力抵抗，而任由我軍逼近湖口？」

劉伯溫沉吟道：「陳友諒龜縮鄱陽湖內，必有其詭計，在未明底細前，不宜妄下判斷。」

朱元璋道：「依先生之意，我將如何處之？」

劉伯溫略一沉吟，便道：「在未明敵情之時，切勿輕擧妄動，靜觀其變可矣！」

朱元璋奇道：「先生原本力主一鼓作氣，不容陳友諒喘息，如今已直逼其老巢，反而按兵不動？萬一陳友諒趁機反撲，我軍豈非重蹈陳友諒應天一役慘敗老路？」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此一時彼一時也，應天一役，我軍乃主動後撤，集結兵力，以達一戰而制敵的戰略目的。而陳友諒派軍深入，求勝心切，狂態畢露，因此中我埋伏，慘敗告終。如今陳友諒經此一役，元氣大傷，退入鄱陽湖內，並非不需退而退，而是不得不退而退，處境不同，結果也就大不相同！」

朱元璋道：「然則陳友諒龜縮湖內，卻作何打算？」

劉伯溫微笑道：「陳友諒的目的不外有三，其一被逼退入湖內，以避我銳氣，然後再行反撲；其二乃藉其水軍精銳、誘我與之決戰；其三若我軍不敢決戰，相方僵持，他就獲得喘息休整的機會，又圖東山再起。」

朱元璋微微吃驚道：「若陳友諒有心誘我水軍與之決戰，其用心非常歹毒！因我水軍目下與之相比，尚處明顯劣勢，如何可與陳友諒近五十萬水軍抗衡？但若不戰，則令陳友諒有喘息機會，日後終成大患！進退兩難，如何決斷？」

劉伯溫沉吟道：「先探敵情，再作打算！」

朱元璋一聽，連忙道：「先生之言甚是，元璋當立刻派出探馬，潛入湖內，以探敵情！」

劉伯溫搖頭道：「解鈴還需繫鈴人，決策之人，若不作親身查探，如何可知己知彼？」

朱元璋吃了一驚，忙道：「聽先生之意，莫非欲親自下湖查探麼？」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伯溫正有此意！」

朱元璋決然搖首道：「此事萬萬不可！牛頭山之會，陳友諒尚不識先生面目，因此雖險而化吉，但此時陳友諒已對先生恨之入骨，先生竟犯險獨闖陳友諒八十萬大軍老巢，萬一行踪敗露，任你大羅金仙亦休想逃生！先生乃我明軍棟樑，豈容有失？元璋萬萬不會答應先生犯此險境！」

劉伯溫微笑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朱元璋斷然道：「若是其他皆可應允，但此事決計不行！先生請勿再存此念矣！」

劉伯溫見朱元璋意態決絕，不容爭辯，知他乃爲自己的安危着想，不忍令他太過爲難，便不再糾纏，只微微一笑道：「好！好！此事暫且擱下便

了！先返老洲頭，再從長計議。」

當下，朱元璋與劉伯溫撥轉馬頭，與衆將親兵一道，飛馬馳返老洲頭臨時帥府。

老洲頭原來是陳友諒老巢鄱陽湖湖口重鎮，明軍攻佔老洲頭後，朱元璋便以老洲頭作明軍的臨時帥府。

朱元璋自返老洲頭臨時帥府後，便一直悶悶不樂，似在苦思破敵大計，朱元璋忽爾唉聲歎氣，忽爾又眉頭緊皺默然不語。

帥府女都尉馬雲英見狀大急，但又不敢貿然驚動朱元璋思路，只好暗地尋思，無論如何須請劉伯溫來一趟帥府，因爲明軍上下，唯有他才能解決朱元璋的心事。

到了傍晚，朱元璋卻突然患急病，昏迷不醒。馬雲英嚇壞了，連忙向軍師劉伯溫傳報朱元璋的病情。

不一會，劉伯溫、徐達、湯和、常遇春等明軍將領，便火速趕到帥府探視。

衆將留在朱元璋的寢室外面，只有劉伯溫單獨進去寢室探望。此時已有軍醫替朱元璋診視，但兩名軍醫皆緊皺眉頭，沉吟不語。

劉伯溫一見，忙道：「李大夫、張大夫，元帥之病如何了？」

李大夫搖頭苦笑道：「元帥脈理粗而沉，顯見身子強盛，怎會如此不濟，昏迷不醒？這委實教人難明究竟！」

張大夫亦歎氣道：「李大夫所言不差，按元帥的脈理並無異狀，怎會如此兇急？其中因由，委實撲朔迷離！」

劉伯溫聞言，忙趨近朱元璋的病榻，仔細審視。只見朱元璋雙目緊閉，面頰漲紅，呼吸粗重，卻昏迷不醒。劉伯溫於脈理一道亦甚爲精湛，他抄起朱元璋的手腕，把脈診視，但覺朱元璋的心脈果然粗而沉，與健康強壯之人並無異樣。劉伯溫忽然心中一動，似有醒悟，但卻沉吟不語。

李大夫、張大夫忙道：「劉先生有甚麼發現？可否告知我等，以便下藥！」

劉伯溫苦笑道：「病癥雖知，病因未明，如何下藥？兩位大夫辛苦了，請先行歇息去吧？有甚麼需要，再請辛勞。」

李大夫、張大夫不明所以，無奈只好先行退出。

在一旁護侍的馬雲英這時不禁大急道：「二哥爲甚麼請走兩位大夫？若元帥有甚麼不測，卻如何是好？」

劉伯溫道：「元帥病情古怪，一時難於診斷，千萬不可隨便下藥！但短期之內，尚無生命危險，只需三妹小心服侍，不離左右，可保無恙。」

馬雲英急道：「但三軍不可一日無帥，元帥這般情形，傳了出去，必定影響軍心，二哥快想辦法解救！」

劉伯溫苦笑道：「此事不可魯莽！目下只能保守元帥急病的訊息，不可外洩，此事務須特別知照兩位大夫慎言，爲防萬一，從此時起，除兩位大夫及三妹外，任何人不准接近元帥，違令者軍法處置！」

馬雲英見到劉伯溫神色凝重，知事態嚴重，不敢頂撞，忙肅然答應了。

劉伯溫走出朱元璋的寢室，外面的衆將領正在焦急等候消息。

湯和一見劉伯溫出來，便連忙趨前問道：「元帥病情如何了？於此時候，元帥突然病倒，好不教人心焦！」

劉伯溫淡淡一笑道：「大家放心！元帥並無大礙，只是偶染小恙，不久便可痊癒矣！」劉伯溫一頓，又肅然道：「於此非常時刻，元帥抱恙之事，切記不可外洩，違令者將授軍法處置！」

湯和等一聽，忙肅然答應了，劉伯溫知在場將領均忠肝義膽之人，便坦然道：「元帥之病，雖無大礙，但一時三刻尚難康復，各位務必小心謹慎，嚴陣以待，以防陳友諒乘機反撲！」

劉伯溫一頓，又道：「老洲頭乃帥府重地，不容有失，在元帥患病期間，帥府軍務，由徐將軍暫代，湯將軍、常將軍左右相助，不得有誤！」

湯和、常遇春一聽，卻默不作聲，就連徐達亦沉吟不語。

劉伯溫奇道：「你等不願服從劉某此番調度麼？」

湯和道：「劉先生令旨，末將如何敢不服從？但劉先生欲想獨闖鄱陽湖，末將却萬萬不敢服從！劉先生一人安危，關乎明軍生死，務請劉先生三思而行！」

常遇春亦道：「末將正是此意！」

劉伯溫目注徐達，道：「徐將軍亦不願服從麼？」

徐達想了想，道：「目下元帥抱恙，軍機大事，全憑劉先生裁處，先生怎可獨自犯險潛探鄱陽湖，萬一有甚麼不測，則明軍危矣！因此末將無奈亦只好不服從了！」

劉伯溫心知衆將都擔心他的安危，心中感動，便微微一笑道：「各位將軍既已瞧破劉某行踪，劉某亦不好相瞞，劉某委實欲一闖鄱陽，一來此乃破敵所需，二來爲救元帥之危，亦不得不爲！此事務需劉某親自出馬，並非劉某故意犯險，請衆將軍體察！」

衆將一聽，知劉伯溫正策劃破敵大計，而且此行關乎朱元璋的生命安危，便不敢再強硬反對，均尋思如何可保劉伯溫此行安然無恙。

湯和先就忍不住道：「劉先生既有大計，末將不敢不從，但有一個條件，若劉先生答應了，末將便再無異議！」

常遇春亦道：「末將亦有所求！」

徐達微笑道：「徐某難道沒有麼？」

劉伯溫微笑道：「你等有甚麼要求？但無礙軍機大事的，劉某自然答允！」

三人異口同聲道：「也沒甚麼，只求與劉先生一道去闖鄱陽湖！拚死維護先生週全！」

劉伯溫心頭一熱，暗道普天下但只有仁義之師，才有這等忠義的將領！此行若有得力臂助，於事情倒大有幫助！這般思忖，劉伯溫便微微笑點頭道：「你等就算要去，也只能一人隨往，豈能傾巢而出？」

三人齊聲道：「但憑劉先生差遣！決無二話！但末將決意隨往！」

劉伯溫見三人去意均甚堅，不忍挫了三人忠義之心，便微微一笑道：「若各不相讓，便拈字而定如何？」

徐達、湯和、常遇春均大笑道：「很好，雖然此乃小娃娃玩意，但於此時地卻是唯一辦法！」

劉伯溫果然在三張白紙條上寫了其中一張，然後合攏，平放在手掌，微笑道：「你等三人同時各拈一紙，紙上已有令旨，不可再有異議！」

徐達、湯和、常遇春三人均微笑點頭，各伸出手去，拈了一紙。

常遇春、湯和心急，拈了紙條便連忙拆開，但見紙條空白一片，並無任何令旨，便嘆了口氣，道：「紙條空空如也，我等去不成了！」

徐達卻並不拆開，微笑道：「既兩位將軍所拈皆空白，徐某這張也不必看了，上面必有令旨，此行非徐某莫屬矣！」

湯和、常遇春均無奈道：「果然是徐將軍獨佔鰲頭矣，我等豈敢再爭，當遵劉先生令旨便了！」

劉伯溫微微一笑，隨即肅然道：「很好！既衆將軍再無異議，便須遵令而行！老洲頭帥府軍務，由湯和將軍暫代，常遇春、徐英兩將左右相助。在劉某與徐將軍返抵之前，切記諸事小心，嚴密戒備，不得輕舉妄動！違令者必按軍法處置！」

湯和、常遇春肅然道：「有徐將軍護送先生入湖，末將便放心矣！尚請先生萬事小心！」

劉伯溫微笑道：「湯、常兩將軍放心，劉某一切自有主意。兩位將軍但能同心協力，保住老洲頭不失，便可大壯劉某此行膽色矣！」

當下劉伯溫、徐達二人換了便服，打扮成尋常的漁夫模樣，便乘着夜色出了老洲頭城門，向三里外的鄱陽湖飛掠而去。

劉伯溫、徐達多年來，才第一次脫下軍盔，併肩夜行，星空燦爛，輕風陣陣，兩人均覺心頭一陣輕鬆。

劉伯溫不禁深有感觸道：「若能撇開軍務，周遊天下，該多寫意！」

徐達微笑道：「二哥忽然便萌退隱之意麼？」

劉伯溫微歎道：「此乃平生之願也，可惜你我皆被捲入挪移乾坤的漩渦中，一時之間，那能輕易脫身！」

徐達微笑道：「二哥方才所拈字條，似對湯、常兩將不甚公平，明明三張皆是白紙一張，爲甚麼卻道其中一張寫有令旨？」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劉某此行凶險萬分，不在勇而在於智，正欲以此來考察三位將軍的心智！湯、常兩將均忠義之士，惜性子稍欠敏智，才急於拆開紙條，只道既有兩張空白，另一張必然有字，才不敢再爭，讓四弟以智慧得償所願！」

徐達歎道：「二哥知人用人，全然不着形跡，雖被考驗，卻依然心悅誠服，當眞鬼神難測，不愧天機大師的名號！」

劉伯溫淡然一笑道：「四弟這是往二哥頭上戴高帽子麼？你既然是我義弟，二哥處事就更不能有任何偏私，否則，於軍中何能服衆，因此才略加考究而已！」

兩人說着，已近湖邊，但聞湖水淙淙，甚爲清澈。

湖邊早有快船奉命守候，劉伯溫、徐達二人躍上快船，即向湖心飛馳而下。駕快船的是換了便服的明軍水兵，約有二十名，全是水中的一等一高手。

鄱陽湖委實太大了，快船急馳了半個晚上，依然水天茫茫，黑漆沉寂，休說沒有陳友諒水師的踪影，就連一個活人也極難碰見。

「兩位將軍！眼下已屆半夜了，若天明尚未抵岸隱蔽，便甚易被陳軍發現了！」駕船的水兵頭目江雄悄聲道，他亦只知道有兩位將軍要下湖查探敵情，但他們是誰，卻不知道。

劉伯溫略沉吟，便道：「此行向南，方才已過湖口，湖口向南不到十里，即鎮湖重地鞋山脚下，可於此落脚，再定行止！」

江雄領令，不敢怠慢，率手下全速飛馳。不消二個時辰，快船便向南馳出近十里。驀地，衆人眼中均一亮，但見在夜色中，一山如鞋，挺立湖邊，其西南扼湖水入口要道，東南羣山起伏，西南匡廬崛起，北扼湖口，南鎮鄱陽湖，甚爲顯目。

快船馳近鞋山邊時，平安無恙，劉伯溫不禁悄聲歎道：「如此戰略要地，陳友諒竟不派一兵一卒把守，如此輕率狂妄，焉得不一敗塗地！」

劉伯溫道罷，吩咐江雄與衆水兵在山邊隱蔽，不可輕舉妄動，待他和徐達回返時，再準時接應，然後劉伯溫與徐達一躍而起，凌空飛渡闊近十丈的水面，竟滴水不沾，穩穩降落山巖。江雄等明軍水兵一見，均暗地吐舌道：「軍中竟有如此高士，當眞教人大開眼界！」

* * *

劉伯溫與徐達剛躍上山巖，便隨即提氣向上飛掠。鞋山雖然險要，但並不太高，僅約高三丈，憑二人的輕功，不消片刻，便已躍上鞋山峯頂。

在茫茫月色中，但見一山聳立，四面臨水，陡峭崢嶸，北扼湖口要道

，南鎮鄱陽天湖，西望迷幻盧山，東接連綿羣山，眞箇是一山擋關，萬舟莫開，雄峻非常。

劉伯溫心有所感，不禁輕聲吟道：「誰削神彎刀，獨插鄱陽湖，平分迷盧山，遠接九江水。日月共吞吐，煙霧正流移；誰可挽狂瀾？與天地始終！」

徐達一聽，不禁微笑道：「二哥忽爾有退隱之念，忽爾怎地又生衝天大志？」

劉伯溫苦笑道：「劉某投身反元復漢大業，乃不得不爲也！目睹天下百姓幾成牛馬，任元人勞役宰割，但有熱血男兒，誰能無動於衷？他日壯志既遂，吾於此奇山發誓，必急流勇退，隱身民間，不再理會天下大事！」

徐達嘆了口氣，道：「小弟但能隨二哥一道，遊俠江湖，於願足矣！但明軍他日功成，一統天下，二哥必位居要輔，豈容你輕易脫身隱退？」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榮華富貴於劉某眼中，猶如過眼雲煙，世上還有誰可留住？」劉伯溫一頓，又道：「天機迷茫，劉某一時亦難參透，不說也罷……」

就在此時，劉伯溫話音未落，在鞋山頂峯南面，忽地傳出一聲尖厲的嘯聲，在夜色中，份外刺耳。

劉伯溫臉色一沉，立刻把話頓住，低聲對徐達道：「此乃江湖中水寇示警訊號！四弟小心了！」

徐達道：「莫非水寇發現兄弟等人的快船？」

劉伯溫側耳聽了聽，便搖頭道：「不對，水寇若發現江兄弟的快船，必有廝殺之聲！江兄弟等二十人均水中的高手，區區水寇豈能輕易將之制服？此嘯聲必是水寇發現有另一幫强敵入侵，才呼嘯示警！我等速往一察！」

徐達奇道：「此行志在偵探陳友諒的水軍動靜，卻去理會江湖水寇爭鬥作甚？」

劉伯溫道：「不然，我軍若要進擊鄱陽湖，首先便要攻佔鞋山，若有水寇盤據，終是我軍隱患，當先查探，相機除之！」

徐達吃驚道：「二哥乃明軍棟樑，豈可冒此危險？」

劉伯溫微微笑一笑道：「不然，兩軍決戰，任何一着，皆有其妙用，於些微處常化千鈞，四弟切莫輕覷了！」

劉伯溫說着，人已掠去，向南嘯聲處飛躍，徐達一見，不敢拖延，亦連忙疾掠跟進。

兩人往嘯聲響處飛掠了百丈，突見前面竟是一片蘆塘，蘆花已落，光禿蘆桿，猶如萬千長箭，遍插田野，茫茫一片。

突地，蘆塘裏面光芒一閃，隱隱還有人語聲，搖櫓聲亦傳了出來。劉伯溫本欲逕闖而入，但這時卻一曳徐達手臂，隱身伏在蘆葦叢中，屏息以待。

風吹蘆葦，沙沙作响，茫茫蘆葦塘，這時就算伏了千軍萬馬，亦不會輕易被人發覺。

突然徐達發覺左右兩旁竟有人蛇行而入，行踪飄忽，極爲神秘。

劉伯溫舉指向蛇行人一指，徐達會意，兩人即遙遙隨着，一直向蘆塘深處走去。

再前行數十丈，蘆葦間水已漸深，顯然已抵蘆塘邊緣。

劉伯溫伸手一拉徐達，兩人便半蹲下來，放眼朝前望去。

但見前面一片蘆塘，寬廣百丈，四面蘆葦林立，猶如屛風，把池塘四面圍住。池塘裏面排出十艘方頭大船，大船用鐵鍊鎖連，儼然成了湖中的一個水寨。水寨四周，不時有平底快船在蘆葦水道邊入，穿梭來往於水塘各處。

十艘方頭大船，祇有其中三艘亮着燈光，但也甚爲昏暗，遠遠望去，但見船艙中隱約有人影閃動。

一切都很平靜，靜得教人連大氣也不敢輕喘。但越靜就越令人覺得神秘莫測，就如暴風雨降臨前的霎間的死寂。

就在此時，突聽船艙中有女子的聲音輕斥道：「慌甚麼？敵不動我不動，敵若動我必後發而制勝！我就不信小小的江蛟幫便能把我鞋山寨踹翻了！」

女子的話聲剛落，又有一陣長聲大笑傳了過來，道：「好氣概，憑此勇氣，便足可作我混天蛟龍的壓寨夫人了！」

隨着話聲，一隊快船直插蘆塘而進，快船足有數十艘，每艘快船皆有水寇三十人，插進水寨前面的江蛟幫人數起碼達數百人，其中領頭的一艘快船上，挺立一位精壯的男子，身披白袍，在月色下甚覺英武。

白袍男子的快船直插此水寨前面不足十丈，便又呵呵一笑，道：「水蓮花姑娘，本座手下近千幫衆，戰船數百，偌大家當，難道尚不在姑娘的眼內麼？」

水寨船艙中有女子怒斥道：「江天蛟！你休得輕狂！我家寨主如何瞧得上你這般水寇？快死了這條心，乖乖退回去吧！否則休怪本姑娘辣手無情！」

白袍男子江天蛟聞言大笑道：「江某是水寇，水寨主便是千金閨秀麼？還不是水賊一個？男水寇配女水賊，正是天生一對！水寨主不必猶疑了，江某但有所求，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彼此結盟，便好來好去，免卻一番血腥爭鬥！」

這時水寨中忽有另一女子的聲音冷冷道：「本姑娘不答應又如何？你江蛟幫豈能把我鞋山寨翻了麼？」

白袍男子聞言，亦冷笑道：「若水寨主不答應，江某說不得就只好用强了！」

水寨中女子嘿嘿一聲冷笑，道：「很好！本姑娘倒要看看混天蛟龍到底有多少斤兩……」

話聲未落，水寨船船艙中突地掠出一位藍袍少女，但見她柳眉鳳目，十分俏麗，卻手握佩劍，滿臉怒容。

在蘆葦中隱伏的劉伯溫見這位女子出現，心中便突突的一跳，也不知爲甚麼，竟平生第一次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徐達卻渾然不覺，向劉伯溫附耳道：「顯然此乃兩幫水賊爭婚用强，於我等並無多大牽連，不如走吧！」

劉伯溫沉吟不語，忽然道：「據劉某遙觀，這兩名男女賊首，皆非凶邪之人，若能令其握手言和，投效明軍，暗中助力，當極有利於我與陳友諒決戰！」

徐達苦笑道：「既爲水賊，必暴戾不馴，豈可爲我所用？二哥趁早息了這念頭才好！」

劉伯溫微微的一笑，道：「不然，民間爲賊爲寇者，多是被官府所逼，走頭無路，方淪爲賊寇。鄱陽湖乃陳友諒的老巢，彼等既公然落水爲寇，顯然與陳友諒的官府有深仇大恨，我等若能令其信服，則不難爲明軍效力！」

徐達苦笑道：「二哥如何可令其信服？你把他殺了倒還容易，若要他等信服，只怕難，難！難也！」

劉伯溫微笑道：「事在人爲，既有一線機會，劉某便不會輕易放過！且靜觀其變，瞧清情形再作打算！」

劉伯溫與徐達在暗處耳語時，水寨那面已有動靜。

但見那江蛟幫幫主江天蛟，見那位少女突然現身，雙目一亮，呵呵大笑道：「水姑娘果然俏若蓮花，人見人受，江某今日不得姑娘同回，誓不回寨！」

那少女便是鞋山水寨寨主水蓮花，她微微冷笑，道：「你若有本事勝得了本姑娘手中快劍，再出狂言！你若恃衆凌弱，你就打錯主意，本姑娘先讓你看看鞋山寨是否可以輕侮！」

水蓮花說罷，抽佩劍指天一朝，輕斥道：「兄弟姊妹們，亮一亮相，讓江幫主瞧瞧，看他的人多還是本寨的强弓利箭多！」

水蓮花話音未落，四面蘆葦叢中，突然閃出近百快船，船上各站十數男女，均手挽强弓利箭，直指江天蛟的數十快船！

江天蛟面色一寒，他自然知道，這萬箭齊發之下的結果是甚麼。但立即，江天蛟又仰頭呵呵大笑，道：「弟兄們，掀起船板，讓水寨主看看，若把鞋山寨化成火海，這些炸藥夠不夠用！」

江蛟幫的弟兄們一聽，疾地把快船的艙板一掀，但見數十艘快船，裏面均藏了炸藥，只要其中一艘把炸藥引燃，在蘆葦塘內的雙方近千人勢將無一倖免。

這時不但水蓮花面色一變，連隱身暗處的徐達亦暗暗驚道：「這雖然是一個雙方大火拚，結果是同歸於盡的慘局！不要說首當其衝的水賊無一倖免，就連我等藏身之處亦勢將波及，烈火無情，二哥處境太兇險了！」

徐達這般思忖，便附耳對劉伯溫道：「勢頭不對，二哥，還是撤吧！」

劉伯溫斷然道：「撤不得。」

徐達忙道：「爲甚麼？」

劉伯溫道：「兩幫人馬一旦火拚，勢將慘烈非常，近千人這般慘被葬身火海，豈可坐視不救？況且火拚之下，勢必驚動陳友諒的水軍，若他來個四面合擊，搶先把鞋山佔據，對我軍進擊鄱陽湖將極爲不利。因此決不能坐視彼等火拚。」

此時，在水寨上的水蓮花身後突地跳出二男二女，均四十開外，身穿勁裝，手執長槍大刀，雙目精光四射，一望而知是武功精湛的江湖高手。四人分佔四個方位，把水蓮花護在中央。

江天蛟臉色一變，道：「鄱陽四大漁隱？水寨主，你怎會尋着這等高手助陣？」

「鄱陽四大漁隱」嘿嘿冷笑，道：「甚麼尋不尋的？水姑娘的爹爹與我等二對夫妻皆是結拜兄弟，你江蛟幫傾巢來犯，欺負水義弟被陳友諒官兵殺了，留下一個孤身女兒，我等豈可坐視不救？並非有心與你作對，江幫主若好來好去，彼此還是水道上的朋友，你江天蛟亦不失爲鄱陽湖一條好漢，豈能用搶親這等下三濫的求婚手段？」

江天蛟嘿嘿道：「江某但有所求，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況且亦未見得就怕了四位前輩！」

江天蛟話音剛落，一直隱身快船暗處的四條黑影，突然飛掠而起，凌空飛渡十丈水面，穩穩的落在水寨的船板上面，與四大漁隱冷然對峙，竟然亦是二男二女！

江天蛟大笑道：「如何？鄱陽湖四大樵夫，與四大漁隱，是否天生地設的一對？」

江天蛟說罷，亦飛身躍上水寨。

鞋山寨寨主水蓮花怒道：「江幫主今日當眞不肯善罷甘休麼？」

江天蛟大笑道：「江某遠道而來，就算不能迎娶姑娘回去，水姑娘無論如何亦該露一手江某瞧瞧，且看水姑娘是否夠斤兩坐這水寨主的寶座！」

江天蛟說着，竟毫不畏懼，便向四大漁隱和中央的水蓮花逼去。四大樵夫亦隨即分佔四面，向四大漁隱逼近，眼看一場慘烈大火拚勢將難免了。

就在此時，在蘆葦塘的暗處，突然掠起兩條灰影，矯如飛燕，疾如箭矢，凌空飛越近三十丈的水面，中途

藉勢朝快船桅桿一點，身形飛彈而來，穩然降在兩幫人的中間，把欲作火拚的十人分隔開來。

「四大漁隱」及「四大樵夫」均被二人的絕世輕功所動，不約而同齊道：「閣下是誰？竟敢上水寨架這樑子？」

二人正是劉伯溫和徐達！劉伯溫眼見兩幫行將火拚，便決然飛掠而出，決心不惜一切制止這場慘酷大火拚。

此時劉伯溫微微一笑，驀地右手變掌朝上一揚，橫架於頂，起手式一過，隨即掌化煙雲，把他渾身上下團團護住，當眞潑水難入，滴水難進，漸而身化旋風，騰空而起，掠過湖面，猶如龍捲烈風，扯吸湖水，嘩嘩直上，成了一條高達三丈的水柱，呼嘯飛旋，繞湖面飛掠而過，水柱過處，兩幫人馬均東歪西倒，鞋山寨的弓箭手手中的弓箭脫手而飛，江蛟幫快船亦紛紛翻沉，船上所藏炸藥掉落湖底。

眾人的驚呼尚來不及發出，水柱已然驟地沉落，旋風一掠，已到原來騰空位置，再一沉而降，突然消逝，水寨甲板上面，劉伯溫含笑徒手而立，竟如得道眞仙。

兩幫人眾的驚呼這時才突地發出，均暗道世間竟有此威力的武功，若非親眼目睹，便殺了頭也不敢相信！

「四大漁隱」與「四大樵夫」面面相覷，竟似朋友般的茫然問對方道：「你可破得這種神功，它叫甚麼名堂？」

八位鄱陽湖高手均茫然搖頭，齊聲道：「休說破得，便連聽也沒聽過。」

江天蛟、水蓮花更驚奇得目瞪口呆，半晌難以發話，因爲這時兩人均心知肚明，雙方賴以火拚的本錢都消失了。

好一會，水蓮花、江天蛟竟不約而同，向劉伯溫道：「閣下何方高士？駕臨此地作甚？」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在下山野草民，不必理會名姓，到來是非之地，只因欲有一言奉勸兩位。」

水蓮花與江天蛟對視一眼，道：「閣下欲奉勸甚麼？」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江幫主娘親新喪，大仇未報，便動搶親念頭，豈是血性男兒所爲？若爲女子而甘願葬身水底，那更是輕如鴻毛，不值一提，此言尚請江幫主三思而行！」

劉伯溫一頓，轉向水蓮花，又道：「水寨主氣概不凡，猶勝男兒，大可幹一番事業，豈可爲區區小事而大動干戈，兩敗俱傷！況且你與江幫主一有父仇，一有母恨，彼此同仇敵愾，爲何不化干戈爲玉帛？這亦請水蓮花姑娘仔細思量！」

水蓮花見劉伯溫身負蓋世神功，英姿凜凜，談吐不凡，心中不知爲甚麼一動，臉兒先就一紅，怔怔的竟忘了說話。

江天蛟卻驚道：「江某與閣下素昧平生，爲甚麼竟知江某娘親被官兵殺害？」

劉伯溫微微一笑，目注江天蛟，道：「江幫主髮衝天庭晦暗，當主父母有不測兇兆，又左庭父右庭母，據此自然便一目了然矣。」劉伯溫爲令這等小寇懾服，故意又露出了一手尋龍大俠的絕技。

江天蛟一聽，又驚又喜，忙道：「不錯！不錯，閣下果有未卜先知之能，但爲人爲到底，便請閣下瞧瞧，江某是否有緣與水姑娘姻緣結合？」

劉伯溫一聽，呵呵一笑道：「婚姻乃兩者之事，貴在兩相情願，又豈可强求？更不可預定，一切但憑男女之間水到渠成罷了！」

江天蛟一聽，沉吟半晌，忽恍然而悟道：「是極！是極！自古道誠之所致，金石爲開，江某委實不應用强，而應用眞誠去打動姑娘的心事。」江天蛟處事倒也爽脆，他既然想通，便向水蓮花作一揖，道：「是江某得罪了，請水寨主莫怪，江某這便告辭！」

水蓮花微一頷首，亦回道：「江幫主既懸崖勒馬，未鑄大錯，全虧這位高士毅然冒險調解，臨走便不向這位義士道謝麼？」

江天蛟一聽，竟乖乖聽令，果然向劉伯溫一揖，道：「多謝義士調解之德，告辭！」

劉伯溫忙道：「江幫主請留步！」

江天蛟與「四大樵夫」這時正欲離去，聞言不禁神色一凜，道：「我等既已道歉而退，義士尚欲留難麼？」

劉伯溫忙微一擺手，道：「非也！非也！在下有事與各位壯士相商，尙望移步到艙中一叙，慢慢商議如何？」

江天蛟等不好推卻，自然亦不敢推卻，因爲在座中人均深知肚明，此刻劉伯溫二人欲捉他捉五人，當眞易如反掌。

於是一行十二人，竟相隨入艙中坐下。水蓮花見一場血戰終於避免，大喜，便吩咐擺宴。水寨宴會，自然以魚爲主，連鄱陽湖中聞名於世的蘆花魚亦端上了桌面。

劉伯溫與水蓮花、「四大漁隱」、江天蛟、「四大樵夫」邊飲邊談，先從當今天下大勢談起，再論及鄱陽湖目下的情勢，又挑起眾人對陳友諒「官府」的仇怨，更宣示明軍的反元復漢大計、治國安民的十大條陳，短短半晚時份，竟把橫行鄱陽湖數十載的强人水寇，鼓動得人心大振，躍躍欲動！

水蓮花先就俏臉漲紅，決然道：「陳友諒固然該死，元韃子亦斷不能輕饒！本寨主宣佈，自今晚起，鞋山寨全體兄弟姊妹，歸附明軍，誓隨明軍幹一番反元復漢的大業！」

江天蛟想了想，亦大聲道：「好！水姑娘女兒家亦有此志氣，江某人豈敢落後？江某這便回去江蛟幫率幫中兄弟向明軍投誠！」

劉伯溫微笑點頭。徐達目注「四大漁隱」、「四大樵夫」，微笑道：「八位前輩意下如何？」

「四大漁隱」、「四大樵夫」呵呵一笑，道：「眾人投奔明軍了，我等若留下，豈非太過寂寞？只是尙望有人引領到明軍地盤，方不致徒生誤會！」

徐達一聽，大笑道：「各位放心，只要這位先生答應了，小弟保證明軍必鼓掌歡迎。」

漁隱老大目注劉伯溫，似在思索甚麼，忽然若有所悟，道：「據聞明軍中有一位天機大師劉伯溫，其人雖僅英年，卻文韜武略，更洞悉天機，精於陰陽術數，乃當代不世奇人，莫非此人已駕臨鄱陽湖麼？」

徐達一聽，微笑不語。劉伯溫想了想，便坦然道：「實不相瞞，在下便是劉伯溫。今日與各位坦誠相見，願日後與各位一道，幹一番反元復漢的大業！」

眾人一聽，均聳然動容道：「身爲大明軍師，竟敢隻身獨闖險地，這等氣概，又豈是區區陳友諒軍所能匹敵？我等決隨劉軍師幹一番大業！」

劉伯溫大喜，暗道：「若得鞋山、江蛟兩幫數千水勇相助，劉某的挪移乾坤大計必勝無疑！」

* * *

月黑風高，三千里鄱陽湖驟起波濤。

劉伯溫與徐達潛入鄱陽湖，刺探陳友諒軍情，決與陳友諒的五十萬大軍作最後殊死一戰，以奠定反元復漢的大業。

劉伯溫在鄱陽湖鞋山腳下，以神功懾服江蛟、鞋山兩幫水寇，又與水寇江天蛟、水蓮花、四大漁隱、四大樵夫等縱論天下大勢，頓令眾人意氣昂揚，決心投效明軍。

劉伯溫往船艙窗外舉目遠眺，但見南風頗勁，風掃蘆葦，嗚嗚作響，盡向北伏。

他心中一動，便暗地袖占一課，卻得「易經」的上六卦，卦文道：「入於穴，有不速三人來，敬之終吉。」

劉伯溫心中欣然，暗道「入於穴」當指劉某正處身龍潭虎穴；「有不速三人來」，暗示在座水寇雖有十位，但眞正成大事者僅得三人；「敬之終吉」乃指此役勝敗關鍵即在此三人身上，只要敬之以義，則可保吉利，不失爲中上奇驗之卦兆！

當下劉伯溫更不猶豫，即席親書密函一封，派水軍頭目江雄速返明軍老洲頭帥府，書呈代領元帥軍務的湯和將軍，調二萬水軍，與鞋山、江蛟兩幫幫眾會合，扼守鞋山，先斷陳友諒去路。如此一來，陳友諒的水軍再强，因入長江的水路被斷，便成甕中之鱉。

劉伯溫、徐達由水蓮花及漁隱老大水龍生引路，深入陳軍後方，偵探敵情。發現陳友諒的水軍果然厲害，船大且堅，竟可分上、中、下三層，明軍的單層戰船簡直無可比擬。劉伯溫又發現陳友諒倚重的神機眞人謝玄，於鄱陽湖靈幻島上設壇，以禱星移位大法破朱元璋的帝氣，令朱元璋突在軍中昏迷不醒。

劉伯溫暗暗吃驚，不敢輕舉妄動，當即先返老洲頭籌思對策。

劉伯溫苦思破敵之法。他夜觀天象，目睹天斗之變，忽悟大計，以八陣法用於水戰，創八陣水戰大法，派徐達、徐英督陣操練「八陣法水軍」。

劉伯溫又以護星大法暫保朱元璋無恙，令陳友諒一時不敢輕舉妄動。

此時，投效明軍的鞋山幫幫主水蓮花、漁隱老大水龍生，忽然在軍中出言頂撞劉伯溫，被劉伯溫痛打，且要斬首。

水龍生與水蓮花逃走入湖，投奔陳友諒。陳友諒正接潛於明軍軍中的探子回報，因此對水龍生、水蓮花的投效深信不疑。陳友諒又要水龍生和水蓮花表演水上功夫，更令陳友諒大爲讚歎。水龍生於是向陳友諒獻計，以鐵鍊鎖巨船，組成水上城寨。陳友諒採納此計，以鐵鍊相鎖巨船，果然氣勢磅礴、威風凜凜。陳友諒大喜道：「吾有謝眞人妙施禱星移位大法，朱元璋帝氣盡歸吾所有；又有水大俠伯侄女精湛水藝相助，殲滅明軍，一統天下，當指日可待矣！」

劉伯溫接密報，知陳友諒果以鐵鍊相鎖巨船，聯成水上城寨，大喜道：「天幸明軍果然有不速之客相助，吾計成矣！」原來水龍生、水蓮花爲助明軍破敵，不惜忍辱負重，甘受苦肉計，以搏取陳友諒的信任。

劉伯溫當即密調十萬「八陣法水軍」，入鄱陽湖鞋山一帶水域，秘密潛伏。

然後劉伯溫經仔細思量，擇定「金木相犯」之日，由朱元璋親率二十萬水軍，浩蕩直逼陳友諒的都府南昌。陳友諒率軍出戰，明軍不敵陳軍船堅且大，大敗而逃。朱元璋座船中途擱淺被圍，危甚。

劉伯溫接報大吃一驚，忙派彭瑩玉火速潛入靈幻島，搗毀神機眞人謝玄的「禱星移位」大法神壇。

劉伯溫此時袖占一課，便即大呼道：「難星過！此乃反擊之時矣！」

此時陳友諒的大軍已殺到鞋山，突聽一聲炮响，劉伯溫親率十萬「八陣法水軍」，在陳友諒的中軍突然插入。

陳友諒尚不以爲意。就在此時，鞋山水域突有快船衝出，領軍之人正是江蛟幫幫主江天蛟，陳友諒水軍中的水龍生、水蓮花適時放火接應。江天蛟的快船內藏火藥，突入陳友諒的前軍後，棄船而去，火藥遇火爆炸。

此時風向突然由南轉北，起火快船直插陳友諒的水上城寨。因有鐵練相連，一船失火，百船遭殃，陳友諒的前軍被燒得鬼哭神嚎。

劉伯溫的「八陣法水軍」插入陳友諒中軍後，突分六十四隊，六十四隊再分一百二十八隊，一百二十八隊再分一千零四隊，每隊八艘平底快船，在陳友諒的中軍左衝右突，先以火攻，再用強弩，最後衝上敵艦，與陳友諒軍短兵厮殺。

陳友諒軍船大火，走動反而不便，被明軍的快船佔盡優勢。經半日慘烈厮殺，陳友諒的水軍及戰船已被殲被燒過半。陳友諒眼見大勢已去，拚命向鞋山湖口突圍，卻被扼守湖口的徐英一箭射死，陳友諒軍突出重圍的竟不足五萬，可算全軍覆沒。

鄱陽湖一役，當眞驚天動地，堪稱史無前例，後無來者。

陳友諒被殲，朱元璋的軍威大振。朱元璋又依劉伯溫的定計，趁勢聚殲偏安一角的張士誠、方國珍、陳友長等割據勢力，到元朝至正一十七年，朱元璋的明軍已穩據一半天下。

這年，朱元璋由「大元帥」晋位「吳王」，表面上仍然臣服明教教王韓林兒的龍鳳皇。

第二年正月初一，朱元璋依例率文武百官，向明教教主龍鳳皇韓林兒的「萬歲牌位」參拜時，劉伯溫卻挺立不動。朱元璋大奇，把劉伯溫請進王府，向他詢問原因。

劉伯溫微微一笑，忽然道：「吳王可記得當年皇覺寺扶乩以定去向之事？」

朱元璋微一怔，忽然悟道：「劉先生莫非又欲替元璋扶乩求示，以定大勢麼？」

劉伯溫微笑點頭，當即在朱元璋的王府密室內設乩壇沙盤，劉伯溫先行默禱一番，忽然肅然低聲道：「朱元璋快向乩壇參拜！」

朱元璋不敢怠慢，連忙依言向乩壇參拜。

就在此時，乩壇沙盤上的乩筆忽地無風自動，初而緩緩，接而疾速飛舞，在沙盤上留下一幅古怪圖文。

朱元璋抬頭一看，但見沙盤上繪了一棵橡樹，樹上掛了一把曲尺，樹頂有兩大圓環空懸。橡樹下面，又有二首讖文，其一道：「惟日與月，下民之極。應運而生，其色曰赤。」其二道：「枝枝葉葉現金光，晃晃朗朗照四方。江東岸上光明起，談空說偈有眞王。」

朱元璋直瞧得目瞪口呆，抬頭一望劉伯溫，但見他正含笑向他注目點頭，朱元璋又驚又疑，再看沙盤，上面的圖文竟忽爾消逝無踪。

朱元璋大奇道：「劉先生，這沙盤所示，是甚麼意思？」

劉伯溫微微一笑，此時他已確信，一統天下者非眼前此人無疑，便不再猶豫，向他展示天機道：「樹上懸兩環，豈非日與月？日月相滙，當示一個『明』字！他日取元以代者，必是明朝無疑！」

朱元璋又驚又喜，又忙道：「那未來的帝王卻又是誰？」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樹即木，樹上掛曲尺亦即木掛曲尺，木掛曲尺，豈非一個『朱』字麼！吳王仔細體會，便可明瞭此中天機大勢矣。」

朱元璋略一沉吟，便霍然悟道：「元璋恰好姓朱，莫非這未來帝主，便是我朱元璋麼？」

劉伯溫大笑道：「天機已現，吳王還猶豫甚麼！」

朱元璋又驚又喜道：「多謝劉先生指點！然則依先生之意，下一步元璋如何處之？」

劉伯溫略一沉吟，便決然道：「陳友諒既殲，張士誠又滅，天機已現，天命所歸，拯百姓黎民於水火，此其時矣！當北伐中原，以圖統一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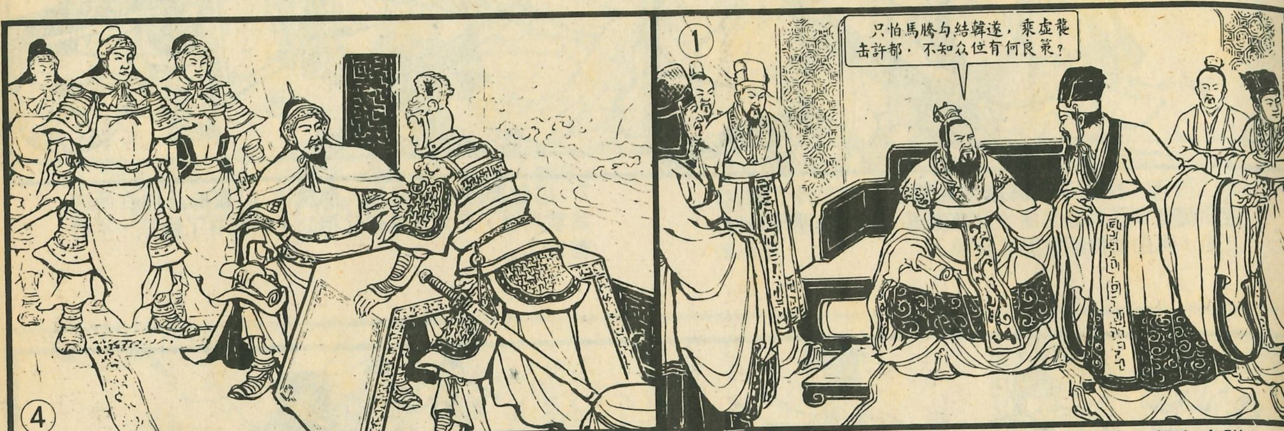
就因天機大師劉伯溫此一言，中國的歷史又掀開新的一頁，但這已是後話了。

（本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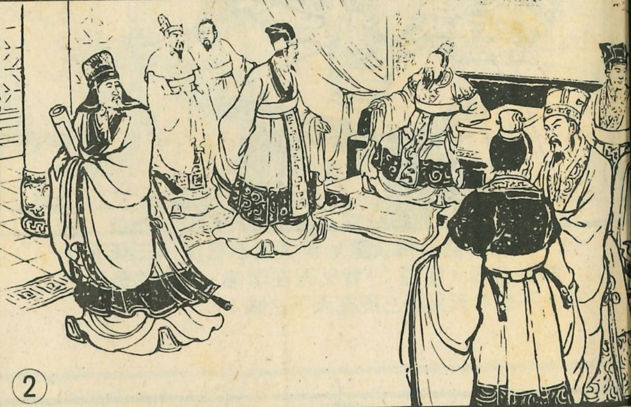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二十六

反西凉（一）

徐正・編繪



1 周瑜病故的消息傳到許都，曹操大喜，便和衆謀士商議。謀士荀攸主張先取孫權，後攻劉備。曹操却擔心大軍南征，要防正西將軍馬騰乘虛來襲許都。



2 荀攸獻計道：「要除馬騰不難。丞相可假傳一道詔書去，加封馬騰官爵，把他騙進京來殺了，豈不省事？」曹操認爲這計極好，就派人往西凉去召馬騰。



3 差官到了西凉，在馬騰府中開讀了詔書。詔書上說要召馬騰進京，領兵討伐孫權。馬騰明知這詔是曹操假傳的，只是不好當場說破。

4 差官走後，馬騰就召集子侄商議道：「我與董承、劉備約定共討曹操，現在董承雖死，劉備已得荊州，我正想連結荊州，待機起兵，不知曹操爲何反來召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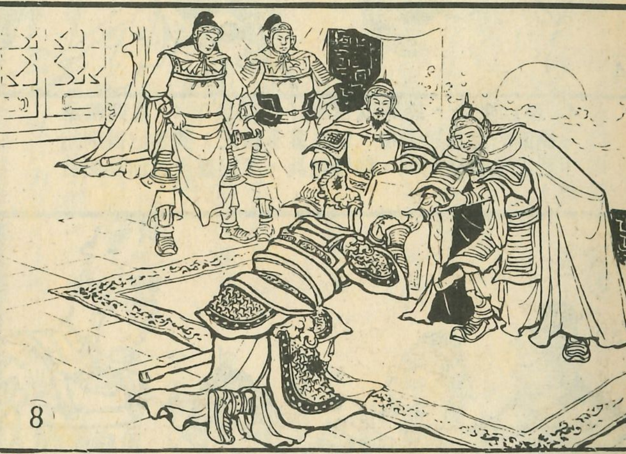
5 長子馬超勸馬騰進京去相機行事。侄兒馬岱諫道：「曹操存心險惡，叔父不要去投入虎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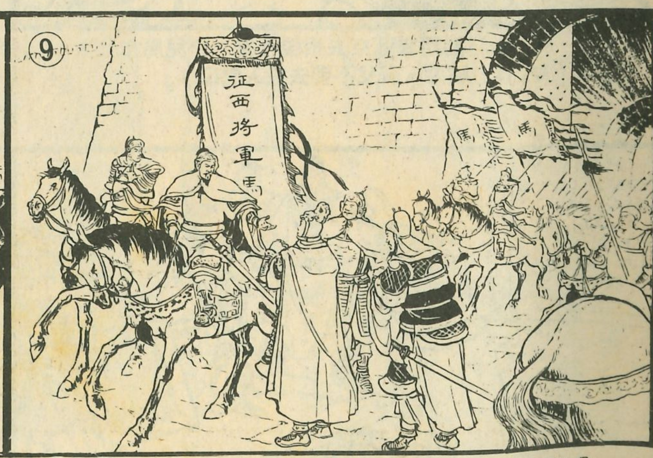
6 馬騰想了一會，覺得不能不去，就吩咐馬超留守西凉。馬岱去整頓軍馬，一同進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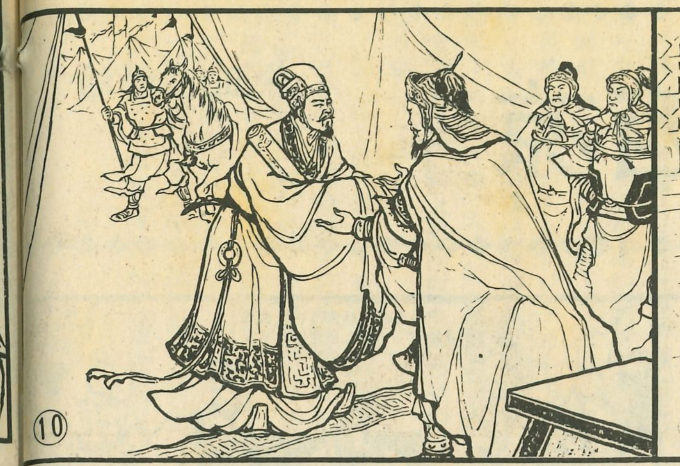
7　馬超要隨馬騰同去。馬騰道：「曹操見你在西涼執掌兵權，又有韓遂叔父相助，他就有了顧忌，不敢害我。」



8　這時，西涼太守韓遂趕來送行。馬騰因爲馬超年輕，怕他不能獨當一面，託韓遂多多照看。韓遂一口答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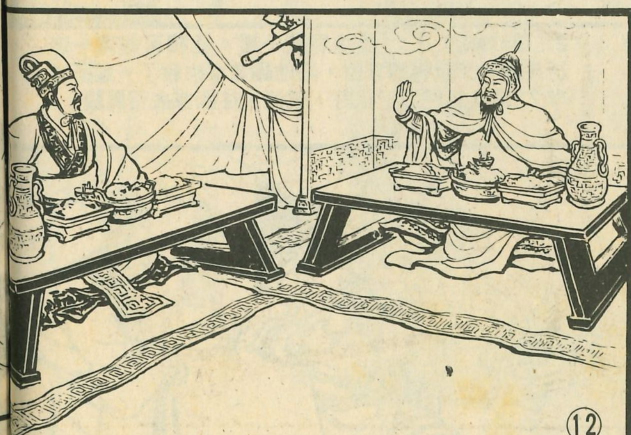
9　馬騰叫馬岱領一千軍馬做後隊。他自己別了韓遂等人，帶着馬休、馬鐵，領四千軍馬，徑向許昌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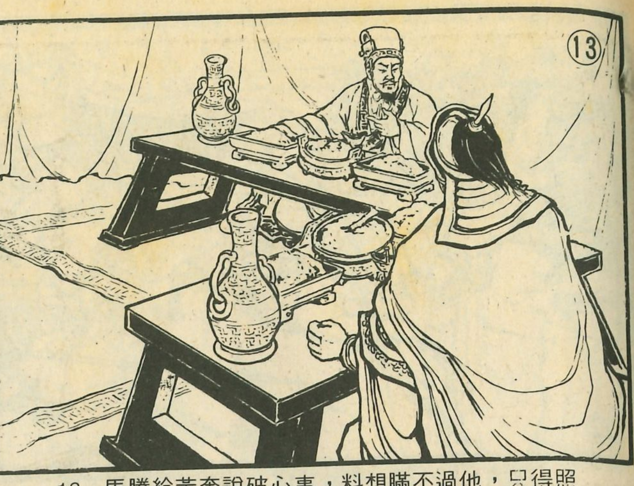
10　這天，馬騰軍到許昌，在離城十里之外下寨。侍郎黃奎奉了曹操之命，到寨勞軍。約馬騰明早進城上朝，再由曹操親來點名發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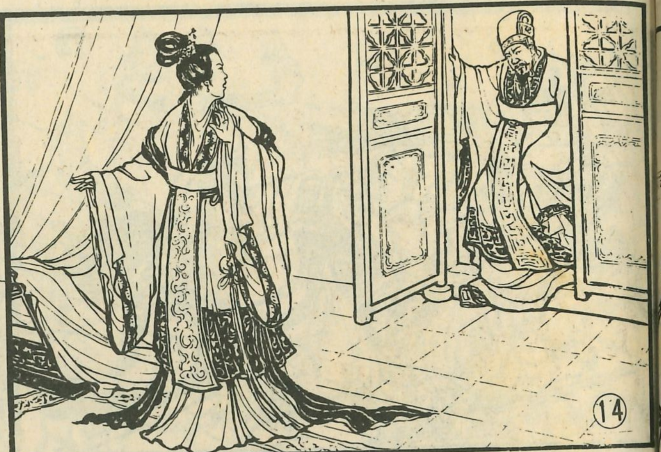
11　馬騰備酒款待黃奎。黃奎素恨曹操，三杯下肚，觸動心事，嘆道：「我父死在李傕、郭汜的戰亂之中，不想今天又遇上擾亂天下之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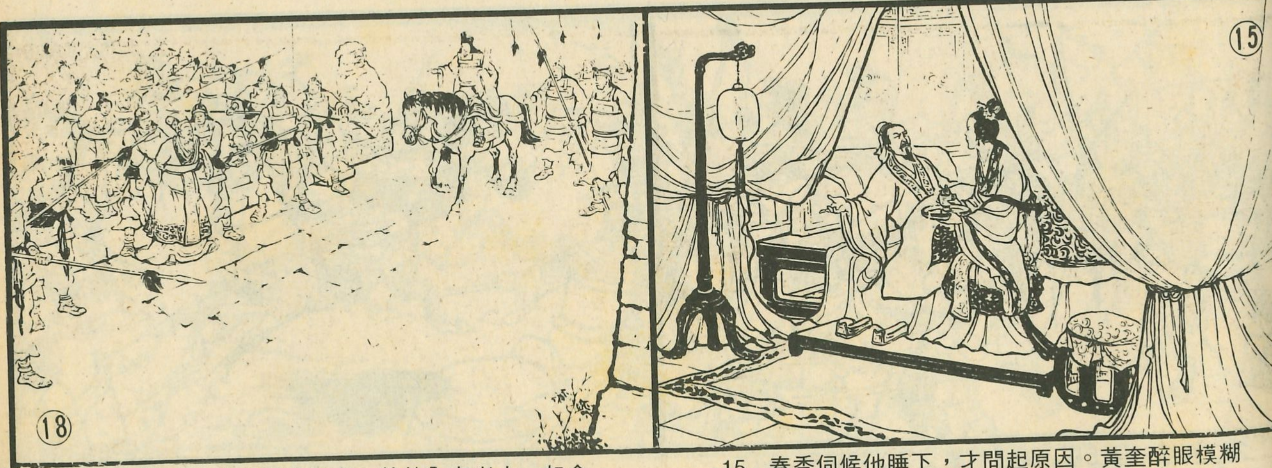
12　馬騰疑心黃奎受了曹操指使，來試探他的，假意問道：「誰是擾亂天下之賊？」黃奎發怒道：「就是曹操。你與董承等相約討他，還來問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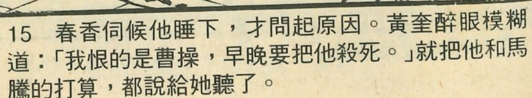


13　馬騰給黃奎說破心事，料想瞞不過他，只得照實說了。黃奎道：「曹操要你進城，必無好意，不要上他的當，你可在城外等他來，把他殺了。」馬騰點頭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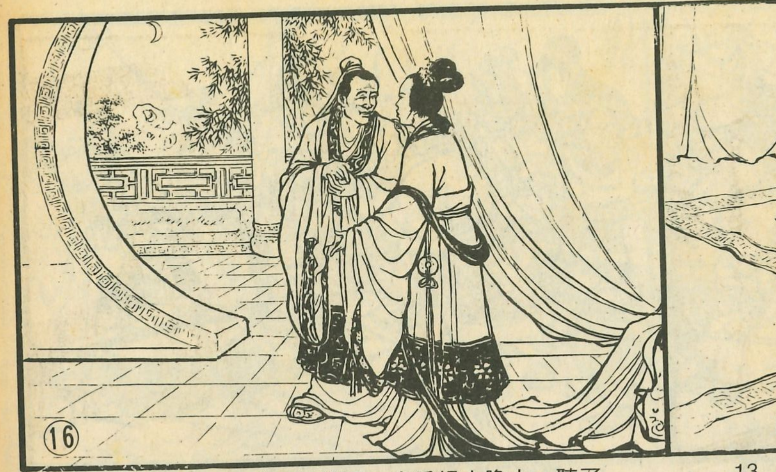


14　黃奎進城回府，怒氣未息，走進愛妾李春香房中。春香不知他爲何發怒，嚇得不敢說話。





15　春香伺候他睡下，才問起原因。黃奎醉眼模糊道：「我恨的是曹操，早晚要把他殺死。」就把他和馬騰的打算，都說給她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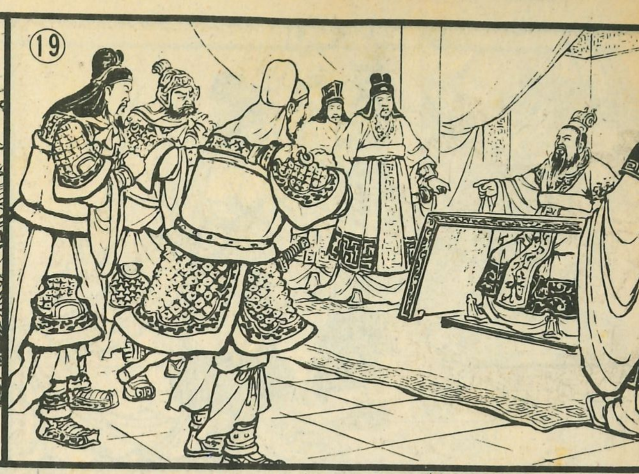


16　黃奎說了一陣，睡熟了。春香婦人膽小，聽了這等大事，不免着急，便和黃奎的妻弟苗澤商量。



17　苗澤是個利祿熏心的小人，暗想：這是個升官發財的機會，就到曹操跟前來告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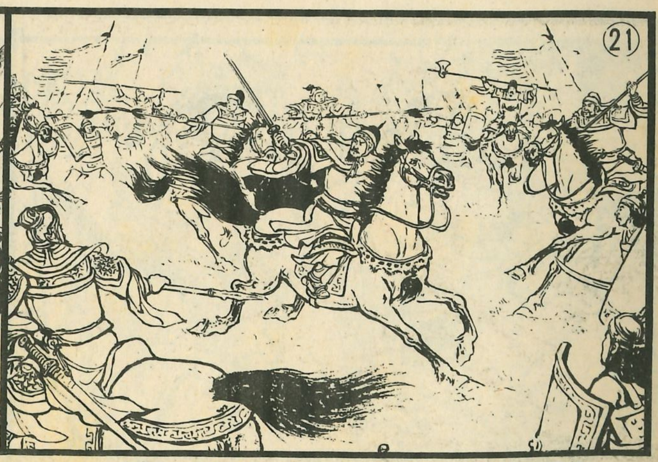
18　曹操馬上差人到黃奎家，將他全家老小一起拿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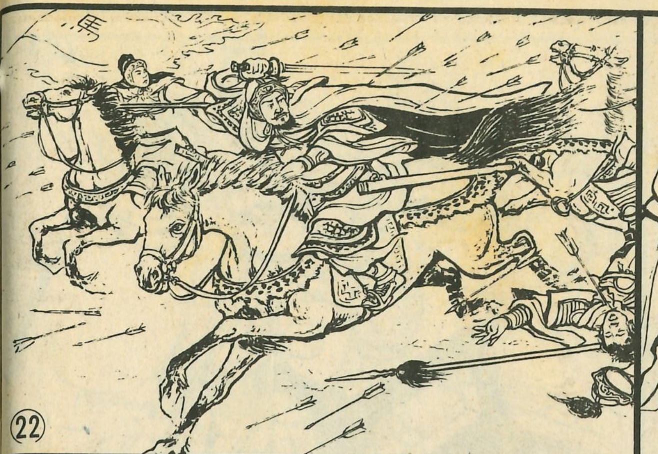
19　曹操又密令曹洪、許褚、夏侯淵、徐晃四將，分頭領兵出城去襲擊馬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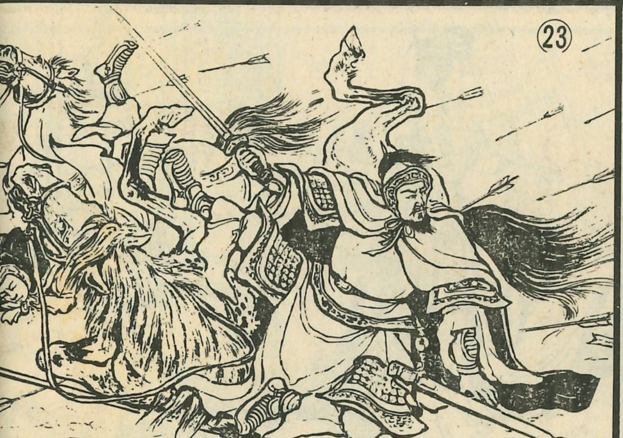
20　第二天，馬騰領兵將到城下，見迎面一支人馬，打着曹字旗號，他只道是曹操到來，就拍馬上前。忽然一聲炮响，曹洪當先衝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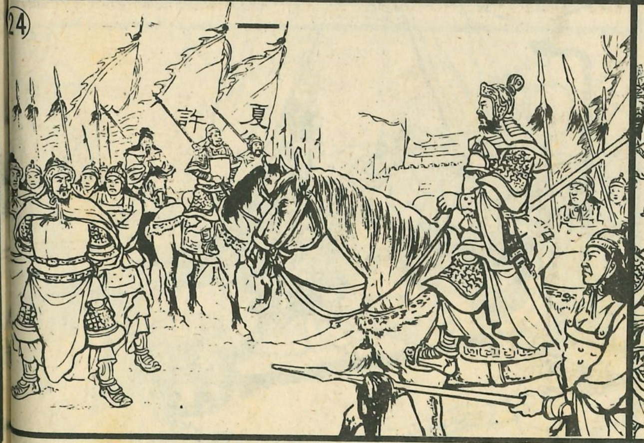
21　馬騰正要回馬，只聽得喊聲大起，許褚、夏侯淵、徐晃一齊殺到，將馬騰父子三人圍在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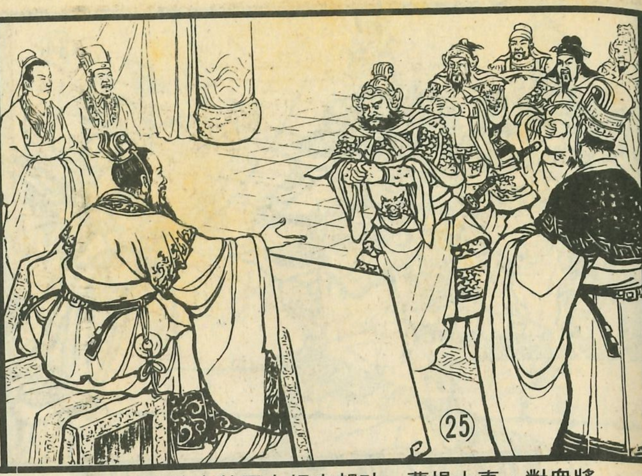
22　馬騰見勢不妙，帶着馬休、馬鐵奮力衝殺。曹軍一陣亂箭，先把馬鐵射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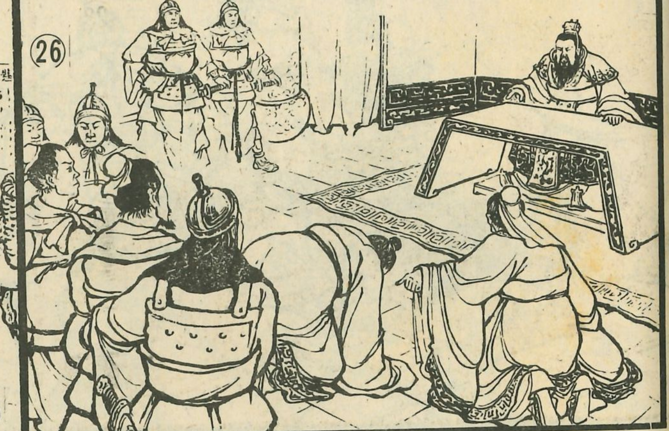
23　馬騰和馬休也都身帶重傷，衝突不出；坐下馬又被射傷，跌倒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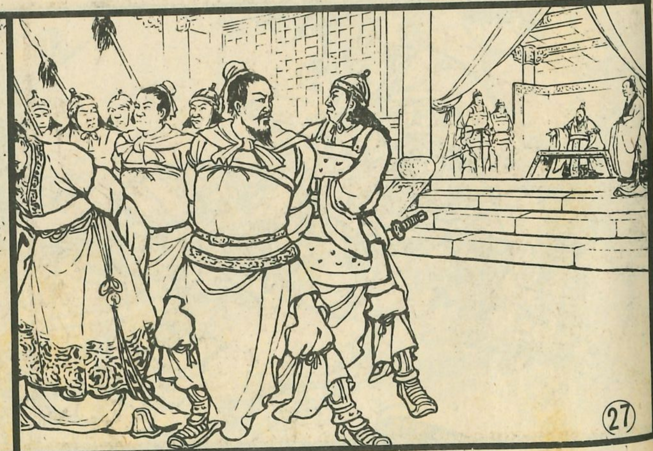
24　曹軍一湧上前，擒住馬騰父子，押到曹洪跟前。曹洪吩咐收兵回城。



25　曹洪等衆將同來相府報功。曹操大喜，對衆將誇獎一番，重加封賞。



26　曹操又令人往獄中提了黃奎來，和馬騰一起審問。黃奎大喊：「無罪！」曹操命苗澤來對証。黃奎抵賴不脫，低頭無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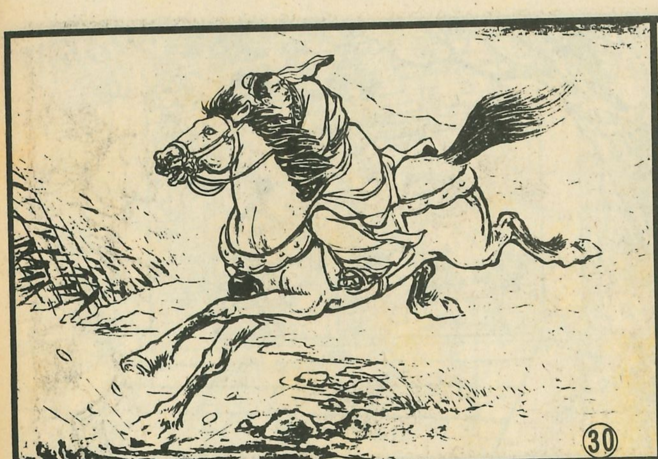
27　馬騰恨黃奎誤了大事，把他痛罵一頓。曹操也不多問，命把馬騰父子和黃奎一家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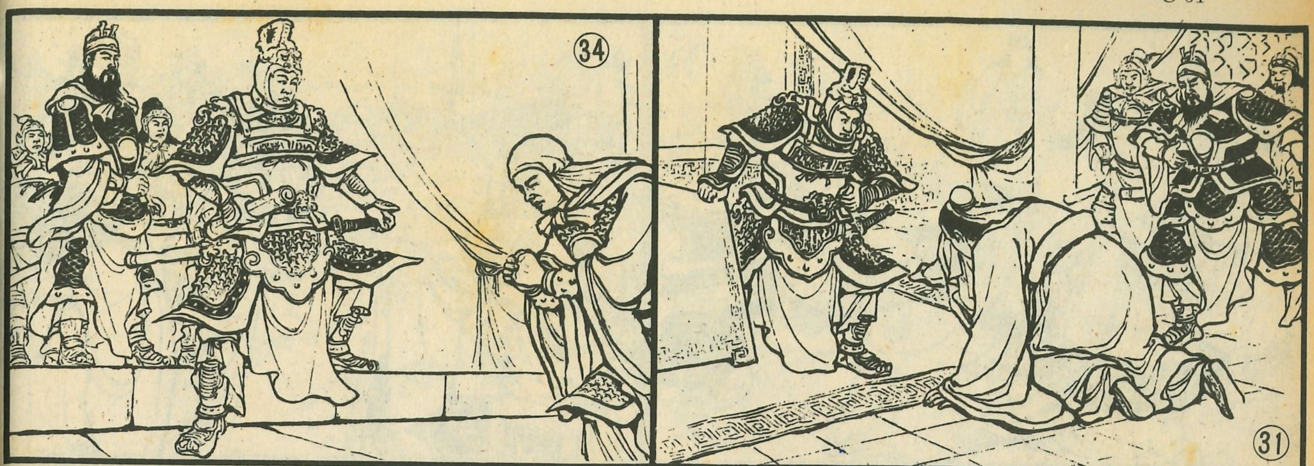
28　苗澤只等曹操封賞，不料曹操笑道：「你爲了升官發財，害你姐夫一家，我要你這個不義的人做什麼？」也把他殺了。



29　接着，曹操又差人傳令各處守關將吏，加緊盤查行人出入，不得放走了馬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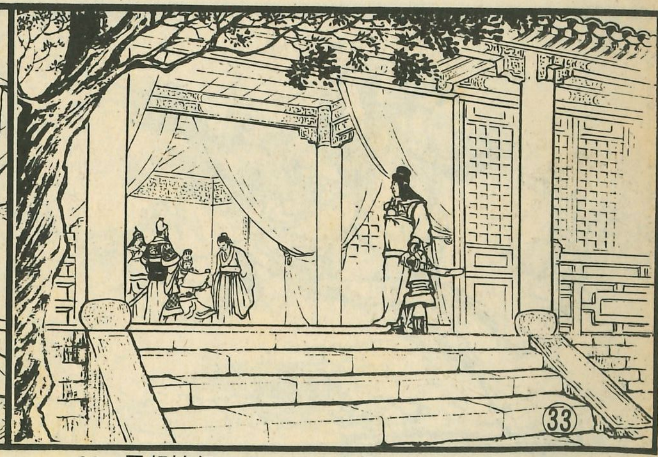
30　馬岱這時已經得訊，沒奈何，只得丢棄軍馬，扮作客商模樣，連夜奔回西凉，報告馬超去了。



31　且說馬超在西涼，不見馬騰來信，心上疑慮。一天，正在帳中議事，忽然馬岱踉蹌奔進，伏地大哭道：「叔父和兩弟都給曹操害死了！」



32　馬超聽得凶信，哭倒在地。衆將慌忙救起。馬超咬牙切齒，發誓要殺死曹操。正在悲痛，劉備從荆州差人送信到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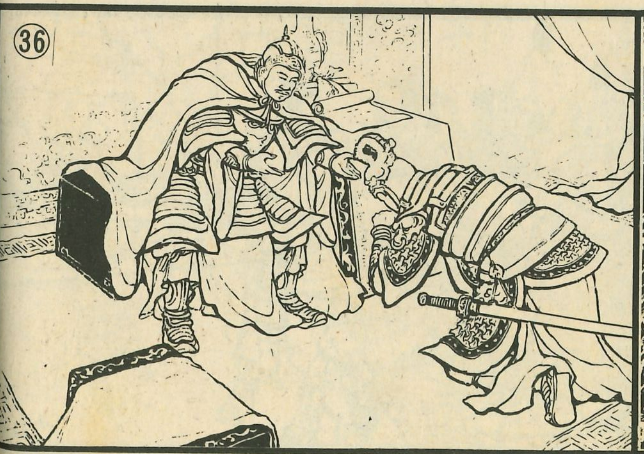


33　馬超接信一看，原來是劉備願起荆州兵協助他進攻曹操，給馬騰報仇雪恨。

34　馬超揮淚寫了回信，答謝劉備，打發來人先回；隨後整頓軍馬。正要進發，忽然韓遂差人來請馬超，說有要事面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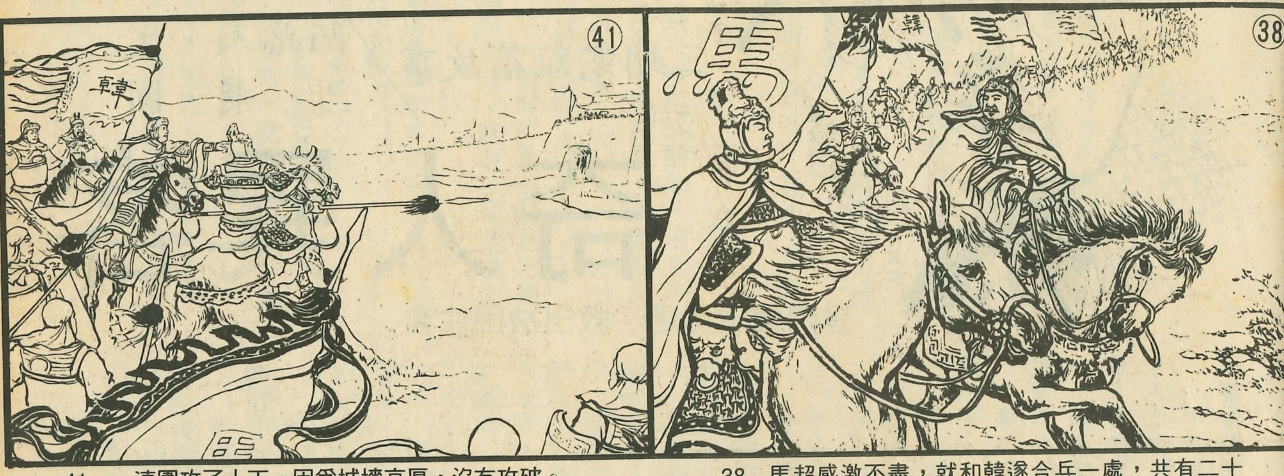
35　馬超來見韓遂。韓遂取出曹操的密信給馬超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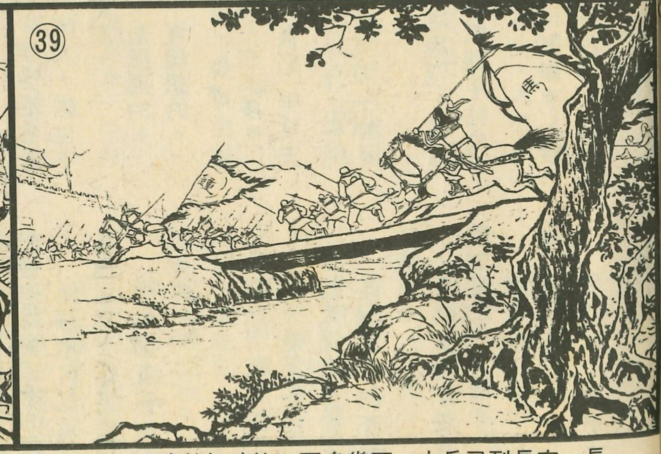
36　馬超一看這信，原來是曹操叫韓遂擒他進京請賞，不由得又氣又恨，跪在韓遂面前道：「不用叔父費力，就請把我解往許昌。」



37　韓遂道：「豈有此理！我已令侯選等八部軍馬，整裝待命，和你一起出發。」說罷，就喚刀斧手把曹操的差人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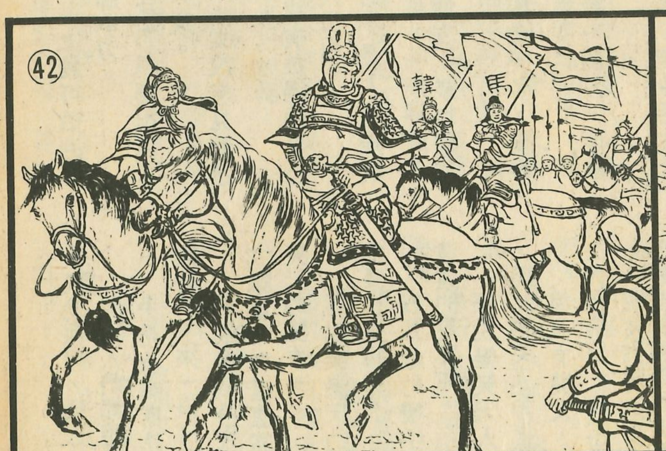
38　馬超感激不盡，就和韓遂合兵一處，共有二十多萬，浩浩蕩蕩的向長安進發。



39　一路勢如破竹，不多幾天，大兵已到長安。長安守將鍾繇出城抵敵，正遇先鋒馬岱，被殺得大敗而逃。

40　鍾繇進城後，堅守不出。西涼兵隨後趕到，把長安城圍得水泄不通。

41　一連圍攻了十天，因爲城墻高厚，沒有攻破。



42　西涼大將龐德獻計道：「長安城裏缺柴少米，圍了十日，已經鬧了飢荒，可以暫且退兵，再用計策襲取。」馬超用了龐德的計策，就下令全軍連夜撤退。（待續）

奇人異客

三期完短篇故事／陌路人·文 可飛·圖

登門搗破黑店　救出被困住客

沒有人不知道江湖上最可怕的刀，是「風花」雪冰月的那柄刀。

沒有人不知道雪冰月只要出刀，他的對手就只有死路一條。

所以江湖上的人，從沒有見到過雪冰月出刀。

所以雪冰月從來沒有破過他自己的規矩，不當着第三人出刀。

有人說，雪冰月不是人，是柄刀。

人與刀或許能交朋友，或可變成冤家。

人與刀成朋友的機會不多，變作冤家也是不可能的事。

雪冰月既然是等於一柄刀，他沒有朋友就不奇怪了。

雪冰月也沒有冤家，至少活在世上而非在江湖行走不可的人，誰也不希望有雪冰月這麼一個冤家。

所以雪冰月是寂寞，是孤獨的。

至少有人這樣認爲，這樣想的。

* * *

認識「喜怒」樂笑天的人亦不多。

不知道武林中有位「喜怒」樂笑天的人更少。

像沒有人見過雪冰月出刀一樣，也沒有人見過樂笑天動手。

據說樂笑天從來不用兵刃，因爲舉凡天下萬物，他都可以「隨手拈來」取人性命。

不少謠言說，樂笑天那雙手，看來極像閨閣千金小姐的細皮白嫩的手，就是兵刃，殺人的兵刃。

所以人們都避開他那雙手。

手是沒有辦法和他主人分開，除非切了下來，但可能嗎？

目前直到今天，還沒有人有這麼大膽量，有這麼高的武技，能切除樂笑天的雙手。

所以樂笑天的雙手，現在還好好的長在手腕上。

既然他的雙手無恙，人們仍需要遠遠的避着他。

據說樂笑天人比雪冰月和氣得多，因此樂笑天至少該有幾個朋友。

但沒有朋友，只要他雙手還好好的長在腕上，他就不可能有朋友。

朋友們要遠避他一雙手，於是他們被迫得要遠遠的避開他。

他雖然可以爲朋友肝膽塗地，只是他還沒有交上這種朋友。

他的朋友只有一個，就是「風花」雪冰月。

* * *

雪冰月成親了，在昨天。

昨天是風雪萬里，冰寒刺骨。

昨天晚上，熱得叫人流汗。

不過流汗的不是雪冰月，而是樂笑天。

樂笑天受了雪冰月一杯酒，是默默無言的一杯酒。

那時候，雪冰月正要赴約，赴「長白三聖」的死約。

那時候，新娘子已被接到來洞房花燭。

新娘子溫若若，正是長白三聖的女弟子。

賀客只有一個，是樂笑天。

長白三聖的老三，正是老來不修，看中了女弟子溫若若，說甚麼師娶女徒自古有之。

溫若若悄然遠逃，竟然結識了雪冰月，一共才十天的往還，雪冰月便被溫若若的柔情緊緊繫住，斬之不斷，拂之更亂，於是乾脆擇吉成婚。

長白三聖追了幾千里路，追到了嶗山的「新房」。

那時候，恰巧雪冰月敬了樂笑天一杯酒。

於是樂笑天拍拍屁股，說了句「春宵一刻」就大踏步，從溫暖燒着四盆炭火的新房，走向積雪冰寒的外面。

從初更直到二更過去，樂笑天才掩埋好長白三聖的屍首，所以身上流着汗。

新房的門已關了，樂笑天當然不會進去。

朋友有朋友之道，樂笑天不能例外。

所以昨天的下半夜，他汗流過後，又凍成了冰棒似的。

因爲他站在新房三丈外的地方，一動也不動的守着，直到天色初亮。

是他自己說的，春宵一刻。

他不能再叫那些不速之客吵擾了這一對新婚夫婦，這就是樂笑天的作風。

當然，這也是樂笑天交友之道。

* * *

指着門前三丈雪地的兩個深深的足印，溫若若由衷的感慨道：「眞是個好朋友，冰月，笑天眞好，我們欠他太多了。」

「不多！」雪冰月慨然道：「僅僅是一條命！」

「一條命？」溫若若實在不明白雪冰月的意思。

雪冰月遙望着天，道：「我的命！」

* * *

雪冰月是不應該成親的，這並不是因爲一心在暗中想殺他，而是堅決不承認是他冤家太多。

是因爲他最愛的只有那把刀。

再退一步，他愛的是個朋友，他自稱欠這個朋友的一條命，那是樂笑天。

所以雪冰月在婚後的第二天，就按他的往例獨去練刀。

他一共在新房住了十天。

只有第一天他在陪新娘。

新娘十分賢慧，沒有一點兒不高興或怨恨的顏色。

十天來，一對新人共床的時間不多，大白天共房共談的時間就可不少。

雪冰月向來很少開口，但是溫若若問的話多。

十天來的日子不算太少，溫若若知道的事情也就不能算太少，不太少已足夠令溫若若滿意了。

第十一天，雪冰月要走了，離家外出，去沒有目的的地方。

溫若若也跟着，雪冰月也沒有反對，只說一句話：「你記住，遇上事要自己照顧自己。」

* * *

鐵在受到濕潮以後，是會生銹的。

銅有銅綠。

人是吃五穀雜糧，沒有人一生沒有生病的。

儘管樂笑天功力蓋世，他也生病了。

病源是在雪冰月的新婚夜，血戰三聖，汗濕衣襟，然後雪地守望，寒風透骨，又加上米水不沾，徹夜未眠，接着爲避一對新人的招呼感謝，疾行數百里，一歇下來，吃個飽，蒙頭大睡，醒來時眼冒金星，耳鳴隆隆，頭裂、骨酸，病了，病在「即墨」城中的「百順客棧」。

他強自支持着，強坐起來，緩緩提着眞氣，想運功自療迫出寒毒。

一提眞氣，知道是不行了。

他受了風寒是沒有錯，一宿沒有睡也沒有錯，跑了幾百里路，水米未沾，這些都沒有錯。

錯在這些全都不能制倒他，他是中了毒，一種微妙到極點的毒，慢性的毒，叫作「對時散功沙」的毒。

這種毒，已經絕跡江湖。

至少已絕跡江湖有多年了。

因爲這種毒不但無色、無味，並且無救的，太毒、太狠、太可惡了。

那是五年多前的大年三十夜，按「獨孤」門的祖規慣例，凡是活在世上的「獨孤」門中子孫門人，全要聚集「獨孤黑」的那「黑心船」上，共進年夜飯的時候，他也到了。

他，樂笑天。

他正要動手，全心全意要使「獨孤」一派自此絕滅在江湖上，他也來了。

他是雪冰月。

他們並不是約好的，但是不先不後的一齊動手了。

只見刀煞、血影，最後就是一船死人。

清點人數，樂笑天認定一人未缺。

再點人數，雪冰月點頭道：「無一漏網。」

樂笑天親眼見到了雪冰月出刀。

雪冰月也看得清楚樂笑天動手。

他們誰也沒有十成把握殺倒對方。

但最緊要的是，他們誰也不希望對方被殺。

於是，他們成了朋友。

這和一加一等於二同樣，也等於江湖上沒有人目睹雪冰月出刀、樂笑天動手。

殺絕了「獨孤」一派。

絕跡了「對時散功沙」。

如今樂笑天竟然種了這種毒，無可救藥的毒。

他笑了，樂笑天眞的在笑着。

他就在笑聲中昏迷過去。

他的笑聲中，已驚動了人。

樂笑天剛剛昏迷了過去，那人就到了他的床前。

* * *

樂笑天的臉，變成了茄子般的顏色，變得發了紫。

只因爲他醒了。

醒來發覺身上一絲不掛，赤裸裸的。

眞香！

他蓋的被子香，枕的枕頭香，「雪淡風清」色的床單兒香。

最香的還是他自己，一身上下沒有一個地方不香。

他沒有死，不但沒有死，功力及武技亦沒有點兒減掉。

用不着提氣相試，他已可以知道自己平安大吉。

因爲他從記事直到現在，從來沒有像現在這般舒服過的。

何況自己還是中了「對時散功沙」毒的事，也已事過，他能活着已是異數。

所以從任何方面來說，他全沒有臉紅的必要。

就算他醒了。

就算他是赤身露體。

但是畢竟他那張絕對不算英俊，却十分迷人的臉，眞的是紅成了茄子般的顏色——紫紅色。

只要看他霧般迷濛濛中的目光，再從他的目光投射望去，是不難找出那原因來的。

原來靠窗的地方，有張綉花軟墊的椅子，椅子上坐着一個女人。

他只是看到那長髮披肩、烏黑漆亮的垂在頸後，這女人是背着他的。

她沒有開口，只是微微的挪動了一下。

是他自己先在床上微微的移動了一下。

因爲他不知道該說甚麼話才好，說甚麼話才對，他生怕她還不知道自己已經醒了。

她的移動是跟着他的挪動，表示出她是知道他已經醒了。

沉默固然是種美德，不過要分甚麼時候，遇上的是甚麼事情。

他本來是很少說話的，雪冰月的話少，但是雪冰月就曾對他說過，說若不是曾見他在「黑心船」上點人數時，喃喃計算過，一定會當他是個天生的啞巴。

現在他不能不開口說話了，道：「謝謝姑娘。」

這句話他是想了很久才說出的，認爲一定不會出大錯。

果然，換來姑娘的答話，道：「別客氣。」

實在夠意思，四個字換來三個字。

他暗暗的笑了，這是他豁達之處。

「是姑娘救了我？」

「嗯！」只是一聲低嗯。

「救命的恩德，我……」

「是剛巧遇上了，我能力所及，所以才救回了你。」

更乾脆，更豁達，樂笑天心底上泛起了一絲愧意。

「姑娘的姓氏和芳名，能否見告？」

「用不着，你爲了武林江湖道上除去『獨孤』一派，不是也沒有到處去宣揚嗎？」

樂笑天道：「那不同，那是……」

姑娘很快的接上了話：「那是因爲雪冰月也有份？」

樂笑天笑得更是開懷，道：「那只是原因之一。」

任憑是誰，也會追問樂天笑那原因之二、之三又是甚麼。

樂笑天也在等待。

他不僅等待答覆，還等待着死亡。

他是空自等待，等待了個空。

不過他仍是含笑着，只是他也用不着說第二或第三個原因了。

是枕香、被香、他自己身上的濃香氣，迫使他盡快離開那張床。

他只好開口道：「我的衣服……」

「在床上。」

他並不是受窘就臉紅的人，雖然他從來沒有受過窘。

可是這次他可臉紅了，誰說不是，因爲他的衣服，從裡到外，全平平的舖在他蓋的香被上面，他不好意思請姑娘避開一會，沒辦法，他悄悄伸出手來，悄悄的去拿衣服。

姑娘突然從椅上站起，動作十分突然。

他快如閃電的已將內衣褲扯到被子裡。

姑娘噗嗤一聲笑了，他的動作似已被她看得清清楚楚了。

姑娘低低的又開了口道：「我走了，你要甚麼時候走，就甚麼時候走，現在已是半夜。」

姑娘眞的往門口走去，妙在門正傍着窗口，他仍是只能看到她的背影。

他有些兒着急，道：「請留芳步。」

姑娘似乎早已猜出他的心意了，道：「不必，不必記着這點小事，不過你若非要作些甚麼事情去辦的話，又正好你又沒有甚麼就難以心安的話，你可以去趟濟南，在城南郊有家『風和老棧』，把住在那兒想走而又走不成的客人送出客棧，我會感激你。」

他正要問清楚詳細地點時，那姑娘已走得沒了影兒。

他只好急急的把衣服穿好了一切。

他用了盞茶的時間，楞呆的望着自己的鞋和襪子。

全都是經過洗刷乾淨，像新的一樣，還多了股香氣。

他伸頭往窗外望了一望，可不是天上地下都是一片漆黑。

他沒有覺得奇怪，也悄悄地走了。

不過他已記清楚那地方。

他會再來，天亮以後再來。

* * *

「徐家廢園」！

樂笑天死也不相信。

昨夜剛剛離去，天亮立刻回來，這裡就變了——一座巨宅，變成了廢園，他怎能相信。

踏上木階，拾級而上。

昨晚卧睡處，如今蛛網三五，積塵成寸。

樂笑天這一次笑不出來了。

香氣應該留存很久，若是有人存心矯作的，蛛網已經是很困難，如果想清除那股留存下來的香味，除非你是鬼或者是神。

但是，房中的香味連半點兒也沒有，事實勝於雄辯。

有！樂笑天嗅嗅自己的衣服、雙手，香，是很香。

他不死心，花了一大把銀子，往縣裏查個根底、地方上拜訪過鄉紳父老，結果是「此園荒置已久，但絕無鬼狐之流。」

樂笑天一頓足，發狠的急急走了。

* * *

樂笑天已經圍着「風和老棧」轉了三個圈。

在第三個圈經過了大門的時候，他不再猶豫的大踏步進入老棧。

* * *

雪冰月圍着「徐家廢園」轉了三個大圈兒，同行的當然是溫若若。

天寒地凍，嬌俏娟美的溫若若不禁寒意，冷得發抖，往雪冰月懷裡依偎。

溫若若一再的說，那個花了上千銀子的「大冤頭」，四處打探徐家廢園究竟是不是廢園的「冤孫」，絕對不會是樂笑天。

雪冰月沒有問溫若若說這話的原因何在，只道如果溫若若怕冷，最好的方法就是跑步，在長街上跑個五七圈來回，保證出汗，不冷。

溫若若被氣得用小拳頭擂着雪冰月的堅實胸膛。

這時正好又轉到了廢園的大門口，雪冰月毫不猶豫的一步邁進廢園。

因爲他知道，那個花冤錢的「冤大頭」，除了樂笑天之外，再無別人。

雪冰月直上卧樓，那是七天前，樂笑天住過的地方。

樂笑天病了兩天，又耗費了一天時間打探廢園的始末。

雪冰月能在七天之後趕到，已經是很快的了。

一陣涼風吹過。

涼透骨的風，總是帶着陰森，何況是在夜半中的廢園裡。

溫若若被嚇得全身一抖，偎得更緊。

雪冰月慢而有力的，推開溫若若，走上一大步，到了樓堦，冷冷的道：「我找樂笑天。」

溫若若抬頭，樓頭上有個影兒，恍惚的、沉暗的、若現若隱，她不由嬌呼出聲，往雪冰月身上撲去。

雪冰月一皺眉，一揮手，溫若若被無形的勁力推退三步。

樓頭上的影兒這時說道：「你是誰？」

「雪冰月。」

「你來晚了。」

「不會，我已打探清楚，樂笑天病過，但是……」

「他不是病，是中了毒！」

雪冰月雙目中突然射出了寒光，離他三步的溫若若突然驚呼一聲，飛退八尺。

樓頭上的影子讚道：「天地刀煞，三花一炁，你果然是雪冰月。」

「他中了什麼毒？」

「對時散功沙。」

「後來又有樂笑天四處打探廢園的事，怎麼說？」

「是樂笑天復仇的安排。」

「他現在何處？」

「天上地上無處無云。」

「你又是誰？」

「朋友，他的朋友。」

「很好。」雪冰月轉身而去。

溫若若無言相隨，直到出了廢園門，溫若若才低聲道：「你相信？」

雪冰月沒有開口答她。

溫若若接着又道：「他是樂笑天的朋友，你也是樂笑天的朋友，你們不是可以成爲朋友嗎？」

雪冰月仍然沒有開口答她。

雪冰月的步子，越走越快。

溫若若跟隨不上，道：「慢點嘛，你想去那裡？」

雪冰月突然止步，溫若若幾乎收不住脚，撞在雪冰月身上。

雪冰月冷冷的盯着溫若若，道：「妳身上還有銀子嗎？」

溫若若點點頭。

雪冰月也一點頭，道：「很好，妳先回去，回到咱們那個家去，等我！」

溫若若才待反對，雪冰月身子一彈，比流星還要快速，已撲向西北風中，霎霎眼已經沒有了影子。

溫若若空自恨得跺脚，恨得咬牙。

朔風嘯嘯，吹得人心底發寒發抖。

* * *

火苗子高出炭盆半尺，一共六隻

，所以這座五丈寬的大廳裡能夠溫暖適人。

沒有燈光，只有火光。

兩隻炭盆兒擺在正座後側五丈外，所以也能看清楚坐在正座的是個女人。

可是，誰也看不清楚這個女人的模樣。

兩旁正好是十個座位，坐滿了十個人。

十個人十張陌生的面孔，可見都不是久走江湖的武林高手。

十個人都輪流發言，都是非常的簡捷。

「樂笑天沒有死，去了濟南。」

「誰救了他？」正座上的女人陰冷地問。

「和徐家廢園有關。」第二個下了判斷。

「誰人能証明這件事？」正座女人沉聲的喝問。

第三、第四、第五三個人，同聲道：「我們能，那夜我們監視着樂笑天，等他毒發後割掉他的頭，結果他被救去徐家廢園。」

「你們就那樣的算了？」

「回主人的話，我們也跟了去，並且試闖進去。」

「結果如何？」

「主人，我們三個現在的內傷還沒有好，這就是結果。」

「可曾看清傷你們的人？」

「沒有。」第三個人這樣的回答。

「是個影子。」第四個人和第三人同時開口說道。

「一個若隱若現的黑色影子。」第五個人看得最爲清楚。

那女人點點頭，喃喃說道：「不錯，我曾經見過你們口中所說的影子，不過那是個人，是個女人。」

正座兩側還有兩個座位。

有座位當然就有人坐，不錯，正有兩個人坐着。那個女人（主人）這時左顧右盼着道：「以爲必然成功的事，竟會失敗，走吧！如今要一起對付他們兩個，不過現在必先要對付那個影子的女人。」

＊　＊　＊

有人用「毛之不存，虱將焉附」來對付多虱的毛毛處，絕招妙法。

有學人會了。

於是，「徐家廢園」來了次「天火」。

這場天火，燒得乾淨。

本來是塌牆朽木枯樑乾柱，如今由頭至尾燒了個淨光，眞似個八十歲的和尚頭，又光又禿。

有人作事總留個後步，說得好聽是爲人着想，實際上，是替自己留個退路。

有人却不是，做事要作到絕，作到頂絕，作得決不留後顧之憂。

放這把火的人，就是這樣。

天放亮，三三五五雜在人羣中，走遍了徐家廢園中每一個角落，他們不希望留下絲毫的破綻。

午飯後，三騎快馬已奔向濟南。

＊　＊　＊

「風和老棧」的確是個老字號。

可惜太老了，老得徒有其表。

表面上看，不僅北幾省再大的客棧，全都不出這種雄偉堂皇，就算濟南布政司的官邸，也遜色得多。

沒有一根柱子不是精工細雕的。

沒有一塊磚不是精選的上等青石，再經細工慢磨的水磨亮磚地。

只說客棧大門，都是尺厚的古杉木。

上面嵌鑲海碗口那麼大的「紫銅釘」，一共七七四十九枚。

銅釘擦得亮晶，夕陽映影，霞光萬道。

窗上的紋紙，暗藏「金絲線」和「銀絲線」，縱橫交錯，陽光之下，從屋裡看，富貴華麗堂皇。

傢俱沒有一件不是上等紫檀木造的，鑲雲石的不多，嵌晶面的滿目皆是。

茶具飯具更見講究，金邊兒、銀盞兒，牙筷嵌星、玉匙涵翠，當家創業的這個主人，不僅是見過世面，而且必是一位講究飲食的大行家。

如今從客棧大門說起。

紫銅釘全有了殘破，稍爲用力，必能揭它下來。

尺厚木門竟生白蟻，輕輕用手指按下，像身具絕技「蝕物化粉」功夫般，直入無阻。

白天偶而震動，粉紛而落。

夜半虫嚙木聲，吱吱可聞。

青亮水磨地成了「天羅地網」，交錯縱橫，「奇紋」怪出，裂得不成東西。

金線銀線窗紙，東一個洞，西一個孔，在寒風刺骨的天氣，住在裡面，就算生着十六座大炭盆，保証仍然是「夜涼如水」。

紫檀木的傢俱似乎是經過萬千惡客的洗禮，刀痕劍印爪划齒啃，凹凸不平。

茶具飯具，如果想找出一副完整而不斷的，那算是你有本領。

店家不少，小二哥五名，賬房二個，一男一女，店東兩位，一老一少，司厨三名，小跑二名，馬夫二人，更夫一個，總共二十七個人。

客棧計單間十八，東西廂院四座，暖閣兩處，花園正院一處。

廂院每處有房四間，暖閣每處六間，正院十二間，所以計算起來，「風和老棧」是很夠大的一間客棧。

「風和老棧」的兩位店東，是父子兩人。

名字也夠怪，父親的叫風和老，兒子叫風棧。父子兩人名字併在一起，恰好是「風和老棧」。

兩位賬房，老的姓丁，叫丁一兩，箇中意思，想想就會明白了。

越想越不明白，包括丁一兩自己，他全不明白自己這「一兩」的來由。

年輕的賬房是女的，二十五歲，也姓丁，叫丁千金。千金正是一兩的掌上明珠。

別笑他們父女的名字俗，但含有至理，千金是由一兩一兩的積存而來，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三名司厨，清一色是姓雷，名字正是按排行起的雷大、雷中、雷小。

風和老的老伴早死了，老伴娘家姓雷，三名姓雷的司厨，正是風和老老伴的娘家侄兒子。

風和老嫌雷大雷中雷小這三個名字不夠份量，於是就替他們改爲雷達、雷重、雷曉。這是由大中小更改而爲。

五名小二哥，又是「打虎親兄弟」，好姓氏，姓陰的，他們是陰雲、陰雨、陰風、陰雷和陰山。

別看東家姓風，司厨是東家親戚姓雷，陰氏兄弟五人，陰老三陰風和陰老四陰雷毫無避忌，眞是「大丈夫坐不改名。」

小跑、馬夫是在本地上請來的，姓氏不必去管它。

那位更夫必須一提，他今年五十五歲，却像三十二三的中年伙子，不見一根白頭髮。

姓得更絕，姓姬，名字也妙，叫姬介夫。

只說這個名字，似乎是去盡半生倒楣路，也不會淪爲更夫，天下事可就這樣的不能按常理來說，他偏偏就是個更夫。

他的職責是打更的，所以誰也不管他白天幹什麼，只要他初更應卯，五更上床，每更天都能聽到梆子聲響，就天下太平了。

人活在世上，不結寃家也會有寃家，不交朋友也會有朋友，這個道理越想越弄不通，不過如果不去想，不想硬去弄通，自然就通了。

姬介夫雖有寃家，是小二哥陰氏五兄弟，還有三位司厨雷家兄弟。

姬介夫有朋友，是那兩名小跑。

所謂小跑就是辦雜物的小伙記，全是十六、七的大孩子。路熟腿快，一會兒到東買這，一會兒到西買那，每個月三錢銀子工錢。

姬介夫又交了位新朋友——樂笑天。

第一是樂笑天一步邁進「風和老棧」的時候，天正三更，姬更夫恰巧三更梆子敲响了一聲。

第二是值夜的小二哥，正輪到了陰老五陰山，他沒有睡，不過一眼看到姬更夫正在大門前敲更，於是不睡也裝睡的樂得罰姬更夫走趟「寃差」。

第三，姬更夫今夜心情好。

心情好的姬介夫，在談吐上也溫和得多，不但親自把樂笑天帶到九號單間，並且還弄了盆熱水給樂笑天洗臉。

樂笑天想吃點東西，姬介夫却搖搖頭，他說本棧初更封灶。

樂笑天皺着眉頭摸着肚子，囉嗦說那不該不關上客棧大門。因爲行有行規，大門不關的客棧，那表示十二個時辰全在營業中，什麼時辰來到客棧全都一樣。

姬介夫笑了，他請樂笑天明天一早仔細去看看客棧那兩扇大門，不是不想關，而是關不得，怕一關便把整個的門關碎了。

樂笑天不解，不過並沒有追問。

就因爲樂笑天只是微笑而不追問，姬介夫一高興，送了他一壺酒，那是姬介夫自己花錢叫小跑偷偷從外面買回來的，是道地的二鍋頭，本是留在天要亮的時候自己喝用的，誰叫他看到樂笑天順眼，於是作了個人情。

樂笑天竟然沒有賞半個小錢給姬介夫，但是却說了句話，他說人和人不同，這壺酒無價，這份情無價，無價的情誼與無價的酒，他只有說聲謝謝。

姬介夫更是絕人，賠上一壺上好的酒，換得一句謝謝空言，竟然笑嘻嘻的像捧着個千兩黃金的金元寶似的走了。

樂笑天就是樂笑天。

吃肉的狠可能會餓死，但却不會餓了吃白菜的。

樂笑天住到第四天，已經發現「風和老棧」的大毛病所在。

老棧住客不少，有身價的只有正院那一大家人和東廂前院的一家四口，當然，另外還有幾位單身旅客的來頭也不小，不過比起那二家人來，就差了一截。

後面正院住的那一大家，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包括下人，一共是十六位。

他們姓程，祖孫三代，老祖父程步青，七十二歲，是位宿儒。

他的長子程子遠，居官大同，五十歲，告老還鄉，祖籍「青州」古城。

他次子程子順、三子程子孝淡於名利，一生只是求知。

孫兒程淵、程敬、程文，孫女程儀、程珠，都夠聰明可人。

長媳莊氏、次媳方氏、三媳蘇氏，都是大家之女。

丫環兩名、老僕二人，眞可說一大家人了。

程家世代書香，是「古城」的大族，雖說他們這一族並未務農，但祖籍上都有良田千頃，所以是個道地的大富人家。

他們住在「風和老棧」有一個多月了，天天想走，夜夜想走，偏偏就是走不出那「風和老棧」的大門口去！

並不怪！當然是怪！

怪的是，說出來沒有人相信他們走不了、出不了那「風和老棧」的大門口。

更怪的是從東廂前院岳姓家人而

來。

東廂前院岳青峯夫婦，和十五歲的女兒岳瑾及十三歲愛子岳宇，一家四口住在「風和老棧」已有兩個半月了，想走的念頭，無時無刻無之，但却實實在在的走不了。

岳青峯是「徐州」人氏，在京中作鏢行多年，是有名的「八達鏢局」的總賬房，這次因接到慈親病重的千里急函，於是率妻兒子女連夜返里，有這麼重大的事情，竟會在「風和老棧」一住就是七十多天，實在令人難以相信。

以程家來比岳家，程家「行不得也」的事，自然就算不了最怪啦。

究竟爲甚麼走不了呢？

沒有人留他們。

又沒有人拉住他們。

更沒有人威脅他們。

他們就是出不了這座「風和老棧」的大門口。

＊　＊　＊

程家有人在生病。

病人不少，兩名丫環、兩個老僕、程子順、程子孝和老太爺程步青。

請過郞中大夫，先是店家代請，後來程子遠看到久藥無效，自己去請，結果也是一樣。好好壞壞，壞壞好好，反正總不能有大見起色之態。

郞中大夫說得好，可能和時令不正有關，尤其是程老太爺，他已一把年紀，非靜養不可，如果誰堅持登程返鄉，只怕程老太爺活不了兩天。

程子遠在這種情況之下，怎麼敢動，上上下下十六口，一病就是七口子，唯有住下吧！好在房錢飯錢算不了甚麼。

頭十天下來，程子遠曾寫過一封家書，以二十兩銀子的重賞，煩請店家找人送去「古城」，店家答應了，他眞的找人送去，可是一去便去如黃鶴，了無消息。

一月下來，程子遠總是見過世面的，明白了，只好急在心中，不再作請人送信的糊塗事了。

岳家只有一個人生病，那是岳青峯，和程家一樣，病總是好不了，主頭人病倒，岳夫人一個婦道人家，跟前又只有二個大孩子，叫她有甚麼辦法？只好挺着住一天算一天。

如果誰疑心店家搗鬼，那就錯了，店家上上下下對不能走的住客，照料得無微不至，沒有半點兒可疑的地方。

＊　＊　＊

樂笑天沒有喝姬介夫送給他的那壺酒。

姬介夫前脚走，樂笑天就把那壺酒藏了個紮實牢穩。

樂笑天作了一次賊，看清了雷家三司厨的模樣。

因爲看清楚了雷家三兄弟的模樣之後，他笑了一笑，才很快的在整個老棧裡瞧了一遍，包括東廂前院的岳家和花園正院的程家。

這一遍看過之後，用不住扳手指頭，已能數清箇中的加減乘除。

沒有人看見過樂笑天辦事緊張，所以他躺身在床之後，天地不管的沉沉大睡。

日上三竿，太陽眞的正巧晒在樂笑天的屁股上。

冬天的太陽，像個「黃臉婆」的微笑。

笑得也許不怎麼樣可人，可是却眞誠無比。

就算你把隻「聚寶盆」奉送給那甜甜的美嬌娘，就算你連叩九十九個响頭，叫那美嬌娘一聲「親媽」，也休想能換到「黃面婆」對你的那種無價寶的微笑。

樂笑天沒有「黃臉婆」，所以更不想失去這冬天太陽晒屁股的至高享受。

他默然笑着，一身暖意從心底裡生出來。

吱呀！

小二哥陰老大陰雲，提着一壺熱水走進來。

樂笑天沒有理他，仍是閉着眼，臉上微笑的在晒屁股。

陰雲眨眨眼睛，道：「老客，老客，是中午飯啦，你老也應該去用飯啦！」

樂笑天只管睡他自己的，耳朵有了毛病，聽不見陰雲的說話似的。

陰雲一連叫了五七聲，一聲比一聲大。

樂笑天佯裝得像沒有移動過睡態，沒有改過臉色，就是不理會他。

陰雲臉上閃過一絲詭詐的陰笑，一邊自語，一邊走向樂笑天道：「這是怎麼說的，不會又是位生病的客人吧？」

他探手去摸摸樂笑天的額頭，哎喲一聲道：「好熱，眞要命，眞要命！」

他提着水壺走出了九號房，揚聲喊道：「少掌櫃的，少掌櫃的，你可快到九號房去瞧瞧，昨天半夜來的客人病倒了，頭燙得像這壺熱水一樣，得去請郝郞中來看看才行。」

這時，少掌櫃風棧來了，快步走到九號房間，探手就試試樂笑天的額頭，猛地一凜，快疾的縮回手來，他試的結果和陰雲的大不相同，陰雲說燒得像熱水，他一摸却如觸寒冰。

死了？

不會這樣快就死了吧？

身上掏出一張「火紙」，輕輕湊近樂笑天的鼻端，火紙微動，還有點氣，他急快的走了出去，一面叫小跑張狗子快去請郝郞中，一面直奔向右後側屬於老棧自己人住的院子。

他大踏步走上正房，姬介夫正自飲自斟的喝着美酒，不信就算，坐在姬介夫大腿上投懷送抱媚笑的，正是丁一兩的千金，丁千金是也。

還有更玄妙的事，風棧一見姬介夫，竟然恭恭敬敬的叩下頭去，然後再站了起來說道：「弟子有事要稟門主。」

姬介夫，姬更夫，竟是門主？

是甚麼門？

不論是甚麼門，看來姬介夫的權位比風和老父子二人大得多了。

姬介夫道：「多大重要的事？講！」

風棧道：「昨夜來的孤身客人，現在全身都涼了，只還有半口氣在。」

姬介夫眉頭一皺，道：「不會呀，除非我看走了眼，那小子進店門之前，在四週轉了好幾個圈子，我看出來像個道上的，所以那壺酒的份量加重了些，不過也不會那麼快就毒死他呀。」

風棧道：「弟子親自試探過，不會有假。」

姬介夫道：「叫郝唬人去了沒有？」

風棧道：「去了，叫張狗子去的。」

姬介夫道：「郝唬人來後，只囑咐他，如果那小子眞的只剩半口氣的話，叫他抬走，要謹愼點。」

風棧躬身施禮後，才敢退出去。

＊　＊　＊

郝郞中郝唬人獨自進入九號房。

他煞有介事的爲樂笑天把脈。

脈象的確奇怪，不是如擂疾鼓般快到絕，就是慢到比蝸牛跨步般幾乎停頓，這現象是郝唬人半輩子唬人生涯中，第一次被人唬的遭遇。

再試額頭、腋窩存溫。

乖乖，剛剛從熱額頭縮回手來，接着觸及冰涼的腋下。

郝唬人不是盞省油燈，面色突變，二指併力拚命的向下狠狠彈去。

他還沒有把勁力彈出去。

因爲不知何時，他另一隻手的脈門，已經到了床上病人的三指之下，不僅提不得眞氣，還用不得力。

他不但傻了，而且傻到似得了「半身不遂」症般痲了，心、肝、眼兒都痲木了。

病人笑了一笑，說道：「你好，無常鬼醫郝老兄！」

「無常鬼醫」郝虎仁的大名，在江湖上也不算小。

他「虎仁」兩個字的名字，是自己解釋說取「虎毒不食子」的「仁」，話中之意思是說，普天之下，除了他自己兒子之外，他沒有不敢下手「吃」的。

他並不是姬介夫的門人，也不是眞正的怕了姬介夫，而是論功力武技，姬介夫能吃定他，如論用毒施詐，姬介夫却不及他，再加上他獨往獨來，仇家遍佈天下，姬介夫有門有派，勢力足可以保護他，何況還有重利，於是勉强作了姬介夫的劊子手。

樂笑天另一隻手伸出被窩，一拍三點指，才鬆開郝虎仁的脈門。

樂笑天還笑着向郞中先生道：「我很抱歉的點了你一下『七焚五裂陰陽手』，你算是半個行家，不信儘管試試，我等着你。」

郝虎仁不再唬人了，被唬得一楞一怔的，道：「閣下是……」

「樂笑天。」

「我的媽，樂大俠你老吩咐，叫我幹甚麼，我就幹甚麼。」

「那麼聽話？不試試我的點穴手法嗎？」

「不用試，小子自有分寸。」

「那好，昨夜我已經看過了程、岳兩家的病人了。」

就這麼簡單的一句話，不，應該是半句話，郝虎仁馬上便知道應該做甚麼，於是便道：「容易，對時之內，小子保証他們個個生龍活虎。」

「不！我要你慢慢來，用四天工夫，在第五天的正午，就要病在『風和老棧』的客人全部復原。」

「成，一句話。」

「另外還有幾件事……你懂了？」

「小子懂了。」

「能辦得又週到又好？」

「你老放心，我必會令你老感到又週到又好才是。」

「這才對了，等你把事全部辦到又週到又好了以後，當病人們全都平安地離開『風和老棧』，我也會幫你的忙，懂嗎？」

「懂！懂！小子懂得了！」

「那你去吧！就按我說的告訴老兒。」

「是！」郝唬人恭恭敬敬的行個禮，退出九號房間。

＊　＊　＊

「老郝，當眞？」姬介夫笑哈哈的問。

「姬老你安心，要是假的話，對我有甚麼好處？」

「說得也是，不過老夫從來不相信甚麼功抵一甲子的參王、朱菓這些玩意兒……」

「姬老，好在只有四五天工夫，暫時放過那個早晚非死不可的小子，而能親眼看看千年參王的樣兒，這又有甚麼不化算？」

「好吧！聽你的。」

「姬老，我走了，你老請囑咐陰家及雷哥兒們，要對小子好些兒臉兒，別橫生是非，誤了大事。」

「聽你說得這麼嚴重，老夫不能不信其有了，你走你的，別的事包在老夫身上。」

郝唬人走了，「風和老棧」上上下下立刻全得嚴諭，加倍小心，並且要無微不至的殷勤侍候九號房的那個土小子，那小子要甚麼送甚麼。別問，只要別讓那小子溜了，便是他們一件大功。

樂笑天眞是樂笑天了！他怎麼會走呢？就算孝子賢孫，也沒有「風和老棧」上下的伺候這般的周到。

他多少年沒有過這麼舒服的日子，放着現成的福不享，不享豈不是白不享。

傍晚，姬介夫拜會了樂笑天，彼此談笑風生，像是交上了五輩子莫逆之交的老朋友一樣。

郝唬人按照規例，照常看顧老棧病着的人。

不過，若能多多留心，從他走後病人家屬的神情上，會看出些端倪來，那是憂心微少，喜却見多。

樂笑天本來可以在一天之內，就平安送走困在老棧走不了的客人，他之所以要郝唬人四天後才見功，旨在偵獲姬介夫這樣作的內情。

這內情不簡單，郝唬人全不知道，由郝唬人暗中轉達，事主也莫明其妙，看來這解鈴還須繫鈴人是不會錯的了。

出手制服繫鈴人，並不困難。

不過，那沒有甚麼意思，和樂笑天的作風是不合的。

他要自己費心去打聽，然後求証，這樣他才能獲得滿足感，獲得快樂情趣。

日子想慢慢過的時候，它偏像飛似的那麼快。

反之想快過去的，那等吧，一刻一刻的像數一大包小米粒般似的，數來數去都數不完。

四天過去了，病人亦全康復了，明天中午就該行動啦，樂笑天仍然沒有偵知其內情，氣得他直嘆氣。

半夜。

姬更夫又正好走到客棧門口。

他又正巧剛敲三更梆聲的第一聲。

忽然門口多了位深夜投店客。

這次，姬更夫沒有理會。

因爲他錯會了意，錯當郝唬人他的假話，現在成了眞，是九號房的客人同伴來了。

郝唬人說得很清楚，來人身上有支千年人參王。

所以他轉身招呼店堂裏值夜的陰山。

來客性子急，叫他。

他裝沒聽見，來客有些惱火了。

「呔！」一聲喊，跟着一拳擂在門框上。

不得了啦！整個大門外帶左側的牆，嘩啦連聲全場下來。

姬更夫已走了沒了影子。

他去遠，在轉角暗影的地方佇立靜看。

陰山雙目怒睜的走了出來，沉聲道：「喂！你是吃錯了甚麼藥？嗯！」

來客實在沒有提防到有這麼不結實的門和牆，不管怎麼說，是自己火氣大，一拳擂出了漏子來，於是揚聲道：「店家少囉嗦，毀了甚麼，我賠你甚麼，如果多說難聽的，我耐性有限。」

陰山一聲冷嗤，沒來得及說混話，姬更夫又一頭鑽了出來，自作聰明道：「老五，你忘了九號房客人囑咐的話了，這位大概是九號房客人的同件。」

一句話提醒了陰山，他立即換上笑臉相迎。

來客當然也聽到了姬更夫的說話了，平常他固然少開口，可是這件事不同，他不信他要找的人會未卜先知，又希望看果如姬更夫所說。朋友靈犀相通，道：「店家，九號房住的客人是何等模樣兒？」

陰山巴結的把樂笑天的模樣說了個詳細。

來客哈哈的大笑起來，大步直前，邊走邊道：「佩服，我不能不佩服，天下也只有樂笑天能辦得到這般妙絕的事來，哈哈哈……」

一聲樂笑天，陰山幾乎變成「陽山」。

姬介夫一顆心，猛地跳到嗓子眼。

他不再顧忌那更夫身份，急急地問道：「老客又是那一位？」

來客道：「雪冰月。」

當姬介夫魂返軀體時，低而急促的道：「快！通知所有的人，毀店，撤退！」

他是撤了，連正躺在熱被窩裡，等着他去親熱的丁千金也沒有照顧，一個人來了個「早走早着」。

雪冰月的笑聲，早已驚起樂笑天。

雪冰月往裡搶。

樂笑天往外趕。

中門相逢，猛地緊抱一起。

「笑天，你是怎麼……」

樂笑天猛地推開雪冰月。

雪冰月幾乎被摔倒，話立刻中止，楞楞地望着樂笑天。

樂笑天帶着歉意的微笑，道：「來不及解釋，快去後面，反正已經藏不住了，你喊好了，叫姓程的姓岳的兩家人快離開客棧，踢倒後牆走會快好多，快，幫這個忙，一切事後再行詳談。」

雪冰月何等人物，不再多問，拔身投射往後園。

他果然大喊大叫。

果然依言推倒了後牆。

程、岳兩家在他保護下，平安地爬出「風和老棧」。

樂笑天此時，早已不知去向了。

被雪冰月大聲叫醒的人，跟着逃出客棧的人客倒不少。

這些客人剛剛逃出牆外，一聲巨响，接着塵土飛揚，木瓦飛散，整個「風和老棧」坍塌下來了。

＊　＊　＊

「妙手堂」是郝虎仁自己出資開設的藥店子，很大。

店大，人就用得多，人不少，上上下下足有八位。

樂笑天來得夠快。

可是還是嫌晚了一步。

郝虎仁眞的不能再唬人了。圓睜着兩隻死魚般的大眼，雙眉心上出現一個血洞，深可見腦，剛死不久。

另外七名無辜者竟也隨着郝虎仁而去，無一活口。

八個人全死在「穿陽指」之下。

「穿陽指」正是江湖巨魔「天恨地厭」姬無情的獨門絕技。

姬介夫就是姬無情，他聽到雪冰月一聲樂笑天，再聽雪冰月自報姓名後，立刻明白是上了郝虎仁的當了。

因爲憑郝虎仁的能耐，想制住樂笑天，那是痴人說夢話，同樣，九號房客是樂笑天，住店當夜自己那壺壽湄也休想瞞得過他。

既然如此，所謂參王、所謂同伴、所謂四五天即有人送到等等，就全是郝虎仁受制之下的謊言了。

郝虎仁的謊言，使到姬無情拋下老棧，拋棄情婦，拋棄所謀的人和財，姬無情那能不恨，又那能輕易饒過郝虎仁呢？

樂笑天想明白時已晚了剎那，這短短的一剎那，世上已添了七個無辜的冤魂。

樂笑天對郝虎仁的死並不悲憤，按照郝虎仁這半生行爲，死有餘辜。

樂笑天回到「風和老棧」又慢了剎那。

「風和老棧」就在他往返之間，瓦崩屋塌，從此除名。

風家、丁家、陰氏、雷氏，走了個一乾二淨。

殘垣斷牆朽木坍屋下也多了兩個屈死鬼。

人的睡態和睡後的感應不一，有人睡了，震天雷在他耳邊响，他也聽不到。

這兩位屈死朋友，就屬於這睡若死的一種，所以儘管雪冰月斷喝聲聲，聲聲如同雷鳴，他們還是沒有逃出，遇上這場劫難。

雪冰月爲了保護程、岳兩家的人，沒能追殺這羣惡毒的東西。

樂笑天回來了，一言不發，雪冰月也沒有開口。

朔風中，深夜裡，程、岳兩家人必須要安置，找地方沒有那麼現成方便，樂笑天開始利用廢物。

有雪冰月幫手，很快搭成了一座可以暫避風寒的篷帳，取來生着個火堆，碎木朽柱多不勝數，程、岳兩家的人對樂笑天和雪冰月千恩萬謝，樂笑天只是苦笑。

他倆擠坐一起，雪冰月一笑道：「我看你可以開間鏢局了，準有生意。」

樂笑天答非所問道：「你來濟南作甚麼？放着新娘子不陪，熱被窩不睡。」

「找你。」只有兩個字。

「來就來吧，不提我姓名不行？」

「誰知道有這麼多鬼詐事？」

「就因爲你多了句話，平添九個人寃枉喪命。」

「那郝鬼醫早該死了。」

「我根本沒算上他。」

「放心，死的再也活不了啦，你可以把姬老鬼交給我，我叫他死上九次就是了。」

「說屁話，連點屁用也不管。」

雪冰月沒接這句話，這本是一句很不好接的話。

「你來得總算是最合時，」樂笑天道：「幫個忙吧！」

「我送岳青峯去徐州。」雪冰月眞和樂笑天已交成莫逆，知心，所以自動提出送人來。

樂笑天說：「好！我送程家的人。」

「天一亮就走？」

「當然，除非這兒有你雪冰月多逗留的原因。」

雪冰月笑笑，突然壓低聲音道：「能談點私事嗎？」

「能，談吧！」

「聽說有人死去又還魂，並且送了你些散功沙，是眞的嗎？」

「不假，不過死的再也活不了，這話你剛才自己說過，別忘記。」

「所以，我聽到這個消息，頭直痛到現在。」

「頭痛不是爲了我吧？」

「你反正已經收下了那份禮，如今還生龍活虎，我可免爲你頭痛。」

「希望你頭痛也不是爲自己。」

「不爲自己那才怪，樂笑天，那位回春妙手是誰？」

「你白生了兩隻眼，見過就忘了。」

「喔！是她，可惜當時我不知道。」

「當時，你去徐家後園，準是和新嫂子一道。」

「不錯，女人多妬，難怪她冷冰冰的只告訴我說你來了此地。」

「女人心細，不止善妬。」

「管她們心細心粗，善妬善愛，我只是爲你收那麼重的禮物而擔心，當年『黑心船』上，經你我兩次計數，一個不缺，絕了種的『獨孤黑』，我不信世上還留有他的鬼子鬼孫。」

「我也不信獨孤家還有鬼子鬼孫活在世上，不過，或許有個鬼女命長，當年沒上那條『黑心船』。」

雪冰月只是當局者迷，沒有聽出樂笑天的話中意來。樂笑天不能說得太露骨，話點到爲止。

雪冰月想了想，笑了，道：「不見得那鬼女沒上那條『黑心船』，不過這總是條線索，找吧！總是有始末的。」

樂笑天道：「我看用不着找。」

「對！」一拍腦後，雪冰月道：「不論鬼女或是鬼子，反正他們會自動送上門來。」

「咱們作個約定如何？」（未完・一）



新派湖海恩怨錄／西門丁·文　可飛·圖

太監頭陀劍

赴京頻生枝節　頑抗又遇高手

上文提要：唐郎根據楊香主所述，與陸漫漫一起押着陸雙桂來至大名府城郊，準備「造訪」令旗幫總舵，救出卜十二；唐郎獨自來至大南街，發現楊香主所言不虛，果有一座冷府巨宅，於是回去指示陸漫漫看守着陸雙桂，自己則搬到城內客棧打聽冷府消息，大約知道了冷府主人冷逢春的身世，後來唐郎路過大東街，見一巨宅張燈結彩，似要辦喜事，於是跑進巨宅對面的一間飯館打探情況……

小二道：「原來客官是外地來的，那裡是張老爺的府上，他弟弟是今朝的將軍，誰不知道，張公子後天要成親，自然得張燈掛彩。」

「哦？姓張的在金軍內當官的不少，不知張老爺叫什麼名字？」

「張老爺喚展堂，城內不認識他的人甚少，後日客官若還在敝城，大可以去他家打打秋風，可不必來咱們這裡吃飯。」

唐郎一笑置之，心中却有了計較，故意道：「小二哥，你這不是故意譏誚我？明知我是外地人，與張老爺本不相識，去他家吃飯，倒不如去要飯來得乾脆。」

「客官有所不知了，後天張老爺擺的是流水席，任何人都去得，吃住均免費，但却不能借酒鬧事。」

唐郎笑道：「有這種便宜事，少不免要去叨擾幾杯，多謝您啦，小二哥。」

小二臨走時還叮嚀了一句：「那天有許多達官貴人，您要去的話，最好注意點衣着，免得進不了門。」

*　*　*

次日早飯後，唐郎又恢復「舊貌」出城，回到陸漫漫那裡，先把陸雙桂的暈穴封住，然後將進城的情況告訴陸漫漫。

「十一哥，您想去張展堂家？冷逢春一定會去張家喝喜酒？」

「若依店小二說法，他九成會去。」

陸漫漫沉吟道：「不過張府也許是龍潭虎穴，說不定已佈下了陷阱，等候咱們。」

「冷逢春在令旗幫內的地位必在陸雙桂之上，范鐵漢不注重陸雙桂，却不能輕視冷逢春，因此張府的喜酒，咱們一定要去喝。」

陸漫漫邊踱方步邊道：「咱們與張家非親非舊，他讓你進去吃流水宴，也只能坐在外堂，冷逢春若去，張展堂會冷落他麼？萬一咱們行踪暴露，又如何應變？」

唐郎想了一陣，道：「愚兄進內，你在外面接應，還有，立即把消息放出去，讓如來佛知道咱們的意思。」

陸漫漫嘆了一口氣，道：「如來佛知道後，他未必會讚成咱們救卜十二，何況十二哥落在他們手中已多天，說不定已經……」

她未完之話，唐郎自然知道，但却固執地道：「若在五年前，愚兄必與你一般想法，但如今不同了，我不能讓卜十二白白讓人抓走而袖手旁觀！」

陸漫漫盯了他一眼，又嘆息道：「既然一起行動，且小妹一條命也是你救的，我可以不管麼？」

「既然如此，咱們明天便進城吧。」

陸漫漫道：「可還得要準備一下，十一哥，小妹在靜安客棧房內的橫樑

上，置了一包鋼針，明天你先回店取針。」

* * *

張展堂大門外「畢畢剝剝」地响起震耳的鞭炮聲，四周圍了許多人，唐郎和陸漫漫扮作跑江湖賣藝的夫婦，雜在人羣中。

未幾，花轎便抬進大門，又過了一會，大門洞開，人羣蜂湧而入，張家管事大聲喝道：「敝府準備了足夠的酒菜，不必爭先恐後，誰不守秩序，不守規矩，咱們便不客氣了。」

唐郎和陸漫漫隨衆而入，那張府頗大，流水席擺在大院裡，遠遠望去，廳上有人影晃動，但看樣子，那裡招呼的只是張家的一般親友，眞正至親及大人物，必被安置在內廳。

大廳之外，一字橫開十來名莊丁，根本無可能混進去，唐郎吃了一陣，便向陸漫漫打個眼色。「娘子，咱們走吧。」當下向管家抱抱拳，聯袂告辭。

兩人直拐至另一條大街，方敢交談。「三十妹，愚兄由後門那邊混進去，你在……」

陸漫漫未等他說畢，已截口道：「不行，小妹不會讓你獨自冒險，一齊進去吧，有事也有個照應。」

唐郎考慮了一下，覺得一個人進去，既要擄人，又要却敵，的確不好辦，是以道：「也好，不過你可得小心一點，也不好後悔。」

陸漫漫淡淡地道：「小妹做事，向來不後悔，你大可放心，一個人身不由己，生命也無什麼意義，當然小妹也不會隨便糟蹋。」

唐郎心頭一跳，覺得陸漫漫內心十分複雜，與以前他所接觸過的兩個女人完全不同，當下點點頭，便拐向張宅後門。

不料張宅後面居然有人巡邏，不過這難不倒唐郎，他輕聲向陸漫漫說了幾句話，便獨自一人走過去，臨近時突然撲倒，把前面兩個莊丁壓在地上。

莊丁們立即呼叫起來，唐郎狼狽地自地上爬起來，連連作揖，「對不起，俺被石頭絆倒了，不是故意的，請大哥們原諒。」

有個莊丁罵道：「他奶奶的，你這傢伙在這時候出現，有問題，搜身。」

唐郎半推半就，讓他們搜身，他的武器及暗器已全交給陸漫漫，除了有兩錠銀子外，別無他物。那些莊丁見搜不到什麼東西，踢了他一下屁股，喝道：「快走！」

「是是！」唐郎忙不迭轉到左首那邊，但見那邊也有人巡邏。唐郎心頭一動，摸出一錠銀子往後拋去，銀子飛去的位置，是宅後那邊。

「篤！」一聲响之後，又傳來一陣雜亂的脚步聲，唐郎立即轉身走回去，只見那幾個莊丁正在爭奪銀子，他不慌不忙，輕輕巧巧地躍進宅內。

雙脚一落地，便見陸漫漫在假山後向自己揮手，他張望了一下，花園不見人影，便施施然走過去。

陸漫漫把武器及幾塊碎銀交給他，向他打了個手勢，首先竄出去，唐郎遠遠跟在她後面，只見她拐了個彎，伏在一根柱後，唐郎不知就裡，也匿在另一根柱子後面。

過了一陣，又見陸漫漫的嬌軀射了出去，隨即見她抱着一個丫頭過來，唐郎這才明白她的用意，協助她扶着那個丫頭到後花園。

陸漫漫先迫供那丫頭，然後動手易起容來，又將衣服對換，她心靈手巧，易容術之精，連唐郎亦瞠目。陸漫漫低聲道：「十一哥，我如今喚彩蝶，是負責送菜進內廳的，小妹這便混進去。」

唐郎又喜又擔心，忙叮嚀她。「三十妹，一切小心，有眉目先出來通個訊，有危險便往這邊跑。」

陸漫漫剛往灶房走去，只見一個中年婦人見到她便罵道：「死丫頭，跑去那裡？」

「今天東西吃多了，肚子受不了……」陸漫漫邊說邊接過食盤。

那中年婦人微微訝然。「你今日聲音怎地粗了？」

「大概吃得太多。」

中年婦人罵了一句：「饞嘴鬼！快走快走！」

陸漫漫走了兩步，正在思量內廳該如何走法，忽見一個丫頭走自廊轉出來，見到彩蝶，喚道：「彩蝶姐，快！老爺快生氣了。」

陸漫漫應了一聲，她心頭忐忑，但表面上一點也瞧不出來。跨進內廳，只見裡面放着四張八仙桌，兩張桌子已有菜，兩張還空着。

一個年紀較大的丫頭迎了上來，咕嚷了一句，先拿一碟至前左那席，再拿另一碟去前右那桌，陸漫漫趁這時候打量廳內的賀客。

這裡的食客跟外面那些大不相同，不是肚圓腸肥、紅光滿面，便是身材魁梧，精神矍爍，而且衣着光鮮。

但見主席一位肥胖的中年漢抬頭道：「彩鳳，着仁鳳到地窖裡，把我珍藏了二十年的那瓶狀元紅捧上來。」

那年紀稍大的丫頭拉着陸漫漫出去：「速去捧菜。」一出走廊，又見剛才那丫頭端着食盤上來，彩鳳一手將銀盤接去，道：「彩雀，快去叫仁鳳拿一瓶二十年的狀元紅進來。」

那丫頭應了一聲便走，陸漫漫連忙走去灶房，見那中年婦人又端着食盤等她。陸漫漫再進廳內，耳畔忽聞適才那胖漢的聲音：「鴻兒，還不替爲父敬你冷伯伯一杯。」

陸漫漫心頭一跳，抬頭望去，只見新郎走向那席，向一位相貌堂堂、雙眼精光四射的中年漢敬酒，那中年漢哈哈笑道：「展堂兄，你眞是虎父無犬子啊，元城誰不知你海量，想不到

令郎也如此了得，看來小弟要敗在賢父子手下了。」

張展堂笑道：「逢春兄眞會謙虛，上個月小弟才給你灌醉，愚父子的海量加起來，也不如你一半。」廳內立即有人推波助瀾，要他們再鬥一次。

陸漫漫離開內廳，心中忖道：「冷逢春果然在此，眞是皇天不負有心人，只是這許多人在場，如何下手？」

抬頭望去，但見唐郎在遠處向自己打手勢，乃輕輕點了三次頭，表示正點子在裡面，接着又輕輕搖了兩次頭，表示未有下手機會。

如此來回又端了幾次菜，仍未想到良方，當她捧湯進去時，只聽彩鳳道：「彩蝶，你帶冷老爺去解手。」

陸漫漫心頭狂喜，却恭恭敬敬地道：「請冷老爺跟奴婢來。」她走上走廊，往後花園方向走去。

冷逢春訝然問道：「咦，方向不對嘛，上次我來，彩雀帶我往左首那邊去的。」

陸漫漫早已想好了藉口，不慌不忙地道：「冷老爺有所不知，後面新建了一座茅坑，比較乾潔。」冷逢春唔了一聲，跟在她後面。

快到後花園時，冷逢春忽然向陸漫漫靠過去，道：「冷某醉了，姑娘您扶我一把。」他肩膊向陸漫漫撞去，右手自左臂穿出，準備抓人。

陸漫漫一看不對勁，嬌軀一閃，如泥鰍一般，脫出冷逢春掌力範圍。

冷逢春哈哈冷笑道：「冷某早看出不對勁，四天之前冷某才來過，後花園尚未有茅坑，今日突然有了，豈不奇怪。」

他一語未畢，身子已撲上去，一口氣攻了四五招。此人外表看來十分沉穩，但行動起來却十分迅捷，幸好陸漫漫也不是省油燈，雖然落在下風，但未呈敗象，只是心中奇怪，因何唐郎不出現。

冷逢春本來認爲一個小姑娘有何本領？還不是手到擒來！不料接觸之後，方知對方絕非簡單的人，心中也微吃一驚，又知對方在此時來引自己上釣，必有圖謀，更可能尚有同黨，又不願求助以免失身份，是以故意大笑。「臭丫頭，你潛入張宅有何圖謀，還不快快招來！」

冷逢春故意大叫，陸漫漫又不是剛出道之雛兒，當然知道其用意。

冷逢春功力不凡，掌力特强，每發一招都帶起一陣罡風，刮得陸漫漫肌膚生痛，她經驗火候及武功都不如對方，情勢越來越糟！

冷逢春冷笑道：「小妮子，你綺年玉貌，就這樣香銷玉殞，未免可惜，不如投降吧，只要你肯合作，冷某保你一條小命。」

陸漫漫此刻豈能開腔？眼角不斷向左右瞟射，見不到唐郎之踪影，芳心大急，忖道：「莫非十一哥也遇到危險？」

此念一生，頓生逃跑之念，奈何冷逢春掌風嚴密，根本無縫可鑽。

就在此刻，內堂傳來張展堂的聲音：「逢春兄，你在跟誰說話？」

冷逢春回道：「正跟你一位不知天高地厚的丫頭印證武功，展堂兄，你家裡的丫頭，都有一身好武藝啊，眞教人羡慕。」

他嘴上說着話，手上絲毫不慢，把陸漫漫迫至假山附近。游鬥中，只見他左掌一招「如封似閉」，封住陸漫漫之退路，右掌橫掃，手掌似拍似抓，直取對方腰際。

陸漫漫已退無可退，唯一之辦法乃硬拚，她緊咬銀牙，左掌抬起，正想發出，倏見冷逢春身子猛地一側，她反應極快，立即自空隙處竄出。

「篤」地一聲，一塊小石頭擊在假山上，冷逢春冷笑道：「原來還有同黨。」

與此同時，又傳來張展堂之聲音：「諸位，咱們一齊出去看看。」

那一塊小石頭，使得陸漫漫精神一振，也不看唐郎在何處，立即揮拳斜擊冷逢春之左脅。

冷逢春右臂一抬，已將其手臂格住，正想還招，突又見他向右一閃，陸漫漫左腿一抬，正中其脛骨，只痛得他蹭退一步，發出悶响。

說時遲，那時快，背後突然風聲大作，那是軟兵器發出之破空聲，冷逢春在這刹那，斜踏一步，同時縮肩轉身。

不料他身子只半轉，腰上穴道一麻，四肢已不能動彈！直至此刻，他才見到一個穿着張府家丁衣服、戴着帽子的大漢。

也在此刻，張展堂等人已到，但唐郎之軟劍已架在冷逢春之脖子上，陸漫漫連忙站在冷逢春另一側。

張展堂一至，便知發生了甚麼事。「哼，你們這對狗男女，好大的膽子，竟敢來此行兇，可知冷老爺之身份？」

唐郎冷冷地道：「若不知道，尚會來找他麼？他是令旗幫副幫主冷逢春。」

張展堂不由吃了一驚，脫口道：「既知他是令旗幫副幫主，你們還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沒有三分三，怎敢上梁山，」唐郎道：「張老爺，此事與你無關，咱們亦不願傷了和氣，希望你不要插手。」

「冷老爺是在寒舍出事的，怎能說與張某無關？」張展堂邊說邊指揮家丁，遠遠把他們包圍起來。

唐郎哈哈笑道：「咱們『找』冷老爺，只是想拿他跟令旗幫換個人，張老爺若强出頭，萬一他不幸死在某之劍下，范鐵漢會放過你麼？」

張展堂聞言，登時身子一抖，半晌方問道：「如此，你們要張某如何……如何……」

唐郎微微一笑，「很簡單，只須把

人帶走，一切便與你無關。」

張展堂左右爲難，乾咳一聲，又道：「如此，張某可沒法向范幫主交代。」

「那也容易，請你轉告范鐵漢一聲，就說冷老爺絕對沒有性命危險，不過請范幫主今夜三更去西城外三里石碑處交換人質。」

「你們要拿冷老爺換甚麼人？」

「最近落在他手中的一位姓卜的好朋友，你只要這樣說，他便淸楚，」唐郎說至此，臉色一沉，又道：「不過，若他不出現，便說明敝友已被他殺害，或他不願意拿冷老爺交換，咱們也就不客氣了。」

張展堂忙道：「且慢，令旗幫分舵有多處，敝友未必在總舵，說不定今夜來不及交換，那……」

「那范鐵漢也得露面交代一下，不過，咱們已打聽過，敝友是被囚在令旗幫總舵內，還有，交換人質，只許他帶一名親信去，否則，咱們未必會出現，嘿嘿，屆時冷老爺可有苦頭吃了。」

張展堂又沉吟了一下，方問冷逢春。「逢春兄，小弟左右爲難，你認爲小弟該撒手不管麼？」

冷逢春財雄勢大，又是令旗幫副幫主，平日卑視一切，今日當衆被人制服，羞愧莫名，一直垂頭垂腦，不敢發一言，此時聞言，心中不由暗罵一聲：「好個張展堂，此時此刻問這種話，不是存心要冷某更加難堪麼？」

張展堂見他久久不開口，又道：「逢春兄，你我感情不比一般，首要是不讓吾兄受到絲毫損傷……范幫主那裡，小弟再想辦法應付……」

冷逢春心中又罵了一聲：「好狡猾的張展堂，」嘴上却道：「展堂兄，你不是江湖中人，本就不該淌渾水，何況今日是令郎大喜之日，更不該動刀動槍，請你不要插手。」

「既然有逢春兄此話，小弟就放心了。」當下張展堂下令家丁撒開，保護他及其他嘉賓，同時着人打開後門，通知外面的人不可阻擋，目送唐郎及陸漫漫挾着冷逢春離開。

唐郎臨走又丟下一句話：「張老爺，請勿施狡計，須知令旗幫人再多，也沒在下這柄劍之快。」陸漫漫順手拿走藏在假山中之兵器。

兩人一路平安地出城，實在料不到這次能這般順利。

* * *

三更未至，月已至中天。夜風吹來，大樹婆娑，城西三里石碑附近，樹影在地上晃動吐吞，氣氛有點恐怖。

縱觀遠處，大地一片銀輝，萬籟無聲中，另有一番幽美，可是唐郎却無心觀賞。

三更未屆，唐郎便與陸漫漫帶着冷逢春來到三里石碑附近。對於殺手來說，第一件事，便是先摸準地形。

唐郎推着冷逢春至三里石碑，却要陸漫漫跳上一棵大樹，居高臨下，俯覽方圓五六里，以防范鐵漢不依規矩，帶來了大批嘍囉。

等人之時間過得特別慢，也特別難受，唐郎只恨不得天上月兒快快移過中天。

時光逐點流逝，忽聞陸漫漫的聲音自遠處傳來，「西城門打開……駛出一輛馬車來……有廂雙套馬車，除了馬伕，不見其他人。」

唐郎深深吸了一口氣，道：「好，愚兄知道了，你不可暴露身形位置，等候愚兄之暗示。」

俄頃，得得之馬蹄聲已淸晰可聞，終於見到一輛馬車駛過來，一直至三里石碑前方停下。

唐郎又在冷逢春身上戳了一指，再將他身子抬高，擋在自己身前。馬車布帘一掀，探出一條高大健碩、四十多歲之漢子來。他雙眼如電，先向周圍一探，再落在唐郎身上。

唐郎之目光毫不退縮，四道目光就似四把無形的利劍在半空中交擊。

「閣下就是范鐵漢范幫主？」

那人仰天哈哈大笑，「唐郎果然不愧是天下第一殺手，幸會幸會！不過，閣下似乎易了容。」

唐郎臉上毫無表情。「冷逢春在此，卜十二呢？」

「他就在車上，若不帶他來，范某又怎會來見你？」范鐵漢問道：「你可知范某爲何稱你爲天下第一殺手？」

「天下第一殺手之稱號，沒有甚麼值得驕傲的，而且在下也配不起，更何況在下早已不是殺手。」

「你若非東山復出，又爲何到處跑？」

唐郎哈哈笑道：「皇帝老子也未必敢對某說這句話，我到處跑乃靜極思動，與是否重作馮婦乃兩回事，范幫主，咱們素來河水不犯井水，希望今後也是如此，今日還是趁早辦正事吧！」

范鐵漢臉上之笑容登時不見，他雙掌一合，那車把式便鑽進車廂內，抱出一個人來，躍下馬車，將那人放在地上，然後退開。

范鐵漢道：「小錢，你把馬車駛後一點，」彎腰拍開卜十二之啞穴。「姓卜的，你大可以先跟唐十一交談幾句。」

唐郎亦同樣拍開冷逢春之啞穴。

「咱們並無虐待冷逢春。」

冷逢春澀聲道：「屬下無能，連累了幫主，慚愧之至。」

唐郎問道：「十二弟，你沒事吧？」

卜十二有氣無力地道：「多謝十一哥相救，小弟還死不了。」

唐郎道：「范幫主，咱們如今便交換人質吧！」

「且慢，」范鐵漢好整以暇地道：「人是一定要交換的，不過范某想先跟

你談談。」

「咱們之間有甚麼好談的？哦，難道你還有條件？」

范鐵漢笑容不改。「唐兄弟如此，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范某是敬佩你之爲人重信義，又智勇雙全，因此很希望與你交個朋友。」

唐郎道：「做朋友重乎一個緣字，實不能勉强。」

范鐵漢嘆息道：「本幫正需要你這種人材，反正唐兄弟又出來闖盪江湖了，何不共同携手，創一番事業？」

唐郎心頭一動，先作沉思狀，再問道：「范幫主有何大計？準備創甚麼事業？」

「唐兄弟可否先到敝幫，然後再開誠布公詳談之？」

唐郎豈肯跟他回去？乃道：「多謝幫主好意，在下尙無意再理江湖事，也許以後有機會，咱們再詳談未遲。」

「既然唐兄弟沒有興趣，范某也不敢勉强，」范鐵漢解開了卜十二之穴道，道：「卜十二，你自己過去吧！」他說話時，雙眼却望向唐郎，唐郎亦拍開冷逢春之穴道。

冷逢春剛恢復自由，便快步跑過去，倏地斜飛幾尺，右手一伸，抓住卜十二之腰際。

范鐵漢喝道：「冷副幫主，你要本座失信於人？」冷逢春一呆，他想不到范鐵漢會當衆呼喝自己，不過，在這種情況下，他不敢反抗，只好乖乖放了卜十二。

「范幫主果然守信，令人佩服，」唐郎一把拉住卜十二，但覺臂上沉甸甸的，即知卜十二的傷勢很重，忍不住又抬頭道：「范幫主，貴屬之拳頭很重，在下有點後悔。」

范鐵漢微微一笑。「唐兄弟不要太計較，以前咱們不認識，出手未免稍重，唐兄弟，後會有期，希望再見時，咱們已是好朋友，而且是……」

唐郎截口道：「唐某再說一句，我早已無心江湖。」

范鐵漢突然轉頭沉聲問道：「若果你又理江湖事，那又如何？」

唐郎心頭一沉，也沉聲道：「那是在下的事，無須向任何人保證和負責。」

范鐵漢微微一笑，轉身跟冷逢春跳上馬車，車把式一揚鞭，馬車轉頭向西城門方向駛去。唐郎尖哨一聲，旋即見陸漫漫自樹上跳下來，幾個起落，跑了過來。「十一哥，十二哥！」

卜十二輕嘆道：「今日若非你們兩位相救……卜十二恐怕已無再見天日之日了。」

唐郎道：「先回去再說。」陸漫漫立即自樹林內拉出一輛馬車來，兩人扶卜十二上車，唐郎立即駕車向西行。

唐郎對范鐵漢頗有好感，相信他不會食言，因此馬車一直駛至成安鎭才停下來，找了個大夫替卜十二治傷。大夫臨走時道：「貴友傷勢十分重，而且傷及內腑，恐怕非醫治三五個月不能完全復原。」

唐郎道：「那就請大夫多費點心血，診金加倍贈送。」他送了大夫出去之後，便對陸漫漫道：「三十妹，十二弟是否有跟你說過話？」

陸漫漫搖頭道：「沒有，十一哥，你……」

「他們把十二弟打至重傷，是爲了甚麼？大概是迫供，亦有可能卜十二沒有招供，方會吃這些苦頭。」

陸漫漫含笑道：「十二哥不是軟骨頭的人，他當然不會供出甚麼。」

「但假如他一點口風也不透露，你說范鐵漢至今還會留下他麼？」唐郎雙眼緊瞪着陸漫漫，只見陸漫漫睜大了雙眼，一副不知如何是好之神態，他笑笑：「說眞的，如來佛也不是好人，你不必驚詫，要小心的是以後。」

陸漫漫猛地打了個冷顫，這刹那，她才覺得一個人要完全了解另一個人，其實比登天還難！良久，她方迸出一句話來：「十一哥，以後該怎樣做，小妹完全聽你的。」

唐郎微微一笑，他此刻衣服、髮式及容貌均甚難看，但陸漫漫却覺得他深深吸引自己，一顆心突突地跳個不停。

「不必太過擔心，你先去睡吧！」

唐郎到卜十二房內，見他睡得十分香熟，眼光又發亮了，他坐了好一陣，証實他的確是睡着了，才回自己的房。一個人若做了虧心事，他會睡得這般沉麼？

唐郎三人在成安鎭住了五天，方繼續上路，他要大夫開了半個月的藥，沿途餵卜十二吃藥，卜十二傷雖未好，但精神好多了，亦恢復了健談。

這天，馬車走到半途，停下讓馬兒休息，陸漫漫忍不住道：「十二哥，他們爲何將你打得這般慘？」

卜十二冷笑一聲：「他要我供出如來佛的一切，還要將黃蜂成員全抖出來。愚兄每次受不住時，便供出一個已經死了之師兄弟……」

陸漫漫截口再問：「你供出死去的同門，他不知道？」

「有些同門已死，只有咱們才知道，范鐵漢到那裡查？我一共供出了六個，否則焉能活下來？」卜十二大笑道：「說眞的，當時愚兄便有信心，你倆一定會救我出去，果然！」說至此，又咬牙切齒地道：「終有一日，愚兄要他們得到報應。」

唐郎道：「十二弟，你可知道令旗幫因何要調查黃蜂殺手之情況？」

「不知道，也許有人出錢請他們調查。」

唐郎不作聲，陸漫漫又問：「是范鐵漢親自問你的？」

「不是，愚兄總共才見過他兩次面，不過這已夠了，這一切全是他賜給我的，」卜十二反問：「十一哥，咱們

如今到底要去何處?」

「去金京都，依原訂計劃進行。」

卜十二吃了一驚，道：「但小弟如今尚未復原，怎能動刀動槍?」

唐郎道：「路上還有好幾天，而且到了京城，也非立即便可動手，屆時你也差不多了，練武的人，復原比一般人快得多。」

馬車又走了三天，這天已至冀州，因藥已吃得差不多，唐郎又帶卜十二去看大夫，休息了兩天，然後再上路，這次他恢復了頭陀之裝束，還買了些暗器。

馬車在官途上奔馳着，唐郎和陸漫漫輪流駕車，卜十二則坐在車廂內練功。他從令旗幫出來十天後，內家眞氣方能聚在丹田，之後每天都練幾個時辰，內傷恢復得較快。

忽聞唐郎的聲音自前面傳來：「前頭來了一彪官兵，小心!」馬車忽然慢了下來，停在路旁，陸漫漫掀帘而出，果見前面來了一隊百人左右的金兵，心頭有點忐忑。

那彪人馬來勢洶洶，前頭的二十多個自馬車旁過去，後面的那些驟然停了下來。唐郎和陸漫漫的心立即提起。

「停車搜查!」

唐郎道：「車早已停了，不知官爺們要搜甚麼?」

一個隊長喝道：「廢話!叫車內的人全部走出來!」唐郎回頭示意，卜十二乃裝作一副有氣無力之態走出來。

「還有沒有人?」

「沒有了，只咱們三個人!」

兩個金兵跳上馬車，鑽進車廂內，忽然叫了起來：「裡面有兵器!」唐郎三人登時大吃一驚，須知金廷嚴格規定漢人不能携帶兵器，也不能私藏兵器，這罪名可大可小!

唐郎當機立斷，向陸漫漫打了個眼色，道：「妹子，官爺們可能弄錯了，你進去看看!」說着話，馬鞭倏地拋下，馬兒吃驚，馬車便向前衝去!

金兵們料不到他會有此一着，大吃一驚，慌忙閃開，緊接着，那兩名金兵已被陸漫漫封住穴道，拋出車外!

官途上全是金兵，馬車要衝出去，談何容易?唐郎急道：「三十妹，你來駕車，十二弟，你去車廂內拋暗器!快!」語畢縱身躍下，人未落地，軟劍已握在手中!

唯一可以衝出重圍之辦法，便是制服住百夫長!是以唐郎志不在傷人，在人叢中見縫即進，軟劍尋虛抵隙，未見他如何揮舞，已刺倒了好幾個金兵!

軟兵器在人叢中，難以發揮優勢，唐郎覷得眞切，劈手奪下一柄厚背刀，左刀右劍，左右突圍，口中大呼：「擋我者死!」

所謂雙拳難敵四手，金兵人多，實有殺不勝殺之感，唐郎在馬車前衝殺，若有人走近馬車，卜十二則在車廂窗子口給他一把飛刀，是以一開始的進展尚合理想。

唐郎正不知百夫長在何處，忽聞一聲大喝，有人用女眞話罵道：「都是飯桶!還不用箭!」

唐郎尖嘯一聲，趁對方弓箭手尚未準備好，凌空躍起，再打了個沒頭觔斗，向前翻出二丈餘，人將落下，腳尖在一名金兵肩上一點，借力再竄前丈餘，距那百夫長已不遠!但他着地時，已被金兵困住!

那百夫長見手下被他殺傷不少人，勃然大怒，喝道：「弓來，待大爺親自料理他!」

唐郎目光一掠，已見到他的手上抓着一把硬弓，正準備搭箭，所謂明槍易擋，暗箭難防，他一顆心又提了起來，心中暗打主意，同時不斷轉換位置。

「颼!」破空之聲，震耳欲裂，唐郎恰好見一位使長槍的金兵持槍刺來，左臂挾住槍杆，用力一扳，那金兵如何敵得住?連人帶槍橫移尺多，「噗」地一聲响，百夫長那枝長箭便直貫進其後背!

唐郎見箭鏃透胸而出，暗吃一驚：「這番將好强之膂力!」那百夫長見長箭竟射倒自己之手下，又急又愧，哇哇大叫，親信又送上第二枝長箭。

唐郎大急，恨不得立即衝過去，將他制服。說時遲，那時快，百夫長第二枝長箭又離弦射出，唐郎身子橫移，以肩撞開一名金兵，長箭「颼」地一聲，自肩旁越過，又射中了一名金兵!

唐郎乘亂之際，軟劍又殺了一人，口中呼道：「你有種的便與某戰一場，老拿手下出氣，不怕笑掉別人之大牙!」

百夫長大怒，拍馬縱前，手中揮着一柄大刀，但就在此刻，他身後突然閃出一名穿金兵服飾的漢子來，道：「待我來會他!」

百夫長立即勒停馬轠，含笑道：「本將竟忘記了楊兄弟哩!」他縱馬指揮手下圍攻馬車。

那姓楊的快步奔來，金兵們紛紛讓開，唐郎一眼便看出此人是漢人，只是長期居在關外而已，是以譏之：「漢人替金人賣命，你自己不覺羞愧，你祖先泉下也得蒙羞!」

姓楊的怒道：「你死到臨頭，猶不自知，尚逞口舌之利，眞乃可憐又可悲!」一句話說畢，他人已至面前，手腕一翻，刀已出鞘，畢直往唐郎頭上劈下!

這一刀沒有花巧，但却教唐郎吃了一驚!蓋所謂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這斷這一刀已充份顯示出他是久經武術訓練，內外兼修之好手!

唐郎不敢怠慢，一閃身，讓過刀鋒，還了一劍。

（未完．五）

一代天嬌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可飛．圖

上文提要：

江虹、文匡宋聽了妖眼的話，知道艾芙不在長安，還有甚麼好留戀的，二人於是離開趕回芙蓉城，二人希望在路上能見艾芙一面，結果撲個空，二人追追趕趕，說說笑笑，黎明時已到新都近郊，迎面來了兵騎，轉望二人而去，不久，被耶律郡主截擊，幸文匡宋技高一籌走脫，途中金眼鵰迎接，趕到梧桐居，吳桐君出迎，互道別後近況……

草堂巧遇胡姬　和尚搬弄法寶

太白山之中的那個逍遙宮，成了神秘之地，既然護祐了秦中安寧，便是偶爾有些聽不入耳的傳聞，但既抗元祐民，神秘又不可測，武林中人，多視爲禁地，也噤若寒蟬。

嘿!想想連蒙古兵騎也退避三舍，不敢西出長安，也無人敢問。

知道得較多的，只有和尚，既然二十年前，便與胡姬爲友，胡姬一直在避逃甚麼，日久也多少有了洩露，知道了六盤山，地獄門，有個鳩盤婆，那胡姬一再暗示各人，少去秦中行走。

和尚如何不明白，胡姬是怕他們的一世英名，毀於一旦，那胡姬不說，也無人過問，一者知道胡姬有難言之隱，二來是不想害他們的尊嚴，那胡姬的武功，玄微絕倫，竟看不出她是何門派，那麼，還有甚麼不明白的，秦中必有武功曠世的奇能之士，日久也知道了有鳩盤婆，不僅是胡姬的師傅，而且是逍遙公子之母，都不禁駭然。

那胡姬有意無意，暗示各人，她隨師日淺，連師傅的一兩成功夫也未學到。

好了，漸漸地，那秦嶺之北，便成遙遠的世外之域，甚至武林中便是略有所聞，也敢提起，何況名門大派的閨女不時會突然失了踪，非僅因家醜，竟也不敢提起，漸漸反倒更少爲人知了。

只有艾芙這初生之犢，豈僅昂昂然進入秦中，甚至膽大包天，敢捋虎鬚，竟不把啞婆婆的警誡放在心上，竟敢隻身上太白，直搗逍遙宮。

別人也還罷了，不知者不懼，醉菩提一聽文匡宋說艾芙北越秦嶺，進入秦地，已是嚇了一大跳，再聽說隻身單鞭，闖太白山，嚇得差點兒手中酒碗也掉下地去，因爲嚇得心頭一震，竟把大半碗酒也潑在身上了。

這可是從未有過的事，岷江漁隱認識了和尚多年，這還是第一遭見到和尚失魂少魄，知是爲了躭心艾芙，也不由驚得睜大了眼睛。

從未有過的事是文匡宋色舞眉飛，說到艾芙獨闖太白山，逍遙宮犂庭掃穴，如何會不喜洋洋，他可不知犂庭掃穴的另有其人，便連艾芙初時也不知道，也迷惑不解，文匡宋也不過是從傳聞聽來，那傳聞自然加鹽加醋，神乎其說，對一個痴情的人來說，豈會不信，而且千信萬信地信以爲眞。

「嘿!」文匡宋道：「就是如此這般，揚威蜀人，人人感德的火鳳凰，便在陝中成了神仙鳳凰，而且，這尊稱不是來自民間的傳聞，而是出自逍遙宮，那逍遙公子的姬妾嬪妃之中，那自是眞而又眞，陝中之人，無人不信的萬確千眞。」

不怪連他也千信萬信，是萬確千眞了，原來是這緣故。

那醉菩提却直搖頭，艾芙有多了得的功夫，難道他和尚會不知道，但文匡宋從陝中來，所說又豈會假，心知顯然有文匡宋不知道的。

「當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各位前輩，嘿嘿，火鳳凰獨闖特穆爾大營，兵退三路之事，可是不假的，威名不脛而走，早已傳遍天下了，而今，竟連蒙古的探馬赤軍也退避三舍，不敢西出長安的太白山、逍遙宮，竟也被神仙鳳凰掃穴犁庭，傳入那而今叱咤風雲的羣雄耳中，更何況神仙鳳凰天仙化人，嫦娥來了月殿，美仙姬下了塵寰……」

心急的自是岷江漁隱，眞箇是喜又憂，道：「樹大招風，是我亦會一再警告我這個淘氣的小孫女。快說，那又如何。」

醉菩提一瞪眼，道：「你不打岔，人家早說出來了，老漁兒，快閉嘴。」

文匡宋哼了一聲，說道：「那隨州的夏王明玉珍的派了一位將軍，率領了一隊親兵入陝，那妖言惑衆的宋王韓山童，更了不得，派了一位聖母和四嫘嫦，數十位宮庭侍衛，抬了大紅的花轎前來。」

「那是……做甚麼？」岷江漁隱仍然忍不住，急問道。

「是發白日大夢，竟皆册封艾姑娘爲后，我曾聽那丹鳳五傑親口說道：若娶得艾芙姑娘爲后，勝過百萬雄兵，天下英雄也會望鳳歸順。」

「吠！」岷江漁隱驀地一拍桌子，怒道：「當眞是白日發大夢。」

「不僅這夏王，宋王，」文匡宋道：「敢情那逍遙公子也是一般心思，各位，這逍遙公子，江湖中人知道的，已少之又少，當然更不知道，原來他是西夏國……」

文匡宋掃了各人一眼，只聽金眼鵰道：「你是說那成吉思汗所滅的西夏國？」

文匡宋讚道：「老前輩果然是見識淵博，建都黑石城，那羌笛怨楊柳，春風不度的玉門關之南，擁有河西走廊之地，祈連山、六盤山，皆入其版圖，原來那逍遙公子乃是西夏皇胄，其母鳩盤婆乃西夏公主，亦有復國之思。」

醉菩提啊呀一聲，叫道：「小芙兒當眞膽大包天！竟敢老虎嘴邊拔毛，惹上了這魔婆！」

「魔婆！」文匡宋肅容道：「當眞駭煞人，逍遙公子竟說出了這魔婆，可不是也作一般想，若娶得艾姑娘爲后，不亞擁有了百萬雄師。」

其他人連鳩盤婆的名兒也沒聽說過，醉菩提可已額上見了汗，跳了起來，道：「快說，不得了啦，明玉珍派出了大將親兵，白蓮教妖邪齊出，再加上武功通神的鳩盤婆，我那小芙兒……」

文匡宋氣定神閒，道：「大師請放心，艾姑娘身邊有妖眼……」

「該死的妖眼！」

原來江虹被吵醒了，走了出來，兀自打着哈欠，道：「妖眼是老神仙的該死的徒兒，啊呀！太陽打西邊出來啦。」

醉菩提，這瘋癲和尚竟雙手合十，唸了聲：「阿彌陀佛。」

岷江漁隱直搔頭，把一頭白髮搔得更辭了，道：「你們究竟說些甚麼呀？」

江虹走過來，叫道：「老爺爺，你放心，姊姊吉人天相，不對，他說得不錯，身邊有妖眼，別看她年輕，呸！」

金眼鵰道：「小虹兒，你怎麼啦，」江虹說：「我好惱，恨得我牙癢癢的，你們猜，她叫姊姊甚麼，小哥哥，啊呀！我可眞餓壞了，又餓又渴。」指着文匡宋道：「你們還是聽他說吧。」

文匡宋這才從頭到尾，把妖眼和艾芙暗中挑撥安排，讓妖邪去妖魔之事，說了一遍。

大夥兒你一言，我一嘴，不時問個不休，江虹放下筷子，道：「可還有你不知道的，讓我來說吧。」

當下把四嫘嫦，和那聖母現身，萬道霞光中，金橋湧現，未央前殿，逍遙宮的四婕衛，眨眼已身首異處之事一說，說得在座的人無不驚心動魄。

她道：「金叔叔，原來世界之大，無奇不有，還有你這賊和尚……」

金眼鵰喝道：「大師面前，休得無禮。」

江虹嘻嘻笑道：「金叔叔，原來你不知道，這殺千刀的賊和尚，你越罵他，他越樂了。」

和尚可不是大樂了，樂得呵呵連天，小艾芙兒了不得，來一個邪鬥邪，把一場凶險，化險爲夷，怎不喜得他從心裡樂出來。

江虹叫道：「吠！賊和尚，你慢高興，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你衝着我齜牙兒，嚇得我魄散魂飛，這筆帳兒，咱們得算一算。」

醉菩提笑呵呵，說：「女娃娃，你算那一門君子？」

江虹想起來就惱，惱恨在心頭，杏眼兒就圓睜起來，道：「不用多久，三五日，最多七八日，我也教妖眼對你齜牙兒，嚇得你三魂少二魂，七魄少六魄。」

急壞了岷江漁隱，道：「三五日，七八日，你說甚麼呀，快告訴爺爺。」

江虹道：「最多七八日，姊姊就回來了，那時候，爺爺，姊姊可就是鳳凰仙子了。」

「當眞！」岷江漁隱大喜，道：「小虹兒，難道你不高興，倒噘起嘴兒來。」

江虹道：「爺爺，我問你，以往我和姊姊，是一根綫兒拴的螞蚱，是不是？」

說得大夥兒都樂了，江虹可不樂，道：「今而後，那根綫兒上拴的，不再是我，是那該死的妖眼了。那小妖精簡直像陰魂不散，和姊姊寸步也不離。」

岷江漁隱現在有了笑容，也樂了，道：「那可不行，小虹兒，一根綫兒上能拴兩隻，自也能拴三隻螞蚱的，你沒聽說過麼，一根綫兒上拴的螞蚱，跑不了你，走不了我，既然拴上了，豈能跑得了你。」

「當眞。」

「果然。」岷江漁隱也樂呵呵。

輪到醉菩提來惱了，道：「老漁兒，有得你樂的，讓咱們聽他說完了，行不行。」

不厭求詳，文匡宋說了又說，總算說完了。道：「眞令人難信，那與宋太祖對弈華山的陳摶老祖，而今若仍活在世上，豈不是眞有不死的神仙，可惜，我和江姑娘無緣，未能拜見，只憑她的徒兒傳話，就是那個自稱妖眼的秦娥，對了，她姓秦名娥，和艾姑娘的年歲不相上下。」

醉菩提站了起來，不僅額手稱慶，而且在堂中踱起步來，連聲道：「好好，好極了，各位，失陪了，我和尚要先一步。」

岷江漁隱叫道：「和尚，替我捎個信兒。」

和尚一晃腦袋，早已去無踪影，却有聲音傳來，說道：「我和尚不就是信兒，這不是捎去啦。」

岷江漁隱呵呵笑，當眞，和尚不就是信兒，小艾兒有了仙緣遇合，而且就快回到他身邊來了，怎會不樂得合不攏嘴來。

江虹一怔之下，啊呀一聲，跳了起來，叫道：「金叔叔，我也要捎個信去，山不轉路轉，後會有期。」

金眼鵰一把未揪住她，江虹是他從小調理出來的，名份不是師徒，却勝過師徒，手上脚下有多少功夫，豈有不知道的，但竟一把揪不住她，不由一怔，也不由不慚愧。兩月不見，小虹兒簡直像脫胎換了骨，功夫突飛猛進，怎能不驚訝！

文匡宋含笑道：「便是晚輩也要告便，家師已來蓉城，尚未曾晉謁。」

吳桐君忙道：「不神以爲神，無極而太極，文相公，要見令師巴鼻仙長，可往亭中尋。」

文匡宋一拱手，飄然而去。

飄然而去，剩下來的金眼鵰與吳桐君，不自覺對望了一眼，只見岷江漁隱捋鬚微笑，道：「金眼鵰，任你閱盡天下人，當眞是終日打雁，今日却被雁啄了眼。」

吳桐道：「這是怎說，說走就走，賸下這滿桌的菜餚，兩位，請多飲兩杯。」

金眼鵰道：「走了不更好，我若是你，趁早關上梧桐居的鋪門，休想再做買賣了。」

吳桐君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你放心，我在門口守候，亦不見江姑娘進入我這梧桐居，老英雄，我且問你，連你這雙金鵰眼也瞞過了，任他是無法無天的韃子，也不敢說來了我這裡。」

岷江漁隱連連點頭，道：「說的是，留下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那耶律郡主傷在小虹兒手下，更傷了那麼多女兵騎，豈會甘休，又豈會輕擧妄動，只不過，今後來去，要加倍小心。」

金眼鵰道：「故爾我說走了更好。當眞，說來慚愧，今日被雁啄了眼，兩月不見，這那還是我的小虹兒。」

岷江漁隱含笑道：「你這小虹兒和我那小芙兒一樣，人見人愛，遇合的又是世外奇人，人家稍加指點，便勝過我們苦練數十年的笨功夫，却是你可知小虹兒替誰捎信去。她並未說明，我可知道，便是曾經是啞婆婆的胡姬。」

岷江漁隱猜得不錯，江虹被和尚一言提醒，轉頭就跑。金眼鵰、吳桐君，不知有啞婆婆其人，當然更不知道胡姬是誰，岷江漁隱把胡姬的來歷，以及那情感肺腑的往事一說，兩人又豈僅動容，簡直驚得目瞪口呆。也才知道，世間竟還有鳩盤婆這樣的人物，也才明白，艾芙眞正的師傅，其實是這胡姬。

岷江漁隱猜得不錯，江虹果然想到胡姬，猜不到的是，之所以走得急忙忙，是要追趕和尚。

江虹聽艾芙談說啞婆婆，說得多了，可也和金眼鵰與吳桐君一樣，從未見過，啞婆婆就是胡姬，便連艾芙自己，也是和江虹分手後才知道的，自是未曾對江虹言及，反而是從秦娥得知，啞婆婆的胡姬既是姊姊至親至近的人，江虹又如何不感到至親至近，胡姬和鳩盤婆師徒之間的怨恨被艾芙化解於一旦，胡姬再不用東藏西躲了，豈可不趕快去告知。

不行，殺千刀的賊和尚也不能放過，呔！非要以牙還牙，衝着他齜牙兒，也要嚇得魂飛魄散。

既然先前在稠人廣衆之中，她也能無影無形，如入無人之境，自以爲奇門功夫，無雙絕世，不以牙還牙，更待何時。

何況，和尚去捎信兒，自是捎給南郭先生，跟踵自能找到胡姬。

果然，出得城來，可不是賊和尚在前，江虹心花怒放，和尚一定是適才喝多了兩杯，耳聽歡喜事，那在座的人誰不是碗到酒乾。吳桐君果然吩咐用大碗篩酒，江虹暗中留了神，和尚不僅喝多了兩杯，而是碗到酒乾，喝多了無數碗。

妙哇！和尚在前、東倒西歪，可不是唱開啦：

「南來北往走西東，嘆得浮生總是空……」

殺千刀的和尚最是賊滑不過，初

時江虹還不敢跟得近了。聽得和尚唱不得一句，倒要打兩個酒噎兒，是以聽來隱約又斷續，大着胆，跟近了些。

果然，和尚雖然不斷打酒噎兒，可總算聽得清楚些了，只聽和尚唱道：

「……朝也空，暮也空，人生好比採花蜂，採得百花成蜜後，到頭辛苦一場空！」

江虹那有心思聽和尚唱下去，一曉前面有個林子，大路穿林而過。妙極，諒和尚醉眼模糊，不會發覺，斜身兒一掠，奇門功夫，當眞奇妙，快似一縷輕烟，打道傍穿林而入。

來啦，江虹閃在樹後，和尚不過才跌跌撞撞，走到林邊。必是醉眼昏花了，啊呀！竟一頭撞在樹上，撞得和尚蹌跟退了一步，又一步，總算沒跌倒，摸着額頭，只見和尚醉眼圓睜，罵開啦：「好哇！我和尚和你沒完兒，你這該死的小妞！」

江虹大怒，和尚自家醉眼昏花，撞在樹上，怎麼罵起她來啦？

忽然心中一動，和尚賊滑，最喜裝神弄鬼，怎生罵起她來？莫非被他發現了行藏？

那和尚兀自罵道：「死小妞，你眼珠一轉，我就知你要使壞，我知你三番兩次被我嚇得魄散魂飛，要以牙還牙。」

江虹本已一脚滑出了，慌忙縮了回來，可眞嚇了一大跳！眞邪門，和尚怎知她要以牙還牙！

敢情她眞是被和尚嚇破胆了，必是三魂七魄，還未完全歸位，這不是又露了怯麼，心想……這個仇兒，還是不報也罷。

却也因此，更恨得怒上加怒，恨上加恨，恨得江虹把牙兒咬得格格響。

啊呀！不好，江虹倏地一旋身，想跑！

是和尚放開搓着額頭的手，猛搖了搖，彎着的腰也直了起來，像在聽！只道和尚聽見了她咬牙的聲音。

但和尚並未向她藏身之處瞧，忽然揉起眼來，又搖頭，眼也睜得更大了。忽地大笑起來，說道：「敢情是我和尚醉眼昏花，撞在樹上了，當眞，三十老娘，豈會倒繃孩兒，那小妞被我嚇得魂魄尚未歸竅，諒她不敢來……」

江虹登時怒不可遏，一半兒是惱她自己，敢情是自己在嚇自己，那還再往下聽，也登時信心倍增，才知遁甲奇門，眞是奇妙，和尚並未發現她。嘿嘿！

一口眞氣沉丹田，挫腰、縮身，左脚踏乾門，右脚跟轉離方，數藏九九，金絲軟鞭也已扣在手中。

說時遲，和尚跌跌撞撞，已向林中走來了。又唱開啦，唱道：

闖南北，走西東，江上虹是幻，么魔小妞藏林中。

藏林中，魂兮不歸淚婆娑，婆娑淚，淚滂沱……

江虹氣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睨着和尚來得近了，脚下一爻，九九迷踪，貼地一掠，那天氣密雲不雨，林中更陰暗，快得微見白影一晃，到了和尚跟前，才驀可裡一點地，幾乎是貼着臉，衝着和尚一齜牙！脚下却早轉巽方，出坎中，反手一鞭，挫腕一帶，只聽啪的一聲，又一聲轟隆，和尚已跌了個仰面八叉。

只把個江虹喜得心花兒朵朵開，却又怕得要命，和尚是出了名兒，難纏又難惹的，旋身轉艮位，出離方，飛掠出去了三丈，才點地一滑步，躲在一株樹後。

敢情是眞的，和尚躺在地上，毫不動彈。是了，不是她那一鞭快如閃電，九九迷踪神妙，輕易就纏着了和尚的泥腿，而是……一定是，她衝着和尚一齜牙，必是先已嚇得和尚失魂少魄，不用說，再加上和尚灌多了兩碗老酒。

江虹就不僅是心花兒朵朵開了，那臉兒上，也嬌紅花燦爛。

和尚，賊和尚，死和尚，殺千刀的和尚，這番可把甚麼仇都報了，冤報冤，仇報仇，牙兒還牙兒。呵！哈！樂得小江虹咀兒也合不攏來。

和尚仍不動彈，難道……難道那一鞭，那麼一跌，和尚就涅槃了？

不好了，和尚眞要就此歸了西，三聖豈不成了二聖，三聖一元大會，怎還開得成？

心下一驚，可就樂不起來了，說甚麼她與和尚也沒深仇大恨，說甚麼和尚也不過和她玩兒。和尚眞要是死了，可不得了，誰也不會饒她，姊姊也不會饒她。

和尚仍不動彈，江虹可越是着急了，一步，又一步，回到和尚身邊。

和尚一臉泥垢，死人臉色慘白，自是看不出來，大着胆，踢了和尚一脚，啊唷！倒把她的脚踢痛了，敢情已死得僵硬了。

忽然間，想到那日在棧房中，和艾芙猛踢和尚，不也把脚也踢痛了，原來和尚是裝死，要知和尚是不是眞死，只有一個法兒，探他的脈息。

不行，和尚骯髒邋遢，她也沒胆兒去碰死屍，法兒只有一個，探他有呼吸沒有。

深深吸了一口氣，伏下身去，把心兒也提到了口腔，伸出手去，那手是畏畏縮縮，伸出去了，呔！她的手怎會發抖呀！難道連死和尚也怕了不成？

一狠心，那手兒是伸出，伸到和尚的髒咀上了。

江虹嚇得一聲啊呀！跳了起來，跳了開去，死和尚竟對她一齜牙！而且向她指尖兒上咬來。

江虹轉頭就跑，和尚對她一齜牙

，已令她魄散魂飛了，何況還是死和尚！

只聽身後劈劈啪啪，死和尚必是陰魂不散，追來了，這不是陰魂不散是甚麼，她已把奇門功夫施展開來，在江虹心目中，這是天下最神奇的功夫，除非和尚死了，變成鬼，才能如影隨形。

嚇得江虹把吃奶的力氣也用上了，沒命奔跑，但沒用，和尚的破僧鞋發出來的劈劈啪啪的聲響，倒像更近了。

啊呀！哭聲，是和尚帶哭的聲音，哭道：「小妞呀！還我命來，我和尚死得好苦哇，嗚嗚……」

哭聲不僅在腦後，而且……而且……脖子裡陣陣涼，和尚的陰魂在她脖子裡吹涼氣。

江虹嚇得魄散魂飛，心裡發毛，她可是從小就練功夫的人，也就有了自生反應的應變本能，驀可裡往前一竄，落地斜身一滑步，金絲軟鞭原本在手，她不敢看，霍地連環三絕鞭，上打雪花蓋頂，挫腕已化作玉帶纏腰，就勢一挫腰，可又化作了平沙落雁，却早探臂一揚腕，金絲軟鞭已又變招成了倒捲珠簾。

這連環三絕鞭乃是江虹的看家本領，不遇勁敵，不到危急之時，是輕易不施展的，但一施展出來，任你是成名露臉的英雄，也難逃她鞭下。

江虹一急，本能的就使出來了。

她不敢瞧，閉上了眼睛，但能聽，哭聲沒有了，破僧鞋劈啪的響聲也沒有了，但奇怪，連環三絕鞭，分明鞭鞭落空！

江虹大着胆，睜開眼來，眼前那有和尚，即使是陰魂不散，也該有些影兒？

但甚麼也沒有，八月中秋漸漸涼，林中曠野，秋風蕭瑟，只有枝葉在搖晃，忒怪！蕭蕭風不勁，怎生由近而遠，落葉在林空捲飛！

江虹雖然從頭涼到脚，但心裡可明白，她的眼兒睜下了，是了，敢情連環三絕鞭，一出鬼神驚，是了，是了，這必是和尚的陰魂，被她劈得眞箇魂散魄已飛，神形俱滅，對了，和尚必是神形俱滅了。

她不怕了，却想哭，而且眞哭了，哭得淚流滿面：「和尚呀！我不是要你死，只想以牙還牙，那知你是……你是……」

是甚麼呀？忽然想起艾芙曾說過，說過甚麼銀樣蠟槍頭。對了，道：「那知你這死和尚是個銀樣蠟槍頭，不中用，可怨我不得。」

她是怎麼啦，淚還流在臉上，竟又噗嗤一聲，笑了。原來她忽然想到，和尚活着的時候，罵他死和尚，而今死啦，壓根兒就是死和尚。

就在那瞬間，忽見道上有了行人，那近在城郊的林子，豈會濃密，透過林空，可看出老遠，江虹心上着了慌，若發現了和尚的屍首，可就不能脫身了，慌忙飛掠出林，奔出了老遠，才放慢脚步。

巧啦，脚邊流水潺潺，竟來到浣花溪畔。

她追趕和尚，而這是和尚奔來的方向，浣花溪畔，茅屋數間，有杜甫草堂在，不也是她要來的地方，巧的是，她立身之處，無巧不巧，正是那日她幾乎傷在耶律可兒手中，被掃落了一綹頭髮之處，本來死了和尚，她又怕又傷心的，長不大的女娃娃，是假不來的，她是眞傷心，恨只恨和尚竟是豆腐做的，就這麼一鞭一跌，就涅槃了，就因她是個長不大的女娃娃，突然間，那眉兒可又揚了起來，同一天，她不但以牙還牙，而且報了她初出道來最大，也最難忘的羞辱，韃子女，可惡的耶律可兒那丫頭，雖沒死，可是連本帶利，甚麼仇都報了。

江虹拍拍手，多自豪，不自覺左顧右盼起來，常言說得好，富貴不還鄉，有如衣錦夜行，怨報了怨，恨報了恨，仇報了仇，不爲人知，豈不掃了興。

天涼好個秋，那浣花溪畔，杜甫草堂，氣爽秋高時，原是墨客騷人時來之處，弔古人，發甚麼思古的幽情，忒怪，今日却不見人影，唯見浣花溪畔，媚柳烟濃，風蕭蕭，草木又蕭蕭。

忽然心中一動，當眞，這番重回芙蓉城，分明大異先前，不僅這浣花溪，不僅來路的道上，甚至城中街頭，都少了行人，難道眞如文匡宋所說，特穆爾的大軍西來，還有，耶律可兒那韃子女不也又率領女兵騎，再又耀武揚威。

忽然間，就在她顧盼之間，左面樹叢掩映中，似有人影一晃。

不錯，是一個婦人，布包頭，挽着個籃兒，施施而行，隨着那婦人的去處，她發現了，溪流彎彎處，有茅屋三兩間，柳絲兒在風裡舞婆娑，茅屋低矮，是以乍隱還現，是以先前未發現出來。

她來做甚麼，不是要捎個信兒給艾芙的啞婆婆胡姬。先前在梧桐居聽得明白，南郭先生落脚在杜甫草堂，而今她已知道胡姬和南郭先生之間的情孽牽纏了，是以，多一句也不問，就向杜甫草堂跑來。

莫非，那婦人就是胡姬，風蕭蕭，草木蕭蕭，野曠無人，別不見人？

江虹未見過南郭先生，更不識胡姬，但也不禁搖了搖頭，這婦人雖然只見背影，却顯然不是婆婆，而且，只見包頭，不見幪面？

那知眨眼間，忽然不見了那婦人，江虹不由毛骨悚然，那婦人行走在草徑上，她瞪大了的一雙眼睛，分明沒離開過那婦人，怎會突然無踪。

難道，白日見鬼？若說和尚陰魂不散，可又不是和尚呀！

不好，本是陰雲不雨天，忽然下起毛毛雨來，不怪秋風蕭瑟，有了涼意，不，一定是早已下了，不是下，只因那毛毛飛雨，只能令江上生烟波，遠山更迷濛，簡直令人不覺也不見，不怪身上的衣衫濕濕的。

忽聽有吟哦聲傳來，聲不朗，却清越可聞。

只聽吟道：

自別後遙山隱隱，更那堪遠水粼粼，見楊柳飛絮。

滾滾，對桃花醉臉薰薰，透內閣秋風陣陣，掩重門暮雨紛紛。

江虹才辨出吟哦聲傳自茅屋之處，忽聽有人呵呵笑，也在吟道：

別下了燕鶯孤零，別下了蝴蝶伶仃，別下了，你這青衫紅淚人兒病。

江虹一怔！咦！這聲兒好熟？

只聽先前吟哦的人，發話了，說道：「既來之，且安之，何不請進？」

那帶笑的聲音也答話了，道：「兩情若是長久時，又豈在朝朝暮暮，而今金風玉露已相逢，你這個窮酸，難道還未慰得相思苦，應該是，便勝却人間無數了。」

「南郭先生！」江虹大喜，這人一聲窮酸，江虹便知是南郭先生無疑了，找到南郭先生，當然就能找到啞婆婆的胡姬。

相隔不下數十丈，怎生那聲音聽來如此清晰，江虹一點也不覺奇怪，喜上心頭，那還去理會為甚麼，一連幾個起落，已到了茅屋近前。

且慢，屋中人是否眞是南郭先生呢？茅屋在疏籬圍繞中，從外面看來，極是簡陋，却淳樸天然，其實與自然渾為一體，不怪先前相隔稍遠些，便發現不出了。眞奇妙，人一走近，連心境也自然平和起來。

她看見了，從蓬窗的一角，看見了一個先生，儒冠儒服，貌相清癯儒雅，那先生對面有人，江虹却見不到，亦不聞聲。

那先生道：「無事登三寶殿，看你喜形顏色，既匆忙前來，必有緣故。」

是南郭先生嗎？江虹正想出聲詢問，還不知如何稱呼，如何開口，只聽他那對面，江虹看不見的人呵呵笑，說：「眼看捷旌旗，耳聽好消息，窮酸，桃花可不開在秋風，既是對和尚醉臉薰薰，如何還不明白。」

陡然間，那拂面的微風，成了颯颯陰風！鬼呀！是和尚的聲音，當然是和尚不散的陰魂！

嚇得江虹回頭就跑，那知竟一頭撞在一個人懷裡，啊！呀！鬼！沒有面目耳鼻，不是鬼是什麼！她竟撞在鬼的懷裡，魄散魂飛，差點昏厥，但在她的腿才一軟，鬼呀！分明在對面的，她睜大了的眼睛不會眨得一下，却已轉到她身側了，而且一把抓住了她！

「媽呀！」江虹的腿一軟，癱軟下去了。

但抓住她那胳膊的手，是那樣強而有力，只聽一個女子的聲音，柔柔地說道：「小姑娘，你做什麼啊！」

那輕輕柔柔的聲音令她定了定神，不僅聲音那麼輕柔，而且她一站穩，抓住她的手，也成了輕輕柔柔的攙扶，其實，也就在那瞬間，她已看得明白了，不過是個女子，乍見沒有耳鼻，不過是面上幪着薄紗，薄紗在風中飄浮，正當她驚惶得亡魂失魄之頃，乍然一見，便成了無耳目口鼻的浮動的面影。

江虹深深吸了一口氣，那女子又柔聲道：「小姑娘，為何嚇成這個樣兒，你是誰啊？」

江虹退了一步，又退一步，可看清了，這女子挽着籃兒，原來是先前見到的那婦人，而且透過那飄動的面紗，隱約看到那隱藏的醜臉。

江虹明白她是誰了，大叫一聲：「師傅婆婆！」

縱身向她懷中撲去，那女子一怔！早又抓住了她，並把她推開了些，愕然道：「小姑娘，你是被甚麼嚇壞了，嚇得失魂落魄，師傅？婆婆，甚麼師傅婆婆？」

「你是艾姊姊的師傅婆婆呀！」江虹叫道：「艾姊姊的爺爺，我也叫爺爺，她的師傅婆婆，當然也就是我的師傅婆婆。」

「你是說……說我那小艾芙？」

「姊姊，」江虹道：「我叫她姊姊，咱們是一根線兒上的螞蚱，雙邊走江湖。」

江虹迅速掃了一眼，一滑步，那幪面女子便在她和茅屋之間了。

那女子啊了一聲，道：「我知道了，你是江三爺江中岳的千金，金眼鵰的徒兒，人稱江上虹，是不是？」

「我認得你了，」江虹怯怯地從她脅下，向茅屋方面瞄了一眼，道：「師傅婆婆，我是來找你的呀！我替姊姊捎信兒。」

「你……捎信兒，替小芙兒？」

江虹拉着她，叫道：「快，快離開這裡，鬼呀，屋裡有鬼！」

「胡說，光天化日，那來甚麼鬼。」

那女子正是胡姬，江虹急得跺脚，道：「眞的，鬼和尚在屋裡。」

胡姬一伸手，把江虹摟住了，忍住笑，說道：「你是說醉菩提大師？」

「而今，可是陰魂不散的鬼和尚了，你不怨我的是不是？誰教和尚那麼不中用，我不是存心，我發誓，不是要他死，只想以牙還牙，師傅婆婆，你不知道，死和尚兩次三番，衝着我一齜牙，嚇得我魄散魂飛，恨得我牙癢癢，我只想以牙還牙，那料和尚是豆腐做的。」

「你打死了和尚？」

「都說我不是存心，我只想以牙還牙，那知，我不過抽他一鞭兒，和尚就涅槃了。」

「你叫我甚麼？」

「師傅婆婆呀！」

「但我不是小芙兒的師傅。」胡姬說。

「但姊姊是這麼對鳩盤婆那魔婆說，也是這樣叫你的。」江虹固執地說。

那胡姬雖然有薄紗幪面，但顯然面上已變了色，江虹叫道：「師傅婆婆，你捏痛了我。」

胡姬分明嚇了一跳，話聲也急促了，道：「你說甚麼？當眞！小芙兒在我師傅面前，說是我的徒兒。」

江虹道：「難道姊姊不是你的徒兒麼？當然是眞的，那魔婆叫姊姊乖徒孫，眞是言聽計從，我不是給你捎信兒來啦。」

胡姬聲調兒發了顫，道：「走，快告訴我。」

江虹着了慌，胡姬要帶她去茅屋，如何不嚇得發慌，但却掙不脫胡姬的掌握，急得臉兒也紅了。

胡姬忽然明白了，道：「你叫我甚麼？再說一遍。」

「師傅婆婆。」

「好！」胡姬說：「師傅婆婆會降魔捉鬼，也能起死回生，死和尚，我也教他活回來，你不用怕。」

「當眞？」江虹半信半疑。

胡姬道：「難道師傅婆婆還騙妳不成，走，跟我來，不要怕。」

胡姬心急，拖了江虹就向茅屋走去。

江虹心想：老神仙會駕霧騰雲，不老長生，鳩盤婆也一般兒神通廣大，師傅婆婆既是她的徒兒，只怕是眞的，道：「師傅婆婆，和尚冤魂不散，你可要護着我。」

胡姬說：「好吧，你躲在我身後。」

進得屋去，和尚可不是坐在那儒冠儒服的先生對面，江虹大叫一聲：「啊呀！死和尚又對我齜牙兒。」

和尚並未回身，分明未回過頭來，但又分明對她又齜了一下牙兒不說，還在她脖子裡吹了涼氣。

只聽那先生呵呵大笑，說道：「和尚，瞧你這德性，大概再活一百歲，也是改不了的。」

胡姬道：「和尚，不准再胡鬧了，休要嚇壞了她。」把死命抱着她的腿的江虹拖了過來，道：「你被和尚冤了，難道你姊姊不會告訴過你，和尚最會裝死嚇人，和尚要是敢再嚇唬，你就拿我這法寶來收拾他。」

胡姬從籃兒裡取出一壺酒來，塞在江虹手中。

「這是什麼法寶呀！」

「收拾和尚，萬試萬靈的法寶。」

「可要唸咒兒？」江虹端詳又端詳，瞧了又瞧，半疑又半信？

胡姬道：「那自是要唸的，你就唸道：天靈靈，土地神，和尚若再嚇唬人，我就獻你這壺芙蓉春。」

「之後又如何？」

「砸呀！」胡姬說：「你把這法寶壺兒向地上一砸，鬼和尚就現了原形，死和尚就活過來啦。」

「當眞！天靈靈……」

那料手中壺兒法寶才舉，勁風撲面，眼前一黑，手中的法寶壺兒便失了踪影。

胡姬笑道：「可不是萬試萬靈麼？死和尚活過來啦。」

江虹才發現壺兒已到了和尚手中，仰脖子，就要往嘴裡灌。只把個江虹瞧得目瞪口呆，把嚇怕也忘了，皆因和尚手中的酒壺，竟又脫手飛出，像變戲法兒一般，冉冉向她這面飛來，艾芙一伸手，便接了過去。

她說道：「這芙蓉春得來不易，可不容你糟塌。」

和尚說：「好胡姬，讓我喝一口兒。」

「行，」胡姬道：「對她說，和尚為老不尊，今而後，再不敢裝鬼嚇人了。」

和尚當眞乖乖說了，江虹才知道和尚沒死，氣得跺脚，殺千刀，殺萬刀，罵不絕口，胡姬把手中壺輕輕一拍，便已飛到那先生手中，道：「別罵啦，來，快告訴師傅婆婆。」

胡姬摟着江虹，在一傍落了座，那麼慈愛又輕柔，江虹頓覺孺慕之情油然而生，在胡姬懷裡仰起頭兒來，說道：「我明白啦。」

胡姬道：「你明白了甚麼？」

江虹說：「明白為何在那魔婆懷中，一絲兒也不怕了。」

這才把那晚在未央前殿所見，詳詳細細說了出來。道：「師傅婆婆，你說好笑不好笑，那麼殺人不眨眼的魔婆，禁不起姊姊一陣搓揉，魔婆樂得嘴也合不攏來，摟住姊姊，一口一聲乖徒孫。」

胡姬道：「你是說……說你那姊姊，承認是我的徒弟？」

「是呀！」江虹瞪大了眼兒，說：「難道不是，要不然，姊姊怎會叫魔婆為祖師婆婆，又怎會是魔婆的徒孫。」

江虹忽地滾在胡姬懷裡，格格笑，道：「師傅婆婆，你說好笑不好笑？姊姊在魔婆懷裡撒嬌一打滾，那魔婆就連聲答應了。」

「答應？答應甚麼呀？」

「姊姊說，不許魔婆難為師傅婆婆你，姊姊說，魔婆再敢對你那麼兇，就要惱了，慌得那魔婆摟着姊姊，連聲說不了。」

「我師傅……她眞這麼說了？」

「如何不眞，」江虹道：「那魔婆還說，師傅婆婆你替她教出這麼個乖徒孫來，高興還來不及，再不惱你啦。便我也不就是為了這個，才巴巴兒地跑來捎信兒。連妖眼也讚姊姊了不得，說連她師傅……那老神仙，就是崆峒老人呀，也降服不了的魔婆，却被姊姊在她懷裡一打滾，就降服得服服貼貼，不敢說個不字。」（未完・卅一）

上文提要：丘浩把陰公度留在老龍峯頂山洞，獨自進城購置衣物及糧食，可巧遇上佟飛霞，被她苦苦纏着，只好同行，不久又遇上皇甫大山等四人，丘浩以一敵四，鬥至緊張處，來了一彪人馬，正是羅玉及其手下，終於，羅玉及丘浩得以相認；丘浩與陰公度回老龍洞找十三惡，丘浩被白盼兒使詐弄傷，狠狠而逃，匿在一旁的陰公度飛身撲向吳非吾，欲把他捏死，却被齊飛兒一刀砍掉其頭顱……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邪道小子

惡人得以伏法　小子雙喜臨門

吳非吾大喘氣，幾乎站不直身。

他喘了一陣子，又見一身是血，一根粗脖子痛得難受，便立刻叫開石洞，匆匆的鑽進去了！

巧兒也急了，邊走邊問：「早年聽你說，陰公度不是你的師父，怎麼一回事呀？」

吳非吾根本說不出話來，氣咻咻的奔進他的石室中，那巧兒爲他上藥，發覺陰公度的指甲仍陷在吳非吾的脖子裡留有三根，深有半寸，想是用盡力氣了。

吳非吾做夢也想不到會有這一劫，差一點要了他的命，他咬牙切齒，把一腔仇恨全算在丘浩的身上！

＊　＊　＊

厲莫野幾個惡人追丘浩，他們非取丘浩的命不可，丘浩不死，他們的日子就不太平！

丘浩左掌傷得重，鮮血直流不停，他的左邊肚皮也痛，他知道自己如果左掌不受傷，肚子就會被捅個大洞！

他拚命的跑，這當他上的直寃，他當然後悔已極，爲甚麼相信那女人的話？

他們十三人的話都不可信。

丘浩直罵自己是豬。

他跑了二十多里路，回頭看，後面仍有追趕，丘浩心想——那好，你們追吧，我把你們帶到山神廟。

他只辨認了一下方向，便翻山越嶺的往一條山溝中奔去，這地方他並不陌生，一口氣奔了七十里，丘浩流汗也流血，他心中想，追他的好像認準要殺死他了。

只因爲他傷得還眞不輕，左掌見骨，還好掌上無筋，否則就殘廢了。

只不過當他回頭看，喲，六個惡人追近了，那吼罵聲他也可以聽見了。

「小王八蛋，看你跑上天！」

「小子啊，你下地也要把你挖出來！」

這聲音他一聽，就知道是呂不悔與李老三吼的！

別以爲李老三是拐子，追起人來還跑在最前面。

還有那石大海也在罵：「他奶奶的，你小子有多少血流啊，還是站住挨刀吧！」

這話說得多霸道，叫人等着挨刀，天下還有這種說法的，惡人就是這模樣。

還有個屠大年，一路操不停，他罵的是吳非吾。

「操他娘，吳老大非養個坑人精，可好，害那丘閻王沒害成，倒是坑住咱們了！」

這五個惡人追得緊也罵得凶，可前面的丘浩不吭聲，他拚命的跑。

這是一天的山路，他半天就翻過山頭了。

丘浩看見山神廟，他反而放慢脚

步了，那樣子就好像他已精疲力竭跑不動了似的。

後面的屠大年已大叫：「快追上了呀，哈……」

風雲閃着大舌頭，道：「抓到了剝他的皮。」

尚不邪道：「我以爲拖回洞中熬他的一身賤骨頭。」

丘浩突然回頭罵：「尚王八、屠王八、風王八、李王八，再加上呂王八，石王八，你們是六個王八蛋！」

他這麼一罵，尚不邪大叫：「好個小惡人，你還有力氣開罵呀！」

呂不悔最是火，他厲叫：「殺了你這狗操的！」

他這一聲吼，宛似打雷一般，半山上的山神廟中，立刻有人出來了！

山神廟外也有人，十二個捕快坐在一起正閒聊，他們一看六追一，便立刻大叫：「羅捕頭，好像是少主人回來了，有人在追殺少主人呢！」

羅玉第一個奔出來，在他的後面，嘩，皇甫大山、司馬大膽、張彤與秦大川也出來了！

佟飛霞只一出來就迎向丘浩。

佟飛霞還大聲叫：「小兄弟，你怎麼了？」

山神廟中突然出來了這些人，丘浩又奔向山神廟，立刻間，屠大年幾人站住了。

呂不悔仍然要追，却被李老三拉住。

「別追了，你沒看，這是官差，還有幾個江湖人！」

風雲驚道：「奶奶的，寃家對頭都在嘛！」

石大海看看尚不邪，道：「小王八引咱們往羅網裡鑽了！」

尚不邪道：「娘的，以後麻煩可大了。」

相隔不過一里遠，山中看得很清楚。

羅玉已發現是十三惡人在追丘浩，他舉刀大聲吼：「兄弟們，合力抓惡人吶！」

皇甫大山厲吼：「今天絕不放過他們，殺！」

尚不邪五人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對付丘浩也許還可以，如果對付以逸待勞的羅玉五人和十二個公差，他們非挨宰不可！

他們才不幹這種猪的事！

＊　＊　＊

皇甫大山仗劍直往對面山腰奔去！

張彤、司馬大膽、秦大川與羅玉，四個人更是奔得快，幾個人大聲吼叫道：「今天看你們往那兒逃！」

五個俠客率領十二名公差提刀就往對面山上追過去，一面追一面吼，這氣勢還眞不得了，山林裡的野鳥也嚇得飛上天了！

呂不悔的意思是要拚，尚不邪却不以爲然，很明顯，這一路走了近百里，氣力快用盡了，那有力氣再和羅玉這些高手們硬幹。

李老三又是逃在最前面，他拄拐喊叫：「三十六計走爲上策，快回去養精神，吃飽喝足睡一覺，然後咱們十三人一齊出來宰他們！」

屠大年道：「拐子的話我贊成，光棍不吃眼前虧！」

風雲閃動大舌頭，道：「咱不打沒把握的仗，快溜！」

六個人相繼往大山上奔，別看來時出盡了力氣，回頭逃比來時更快不少！

雙方原本相差不到一里遠，但屠大年六人對山路十分熟悉，他們穿荒林走小道，三十里之後，便把追他們的人拋得遠遠的看不見了！

＊　＊　＊

羅玉以爲機會難得，發瘋似的一路追趕，不料前面一帶野林荒洞多，追着追着就不見了六個惡人了！

他氣得直跺脚。

皇甫大山道：「羅兄，別追了，他們逃不了啦！」

羅玉道：「皇甫兄，今天眞是大好的機會呀！」

皇甫大山道：「至少我們已找回丘大人的兒子了，而且少主人可以帶我們去找十三惡人，一擧成擒，應比今日搏殺更好！」

張彤道：「對，我們有充分準備，才能萬無一失，比之今天拚命更好！」

司馬大膽道：「我也發覺上次在山中和那姓屠的搏殺，那惡人的武功不可忽視，萬一他們不要命，咱們之中也免不了死傷！」

羅玉道：「朝廷限期破案，抓到幾個也可以有個交代，否則……」

皇甫大山道：「我們折回山神廟，問問少主人的意見，這孩子應該會帶我們去找十三惡人吧？」

羅玉道：「少主人好不容易逃離魔掌，我實在不想再叫少主人去冒險！」

皇甫大山道：「我以爲少主人的武功一定高不可測，記得數年前我們曾在大山中設計抓十三惡人，緊要關頭時他出手，雖然放走十三惡人，我仍然以爲他在幫我們！」

司馬大膽道：「這話我同意！」

張彤也點頭道：「這娃兒以刀背抹老夫的脖子，顯然不想手沾血腥，唉，三四年間，他怎麼會滿頭白髮，比老夫的白髮還要多！」

羅玉聞言直嘆氣。

於是，他們立刻又回頭，匆匆的轉回山神廟！

丘浩的左手傷得重，但他很高興，佟飛霞爲他把傷口包紮起來，關懷備至的依偎在丘浩身邊。

這二人眞親熱，佟飛霞不時的在丘浩的面上吻一下，雖然丘浩一頭白髮，但佟飛霞不但不以爲意，還以手輕輕的撫摸着，這給丘浩好大的安慰！

現在，羅玉一行又回來了！

丘浩迎上廟門，笑道：「忘了叫你們不要追了！」

羅玉道：「幾個惡人逃得眞快！」

丘浩道：「一個個身俱一流武功的人，如果要走，那是很不容易追上的，他們都是一流高手！」

皇甫大山笑笑道：「少主人，他們也沒有追上你，而你還受了傷。」

丘浩道：「各位大叔，等我傷好了，他們就慘了！」

只這一句話，羅玉已經寬心了。

「少主人……」

丘浩忙搖手，道：「羅大叔，我記得小時候的事情了，你以後別叫我少主人，叫我浩兒吧！」

羅玉有些激動的道：「那是大人和夫人叫的……」

丘浩道：「我騎在羅大叔的肩頭上撒尿，這就是親情的表現，羅大叔，我突然好想念我爹，我娘！」

羅玉忍不住拉住丘浩的雙臂，道：「浩兒，我們回去吧，你也要見見你的小兄弟，他叫丘勇。」

丘浩道：「我爹給我起名丘浩，那是求好的意思，又給弟弟起名丘勇，大概是叫他勇敢的爲我報仇了！」

羅玉點頭，道：「不錯，正是這個意思！」他對皇甫大山、張彤、秦大川與司馬大膽四位重重抱拳，道：「四位仁兄，我們一齊回府衙，共商捉拿『黑獄十三煞』之事，請！」

皇甫大山四人一齊稱是，張彤道：「本來我們就是前往府衙的，想不到……」他笑對丘浩道：「話不說不明，鼓不打不响，當初在黃河渡口，你只要和老夫表明心意，老夫也不會找你麻煩了，當然，也就不會挨你一刀殺！」

丘浩乾乾一笑，道：「那時候我也以爲自己是個小惡人，我自己也忘了我是誰！」

羅玉看看依偎在丘浩身邊的佟飛霞，道：「佟二小姐，妳可以過河回佟家莊了，爲了地方太平，代我請令尊佟老兄也到府衙一會，妳爹乃江湖名刀，說我羅玉恭候了！」

佟飛霞十分高興，道：「羅大叔，我這就回佟家莊去了，你要代我好好照顧他呀！」

羅玉哈哈笑道：「放心，我家少主人再也不是小惡人了！」

佟飛霞把馬交給丘浩騎，丘浩拒絕了。

「妳快馬加鞭去請令尊吧！」

「可是你受了傷……」

「放心，我這傷很快就會好起來的，還是請你爹要緊，去吧！」

佟飛霞一看，也只有一匹馬，丘浩不騎也對，於是自己翻身上馬，低頭睨視丘浩一眼，拋下她的心中情愫一束，便挾馬而去！

* * *

羅玉率領十二捕役，身邊又跟着皇甫大山四位，左手却拉着丘浩，大步走到洛陽府衙！

這時候已是二更天了，但大堂上仍有燈光，丘冠中已灰髮滿頭，他才四十多歲的人吶！

丘冠中在燈下批公文，看案卷，心急之情溢於言表，一個月案不破，他便得撤職查辦。

聽得脚步聲，丘冠中猛抬頭。

「大人，大人，好消息呀！」

丘冠中拋筆推紙而起，見羅玉帶了五個人前來，其中一人頭髮花白！

他錯身離位迎上來！

那羅玉指着丘冠中，對丘浩道：「浩兒，快叫爹！」

丘浩未叫，他怔怔的站着，怔怔的看着！

丘冠中也楞然，他的心猛一沉！

「叫啊，浩兒！」

丘浩突然大叫一聲：「爹！」便撲跪在地上了！

丘冠中瞪着羅玉，道：「他是誰？」

羅玉立刻把公案上的燈取在手，又照着丘浩的臉，道：「大人，你看他的臉上就明白了！」

丘冠中伸手托起丘浩的臉，那顆紅痣發着光，那臉的輪廓，立刻把他已塵封十年的印象又顯露出來了！

便聽得他大叫一聲：「孩子！」

只叫了一聲，便泣不成聲了！

丘冠中一把抱緊丘浩，那父子之情已震動了在場的人，不約而同的都落下了淚。

突然，一聲尖厲的大叫：「我的浩兒呀，我的浩兒沒死，我的浩兒回來了，他……想煞爲娘了！」

由一側的邊門，衝出一位夫人，可不正是丘浩的娘田氏奔出來了？

田氏奔到丘浩身前，幾乎張口說不出話來了——那是丘浩一頭白髮的關係！

但她伸手攏其白髮，立刻大叫：「我可憐的孩子呀！」

丘浩垂淚，道：「娘！」

他已漸漸想起小時候了，尤其是在王老十的野店中般情形，他娘曾大叫：「放下我的孩子呀！」

於是，丘浩雙臂抱緊母親大哭起來了。

* * *

丘冠中聽了羅玉的一番報告，誠懇的把皇甫大山幾人招待進府衙，爲民除害不能只靠官家，對付江湖惡人，那得動用江湖力量，如今丘冠中也認識到這一點十分重要。

第三天，佟長青與他的二女佟飛霞也到了！

佟飛霞見了丘冠中，一副淑女的樣子不敢抬頭。

她被丘夫人叫進後衙住下，每天可以同丘浩在一起。

那丘勇也高興，忽然有個白髮哥哥，一時間他也感到眞滑稽！

* * *

依照丘冠中的意思，既然丘浩知道十三惡人住在老龍嶺的洞中，最好通知丁府，也可以加派人員，共同協力去捉拿十三惡人。

羅玉十分忿怒，因爲他以爲丁府的人不夠意思，洛陽府衙未曾一天不在緊急捉拿十三惡人，他們丁家却倚仗總督官大，上報朝廷，限期拿不到人就要撤職查辦，太過份了，如果再找他們的人一起捉拿十三惡人，說不定功勞全是他們丁府的了！

羅玉把自己的意思說明，丘冠中遂也點頭同意。

五七天之後，洛陽府衙的所有捕快全都出動了。

這一回出動的人馬整一百，羅玉親自督率，當然，皇甫大山等五位俠義道上的人也跟着前往！

丘浩與佟飛霞雙雙騎馬走在隊伍後面，這種排場，果然震動整個洛陽城，有人說，過不了幾天，就有人頭掛在城門上了！

* * *

洛陽府衙的大隊人馬過了河又進入山裡，去的方向是大荒山，沒有人知道何人會在荒山造反，誰會知道「黑獄」就在老龍嶺？當然老龍洞中住了十三惡人也沒有人會想得到，因爲能劫了那麼多寶物的人，應該找個好地方去享受才對，怎會自囚在山窟中幾年不下山的。

這事一點也不奇怪，江湖上有許多奇怪的事，實際上也平常得很，想通了便不値一笑。

* * *

現在，丘浩把人馬帶在老龍嶺上來了。

羅玉只一看，便嘆道：「眞是雲深不知處，幾曾想到他們會在這渺無人煙的荒山上啊！」

皇甫大山道：「便悠悠白雲也在我們足下飄。」

丘浩指着上面，道：「高山之上還有個大水潭，潭上有怪船，那兒是沒有人來的。」

羅玉道：「十三惡人住在甚麼地方？」

丘浩一指那巨石，道：「這塊大石後，就是個巨大的洞窟，你們抬頭看，上面兩個山峯幾乎接着，就是那窄狹的一綫間，下面就是石窟，飛猿走獸也難攀上去！」

張彤嘆爲觀止的道：「甚麼人竟然找到這兒來，實在令老夫佩服。」

丘浩道：「就是那『秦嶺老怪』陰公度呀！」

他此言一出，張彤大驚，道：「那個老怪還活着？」

丘浩點頭只幾下，忽然吃驚的奔到一片草叢中，只見一具乾瘦屍體，不由大叫：「陰……老惡人呀，你怎麼死了呀……」

大伙圍過去，發現那陰公度的頭不見了。

羅玉道：「這屍體上的爪痕眞不少。」

丘浩道：「是了，一定是他的徒弟吳王八殺的。」

張彤急問：「誰是吳王八？」

丘浩道：「就是十三惡人之首的吳非吾！」

他躍上樹，正要伸手去摘那牛角，忽然停手不去取，因爲他想着吳非吾一定知道他會帶人前來，說不定會在這牛角上動手腳，萬一上面塗有毒，他就上當了！

丘浩又跳下樹，他更明白，就算他再是吹牛角，只怕十三惡人也不會再出來了。

羅玉跟在丘浩身後，他當然急得很。

丘浩忽然抬頭看，他笑了！

笑，就是有計了，他指着高處的老龍潭，對羅玉道：「羅大叔，老龍洞除了十三惡人之外，還在附近黑獄囚了些人，這些人專爲侍候惡人的，我以爲咱們把老龍潭的水引過來，往這老龍洞中灌，捕快們就等在洞中拴人了！」

羅玉聞言，立刻命人往老龍潭去察勘，果然可以把水潭的水沿着一條乾渠山溝引過來！

那佟長青却不以爲然的道：「萬一淹不着十三惡人，倒把黑獄被囚的人淹死，又怎麼辦？」他頓了一下，又道：「這大石雖大，但咱們的人多，弓箭手緊守在洞口，咱們合力搬石頭，把這巨石挖動搬開，還怕惡人不出來？」

皇甫大山與秦大川幾個也同意佟長青的說法。

羅玉點頭，道：「就這麼決定了。過來三十個人，你們先挖石下面，然後推開這大石頭……」

「是！」立刻奔來三十個捕快，他們先挖石下面，又把鎖人的鐵鍊用來拴石頭。

眞奇怪，十幾個抱着巨石的人，突然一陣噁心，一個個昏倒了。

丘浩一見，立刻急叫：「不可以動這石頭，上面已經塗有毒了！」

圍在石頭四週的捕快，急忙往四下裡閃開來。

就這麼一陣子，十幾個被毒的捕快已口吐白沫，面色發紫，雙手潰爛，倒地氣絕。

羅玉火大了，他怒吼如虎，道：「可惡啊，我們用水！」

佟長青心裡很難過，他咬牙道：「羅捕頭，就用水灌吧，咱們捉活的！」

羅玉一聲令下，所有的捕快齊動手，搬石挖坑又引水，高山的水潭能放怪船，水當然很多，半天功夫，潭水已經引到老龍洞上方了！

眼看着潭水就要往洞中灌了，突然間……

「殺！」

「殺！」

「殺！」

這殺聲起自荒林中，嚄，十三惡人從荒林中殺出來了，原來他們根本不在荒洞中！

他們藏身荒林中！

還眞叫丘浩猜對了，他如果伸手去取牛角，這時候他已經死在洞口了！

如果丘浩一死，有誰會知道老龍洞怎麼進去呀！

* * *

三個女人奔向丘浩，捕快們還來不及搭上弓箭，十三惡人已撲上來了！

這可不是一對一的幹，單只丘浩一個，就是三個女人圍着他！

巧兒邊出刀，邊尖聲罵：「好個小沒良心的，阿姨對你也不薄，你出洞，阿姨送你金葉子，錢還未用完，你就忘了恩！」

丘浩揮刀冷冷道：「你們三個女王八，我惹報恩，豈不令妳們失望！」

齊飛兒叱道：「我們只會高興！」

丘浩道：「報恩，那是好人幹的，你們要我當惡人，我報他娘的甚麼恩？吳非吾那個吳王八不是也把他的師父囚起來了？他還宰了老惡人！」

白盼兒尖聲罵：「眞叫小混蛋，咱們當初就該把他摔死才對。」

丘浩道：「那是上天有眼！」

他不能被這三個女人苦苦的纏，因爲有幾個捕快挨了刀，滾在地上叫！

丘浩出刀如電，左掌疾拍齊飛兒刺來的銀刀，右手尖刀已切過巧兒的右肩臂，只聽一聲凄厲慘叫，丘浩又是一腳踢得白盼兒往外滾去！

丘浩不等齊飛兒再出刀，「咻」的一刀切，將齊飛兒的右腕幾乎斷掉。

七八個捕快不要命的衝上來，花啦一聲便把三個女的鎖上了！

丘浩一看，佟飛霞危險了！

佟飛霞被悟空用棒打得只有沿着一塊石頭閃，眼看着佟飛霞非挨棒不可。

丘浩大吼一聲，一個騰身躍殺過去！

悟空也吃驚，他疾閃，却是丘浩的刀法怪，一招之間三種刀法使出來！

「卡！」

「啊！」

悟空抖着血臂往外閃，丘浩幾次未下刀，因爲十三惡人中，只有悟空曾對他好過，悟空也照顧過他。

他十九刀盡在悟空面前半尺處閃耀着。

「和尚大叔，我放過你，快逃吧，絲綢路上找個廟，好好去修行！」

說着，又是二十七刀逼過去，悟空一聲大叫：「啊！」他好像挨刀死在山溝裡了，但丘浩知道他逃了！

* * *

猛回頭，丘浩發覺佟長青與吳非吾正殺得難解難分，那佟飛霞夥同十幾個捕快正圍殺「飛刀怪客」呂不悔！

呂不悔的飛刀已用得只有手上兩把未打出來，他却也身上在流血，十幾個捕快豁上了，他們不能眼看着清官丘冠中毀在這十三惡手上，他們寧願戰死！

另一面，皇甫大山與李老三幹得兇，兩個人忽近忽閃，那李老三的胸前在冒血，皇甫大山的長劍逼得李老三只有瘋狂的攔擋，急得他哇哇怪叫！

另外最殘烈的，乃是幾十個捕快圍緊了「二閻王」厲莫野、「邪刀」風雲和「鬼叫天」石大海三人，已有十幾個捕快受傷倒在地上了，但他們仍然前仆後繼，絕不稍退。

丘浩一聲大吼，騰空飛撲過去！

他出刀完全不論章法，隨心所欲便是絕招。

甚麼叫絕招？別人不懂的招數便是絕招！

厲莫野雙尖刀未封住丘浩，「拔」的一聲，後頸上被丘浩的尖刀切開一道血口子！

「呀！」

厲莫野一聲叫，拔身就是三丈高，七個觔斗連空翻，不要命的往山下逃。

捕快們搭弓箭，厲莫野背上也挨了一支，但他還是不回頭，往西北方逃了！

丘浩就發覺厲莫野受傷不輕。

風雲閃動大舌頭罵丘浩：「你娘的教會你本事殺自家人呀！」

丘浩一咬牙，尖刀沾着風雲的潑風刀，下盤出腿，狠狠的踢得風雲直吸氣！

丘浩的腳似鐵鎚，幾個捕快已把風雲壓在地上了！

「鬼叫天」石大海一看這光景，正想學厲莫野，却不料有人在他身後射一箭，那箭距離近，「咻」的一聲穿透他的大腿，好高的個頭鐵塔似的倒下了。

鐵鍊子花花响，立刻也被鎖上了。

丘浩轉頭看，嚄，佟飛霞已披頭散髮，有幾個圍殺呂不悔的捕快被呂不悔踢倒在地上，這一下丘浩眼紅了，平日裡呂不悔最喜歡揍他，身上的疤痕有一半是呂不悔給他製造的。

丘浩一聲暴吼：「殺！」

尖刀宛似來自西極，呂不悔連最後一把飛刀打出手的機會也沒有，便聞得「卡察」兩聲响！

「啊！」

呂不悔從未如此狂叫過，這聲音就好像要挨刀的猪叫。

但見呂不悔托着唯一一把飛刀的手不見了，他的左腿也發出「卡」的一聲，那是在丘浩落地時正面踢上的！

丘浩出腿千斤力，呂不悔痛得連眼淚也迸出來了。

立刻，鐵鍊猛一套，有幾個挨了他飛刀的捕快，還狠狠的踢了他幾腳！

那萬子壯與佟長青殺得殘烈，只因爲司馬大胆與萬子壯交手不久，司馬大胆的小腿上挨了一槍，「血槍」萬子壯還欲對準司馬大胆的後心插一槍，却被佟長青中途出刀力擋，於是「閻王刀」佟長青與「血槍」萬子壯便狠幹在一起了！

兩個人身上掛了彩，那萬子壯的面皮被切了一刀，佟長青的肩背有血洞，兩個人幾乎血流一起分不開，頂着衝着往一片石堆上歪，便在這時丘浩來了。

「萬王八，你不認識我了？」

萬子壯當然認識他心目中的小惡人，他聞言一瞪眼，却也看到冷芒一閃。

丘浩的刀切過他的背，刹那間萬子壯拋槍往地上歪，他一點氣力也沒有了！

佟長青咬牙就要切下萬子壯的頭，一邊的公差們忙上前，便也把萬子壯鎖上了！

丘浩對佟飛霞喊道：「小姐姐，快來給佟伯伯包傷吶！」

佟飛霞對她爹道：「爹，你看嘛，他的本事最大了，惡人一個也打他不過。」

佟長青在點頭，丘浩也聽到了。

這時候，羅玉一心要捉拿吳非吾，羅玉身上的衣褲已也被吳非吾的銀絲魔爪抓破幾塊，皮開肉裂，但羅玉就如同附骨之蛆，不離吳非吾身邊三尺遠，羅玉的子母雙刀上下翻飛，不要命的幹。

丘浩一見，從地上拾起巧兒的鍊子爪，一躍便到了吳非吾與羅玉二人附近！

「羅大叔，你是指揮官，現場需要你收恰，就把這吳王八交給我了！」

羅玉一閃身退兩丈，道：「這小子狠奸，你小心！」

丘浩不說笑，面色一厲，對吳非吾道：「吳王八，你的心是黑的！」

吳非吾一見丘浩，那股子怒氣與後悔，眞的令他頓足大叫：「你奶奶的，老子養你這些年，又傳你一身武功，你他奶奶的這是甚麼心，老子以爲你的心也不紅。」

丘浩反而笑笑，道：「這麼說，你吳王八恨我入骨了？」

吳非吾道：「恨不得剝你小子的皮！」

丘浩道：「那好，你要剝我的皮，我也想啃你的肉，來吧，咱們再說就多餘了！」

「殺！」

吳非吾的「銀絲魔爪十八殺」「咻咻咻」的出手了，銀星刹時滿天飛舞，就好像一下子跳進銀河裡似的。

丘浩也是一聲吼：「殺！」

他的招數也是十八殺，只不過他比吳非吾多一招！

那吳非吾也只教了丘浩三招半，如今丘浩比他還多一招，這叫他想起該死一百回的師父陰公度，自己的徒兒不傳授，却教會個小丘浩！

吳非吾氣得幾乎吐血，心氣一旦浮躁，但見丘浩手中的銀鍊似游龍，「忽」的一聲往他的身上纏！

吳非吾一時間想不出破解方法，雙臂以手中銀爪去抓，「嘶」，但覺肚皮一陣痛，喲，巴掌大的一塊肉被抓裂了，他的身子粗又高，却仍然被抓倒，十幾個捕快早就等不及了，一窩蜂似的壓上去，五條鐵鍊用力繞，把「人魔」吳非吾綑住了！

吳非吾突然大吼：「快逃，還幹個什麼勁？」

這是叫正在拚命的尚不邪、屠大年、李老三三人馬上逃走，這三人一旦逃走，被捉的人也許還有救。

果然，李老三打出九楞逼退皇甫大山，他一個大旋身上了天，半空中鐵楞猛一旋，這就要往山林子裡逃了！

不料羅玉早就有了安排，二十支利箭齊發射，還未等李老三落地，他的身上已中了五支箭！

「彭」的一聲摔得慘，落地就沒站起來。

立刻撲上幾個公差，便也把李老三鎖上了。

緊接着，尚不邪擺動着風雷虎爪不要命的罩上秦大川，十七殺全打在秦大川的鐵牌上，却也令他覷準機會，反過身就往山下逃。

他只逃出十幾丈，就被亂箭射倒在地！

張彤的鐵杖有點彎，那是被丘浩一掌劈彎的，便也令他打起來有些不順手，身上挨了七刀在冒血。

於是丘浩掠過來了。

「屠王八，就只有你一個了！」

張彤一見丘浩，他忍着痛苦往後退，道：「這紅鬍子有幾招，小伙子，他是你的了！」

他不叫丘浩小子，他改叫小伙子，却也帶着親切！

丘浩道：「張公公，他跑不了啦！」

屠大年火大了，一聲斷喝：「你給老子死吧！」

丘浩也火了——他早就發狠了。

一聲斷喝：「也是少爺的話，殺！」

紅鬍子三把短刀神奇的全出手了，但丘浩的尖刀如匹練，又是絞又是砍，好一陣叮噹驟响，幾把刀已上了天，二人錯身而過，丘浩見屠大年空了雙手，他豪氣干雲的把手上尖刀拋在地，雙拳一錯便衝上去了！

屠大年還以爲自己沾了便宜，揮拳對着丘浩就打！

丘浩左拳猛一晃，右掌已對着來

拳頂上了。

「彭！」

「啊！」

屠大年痛得直甩手，他好像一拳打在石頭上！

丘浩的拳比石頭還硬！他見屠大年痛得叫，一個箭步撲上去，又是拳又是脚，生生把屠大年打得倒在地上直喘氣……

「細起來。」

嚄，丘浩也發號施令起來了。

「是！」

七八個捕快樂透了，應了一聲撲上去，就把屠大年給細上了！

這光景看得皇甫大山幾人直瞪眼，如果不是丘浩，今天想捉拿十三惡就不知要死傷多少人了。

這一場大戰結束後，羅玉立刻命府衙的人清點人數，除了被毒斃了的十一個之外，受傷的也有十七人，不過令羅玉安慰的，乃是「黑獄十三煞」被捉了十一個，丘浩認爲他一定能抓住在逃的「二閻王」厲莫野！

丘浩對羅玉道：「大叔，我知道厲莫野那惡人的去處，我去拿他歸案。」

羅玉道：「你一個人前去？」

佟飛霞道：「自然是我陪着去了！」

羅玉一聲笑，道：「好，好，這我就放心了！」

佟長青受了傷，佟飛霞要羅捕頭多照顧他。

羅玉滿口答應，但却也令佟長青心一痛——女兒大了是別人的，這時候連老父也不管了。

他心中如此想，但面上却笑呵呵……

* * *

大伙正要離去，隱隱然傳來救命聲，丘浩立刻想起來，這附近還有個黑獄。

黑獄中也有人，這些都是可憐人，也是侍候十三惡人的人！

丘浩立刻命大伙仔細找，石縫中果然有聲音，那聲音來自一棵大樹下。

羅玉立刻吩咐十幾個捕快破樹、挖根，便也發現樹根盤着一塊巨石！

大伙合力移開石頭，立刻間，奇怪的事情出現了，石後有個大山洞，一股子氣味重的風吹出來了——是草藥的味道！

丘浩大叫：「扁大夫！」

「唔！」

隨之，有個白髮老人吃力的自洞中出來了！

原來這石頭縮進洞口，又在石頭一旁移來樹一棵，這多年來，樹根也把石頭纏起來了。

捕快們把扁鴉扶出來，扁鴉半天看不見東西，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重見天日了，眞好。」他指着不遠處，又道：「官家抄了老龍洞，黑獄放出可憐人，那兒還有人在裡面吶！」

於是，公差們可忙了，挖石搬土又砍樹，却也聞得受傷的吳非吾哈哈大笑起來！

他這一笑，羅玉立刻想起失竊的寶物還在洞中。

他問丘浩，道：「少主人，我們要取回賍物呀！」

丘浩道：「要取贓物不難，用水先把這洞口的巨石清洗之後，移開石頭進去就是了！」

羅玉立刻又命人弄清水在石上清洗着，直到石頭上的毒被洗淨！

不用人去推石頭，那巨石已動，開了個大洞，只見三個大毛漢從洞中冒出來了。

這三人眞似厲鬼一般，但見他三個發現吳非吾被上了鐵鍊，這三人仰天大笑……

也不知他們發了甚麼毛病，一路笑着往山林中跑了。

羅玉本想抓他們，但見這三人衣不蔽體，土頭黑面，一身是毛，也就不再追了。

於是，丘浩率領三十多人，會同羅玉進入洞中，丘浩對這兒不陌生，他一間一間的找，眞叫他發火，他甚麼也沒找到！

羅玉又匆匆的走出洞，他直逼吳非吾，叱道：「丁總督的寶物呢？」

吳非吾咧嘴大笑，就是不回答！

張彤哈哈一笑，道：「羅捕頭，老夫有辦法叫他說出來。」

吳非吾一瞪眼，道：「老子已是快挨刀的人了，死都已定，還怕你甚麼？」

張彤一笑，道：「我找上一窩黃螞蟻，姓吳的，老夫把你的頭往螞蟻窩上一擱，你生受吧。」

他果然找來一窩咬人的黃螞蟻，羅玉便命兩個捕快抬起吳非吾！

吳非吾好像卯上了，他仍然哈哈笑。

不料巧兒一聲尖叫：「不要！」

還眞的有感情，羅玉已命捕快等等，他回過頭問巧兒，道：「寶物在甚麼地方？」

吳非吾大怒，叱道：「巧兒，妳敢不聽我的？」

巧兒道：「我不忍你受那種罪！」

吳非吾道：「老子不在乎，那寶物……」

巧兒道：「這一回咱們沒有機會逃了，人死了還要甚麼寶，非吾呀，但求陰司路上再綢繆了。」

吳非吾一聲嘆，道：「去他娘的我認了，小惡人，你過來，你進去有個四方石，你不是常在石上睡覺嗎？」

丘浩道：「你們男女在床上打架，把我趕到石室外，我只好睡在那塊四方石頭上了！」

吳非吾道：「去，掀開石頭，寶物全在石下洞裡打包藏着，老子當初眞不該把你帶進洞，奶奶的！」

他在這時候才後悔。

羅玉又跟着丘浩進了老龍洞，果然在狹道中的方石下面，找到十三大包東西，裡面全是寶物，其中包括丁化龍的寶物在內，尤其是那隻楊貴妃的溫玉面盆。

還不只這些寶物，附近又有一個洞，那洞十分深，幾個公差走進去，三里遠還沒走完，却在洞中發覺許多吃的用的，眞不少！

羅玉就驚訝，十三惡人眞會設計，想是侍候他們的人從這兒一溜全逃了。

* * *

羅玉率領着衙役們與幾位出力的俠客往洛陽回去了！

丘浩沒有跟着回去，他要去抓那逃走了的「二閻王」厲莫野！

佟飛霞自然也跟去了！

丘浩知道，厲莫野只有一個地方可以藏身，那就是往秦嶺的武關方向路邊的涂玫瑰家裡。

他一路走，一路上對佟飛霞道：「小姐姐，妳可得提防着涂家母女呀，她們都是用毒能手。」

佟飛霞道：「我自會小心的！」

兩個人走得快，第三天已過武關了，忽然……

前面走來一個女子，等到女子快到面前，丘浩驚訝的一瞪眼！

「是你，小蘭姐！」

不錯，涂小蘭來了，涂小蘭的手上還提着個包，油紙包得很密實。

「你果然來了！」涂小蘭落淚了。

丘浩因怕中計，他保持距離，道：「妳哭甚麼？」

「我娘死了！」

丘浩大驚，道：「涂大娘怎麼死的？」

涂小蘭道：「與黃蓮、陳皮二毒怪死在一起的！」

丘浩立刻想起秦嶺的「毒千歲」二兄弟，必是爲了報仇，與涂玫瑰一齊死了。

「你這包裡面……」

涂小蘭道：「我娘才死，這姓厲的就來了，我不喜歡他，你知道的，他要姦我，我不從，他打我，我就把他毒死，這是姓厲的人頭。」

丘浩聽得吃一驚：「妳殺了厲莫野？」

涂小蘭道：「難道他不該殺？」

她把人頭交給丘浩，又道：「姓厲的告訴我，他們十三惡全完了，他要帶我遠走高飛，我才不會跟惡人走。」

她看看一邊的佟飛霞，又道：「我跟你們走，可以嗎？」

丘浩道：「當然可以，妳也爲官家立了功，至少，妳殺了厲莫野，官家有賞銀一千兩吶！」

涂小蘭笑了，她笑中帶淚水，因爲丘浩答應帶他一起回洛陽。

佟飛霞才不擔心有個涂小蘭，因爲她已與丘浩在山神廟中有了一層甜蜜的關係，她還擔心甚麼？

* * *

又三天半之後，丘浩帶着涂小蘭與佟飛霞走向洛陽城了，他們在城門下站了一下。

眞的有不少人擠在城門左面的垛子下方抬頭看。

垛子上有一串人頭果——甚麼人頭果，那根本就是一串血糊淋漓的人頭！

有男的八個掛在一起，有女的三個成一串，丘浩一聲慨嘆，他提的也是個人頭吶！

* * *

丘浩正要進城門，忽見附近母女二人在喃喃，他立刻走過去了！

「妳兩母女眞大胆，也敢來看熱鬧！」

母女二人不是別人，正是包打聽的「丹江夜叉」花滿天與小蝶二人。

花小蝶拉住丘浩，道：「眞嚇人，怎麼一下子殺了他們十幾個？」

丘浩低聲道：「你們遠走高飛吧，再也別在中原露面，我放你母女一馬！」

花滿天一把拉過女兒，就急匆匆的往城外大道上走了，從此再也不見她母女出現在中原——至少在洛陽未曾再來了。

* * *

眞快，丘浩走回衙門半個時辰，城上又多了一顆人頭，那當然是厲莫野的人頭。

於是，洛陽丘閻王之名聲更响遍中原了！

只不過，名醫扁鴉沒離開洛陽府衙，他爲甚麼留下來？當然是爲了丘浩！

丘浩過不久就要和佟飛霞成親了，他不能滿頭白髮的多難看，扁鴉有辦法——他是名醫嘛。

佟飛霞非嫁給丘浩不可，因爲她的肚皮爭氣，別看在山神廟那麼一夜快樂，她照樣中標——懷孕了。

這件事佟長青很不高興，他還大罵女兒給他丟人，因爲丘冠中是個正直的大官呀！

但他却不料丘冠中也有說詞！

他對佟長青安慰道：「我兒邪道欠禮數，若非令嫒及時安慰，不知他甚麼時候才回來吶，哈……」

佟長青當然也高興，這門親事算是成功了！

涂小蘭也不走了，她寧願當丫環，其實丫環與小妾也沒分別，只要她高興！

* * *

人，只一高了興，百事也順心，丘浩就高興，就快成大禮結婚了，嗨，他頭上的白髮也在變，變成黑色的了。

扁鴉的醫術再高明，他却永遠也醫不好丘浩那一身上百個疤痕！

丘大人就經常撫摸着丘浩身上的刀疤掉眼淚……

（全文完）

上文提要：吟雪提議以江楓作餌，引誘敵人來至荒郊，放手一戰，這樣不但可以使敵方暴露出究竟安排了甚麼惡毒武功，也可測試江楓的身手，張四姑同意提議，着手佈置埋伏，江楓趁此空檔，往豆兒莊找七寶和尚，一起試探那裡虛實，結果從三豆口中，得悉天王門已發現他們的行藏，正有大批高手趕來；江楓放步夜奔，誘敵進林，到達張四姑埋伏的地點時，只剩下兩名黑袍人追着他……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

强敵欲謀天下　施計再作擒拿

江楓忖道：「他們早知道了，果然是技藝精絕，奸惡並俱的對手！」

「我相信這地方早有埋伏，但我想不出誰能幫上你的忙！」青衣人冷笑一聲，道：「你帶着兩個小美人，潛隱練武，但只有一百多天，能有多大長進？終南山的刀下遊魂，只有歐陽昭夫婦和五個弟子的劍陣可堪一戰，易花手張四姑只有那一罐血蠅，一次用完，早已黔驢技窮，再難耍出新花樣了！」

江楓點點頭，道：「眞是有些低估你們了，你們不是天馬堂的人吧？」

「江楓，你如一直潛隱不出，也許還能保存下武林三聖那些武功，我們的疏忽，留給你一線生機，」黑袍人道：「想不到你竟破殼而出，這是你的失策，你確實是一位武林奇葩，早個三十年，必能一擧成名，但也會早些死亡，生逢此辰，那就是更大的不幸了，無法成名江湖，便要進入鬼域。」

「兩位呢？」江楓心中忖思，何不誘他們多說出一點秘密？高聲接道：「苦練了一身陰毒武功，又得到了甚麼？還不是江湖上的無名小卒。」

「你是鼠目寸光，區區江湖，有甚麼好爭的。」黑袍人說到此處，突然住口。

「我明白了，諸位是在造反，聚集武林中人，奪取天下，還未見前例，需知大量掩殺，有如山崩堤裂，三五十個高手能擋得多少軍馬？」江楓道：「戰策兵略，武林中有幾人讀過，龍潛於淵，虎藏深山，江湖人就是江湖人，爭霸盟主，快意恩仇，也許可以，爭王位、竊國土，那就是非非之想了，你說我鼠目寸光，你們才是坐井觀天，痴人夢想，」聲音轉趨嚴厲，接道：「既然志不在江湖爭霸，更不該殺戮江湖中人，一步錯，全盤輸，你們錯得離譜了。」

「到目前爲止，我們進行得很順利，」黑袍人道：「你是唯一的漏網之魚，殺了你，我們就可以辦正事了。」

果然是目無餘子，只把江楓一個人看作敵手。

「我能殺你們，易花手張四姑的技藝，更是神出鬼沒，不是你們培養出的鷹、犬靈巧，早就摸上你們的老巢，除盡元凶了，今夜，我要放手一搏，五十招內我殺不了你們……」

「怎麼樣？」青衫人道：「棄刀歸順，日後不難位列封侯。」

「師長遺願，豈可不顧，五十招內殺不了你們，你們就會見識到易花手張四姑的厲害。」

「江楓，你眞是冥頑不靈啊……」

青衣人話猶未完，江楓掌風已至，右手的翠玉刀也攻向黑衣人。

他存心測試成就，一出手就引起兩人合擊。

突然，火光一閃，亮起兩支火把，張四姑、七寶大師、歐陽昭、老叫化、胡萍、段九、鄧飛、刁鵬、鐵拂、青鶴等，全都現身出來，胡元和郭天同高擧兩支火把，但吟雪、吟霜、青鳳、梅花仍是隱身未現。

夜暗中，突現火把，光亮更見明徹，江楓獨戰兩大高手的凌厲搏殺，也清晰可見。

翠玉刀幻起了一片青芒，滾滾流動，掌風如嘯，勁氣四溢，站在三丈之外的觀戰羣豪，都感受到掌力逼人。

忽然間，傳播出一陣陰寒之氣，如寒冬冷風，侵體透肌，兩支火把更是火焰搖顫。

張四姑高聲說道：「諸位請退後一些，運氣抗拒，別讓陰寒侵體。」

但聞江楓縱聲長嘯，道：「兩位技倆已盡於此，我領敎過了，諸位，請看江某人爲終南山中傷亡同道復仇，誅此雙兇。」

說殺就殺，身體突然飄飛而起，在黑袍人和青衫人的掌力交錯中，直投而入。

沒有人看清楚江楓如何殺了兩人，只突然間，一切歸於沉寂，兩具屍體，倒卧在荒野中。

江楓身側一叢草突然飛起，兩個美女由草中幻化而出。

是吟雪、吟霜。

她們把青草連在衣服上，巧妙的坐卧姿勢，像極了一叢青草，連江楓也未發覺。

「江大哥，你眞的突破了體能極限，」吟雪高興得跳起來，摟住了江楓，接道：「我好擔心會出差錯，現在才放下了心中千鈞負擔。」

較遠處，另一叢草也分化開來，是青鳳、梅花，她們快步的奔了過來。

事實上，所有的在場羣豪也全都圍了上來。

吟雪低聲在江楓的耳邊說道：「看樣子，先公後私了。」一鬆雙手，放開江楓。

「兩個丫頭，妳們幫了忙沒有？」張四姑道：「說實話，不許騙我。」

「沒有啊！張姨，不信妳問江大哥嘛！」吟霜微笑着說。

「張姨，」吟雪道：「他們不到五十招啊，第四十七招上，江大哥已殺了他們，事實上，江大哥可以更早一些殺他們，多拖了十幾招，只是想多經歷一下玄陰氣功的威力。」

張四姑道：「江楓，你如一開始就下辣手，能不能一擧殺了他們？」

「現在還不能。」

「爲甚麼？」

「因爲，我不能一下子就用出那種身法，」江楓解釋道：「至少要有十招以上，才能把氣血、關節……」

「我懂了，」張四姑揮揮手，高聲說道：「諸位都已親眼看到了，我們已有能力反擊，只不過，我們的人手太少，所以，我們還得拖些時間，才能展開反擊。」

「强弓、長箭，都已備妥。」七寶和尚道：「張姑娘要不要點收一下？」

「這麼快呀？」

「有錢好辦事啊，」大和尚笑道：「十幾家店舖都停下別人的工作，全力幫我們趕貨。」

「好極了，這些地方，四姑不及大師多矣。」

「今夜之戰，佈局奇巧，陷强敵於必死之地，」大和尚道：「實在高明極了。」

「不能掠美，全是雪丫頭的佈局安排，我也有點佩服呢！」

「甚麼？四姑，妳不是開玩笑吧！這是大丫頭的佈局？」歐陽昭道：「妳讓她佔盡光采，那可是害了她。」

「千眞萬確，指揮全局。」張四姑道：「她不敢指揮老爹，只好由我轉告，由始至終，我沒有參加過任何意見，只給她幾句鼓勵的話，難道你沒有看到她那份歡欣快樂的樣子？」

歐陽昭瞪着吟雪看，就像看一個陌生人一樣。

「是眞的，歐陽兄，老叫化就是聽大小姐命令行事。」

「乾爹，不要懷疑吟雪妹子的能力，我們都是聽從她的安排佈置。」青鳳、梅花異口同聲的說。

「眞是家有一寶不自知，妳行，大丫頭，以後有事要遣派爹爹，我也一樣聽命行事。」

「我可不敢啊！」吟雪一伸舌頭，笑道：「這次安排江大哥誘敵作餌，差一點被吟霜嚇死。」

「姐，我給妳道過歉了嘛，還記在心裏呀！」

「怎麼會呢？」目光一掠青鳳、梅花，接道：「一旦出了差錯，兩位乾姐姐也不會放過我呀！」

青鳳、梅花微微一笑，也不辯駁。

「如果安排失算，讓老爹受到傷害，」吟雪道：「娘非要把我吞下肚子去不可！」

歐陽昭沒有生氣，搖搖頭笑道：「妳胡說八道些甚麼呀？」心中却是十分欣慰，母女連心，吟雪的話，表達出羅蘭的深情。

四週羣豪也被這一番兒女情懷，鬧得歡顏大開，暫時忘記了面臨的步步危機。

＊　＊　＊

既無法避開飛鷹、靈犬的追踪，張四姑安排了獵殺計劃，自己帶領了大和尚、吟雪、吟霜、青鳳、梅花爲一組；歐陽昭、羅蘭帶着五個弟子爲一組，其餘的人由江楓統率，各組中均有十石强弓一張。

三組人手互相掩護、埋伏，誘殺飛鷹、靈犬。

原來，鷹、犬若有靈性，損傷了幾隻之後，就會飛得更高，踩迹更遠。

三天之後，仍無收穫，但却未脫

離牠們的監視。

張四姑待三組人手會齊之後，道：「不行，我們射殺了七條狗、四隻飛鷹，就難再得手，但仍無法擺脫牠們的追踪監視。」

「張姨，獵殺靈犬還不太難，」吟霜道：「我和三位姐姐，潛踪隱身，圍殺靈犬，我相信不難斷絕牠們的追踪，但鷹飛得太高，就很難想出辦法了。」

「吟雪，妳的看法呢？」張四姑問。

那夜一戰殲滅兩大高手，江楓的武功，固使羣豪敬佩，但吟雪的陷敵絕境佈署，也使羣豪傾心，大都全神貫注，傾聽她的高論。

吟雪忽現羞態，道：「張姨，我說錯了，你要糾正我啊。」

「說吧！大丫頭！娘也在用心聽呢！說錯了打甚麼緊，妳還小啊！」羅蘭心直口快，一下子說出了吟雪心中的壓力。

「張姨，現在不能分兵作戰，以獵殺鷹、犬爲主了。」

「說下去吧！」張四姑道：「第一句話已經切中要害，張姨眞有點吃驚了。」

吟雪似得到了很大的鼓舞，侃侃而談道：「鷹、犬雖具一些靈性，但卻不能辨認環境不相同的危機，但人能，我覺得指揮牠們的人已經趕來了，而且，距我們不會很遠，敵人的行動也在變化，一面在集中力量，一面在尋找我們的破綻，我們分組行動，如被發覺，也可能已被發覺，敵人正在作截擊我們的佈署，所以，我們不宜再分散實力，敵人怕我們的整體力量，不一定會怕我們分組的力量，何況，敵人也會埋伏、暗襲。」

張四姑點點頭，道：「還有麼？」

「敵人最大的苦惱是，無法確定我們的行踪。」吟雪道：「不能集中大批人手，全力圍攻江大哥，但絕不會再輕視我們，他們已全力和我們展開鬥智、鬥力了。」

「很好，好極了，我們又該如何呢？」張四姑道：「繼續說下去。」

「張姨，妳作主嘛，妳心中明白得很，爲甚麼還要我說。」

張四姑道：「說出來，看看是否和我想的一樣。」

「一定要我說，那就再來一次誘殺，不是鷹犬，而是人，」吟雪道：「不過，一定要選一個對我們最有利的地方，只是不能再用草原了，我相信我們那夜的佈置，已落入敵人的眼中。」

「對！就算他們沒有看到，事後也已瞭然，」張四姑道：「他們想圍殺江楓，就讓多幾個江楓出現，一樣的衣服，一樣的形貌，飛鷹沒法子辨認了，再阻絕靈犬追踪，他們就只有出動人了，那就給我選敵以攻的機會了。」

「張姨要用萬里飄香了。」吟雪道：「反客爲主，是很好的辦法。」

「大姐，」江楓突然插腔道：「青鳳有一個特別的能力，十丈內能分辨出敵我身上的不同氣味。」

「好極了，青鳳，怎麼一直沒有告訴過張姨呢？」

「雕虫小技嘛，我不敢說出來呀！」

「這是了不起的能力，我一直擔心一件事，便是害怕敵人易容蒙混，接近我們。」張四姑道：「妳有這個本領，就不用擔心這個了。」

青鳳突然一皺眉頭，低聲道：「現在，就有兩個高手隱伏在十丈左右，已經追踪了我們兩天了，我悄悄告訴過江大哥，江大哥要放長線釣大魚，所以，我沒有告訴張姨。」

「好啊，青鳳，妳一下子就掀了我的底，」江楓道：「你給我小心，我可是有仇必報！」

青鳳眞的被嚇着了，眨動下大眼睛，低下頭去。

「江楓身爲統帥，知敵不報，也不下令處理，該不該罰呢？」張四姑一臉嚴肅神色，環顧了羣豪一眼，徵詢意見。

大家都認爲張四姑在開玩笑，但見她臉無笑意，神情冷肅的樣子，想插腔湊熱鬧的人，立刻止步，面面相覷，無人接口。

「張姨，罰我吧。」青鳳幽幽的說道：「我願接受任何的懲罰。」

「妳要罰，江楓也要罰，」張四姑一副鐵面無私的說：「罰你們去捉一個追踪的敵人回來，要活的！」

青鳳站起身子，道：「我這就去，他們還沒有走。」

江楓一把抓住了青鳳，低聲道：「繞過去。」

兩人隱踪繞林，潛草而行，距敵五六丈時，江楓牽着青鳳的手，笑道：「妳在這裏等我，我去捉人。」

青鳳道：「你不生氣麼？我想不到張姨會一下變臉，使你下不了台。」

「傻丫頭，她本來就要請我去捉人的，這一下不用請了，理直氣壯的派我出動。」江楓笑道：「最重要是的她要給我們一個單獨相聚的機會，妳不是有很多事想告訴我嗎？」

青鳳點點頭，道：「第一件要告訴你的是，這一次在長安，天王沒有碰我。」

「爲甚麼？是不是藍鳳的關係？」

「不是，是張姨的藥物作怪，他不敢動我，事實上，我也下了決心，」青鳳道：「暗藏匕首，眞要迫我上床，我就出手殺他，殺不了，我就自戕，但張姨的藥物救了我，讓他自己避開。」

「還有呢？」

「好想念你，但我不敢像吟雪、吟霜那樣，在衆目睽睽下表達出心中的情愛，」青鳳道：「我只有暗中悲泣，把相思深藏心底。」

「青鳳，一切都沒有改變，我已告訴過吟雪、吟霜，她們都甘願退居妾位……」

「不！」青鳳打斷了江楓的話，接道：「和張姨相處之後，我感覺有一種前未有過的舒暢，那是精神上的一種契合，難道你沒有看到梅花姐正在轉換氣質，我也一樣，雪、霜二女更是令人敬佩感動，她們無慾無求，只是愛你，我要學她們，把胸懷開展，在棲鳳樓時想念你，只想到和你在閨房中擁抱的男歡女愛，那是因爲我不知道人間還有別的情感，現在，我懂了，我覺得，這些人都好可愛，乾爹、乾娘、老叫化、胡萍、段九等，連鄧飛和刁鵬，都和過去不同了，江郎，我不要你再爲誓言負責，我和雪、霜、梅花是四個情同骨肉的好姐妹，沒有大小，不分彼此，如果一定要有大小之分，吟雪應該佔據魁首。」

江楓很感動，伸手把青鳳擁入懷中，獎賞了一個令人喘氣的長吻。

青鳳推開江楓，道：「快呀，去抓人吧，抓不到，如何向張姨交代？」

「不用有勞了，青鳳姐，小妹已抓到了他們，一死一活，兩位好好的談談吧！別忘了帶人回來就是。」

「吟雪！過來呀！」青鳳一臉羞態，急急呼喚，但又不敢讓聲音太大。

「走了，」江楓微微一笑，道：「其實，大姐要你和我同行，至少已有三個人明白她的用心，雪、霜之外，還有大和尚，梅花想一下也會明白，青鳳，我們由敵對成爲夫妻，有名有實，只差一個拜天地的儀式罷了，妳美麗、聰慧，我是眞心的接納妳，終南山中一戰，更表現了一個妻子對丈夫的忠誠，事實上，所有的人，心中都對妳有份感激，張大姐讚妳聰明，基礎厚實，悟性很高，是難得的練武人才。」

青鳳突然流下淚來，接道：「爲甚麼他們都對我這樣好？天王門中人完全不同，除了色慾之外，就是爾虞我詐，從未有過一點眞情、誠意！」

「你和藍鳳不是情意很深？」江楓道：「終南山中一戰，她如出手，就是一個很可怕的後果了！」

「在那個環境中，她是我唯一有情感的朋友，但那是我心存忍讓，付出了無數心血換來的友情，終南山中，得到了她一份回報。」突然微微一笑，住口不言。

看青鳳笑得詭異，江楓若有所悟，接道：「說下去啊！怎麼放刁起來？」

「賤妾不敢，本來，我已說動她跟你見面，現在，恐怕要你失望了。」青鳳道：「這件事，我想起來，自己也覺得好笑，那有妻子幫丈夫拉皮條的，我不明白，爲甚麼會去做這件事，看到雪、霜、梅花，好像都有這種胸懷，我覺得我們女人好可憐啊！爲了討好丈夫，眞是無所不爲。」

「青鳳，」江楓道：「妳和雪、霜、梅花都是天下靈秀所鍾的美女，得一美，已經足慰平生，何況四美並至，天下不會有使妳們如此深情專注的男人，我之所以如此，是因爲練了『惑心術』，這種邪門武功，我已暗自決定，此後非至萬不得已，不再施展此術……」

青鳳玉掌一揚，掩住江楓的嘴巴，道：「別太早決定，江郎，你如不施術自保，很可能會被媚術惑心，天后宮中人都善媚術，藍鳳的造詣亦深，我不知道，一旦你爲媚術所惑，會成甚麼樣的局面，但一定很可怕，至少，你要施術自保，我們不能失去你。」

江楓道：「這眞是樹欲靜而風不息了。唉！走吧！」

* * *

兩個敵人都穿着農人衣着，躺在深草中，一個已死，一個被點了穴道，青鳳提起那個活的走回林中，道：「張姨，這個人……」

「放下吧，」張四姑打斷了青鳳的話，接道：「刁鵬，你去問口供，要他盡吐胸中所知。」

江楓拍活那人的昏睡穴，卻順手點了他雙臂、雙腿上四處穴道。

刁鵬走近那人身側，冷冷說道：「朋友，我講話算話，我問你答，我不會强人所難，但謊言詐語，絕難過關，你該知道多少，我心中有數，不回答就先割左耳、接着右耳、雙手、雙腳，你老兄能忍受，那就不用回答甚麼，我也不會要你的命，斬完你兩隻腳，你仍然不回答一句話，算你是一條硬漢，我也不會再問了，現在，我先問你第一個問題：你是屬於那一個組合的人？叫甚麼名字？」

那人閉目不語。

刁鵬刷的一聲，抽出寬面刀，刀光一閃，斬下那人左耳，道：「說！」

那人一猶豫，一隻右耳又被斬了下來。

「這一次是左手。」刁鵬又揚起手中之刀。

「我叫馬龍，是天通院中的使者，不屬於天王門、天后宮，也不屬天馬堂，我們受過特殊的訓練，能和鷹、犬溝通。」

「很好，像這樣談下去，我們都會很愉快！」刁鵬道：「天通院是怎麼樣一個組合？我希望你能說得清楚一些。」

「追踪諸位的飛鷹、靈犬，由天通院訓練指揮，我們以飛鷹傳書的方法，把消息通知天王門、天后宮、天馬堂。」馬龍道：「天通使者的行動是跟踪和負責供應鷹、犬的飼養食物，這些食物，經過秘方調配，鷹、犬自小食用成習，牠們很少會吃別的東西，所以，牠們不會逃走，也不易爲人佈下混合藥物的誘餌毒殺。」

「厲害呀！連畜牲都用方法控制，」張四姑道：「天通使者有多少人？除了運飼食物之外，還有甚麼工作？」

（未完・四十四）

上文提要：小莊和高興從中原三怪口中知道狐步門的一些秘密，尤其是自己的師承都不是正宗狐步，於是二人又和好如初，二小計議去偵察狐步門的秘密，三怪語中有因，先從他們的行動中暗中觀察，他們表面道貌岸然，排難解紛，暗裡都有「捉龍」之好，只有要命羅漢較正派，兩怪好色，對女扁鵲花旗都有同好，二小從中牽綫……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東門白·文　可飛·圖

狐步歲月

師叔小廟捉龍　表姐語言確鑿

「不是有『醫者有割股之心』之說嗎？」范禹道。

「世上有幾個那種醫生？」

「花旗，妳殺了我，會有紕漏。」

花旗抬起脚，相信是想踩向他的「靈台」穴。

人類的不幸，有半數以上是自己找來的。

人創造了神，結果作了神的奴隸。

人創造了金錢與財富，也作了財富與金錢的奴隸。

人爲萬物之靈，却變成了萬物之蠹。

范禹此刻自然萬分懊悔。

好端端地爲甚麼要找她來這手？

就在花旗這一脚將要踩下時，人影疾瀉而下，一脚把花旗踹出一丈五六之外。

此人蒙了面，挾起范禹越牆而去。

花旗半天才爬起來。

她未看清來人是誰。

來人自她背後攻擊，一脚踩出。被踩出翻滾中，自然無暇去看來人是誰了。

其實來人是「要命羅漢」。

他們三人很少分開，范禹跟上花旗，鐵雄飛也跟上了范禹。

在野外林中，鐵雄飛讓他喝了些山泉，不久范禹的毒已逐漸消褪，這是一種暫時性的毒，喝水退消，毒發得快，消褪也快。

並不是花旗無意殺他，而是要他失去抵抗能力，然後再收拾他。

「老范，是怎麼回事？」

「倒楣！」

「爲甚麼？」

范禹難以啓口，但他素知鐵雄風是個直腸子，大概未看到前面那一段，道：「我找她治病，她以爲我調戲她！」

「治甚麼病？」

「暗毛病。」

「甚麼暗毛病？」

「老鐵，我那『老二』有點畸型。」

「我見過，有點彎曲，是不是？」

「對呀！甚不雅觀。」

「怕甚麼，說不定有女人偏愛這一款！」

「偏愛這款？」

「是啊！像個螺旋鑽一樣，盤旋而入，也許能造成特殊的刺激。」

「老鐵，快別開玩笑，告訴你，花旗和余大有上床，就是因爲愛上他的『老二』特別畸型。」

「他那畸型和咱們的畸型不同，這婆娘差點掛了我的點，我不會輕饒她！」

鐵雄風道：「老余也不够意思，一人獨佔也不說一聲。」

「你現在才知道他不够意思？」

「怎麼，你有甚麼發現？」

「試問，他是不是把我們二人當作

了保鏢了？」

「的……的確！」

「除了每年應拿的一萬兩，再向他借千把兩銀子他會借嗎？」

「我沒借過。」

「我借過，碰了釘子。」

＊　＊　＊

小莊和高興弄了一千萬兩。

這可是他們一生中一次擁有最多的銀兩。

小莊道：「疫區賑災，咱們捐出九百八十萬兩！」

「不，捐出一半就够了！」

「捐一半，另一半五百萬兩呢？」

「咱們自己享用啊！」

「咱們把大半部捐出，還勉强可以說得過去。」

「甚麼意思？」

「咱們以這手法弄錢是犯法，也是不光明的。」

「爲了救人濟世呀！」

「捐出一半就不是爲了救人濟世，而是自肥。『以武犯禁』本不應該，又詐賭騙人，咱們算是甚麼人？」

高興道：「哥們，放眼武林，有幾個君子？」

「不必管別人，只求自己心安即可！」

「反正咱們的錢是冒險賺來的，不花白不花，捐出一半已經够多了。」

「我堅持是九百八十萬兩，留二十萬兩已經够多了！」

「我有一半的支配權。」

「別忘了我也有一半！」

「咱們以五十招爲限，誰贏了就照誰的意思去做。」

小莊不反對，兩人在林中出了手。

他們過去比過，百招內似乎分不出勝敗。

只不過今天例外，四十五六招上高興的髮髻被抓散，小莊立刻住手。

高興下不了台，不住手又撲了上來。

小莊道：「不是以五十招爲限嗎？」

高興不出聲。

又打了約三十七八招，左腿彎上中了一脚，單膝跪地，這次他似乎認栽了，半天也不站起來。

小莊有點過意不去，上前去拉他。

「滾開！」

「小高，怎麼哩？是你要求比試的。」

「你虛假、狡詐！」

「我虛假狡詐？」

「當然，過去你藏了拙！」

小莊喟然道：「你不懂！」

「我懂，你狡猾！」

小莊道：「自我輸了一莊一堡，十分自卑，後來又經『中原三怪』証明，我的師門不是『狐步』正宗，我有點自卑，就不願全力搏鬥了。」

「這還是虛僞！」

小莊道：「小高，你要是以爲我眞的虛僞狡詐，我們就分手吧！」小莊嘆口氣掉頭就走了。

高興回頭看看，小莊已掠出十來丈。他忽然躍起追上，拍拍他的肩胛，道：「小莊……」

小莊道：「想通了？」

「想通了！」咱們只配花二十萬兩，九百八十萬都捐出去，而且以後你爲老大，我是老二。」

「你比我大兩歲吧？」

「年齡大有甚麼用，我看事不如你週全……」

他們把巨款捐了出去。

＊　＊　＊

兩小在客棧中剛剛上了床，正要入睡，聽到甬路上有人邊走邊談。

這二人分明是一男一女。

女的十分年輕，少女的嗓音即使不是鶯聲燕語，細聲細氣的，也可以聽得出來。

男的大約在中年以上了吧。

高興道：「小莊，這一對不是正常夫妻。」

「當然。」

「你聽……」

女的道：「大爺是不是要『捉龍』？」

中年人只「嗯」了一聲。

女的道：「大爺，我們『捉龍』的價碼高些……」

男的道：「不要緊，只要捉得好，我不在乎錢。」

「大爺，您眞大方……」

小莊突然坐了起來。

高興道：「怎麼哩，小莊？」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的……」

小莊連說了三聲不可能。

高興的反應不慢，也坐了起來，「是不是中年人你認識？」

「可能！」

「是誰呀？」

「我總以爲不可能的。」

高興道：「小莊，我們在暗中偷看一下不就結了？」

二人穿好衣衫來到後院。

這工夫後院中的三間小屋還有燈光。

爲了小心，二人還不敢馬上接近小屋。

他們在小屋左後側五六步外的一棵大樹上伏着。

少女道：「大爺，你要怎麼捉？」

男聲道：「怎麼『捉』最有意思？」

少女道：「這可不一定，有人願意躺着捉，有人願意站着，也有人願意坐着捉。」

男子道：「我躺着，妳也躺着。」

「大爺，我在床邊爲你捉好不好。」

「爲甚麼不能上床躺下捉。」

「爲了避免控制不住，還是預先提

防好些。」

「怎麼，你怕我强暴妳？」

「大爺不是那種人。只不過事先小心些總是好的，我們是賣藝不賣身的。」

「給多少錢都不幹嗎？」

「當然。」

「如果我給妳五萬兩，只玩一次……」

「大爺，就是十萬兩也不成。」

男人不出聲了，屋中靜了下來。

大概此刻已在「捉龍」了吧？人在這種慾念泛濫之下，視覺及聽覺就不怎麼靈光了。

兩小鶴行鷺步來到後窗外。屋內有燈，外面黑暗，人貼在後窗上不易被發現。

男子只褪下褲子到小腿處。少女坐在床前椅上，兩手交替爲他「捉龍」。

「捉龍」就是女人爲男人撫弄陽具，是一種猥褻行爲，當然，外行人也弄不好。

這和澡堂子中捶背，搓背、修脚和揑脚的差不多，會做的能搔到癢處，十分過癮。不會的把脚揑痛了，癢的地方還在癢。

兩小不敢出聲，却差點出了聲。這個男人的東西很可觀，大而硬，顯得這少女的纖纖小手不成比例。一個少女作這種工作，雖說賣藝不賣身，和妓女又有甚麼分別？

她們見過的太多，大的、小的、粗的、細的。

甚至還有一些奇型怪狀的。

這男人年紀不少了，却是白面無鬚。躺在床上，一手放在少女的乳峯上，這一手是不忌的。

客人可以摸胸，但再進一步則不成。

有的可以網開一面，下面也可以摸，有的不成。

小莊忽然退離後窗外。

高興不解地望着他，見他似要離去。

高興追上了小莊道：「怎麼回事？」

「我發現這個人竟是……」

「是誰？」

「是二師叔高鴻。」

「也就是『狐堡』堡主？」

小莊點點頭。

「這怎麼會？你的二師叔高鴻和三師叔徐起等不是都被『塞外雙魔』殺了而冒充了嗎，怎會活着？」

「我也不知道。」

「這就怪了！如果他們的確還活着，爲甚麼眼看着一堡一莊被別人霸佔而毫無反應？」

小莊連連搖頭不出聲。

「會不會是假的？也就是說你看錯了人？」

小莊道：「應該不會，看錯了人，聽嗓音也不會錯，不可能面貌像嗓音也像！」

高興道：「走，回去弄清這件事。」

「如何弄清？」

「完事之後，咱們故作未見『捉龍』的事，你直接求見。」

小莊道：「不是太陡然了？」

「你就說傍晚見到他一個側影，現在才找了來，要求証一下。」

小莊以爲也成。

他必須弄清是不是二師叔高鴻，因爲他發現裴元度似也活在世上。要是他的師父令狐慈也健在有多好。

所有的問題都會弄清的。

二人折回，遠遠地，在後院樹上監視。

不一會見「捉龍」少女離去，似乎這些「捉龍」少女個個美好動人，却不知是否會武？

兩小都有這種好奇心，暗暗跟出。

少女來到郊外，在一座無人的小破廟中見到了另一個三十左右，頗具姿色的婦人，道：「師父，他可能就是高鴻。」

「怎見得？」

「我套問過他！」

「這麼說，裴元度八成也健在，只不知令狐慈是否也沒有死？」

高興忽然揑了小莊一把。

小莊回頭望着高興，高興以「蟻語傳音」道：「怪乎，這女人是我表姐柳倩……」

小莊十分驚異，他們近來所見到的人，幾乎和他們二人都有關連，這是怎麼回事？

少女道：「師父，我已經照師父的意思作了手脚。」

「千萬不能被他覺察。」

「不會的，師父。」

「也不能使他事後想起懷疑我們作了手脚。」

「不可能的師父。」

「好哩！我們走吧……」

二女走後，兩小在小廟中搜了一會，沒有找到甚麼，小莊道：「眞的是你的表姐柳倩嗎？」

小高點點頭。

「她們作了甚麼手脚？」

「我也不知道。」

「你的表姐在我的師叔身上作手脚，這是不是有點蹊蹺？」

「當然！但想不出是甚麼蹊蹺？」

小莊道：「現在我去見師叔高鴻，隔了這麼一陣子，他應該不會懷疑我們偷看過『捉龍』的事。」

「對，應該不會。」

「如果他眞是我的師叔，我眞爲本派汗顏。」

高興道：「人都有弱點，不能說他是你的師叔就一切中規中矩，不犯一點錯誤的。」

二人返回鎮內，來到這家客棧後院。

却不見了那個中年男子。

在目前小莊還不能認定他就是高鴻。

「走了？」高興道：「是不是高鴻？」

「未必是他。」

「只不過剛剛捉龍的少女却說是高鴻！」

小莊道：「以後遇上那少女要問清楚。」

高興道：「遇上我表姐也可以問問看。」

＊　＊　＊

兩小在酒樓上小酌，隔桌的一個年輕人過來敬酒，約二十五六，白白嫩嫩地，長得還眞養眼。

可以說少女未必有他好看。

美男子有兩種，一種是潘安、宋玉型的。

這一種是眞正的美男子，屬陽剛型的。

另一種之美屬陰柔型的，也就是娘娘腔。

這個美男子是屬於娘娘腔型的。

「兩位兄台，我們喝一杯如何。」

高興道：「素不相識……」

美男子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一回生兩回熟，我敬二位三大杯。」

高興道：「三大杯就算多嗎？」

「多少才算多？」

「兄台以爲多少才算多？」

「這種花雕酒，二十斤不算多！」

「我也不以爲太多！」

「我願意以四十斤和兩位兄台喝喝，也算以酒會友。」

高興道：「以一對二，你能喝四十斤？」

「試試看吧！」

高興道：「小莊，你怎麼樣？人家要單挑咱們二人！」

小莊道：「沒有把握，不過這位兄台要以酒會友，盛情難却。」

「好，咱們就喝喝看，勝敗如何獎懲？」

青年人道：「不必，既然以酒會友，何必有獎罰，輸者付了酒錢就可以了，交朋友嘛！」

兩小點點頭。

美男子叫小二送上「花雕」酒八十斤。

一桶四十斤，另外兩桶各二十斤。

小二道：「公子，這樣是會喝出人命的。」

美男子揮手道：「不會有紕漏的，快去拿來。」

不一會，伙計們抬上了三桶酒。

一桶四十斤，兩桶各二十斤。還帶上一桿大秤，當場稱了一下，斤量一點也不差。

每個桶上都有一根細竹管作爲吸酒用的。

開始之後，各盡全力。

這是因爲，即使都能喝光，也以最快者爲優勝。

現場上，滋滋聲不絕於耳。

小高很能喝。

美男子似乎更不含糊，看來小莊稍爲慢些，「國嘟國嘟」聲盈耳。

有十來個食客在梯口處觀看。

他們算是大開眼界，第一次看到能喝四十斤花雕的人，而且看來是個女人的美男子，眞叫人難以相信。

大約過了兩盞茶工夫。

小二上前看看，估計美男子已喝小半桶，小莊、小高二人也喝了半桶。

他們二人的半桶，沒有美男子的三分之一桶多些。

此刻小莊已是醉眼惺忪了。

小二道：「三位貴客，如果不行了，千萬不要勉强，過度的酒，眞能醉死人的呀！」

沒有人理他，大約半個時辰之後，小莊醉意更濃了。

小高也有點醉態可掬了。

小莊口鼻中冒白汽，只是不繼續冒，而是停一會冒出一些白汽。

美男子則是流汗，頭上、臉上及手心中，大量流汗，由桌上流到地下。

當然，脚心也流汗，鞋襪早就濕透了。

就在快要喝完二十斤酒時，小莊已經伏在桌上不動了。

小高則還在勉强喝。

美男子眞行，臉上一點也不紅，聽桶內的聲音，四十斤酒已經快完了。

小高和美男子同時喝完。

小高步伐蹣跚，美男子面不改色，一切正常。

美男子道：「高大哥，咱們玩兩招如何？」

小高道：「在這兒不方便，咱們到外面去。」

「不必。」美男子已攻上來。

小高是已有了九成醉意，視綫模糊，步法不穩，如何還能動手？

其實他比對方高明，要不是酒喝得太多，美男子絕非小高的敵手，現在高興却不成了。

花雕酒的後勁大，酒勁越來越足。

小高才打了二十來招，出掌都不準了，也沒有力道了，終被美男子擊倒。

這工夫美男子把閒雜人等逐下樓去。

他連擊三掌，走上二人。

一個是「女扁鵲」花旗，另一個是余大有。

花旗弄清了「鈎子」海棠及「隔牆倒」司徒紅的背後主人之後，她恨透了小高。

小高和小莊走得近，當然也不放

過小莊，況且在賭場中，兩小出賣過她，非報此仇不可。

美男子是花旗的弟弟花瑛。

花旗丟下銀子，余大有扶起小高，美男子花瑛扶起小莊下了酒樓，出鎮逕奔西北。

大約在二十里外，入鎮進入一幢民房，這兒有不少的名犬。

把兩小丟在正廳地上，這工夫走進一人。

此人蒙面，連余大有及花旗都向他行禮。

這蒙面人，很像裴元度。

蒙面人道：「設法使他們醒醒酒，問問看，令狐慈到底是死了還是活着！」

「是！」花瑛先爲小高灌下了醒酒藥。

接着又灌小莊。

小高醒來時，立被點了穴，花瑛要點小莊時，他反而點了花瑛的穴道，這當然是由於大意。

小莊一脚蹴向小高。

花旗和余大有一驚，雙雙撲上。

他希望解了他的穴道，可惜二人猛攻，小莊這一脚未夠上部位。他以爲二人聯手還有脫困的希望。

他現在已可證明這蒙面人即是他的師叔裴元度。

他以一對二，那蒙面人還未出手。

小莊一定要解了小高的穴道，但二人聯手，逼得他無法接近小高。

小莊接了約六十招，蒙面人道：「二位退下！」

聽口氣，連余大有也都賣這蒙面人的帳。

在過去，他的二位師叔身份和「中原三怪」齊名。

小莊知道，絕對接不下這人。

在他轉身時，口中含了個小哨子。

這是由於他來此時，發現這宅中有不少受過正規訓練的名犬。

而當他在那酒樓上已對花瑛起了疑心，就佯裝酒醉，所以來此能看到宅中有些名犬。

他是馴犬專家，是不是受過訓練的名犬，他一看便知。

他吹起了含在口中的哨子。

這東西叫哨子，名爲狗笛子。是馴狗師不可缺少的工具。

此笛自能發出人類聽不到，狗却能聽到的聲音。

人類能聽到的音波大約爲二十到二萬周率。

若超過此周率，人類就聽不到。狗的聽覺已證明能聽到十二萬周率以上。

在打獵時狗自獵人的視界消失，即可使用這種笛子把他喚回來。

馴狗的技巧大同小異。

此刻蒙面人已出了手。

此人用的是「狐步」小莊也是「狐步」。只不過兩人的「狐步」可就差得太多了。

小莊估計，此人要是全力施爲，他接不下三十招。

這也是他所想不通的事。

高鴻和裴元度兩位師叔，皆死在「塞外雙魔」手下，若非暗算，應該比「雙魔」高明，因爲小莊殺了雙魔，證明他們的功力不怎麼樣。

「爲甚麼裴師叔的功力又如此之高？」

如果裴師叔這幾年來武功精進，可能這人就不是裴師叔，但小莊以爲，此人絕對是裴師叔。

狗笛子是先引起衆名犬的注意。

然後是下達攻擊令。

大廳門窗外至少有七八隻之多。

然後再下達一號攻擊令。

這是猛烈攻擊，絕不留情的攻擊命令。

瞬間，「嗚嗚」聲傳來，大廳中已撲進五頭。

小莊以狗笛子指揮，猛犬的主要目標是蒙面人，狗雖不咬花瑛，花瑛却指揮不動牠們了。

如此一來，蒙面人武功再高，面對七八隻猛犬的狂攻，也無暇對付小莊了。

這些猛犬是花瑛豢養的，他眼見狗的瘋狂，怵目驚心。

這些狗是由他訓練的，但此刻却不聽他指揮。

任何事都講道行。馴犬也不例外。

小莊在一片混亂中解了小高的穴道溜了。

當然，指揮的人一走，狗隻們也就不會攻擊了。蒙面人並未受傷，立刻追出。

兩小奔出北郊三五里停了下來。

高興喘着道：「小莊，那些狗是怎麼回事，怎麼咬起他們自己人來了？」

「你忘了我是馴狗方家了？」

「對，我居然忘了！你並沒有唆使狗呀。」

「喏！這狗笛子就是工具！」

「這麼一個小哨子就能使牠們敵友不分？」

小莊道：「並不是每個人都能作到的。」

「小莊，那個蒙面人居然能指揮花旗及余大有二人，已經證明是你四師叔了？」

小莊默然良久，道：「八九成！」

就在這時蒙面人又像鬼魅般地來到。

高興正要出手，小莊攔住了他。

小莊道：「你是師叔裴文度！」

「哼……」

「堂堂武林高手，爲甚麼不敢承認自己的身份？」

蒙面人悄悄地撲了上來。

兩小一條心，盡力拚搏。

只可惜，二人合擊和此人也差了一截。

這才知道爲甚麼像余大有及花旗這種身份的人也要聽此人擺佈了。

只攻不守，二人也未支持到十招，都已經挨了幾下。

如此下去，他們在百招內會倒下。

尤其是小高，挨得更多，行將不支。

只要有一人先倒下，另一個絕對支持不了五招。

現在，高興連中兩掌，跟着退出五六步外。

小莊承受了兩個人的壓力，力接三掌，中了一掌。

看來此人下手狠毒，不會留他們的活口。

就在這時來了一個蒙面女人。

這女人看來不會是二十以內的人。

身段苗條，手底下却不含乎。

有這女人加入，就比小高管用些，而小高雖已受了內傷，還是撲了上來。這麼一來，蒙面人就沾不到便宜了。

不到十招，蒙面人就收手逸去。

小高擦去口角的血漬，道：「是表姐嗎？」

女蒙面人取下面罩，道：「不錯。」

小莊不由一嚎，這女人約三十出頭，但十分美艷。

小高道：「表姐，這是我友莊林。」

又對小莊道：「小莊，這是我表姐柳倩。」

小莊道：「多謝柳姐援手。」

柳倩道：「不必客氣，我遇上了就不能不管。」

小莊道：「倩姐知不知道此人是誰？」

「不敢確定。」

「倩姐想想看是否敝師叔裴元度？」

「的確很像，而且又是用的『狐步』。」

「倩姐以前見過敝師叔裴元度？」

「見過。」

「有未見過敝師叔高鴻？」

「也見過。」

「倩姐以爲高師叔也死了嗎？」

「好像他沒有死！」

「倩姐見過他？」

「我的門下見過。」

高興道：「小莊，不瞞你說，表姐的門下就是那些『捉龍』的少女。」

「噢……」小莊想，原來不是很正經的貨色。

只不過人家援手過，又不能表示輕視之色。

柳倩道：「幹這一行人家瞧不起的！」

小莊道：「如果另有動機，而這動機對武林有益，則不但不能輕視，還很偉大呢。」

「多謝莊弟。」

「表姐，小莊很欣賞妳！」

小莊心想，「我何曾說過欣賞她來？」

只不過小莊的確頗爲欣賞她的一個「艷」字。

三人一齊住入了一幢民房。

這兒有兩個少女，都很動人，也很大方。

不必問，都是「捉龍」的高手。

一個少女爲甚麼會幹上這一行？

柳倩當初是否也是幹這行的？

就像年輕時幹妓女，老來當鴇母一樣吧？

小高說有事要三天才回來，逕自走了。

小莊本要陪他去，他說不便兩人同去，要讓他在此等他。

第二天兩個少女派出去了。

少女們「捉龍」是閒不住的。

現在，小莊和柳倩在對酌。

小莊道：「倩姐，我相信妳作這一行的領導人必有不得已的苦衷！」

柳倩苦笑道：「甚麼苦衷？」

「倩姐不信任我？」

「不是不信任，而是這件事還沒有頭緒。」

「妳在偵察一件案子？」

「對！」

「甚麼案子？」

「就是眞假『狐步』的案子。」

小莊道：「佩服！」

「不必佩服，這案子很不好查，也很兇險！」

「這一點我信！」

「很難！」

「總該有一點心得了吧？」

柳倩道：「初步結果是，令師非眞正的『狐步』創始人，家表舅高登也就是高興的父親，也不是原創始人。」

「倩姐，也許妳很公平。」

「怎麼說？你知道一點？」

小莊道：「我不會懷疑自己的師父，但對師叔們的行爲，就算有心包庇也瞞不了人。高鴻曾經『捉龍』過？」

柳倩笑笑點頭。

「還有進一步的進展？」

柳倩道：「這件事似乎是件大陰謀。」

小莊道：「我也這麼想過。」

「不知小弟你知道多少？」

小莊道：「我幾乎一無所知。」

「小弟的『狐步』是誰教的？」

「家師，有時家父也指點一些。」

「令尊非『狐步』門中人，他怎能指點？」

「天下武功，本屬同源……」

柳倩點點頭，道：「小弟你捉過龍嗎？」

「沒有。」

「我爲你『捉龍』，你會拒絕嗎？」

「這是不是小弟對倩妹不敬。」

「不，男女生殖器並非見不得人，甚至很神聖，有些地方的人還向男性生殖器頂禮膜拜呢！」

「倩姐，我怕把持不住……」

「我信任你……」

稍後，二人進入卧室羅帳內。

小莊品嘗到「捉龍」的妙趣。

無怪有些人樂此不疲呢。

當然，「捉龍」的人一定要看見女方順眼才成。

她的玉手修長而綿軟，她的笑勾魂攝魄。

當他們都進入高熱情況時，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

小莊的手在她身上移動、撫弄，她不推拒。

即使是最敏感處也只叫「癢」而已。

小莊是個有性格的美男子。

像柳倩這樣的女人最識貨，她在暗中早就對他喜歡上了，小高藉機離去，就是她授意的。

柳倩道：「小弟，你這條龍是不是想進洞？」

「正是，倩姐，妳可以拒絕。」

「我爲甚麼要拒絕？有很多女人拒絕了自己所喜歡的男人，不旋踵就後悔了！這是何苦？」

小莊往上一翻，下面「龍行一式」已經貫入。

柳倩發出一聲呻吟。

小莊在這方面不是老手。

柳倩也不是，但聽得多學的也不少。

柳倩窈窕而婀娜，看來是瘦的，但因渾身不見骨痕，抱着就沒有骨感，這是女人中的上品。

小莊很耐久，一個時辰之後才下來。

「小弟，眞吃不消你！」

「倩姐，是不是弄倦了妳？」

「沒有，以後不要那麼橫衝直闖地！」

「倩姐也捉過龍？」

「沒有，我是第二次和男人上床，第一次只有十六歲，被一個武林中人强暴了。他的武功很高。」

「怎麼？妳不認識他？」

「不認識，他玷污我還蒙了面。」

「這才是可恨的淫賊。」

「但我發現他脖子正中有一顆大黑痣。」

「這就不難找了！」

「可是我這些年來一直沒有遇上這人。」

二人去洗澡，她很體貼，親手爲他洗下體，爲他搓背。

「姐，這不敢當！」

「小弟，我喜歡你就願意爲你作任何事。」

「謝謝，倩姐。」

「甚至我願意爲你生個孩子，只是你我的年紀相差太多了。」

「不多，才不過多十歲而已。」小莊擁緊她道：「姐，妳的部下爲范禹及余大有等人捉龍，必然另有圖謀。」

「對。」

「可否說說？」

「探探他們和『狐步』案有無關連。」

「查出了沒有？」

「還沒有，但他們很快將無法人道了。」

「妳是說他們不能上床了？」

「而是永遠不舉了！」

「這有特別義意？」

「當然，然後再爲他們治好。」

「妳會醫道？」

「不是，但對『捉龍』治這類毛病深得其中三昧。」

「妳是說以『捉龍』方法能治陽萎及早洩？」

「對，這類毛病除非患有重病如『消渴症』等，那是因病而不舉，大部份的不舉，都是心理上的障礙，凡是心理上造成的不舉，『捉龍』最有效。」

* * *

高興回來，柳倩外出，二人在喝茶。

「小莊，我表姐如何？」

「你小子故意走開，爲我們制造機會？」

「你只猜對了一半。」

「另一半是甚麼？」

「對的一半是表姐很美，但她不濫，你也不濫，由於我弄過幾個少女都和你有來往，我要回報你。」

「就以你表姐爲禮物？」

「這多難聽！她也要喜歡你才行！」

「你小子是不是在暗中窺看？」

「只看了一小段，你眞行，表姐被你擺平了。」

「你小子不是東西。」

「其實我是關心你！」

「關心我甚麼？」

「只要你能擺平她，她倒是一個好幫手。」

「幫甚麼？」

「查眞假『狐步』及令師叔是否未死之事啊！」

「這件事她倒是說過。」

「有一段時間，我對表姐頗有胃口，追了半天，門兒也沒有。她說不必白費力氣。」

「爲甚麼？」

「她說看到我就沒有那種吸引力！」

小莊道：「柳姐的確很好。」

「怎麼個好法？」

「小高，你表姐的隱私，你也想知道？」

「這有甚麼關係。」

「身上無一處不軟，下面很鼓很緊……」

「這些一般的女人都有。」

「反正我以爲她很好就是了。」

「我表姐聽了這話一定很高興。」

高興道：「小莊，我在鄰鎮上發現一個少女，頗似裴蒂，進入一家客棧。」

「走，我們去看看。」

* * *

晌午，裴蒂在房中吃包子。

也許是不願在前面招搖，買了些包子回來吃。

這工夫，後窗一響，回頭望去，房中站定一人。

當然，他們是很熟的。

「小莊，這不像是你的作風，鬼鬼祟祟地！」

「我是爲妳着想。」

「甚麼意思？」

「妳要是不怕見人，爲甚麼在房中吃包子？」

「大駕光臨有甚麼事啊？」

「對！這才是正題。」小莊道：「裴師叔目前在何處納福呀？」

「你說甚麼呀？」

「怎麼？耳朵重聽？我問妳裴師叔在甚麼地方？」

「你是說我爹的墓？」

「我是說他的人……」

「人死了當然在墓中！」

「算了吧！別來這一套吧！裴師叔未死，高師叔也未死！」

「未死？這倒是一件大喜事，快說！我爹在何處？」

「妳眞會倒打耙！告訴你，他們未死，不僅只是我一人看到。」

「說出來只怕妳的臉上掛不住！」

「放心，我的臉皮不算太厚，却也不太薄。」

「他們二人都『捉龍』過……」

「『捉龍』？」

「怎麼？不懂？裝起烈女來了哩！」

「我從不把自己當作烈女。」

「說吧！我要見見裴師叔。」

「人死了，你要見誰？」

「妳在詛咒自己的父親快死？人好端端地未死，爲甚麼說他死了？即使有秘密，對自己的師姪也不必保密。」

「人死了你要見甚麼？見鬼！」

「如果他的鬼在此，我也敢見！」

「請吧，我不和你胡攪蠻纏了。」

「怎麼？妳是說令尊眞的死了？」

「但願他還活着。」

「你要不要見見一位曾爲他捉過『龍』的少女？」

「我不要聽！滾！」

「裴蒂，妳自始至終都在騙我。你幫我殺了『塞外雙魔』，表面上是爲師門報仇，却是爲了排除異己，也說不定是……」

「是甚麼？」

「說不定是裴元度和高鴻利用『塞外二魔』殺了恩師和徐師叔，先由他們當『狐堡』及『狐莊』主人，然後再由妳和我把他們殺死，這殺師兄的罪名就栽到『二魔』頭上去了，然後再接收一堡一莊。」

「你在這兒胡說八道！滾！」

小莊道：「我會找到兩個叛徒的！妳等着瞧吧！」小莊走後，裴蒂的包子也吃不下去了。

她爹「捉龍」，這多麼難聽。

她素知小莊的爲人，不會造此謠言。

即使小莊對她爹有誤會，甚至有仇，也絕不會造謠，或者捕風捉影說她爹去「捉龍」過。

「眞丟人！」裴蒂把包子丟在地上。

可是想想自已的行爲，又怎能怪父親？

只不過再深入一層去想，沒有這個走調的父親，怎會有她這種女兒？事實上她十三歲就和鄰居藥舖子的學徒玩過了。

那時小學徒也不過比她大一歲而已。

他們弄了半天，居然不得其門而入。

那小學徒居然不知那桃源洞在下面，而在上面(小便處)刺戳不休。

兩人那時以爲男女的事就是這樣，當時事後兩個孩子以爲大人把男女的事形容得神秘兮兮地，其實也沒有甚麼意思嘛！

這工夫院中有人道：「裴蒂在嗎？」

裴蒂冷冷地道：「不在家！」

「蒂妹，妳還是那麼調皮。」

高興進入房中，發現地上有些包子，裴蒂背門而立，雙手叉胸，似乎對他不表歡迎之意。

「怎麼？看到我就反胃口？」

「你眞有自知之明！」

「我高興除了臉馬虎一點之外，那一樣也不輸人哪！」

「你最好滾遠點！」

「怎麼？對我膩哩？另有新戶頭了嗎？」

「放你媽的春秋屁，滾！」

「爲甚麼？好久沒有玩玩了，難道你不想？」

「你和小莊在一起嚼甚麼舌頭，說是……」畢竟不便揭開剛才小莊說的有關父親未死的事。

「我嚼甚麼舌頭？小莊？小莊在哪裡？」

「你少和他演雙簧，你們常在一起！」

「錯！我們的仇可大了！他說我搶了他的女人，說我葷腥不忌，他要殺我！」

這點她居然信了。

至少以前她表面上和小莊是很近的。

那不過是利用他而已，只不過一旦知道她和小高有一腿，哪會不吃醋？世界上那有這種大方的男人？

高興一手攬住了他的腰。

然後，在她的頸上吸吮了一會。

漸漸地，她有點顫抖，繼而倚在他的肩上。

（未完・四）

上文提要：濟南府善人王桂武兩年前曾替一名賣唱姑娘出面懲誡惡少，兩年後，對方以其兩名好友之性命作脅，要他自絕，王桂武爲救好友，只好安排後事，金燈門獲悉事件始末，決定幫助王桂武；翌日，王府設置祭壇，拜祭人仕絡驛不絕，一片愁雲慘霧，傍晚，兩名大漢登門尋訪王桂武，門房王川告知兩人死訊，兩人似乎不信，要求往靈堂後察看，王川欲阻止……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

臥龍生・文
可飛・圖

四君子

正義之門代策劃　假設靈堂誘敵踪

青衣人道：「有甚麼不方便？」

這老人似乎有些迷糊，也許是年紀太大的原故，皺皺眉說道：「兩位客人，現在還未到開弔的時候，天色快要亮了，你們等一會再來吧！」

青衣人道：「現在和天亮有甚麼不同？」

王川道：「現在正是大殮入棺的時刻，女眷都在靈堂，如何能讓生人入內。」

青衣人道：「原來如此。」

右首一個青衣人低聲說道：「老二，我瞧，咱們還是來個霸王硬上弓，衝進去瞧瞧，如何？」

左首的青衣人點點頭，突然一出手，點了王川的前胸。

王川年紀老邁，如何能閃避得開，身子一歪，錯開了前胸要害，被點中了左肩。

右首青衣人一伸手，抓住了王川的衣服，道：「老頭兒，委屈一下，你這把年紀，咱們不會殺你就是。」

順手又點了王川兩處穴道，把他放在大門後面。

兩個人疾飛向後面溜去。

王川被點了穴道，口不能叫，腿不能行，只有瞪着眼睛，眼看着兩個人向內行去。

大概是王府中人都忙於辦理喪事，前院中竟未見人踪。

進入第二進庭院，才見大廳中燈光輝煌。

大廳外面站了不少的人，男男女女，不下二十多個，看樣子，似是王府中的僕從長工。

大概王舉人平日待這些下人不錯，此刻，人人手中都拏着一根點燃了的香，排列在大廳外面。

有一股肅穆莊嚴的氣勢。

不少婦道人家，還不住的暗暗低泣。

大廳中，却傳出了嗚嗚咽咽的哭聲。

一個全身黑衣的老婦，站在棺木旁側，不停的用手帕拭着淚痕。

一個三十上下的美婦人，身着重孝，伏棺而哭。

聲音悲悽，眞如杜鵑啼血。

在這兩個婦人的身側，站了不少丫頭僕女。

兩個青衣人輕輕移動着脚步，擠到了廳門口處。

只見兩個穿着短衫長褲的黑衣人正抬着棺蓋，閤蓋在棺材上。

兩個丫頭架起了那一身重孝的婦人。

另兩個丫頭扶着那一身黑衣的老婦人，離開了大廳。

整座大廳中，除了兩個抬棺蓋的男子之外，全廳中都是女人——六七個丫頭和四個中年的老媽子。

兩個青衣人互相施了一個眼色，悄然退了出去。

大家都在沉痛之中，無人注意，

也無人分心，竟然是任這兩個人來去自如。

大門仍然大開着，但所有的人都集中在第二進庭院之中。

王川仍直挺挺的靠在門後的牆壁上。

一個青衣人低聲道：「老二，要不要解去他身上的穴道？」

那個被稱老二的青衣人低聲道：「不管他了，這老頭子已一把年紀，也該死了，反正王武舉家中要辦喪事，那就讓他們一塊兒辦吧！」

另一個青衣人道：「他沒有死啊！咱們只是點了他的穴道。」

青衣老二道：「看他造化罷，不理他了，這老傢伙就算不死，也會脫上一層皮，夠他受了。」

兩個人邊談邊走，離開了王府。

他們很沉着，還順手帶上了兩扇木門。

靠在牆上的王川突然挺身站了起來，舉手一招。

暗影中閃出一個身材瘦小的年輕人，低聲道：「齊老，受苦了。」

化名王川的正是齊子川，經歷了一場險惡的風浪後，加入了金燈門（見金燈傳奇故事之二）。

齊子川道：「那小子很慌張，他根本沒有點中我的穴道，倒叫蕭姑娘擔心了。」

敢情這位瘦小的年輕人，正是金燈門的蕭飛燕所改扮。

蕭飛燕點頭一笑，躍身而起，飛越圍牆而去。

齊子川微微一笑，掩上大門。

這時，王俊緩步行了出來，低聲道：「齊老，蕭五妹去了那裡？」

齊子川一欠身，道：「回掌燈人的話，五姑娘追踪敵踪去了。」

王俊微微一笑，道：「齊老不用如此多禮，此後咱們要長年相處，還是自然一點好。」

齊子川道：「老朽遵命。」

王俊突然放低了聲音，道：「齊老，你打聽的消息……」

齊子川道：「王桂武雖然財雄勢大，但却是一個義俠君子人物，老朽已然暗中探問很多，他是個眞眞正正的好人，而且，還有點兒任性之處，拯義救危，施金濟困，如若一定要說出他的缺點，那就是他只得父母餘蔭，有了那麼一大筆家產，從小嬌生慣養，有一點兒公子哥兒的脾氣。」

王俊點點頭，道：「這也不算是甚麼大毛病了。」

齊子川道：「是！人情之常，小瑕不掩大善，總括而言，他已算得上是個君子了。」

王俊道：「他可曾犯過色戒？」

齊子川道：「走馬章台、飛箋召妓、擺擺公子哥兒的派頭，倒是有過，名人氣勢，在所難免了。」

王俊笑一笑，道：「名士風流，情尚可原，除此之外呢？」

齊子川道：「再無瑕疵。」

王俊道：「好，辛苦齊老了。」

轉身步入一座廂房之中。

夜色，掩遮了金燈門中人的行動。

這是一場隱密的設計，王府中，除了王舉人幾個心腹之外，大部份人都不知道。

爲了怕老母哀慟傷身，王舉人告訴了母親，但王夫人却是一點不知。

她目睹丈夫氣絕而逝，含殮入棺，恩愛夫妻，人鬼殊途，青春正盛，個郎永訣，內心的悲痛，自是腸斷魂消，怕引起婆婆傷心，又不敢放聲大哭，低泣如訴，淚如雨落。

這是最悲痛的哭，不一會工夫，已雙目紅腫，淚盡血出。

舉人府，籠罩在一片悲痛愁苦之中。

五更時分，王府中開始佈置靈堂，白布百匹，把整個王府扮裝成一片白色世界。

僕婦女婢，也都穿上了孝服。

* * *

錢多、人手多，辦起事來，自然是比較容易，天色剛亮，王府已佈置好一座靈堂。

百對素燭、千朵紙花，倍增了淒涼、哀傷的氣氛。

王舉人爲人太好，街坊鄰居中，甚多受惠的人，死亡預報時，大部份的人都不相信，想想看，他那結實的身體，怎會突然死亡。

但天一亮，仍然有很多人趕到了王府查看。

紙花素燭，證實了死亡的預報，也震動趕來查看的街坊鄰居。

一刹間，人聲沸騰，競相奔告，日上三竿時分，已然傳遍了濟南府城。

王府大門外，湧來了上千的弔喪客人，後來者仍然蜂湧而至。

齊子川也穿着一身孝服，跟着王府的管家，在大門口處迎接弔喪賓客。

他年紀大，江湖老，眼皮雜，識人衆多，是派在第一道關口的人。

易容術，掩去了他本來的面目。

但那絡繹不絕的衆多來賓，使這位老江湖也爲之暗暗咋舌，這上千多啣接而入的人，要他分辨出混入的仇家匪徒，實在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

王府佈置的靈堂雖大，但也容不下這蜂湧而入的來客，使這一座大院落中也擠滿了人。

王夫人是眞哭，聲聲如杜鵑啼血。

王老夫人也似是被這股哀傷之氣氛感染，坐在一旁，也不禁暗暗低泣。

這就造成了一幅逼眞的景象。

奠拜靈柩的人羣中，突然走出了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壯漢，口中大聲喝道：「王兄啊！你正值英年，前途無限

，突然謝世，叫我這作兄弟的，怎不悲痛萬分，觸景傷情！」

一面說，一面走近了棺木旁側，雙掌齊出，雙手扳在棺木之上。

人間至情流露，誰也不放在心上。

但跪在棺前、雙手掩面的一個孝子，微啓的指縫中，透出一道目光，却盯在了那大漢的身上。

掩面雙手移動，已然傳出了暗號。

紛亂哀傷的哭聲中，除了特別的有心人外，誰也不會留意這些。

那壯漢擠出了大廳之後，加快脚步，向前走去。

這時，王府的祭奠客人有來有去，越來越多。

那壯漢動作迅快，在擁擠的人羣中側身閃行。

片刻工夫，已出王府。

他背上還綁着一塊王府送的一方白巾。

壯漢轉過一個巷口後，立刻把白巾扯成碎片，棄於道旁的水溝中，加快脚步走去。

他年紀也許不大，但却是一個有江湖經驗的人物，行到巷口之時，突然停步回身，向外望去。

這時巷中，有不少前往王府的弔喪客人。

壯漢冷眼瞧看了艮久，未發覺可疑的追踪，忽然大邁一步，轉過巷口，向前行去。

繞過一條大街，直奔入一座宅院中去。

那是一座黑漆大門的高大宅院，但大門却是虛掩着，那壯漢推門而入，立刻又掩上了木門。

一條人影由屋角後閃了出來，緩步走近那高大的宅院前面，打量了那宅院一陣，轉身而去。

他並沒有進入那座宅院之中窺探，以免打草驚蛇。

一身男裝的蕭飛燕，突然由另一個巷口中，迎上那轉身而來的人。

兩個人會合於一處，蕭飛燕低聲說道：「三哥，瞧出了甚麼沒有？」

那追踪而來的人，正是金燈門中的老三方昭。

方昭一面舉步而行，盡量保持平靜，道：「我沒有進去查看，但顯然，那是一座私人住的宅院，看來，事情並不如咱們想像那樣簡單，回去稟告大哥之後，才作計議。」語聲一頓，接道：「五妹，你追踪的那幾個人如何了？」

蕭飛燕道：「盤出根底了，他們一行住在合盛客棧。」

方昭道：「五妹又怎會到此地呢？」

蕭飛燕道：「是追踪另一個可疑的人物而來，到了此地，不知潛入何處，天已大亮，行人漸多，這附近都是有錢人家的住宅，我不便也不能冒失的到處去找，幸好遇上三哥。」

方昭道：「那座宅院，我已經記得很清楚了，看樣子，那才是他們在濟南的眞正巢穴，目下不宜驚動他們，咱們先回王府中去，再作決定。」

蕭飛燕道：「三哥，爲了不引起別人的懷疑，我想咱們應該分開回到王府。」

方昭道：「五妹顧慮極是，對方如是精明一些，必然佈有反釘梢的暗樁，咱們不能被別人反釘上了。」

兩人先後返回王府。

王府中的賓客，仍然絡繹不絕。

靈堂上香烟繚繞，哭聲盈耳。

但王夫人却因身體不適，由兩個丫環扶着進入內室。

王俊、于重早已在內室恭候。

王老夫人一提衣袂，就要跪拜，却被王俊伸手攔住，道：「太夫人，不敢當，妳請坐，晚輩有事請教。」

王老夫人點點頭，拭去淚痕，道：「大恩不言謝，這件事過去之後，我王家唯命是從，能保下王家的一脈香烟，我還要這萬貫家產幹嗎！」

王俊本是讀書人，講究的是非禮勿動，王老夫人這幾句話，使他聽得有些尷尬了，笑一笑道：「這件事，以後再談，眼前，倒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請教夫人。」

王老夫人道：「甚麼事？」

王俊道：「剛才，那一位大哭靈堂、雙手拍棺的是甚麼人？」

王老夫人道：「老身很注意他，但我却從未見過他，不知是不是桂武在外面的朋友？」

于重道：「這就不會錯了。」

王老夫人道：「他是甚麼人？」

于重道：「他是甚麼人，我們還沒有查出來，不過，我們已經派人去查的了。」

王老夫人道：「唉！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桂武雖然中了舉，但我對他的管教仍然很嚴，我相信，他不應該會和江湖人物結仇。」

于重道：「老夫人，你請放心，我們大哥既然接下了這件事情，自然會辦一個水落石出，這件事不論有多麼大，都由我們接下來。」

王老夫人道：「老身還說甚麼呢？只有謝謝你們了。」

于重嘆口氣，道：「老夫人，我想開弔的事應該結束了。」

王老夫人道：「爲甚麼？」

于重道：「我們應該打開棺材瞧瞧。」

王老夫人有些不解的，道：「那棺木之中，不是一個假人麼？」

于重道：「是，不過，我們要求證一些事情，必須打開棺木，才能證明。」

王老夫人點點頭，道：「哦！老身就去告訴總管，要他們把客人送走。」

爲了兒子的事，王老夫人立刻轉頭向外走去。

目睹王老夫人的背影遠去之後，于重才輕輕吁一口氣，道：「掌燈大哥，看來這件事有些麻煩了。」

王俊道：「甚麼麻煩？」

于重道：「大哥，那人哭哭啼啼的撲在棺木之上，在棺木上拍了一掌，然後轉身就走，難道是全無原因麼？」

王俊道：「這個要請教二弟了！」

于重道：「大哥，武林之中，有一種武功，叫作神通竹葉手，聽說那一種武功，能隔物傷人。」

王俊道：「世上眞有這樣的武功麼？」

于重道：「有！不過，當今之世，會這樣武功的人屈指可數，如若咱們開棺求證，證明了小弟的推想不錯，事情就麻煩了。」

王俊道：「二弟，這件事會怎麼麻煩，你說明白一些。」

于重沉吟了片刻，道：「如若棺木中的假人留下了神通竹葉的傷痕，那證明了來人源有所出，非同小可，咱們的計劃也不得不調整一下了，咱們不能立刻有所行動，王舉人也不能立刻露面，必須完全查明內情，再作決定。」

王俊點點頭道：「對江湖中事，小兄知曉有限，二弟既如此說，咱們還是小心點好。」

王老夫人召來了總管，要他婉拒絡繹不絕而來的弔喪客人。

王舉人財勢雙全，再加上人緣又好，王府總管費盡了口舌，仍然無法阻止來弔的人潮，直到夜幕低垂，才算把客人送完。

掩上大門，王府中暫時恢復了清靜。

靈堂上燈火通明。

但停棺的大廳上，却是門窗緊閉。

王府中人，只有王老夫人和青衣小帽的王舉人在場。

但金燈門中人，却齊聚在靈堂之上。

王俊、于重、方昭、言小秋、蕭飛燕、黃媚、齊子川。

于重默運內功，愼重無聲息地打開了棺蓋。

棺中仰卧着一個人，那是金燈門的傑作——一個用軟木和黏土作成的假人。

細心的雕塑，和王舉人形態一樣，但此刻那黏土作的人頭上，却形態已變。

五個指痕深陷半寸，強大的內勁，使得整個頭形分裂。

王武舉倒吸了一口氣，忖道：「這是甚麼武功？蓋着數寸厚的棺蓋，竟然能傷到棺中之人，如是這棺中躺的是一個活人，也必被這一掌活生生震斃。」

王老夫人雖然不會武功，但她也看到了那深陷的指痕和裂開的頭臉，不禁臉色大變。

金燈門中的七個人十四道眼神，全都盯注在那深陷的手印之上。

臉色一片嚴肅。

艮久之後，于重才輕輕嘆息一聲，道：「神通竹葉手。」

齊子川點點頭，道：「除了神通竹葉手外，天下再沒有任何一種武功，能夠透木傳力，不着痕跡的取人之命。」

黃媚道：「齊老，你見識多廣，看他神通竹葉手有了幾成火候？」

齊子川道：「上好的柏木棺蓋，有三寸六分的厚度，掌力傳入，深陷屍首半寸，至少有七成以上的火候了。」

黃媚點點頭，低聲道：「大哥，咱們不能不小心點，靈堂不宜久留。」

王俊點點頭，一抱拳道：「老夫人先請進後堂休息。」

王老夫人欲言又止，嘆口氣轉身而去。

闔蓋了棺蓋，王俊等也離開了靈堂，進入了一間密室。

這是三進宅院中一間客廳複室，數道門戶和連綿的房舍，掩去了室中的燈火。

密室很大，佈置得也極爲舒適。

王俊在一張太師椅上坐下，冷冷的望了王桂武一眼，道：「桂武兄，神通竹葉手是武林中一派密門奇技，那說明了和你結怨的人，是來自那一派門戶，至少，也會牽扯了那一派門戶中人……」語聲微微一頓，接道：「據四弟、五妹追踪來人，查訪所得，敵人的來勢很強大，而且人數衆多，有不少高手，我們原先的估計有了很大的錯誤，似乎是已脫出了江湖上一般報復的情形，他們是大舉來犯，而且，亦有着很充分的準備。」

王桂武道：「王某雖是一名武舉人，但我很少和江湖人往來，我練的是弓、刀、石，也和一般江湖人練的武功不同，只有濟南府兩家鏢局子的總鏢頭，和王某相識數年，常有來往，如若他們算是江湖人，這也是王某僅有的江湖朋友了。」

齊子川輕輕咳了一聲，道：「王舉人，咱們想查明眞象，不能遺漏細微，多問幾句話，希望你王舉人別放在心上。」

王桂武道：「承諸位仗義相助，王某感激不盡，但有所詢，王某知無不告。」

齊子川道：「閣下和兩家鏢局子的總鏢頭來往多年，自是交情不錯了？」

王桂武道：「是。」

齊子川道：「濟南府兩家鏢局之中，除了總鏢頭之外，還有衆多的鏢師，難免亦互相有往還了？」

王桂武道：「他們兩位從未替我引見過鏢局中人，王某也很少到鏢局中找他們。」

齊子川道：「閣下是在甚麼地方和他們兩位見面？」

王桂武道：「大都在酒館飯莊之

中。」

王俊道：「王兄，我們想知曉實情，事關重大，一步錯失，可能會滿盤皆輸，還望王兄合作。」

王桂武接道：「王某決不藏私。」

王俊道：「這些年來，王兄可曾捲入江湖是非之中，那兩家鏢局的總鏢頭或有事求過王兄？」

王桂武沉吟一陣，搖搖頭道：「沒有。」

王俊道：「王兄再仔細想想看。」

王桂武道：「他們很少和我談論江湖中事，王某除兩年前救過一個賣唱的女子外，再未有過私人爭執。」

王俊道：「昨天下午，來的那位黑衣人，王兄是否見過？」

王桂武道：「沒有，那是第一次見，掌燈人和黃姑娘都在座。」

黃媚道：「王舉人，你那兩位總鏢頭的朋友如何了？」

王桂武嘆息一聲道：「如若我死亡，便能解救他們，那些人若言而有信，他們應該已得到解藥，身體康復。」

于重道：「王舉人，前晚，你們搏殺的經過情形如何？」

王桂武嘆息一聲，道：「接到的挑戰書信中，指名要在下約請他們兩人同去，因爲，兩年前發生在一品樓的事，他們兩位也在場，在下於是約他們見面，說明內情，兩人自堅欲同行，想不到，我們剛到了王家祠堂，他們兩位就身遭暗算。」

于重接道：「他們沒有暗算你麼？」

王桂武搖頭，道：「沒有，因爲他們要逼我自絕。」

于重道：「難道你們沒有動過手麼？」

王桂武道：「他們暗算了顏、趙兩位總鏢頭後，才現身和我相見，又逼我出手，惡鬥了五十餘回合。」

于重道：「王舉人勝了？」

王桂武低聲道：「不敢相瞞，在下敗了。」

王俊道：「那是說，他們這一切行動，只是逼你自絕罷了，他在動手之時勝了你，暗算你兩位朋友，只不過是證明他們隨時有能力執行恐嚇之言。」

王桂武道：「正是如此，王某江湖經驗不足，但我也感覺得到那人在四十回合之後，已可取我之命，但他却點到即止，不肯使我受一點傷害。」

王俊道：「預謀是要逼死你。」

齊子川道：「一個武舉人，身份不低，如是眞遭兇殺，必將驚動官府，嚴予追查，他們倒是想得週到。」

于重道：「王舉人，和你動手的人，可是兩年前在一品樓中，爲你所傷的人？」

王桂武道：「不是，不過他也在場，只是未曾出手。」

齊子川道：「看來，咱們得見見那兩位總鏢頭才行，走鏢的人，眼皮子雜，或可問出一點眉目來。」

王桂武道：「如若他們身體康復，明日必來弔祭。」

于重低聲道：「那時，設法請他們到此，問個明白。」

齊子川道：「就咱們目前所知，敵勢相當的龐大，而且他們分住兩處，一處又是座很大的私家宅院，顯然，他們來此一事，早經過了一番安排，殺害王舉人，似乎只是他們的目的之一。」

王俊點點頭，道：「表面上看來，那只是一件普通的仇殺事件，但骨子裏，却又似是別有文章。」

黃媚道：「大哥說得是，這就是江湖，江湖上充滿着險詐。」

王俊道：「但小兄有一點想不明白，他們爲甚麼要逼死王舉人？事實上，他們有能力殺死他，而且還能佈置成意外死亡的情勢，縱然官府會追查一陣，但只要找不出眞憑實據，還不是不了了之，他們爲甚麼要費這麼大的手脚呢？」

黃媚道：「這中間定有內情，目下咱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先查出爲甚麼他們會捨近求遠。」

齊子川道：「關鍵好像是在王舉人的這場弔祭上。」

王桂武道：「這個，在下也想不明白，他們能得到甚麼？逼死我和殺死我，並沒有太大的區別。」

齊子川道：「王舉人未在江湖中行走，不知江湖中事，需知目下情勢，你已變成了他們在濟南府中有所作爲的關鍵，他們爲甚麼要逼死你呢？這對他們有甚麼好處？」

王桂武說道：「這個，在下就有些想不通了。」

齊子川道：「咱們也未想通，能想通個中原因，咱們就不難找出他們的目的了。」

王桂武沉吟了一陣，道：「王某實在想不出有甚麼可疑之處，我只是一個安份的百姓，只是我有一點錢，又是個舉人的身份，如若我有錯，這就是我的錯了。」

王俊道：「王舉人，這件事看起來，是一樁很大的麻煩，原本是你個人的恩怨，現在看起來，好像是一樁很大的陰謀，你王舉人只不過是一個開始罷了。」

王桂武嘆口氣，道：「掌燈人，在下雖然仍然活在世上，但整個的濟南府都知道我已死了，以後，我怎麼能夠復生呢？」

王俊笑一笑，道：「王舉人，這件事你可以放心，咱們既然可以使你僞裝死亡，也可以使你神蹟般復活，不會驚世駭俗。」

于重低聲說道：「照小弟的看法，他們逼死王舉人，必然有它的作用，咱們預定的計劃，不得不修正一下了。」

王俊道：「二弟有甚麼意見？請說。」

于重道：「小弟覺得，咱們應該等一等，讓對方先發動。」

王俊道：「如若任他們找上王府中來，難道要在此動手麼？」

于重道：「所以，咱們要想法子把王老夫人送離此地。」

王桂武道：「只要把我娘送走，我就再也沒有值得擔心的事了。」

于重笑一笑，說出了自己的意見。

這是于重經過了一番很長的考慮後，擬定出來的計劃。

王俊點點頭，回顧了一眼，道：「四弟、六妹，有何高見？」

言小秋笑一笑，道：「二哥這番設計，已經過了一番深思熟慮，雖非盡善盡美，但敵情不明，也無法再找出更好的辦法了。」

* * *

金燈門中人已完全改扮，混入了王家的衆婢僕之中。

事情一直隱密的進行着，除了王舉人幾個心腹管事之外，很少有人知曉內情。

王老夫人悄然被遷離了王宅。

王舉人也得言小秋精妙的易容術，改扮成一個王府的家人。

事情在極端隱密中進行，不但王桂武的至親友好矇在鼓中，就是王夫人也不明內情。

憑王家的財富功名，趕辦喪事，增加了一些人手，誰也不會注意。

金燈門在發現了强大的敵勢之後，由原來採取的攻勢，忽然間改爲守勢。

第二天，濟南府兩家鏢局——四海、羣英的總鏢頭，也趕來祭奠。

王府門戶大開，任人弔祭。

四海鏢局的總鏢頭「金刀銀梭」顏如風、羣英鏢局的總鏢頭「鐵臂神猿」趙志英，同時到了王府。

這兩人都是王舉人的道義好友，也是參與那夜惡戰的人。

兩個人心中都明白，王桂武之死，至少有一半是爲了保存兩個人的性命。

這兩人趕到了王府，至少證明了對方也保持了相當的信用，雖然在約鬥之時，暗算兩人的手段有欠光明，但却在王舉人死去之後，依約送上了解藥。

兩人都穿着長衫，但也瞞不過見多識廣的齊子川。

這兩人不但在長衫之內藏了短刀利刃，似乎還帶了暗器。

王舉人眼看兩人進入了靈堂，急捧一盤錫箔紙錢，隨後而入。

正式迎接兩人的是王府的總管王貴。

兩個人的面色很肅穆，目睹靈堂棺木之後，更不禁黯然淚下。

顏如風一撩長衫，拜伏靈前，低聲道：「兄弟，士爲知己死，我已和趙兄有約，傾盡兩家鏢局之力，替你討回這筆血債，咱們原想幫忙，却不料反而害了你，兄弟，你安息吧！我顏如風只要有一口氣在，定會爲你報仇。」

「鐵臂神猿」趙志英緊傍在顏如風身側拜倒，口中也在低訴心願道：「王兄弟，我走鏢江湖，過的是刀頭上舔血的日子，想不到劍未出鞘，就中暗算，這是我的疏忽，累得兄弟你賠上了一條命，其實，你年輕有爲，前程無限，眼看着就要實授了官職，又何苦爲我和顏兄自絕？我們兩條命，也不如你兄弟一條命貴，王兄弟，你這是何苦啊！何苦？」

兩人胸中有無比的哀痛、悲傷，也只能在靈前低聲訴說。

靈堂中哭聲哀哀，兩人說話聲音又低，別的人很難聽到。

但他們瞞不過目靈耳聰、聽覺過人的黃媚，也未能瞞得過手捧木盤、站在旁側的王舉人。

王桂武聽得很感動，但却一直隱忍着，沒有招呼兩人。

黃媚一直扮着丫頭身份，身着孝衣，跪在靈堂前面。

事實上，整個的靈堂和廳院中，都在金燈門中人的監視之下。

黃媚冷眼觀察，發覺這兩位總鏢頭都是內外兼修的高手，心中一動，悄然起身離去，並且告訴了王俊。

王貴很快被召入堂中，吩咐了一番話。

王貴是王府中幾十年的總管事，四十多歲的年紀，人很精明幹練，也練過幾年拳脚，也是極少數知曉內情的人。

收支錢糧、辦理事務，他是內行，但他明白，應付這等江湖高人，非他能承擔下來。

王俊一道令諭，無疑分去他一大半肩上重擔。

轉回靈堂時，顏如風和趙志英已然祭奠完畢。

兩個人轉入靈幃後面，準備啓棺一睹王桂武的遺容。

方昭攔阻了兩個人，不讓開棺，但他是下人身份，不能强行阻止，也不能說話太多。

正爲難間，王貴適時而至，抱拳一揖，道：「顏爺、趙爺，不能開棺。」

顏如風一皺眉頭，道：「王總管，別人不知道，你該明白我們和你主人的交情，這一別人天遙隔，幽明相阻，我們再無法見他了，難道這最後一眼，也不讓我們瞧瞧麼？」

王貴嘆息一聲，說道：「顏爺，棺蓋已加釘，而且，老夫人吩咐了下來，任何人不能啓棺。」

趙志英道：「王總管，這要你在老夫人面前替我們口角春風了，我和顏兄如不能看你們主人的遺體一眼，只怕這一生都難得安心。」（未完．二）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東風傳奇

弄清誰是幕後人　興師聲討華山派

上文提要：丁易易容扮陳康和總管、谷飛雲扮徐永錫副總管、谷清輝扮荊溪生、宇文蘭扮青雯、荊月姑扮青霜，然後轉回隴山莊伺機行事，西路總令主屬下的門派首領平半山、許鐵棠、姬存仁、尹長生等都來謁見金母，谷飛雲發現金母和失踪的母親席素儀、還有丁令儀、聞玉音都在金母背後，都被陸碧梧將她們弄至神志迷失，接見衆門派時全由陸碧梧操縱，谷飛雲等決定動手救治……

徐永錫也報以一笑，心中暗道：「今晚也只有宇文蘭，才能隨機應變。」一面以傳音入密說道：「妳做得好極了。」

青雯眨着一雙亮晶晶的眼睛，以傳音入密說道：「大哥說我做得很好嗎？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做得很好，哦，這位丁大哥到底是誰呢？」

徐永錫道：「他是教我易容術的一位老道長的衣鉢傳人。」

青雯道：「那就是同門師兄弟咯！」

徐永錫道：「不，那老道長只教我易容，沒收我作徒弟，所以不能算是同門兄弟。」

青雯道：「那有甚麼不同？」

徐永錫道：「妳快不要說了，金母快醒過來了。」

就在此時，只見金母雙目倏睜，目注徐永錫，沉喝道：「你是甚麼人？老身怎麼會在這裡的？快說！」

徐永錫急忙抱抱拳，以傳音入密說道：「聖母請勿聲張，晚輩谷飛雲易容而來，聖母左手握的是驪龍珠，專解百毒，此時最重要的是聖母快運功試試體內劇毒是否全化清了？」

「你是谷飛雲？」金母微感意外，一面頷首道：「老身體內餘毒已清，你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谷飛雲走上幾步，就把自己母親失踪，自己父子如何找上隴山莊，如何改扮了他們總管、副總管，再把荊月姑等四人改扮成陸碧梧的四個門人，以及今晚潛上威鳳樓之事，簡扼的說了一遍。

金母目射金芒，沉聲道：「這都是陸碧梧這孽畜一手造成的？」

徐永錫道：「晚輩認爲陸碧梧背後一定還有主使的人。」

金母問道：「你認爲是甚麼人？」

徐永錫道：「此人一直沒有露面，晚輩也說不出來。」

金母藹然一笑道：「你的意思是要老身暫時再扮演下去？」

徐永錫道：「聖母如能暫時隱忍，此人自會找得出來。」接着，就以傳音入密和金母說了一陣。

金母頷首道：「好，老身答應你。」一面伸手把驪龍珠絲囊交還給徐永錫，說道：「你快拿去，給你娘和令儀、玉音她們解去身上之毒，就可回去了，這裡自有老身處理的。」

徐永錫接過絲囊，就和青雯一起退出，他們很快就找到娘的房間。席素儀正在睡夢之中，仍由青雯走近床前，輕聲把她叫醒，說出奉師傅之命，要她手握驪龍珠，坐起來運一回功。

服了歸心丹的人只知服從，自然依言坐起，握着驪龍珠運起功來。

不過盞茶光景，席素儀雙目倏地一睜。

徐永錫不待她開口，就以傳音入密說道：「娘，孩兒是飛雲，青雯是宇

文蘭姑娘改扮的，娘是被陸碧梧以迷失丹迷失了神志，現在劇毒已解，聖母也在這裡，也被迷失了神志，如今也已恢復清明了，只是暫時還不宜讓人知道迷葯已解，此事一時也不易說得清楚，娘一切只要聽聖母的就好。」

席素儀問道：「大師姐竟然會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來？」

徐永錫道：「娘快把驪龍珠交給孩兒，孩兒還要去給娘的二位師妹解毒呢，時間十分緊迫了。」

席素儀把手中絲囊遞還給徐永錫。

徐永錫道：「孩兒走了，哦，爹也來了，他改扮了荊溪生。」話聲一落，就和青雯匆匆退了出來。

因有青雯喬傳奉她師傅之命，自然很快就給丁令儀，聞玉音兩人解去迷失丹之毒，再由徐永錫以傳音入密，和兩人說了個大概情形，幸好還有金母在這裡，她們自是深信不疑。

徐永錫取出兩顆歸心丹，給兩個垂髫青衣少女服了，才和陳康和一起下樓。

荊溪生看到三人走出，低聲問道：「辦妥了？」

徐永錫點點頭，然後揮揮手，解開兩個勁裝漢子的穴道。

青雯冷着臉道：「我奉仙子之命來的，今晚之事，你們不准洩漏出去，否則就會沒命，知道嗎？」

兩個勁裝漢子連聲應是，道：「小的不敢。」

青雯連理都沒有再理他們，就冷聲道：「總管、副總管請。」

＊　＊　＊

現在快接近三更了。

前面第二進西花廳的左首，隔着一道圓洞門，是自成院落的九楹精舍，那就是貴賓住的賓舍了。

所有貴賓，如終南派的平半山、許鐵棠、季子艮、馮熙、紫柏宮的齊漱雲、荊溪生、岐山派的姬存仁、姬存義、祝中堅、祝秀珊、華山派的追風劍客尹長生、白石山的劉寄禪等人，都住在這裡。

這時從圓洞門外急步走進來的有三個人，那就是總管陳康和、副總管徐永錫和護法荊溪生。

他們是剛從後花園趕回來的，進入賓舍，就一脚來至平半山的卧房門口。陳康和用手指在房門上輕輕叩了兩下，叫道：「平掌門人睡了嗎？」

平半山雖已入睡，但三人走近他門口，他自然早就醒了(服了歸心丹的人，功力絲毫不減)，問道：「是甚麼人？」

陳康和道：「在下陳康和。」

平半山啊了一聲道：「是陳總管！」急忙披衣而起，打開房門，說道：「陳總管請進。」

陳康和、徐永錫迅即走入房中，荊溪生則依然留在門外，監視走廊上有無人跟踪、竊聽。

徐永錫走在陳康和後面，跨進門口，立即掩上房門。

平半山驚異的看了兩人一眼，問道：「陳總管、徐副總管夤夜前來，必有見教，貧道洗耳恭聆。」

陳康和連忙抱抱拳，陪着笑道：「深更半夜，打擾平掌門人，實在不好意思，只是剛才據報，今晚有人潛入，在酒菜中下了唐門無形散，此種劇毒，在尚未發作之時，絕難查得出來，一旦發作，就無葯可救，總令主特地頒下專解天下奇毒的驪龍珠，要在下二人送來，平掌門人只要手握此珠，坐息一盞茶的工夫，體內劇毒即可完全消解。」

天下毒葯中，中了毒還檢查不出來的，只有唐門無形散一種。

徐永錫立即雙手奉上絲囊，說道：「時間寶貴，平掌門人就請握珠運功了。」

平半山伸手接過，目光一注，他見多識廣，自然識貨，眼看絲囊內盛着一顆龍眼大的黑色珠子，確是驪龍辟毒珠，不由目芒飛閃，也不多說，手握絲囊，回到床上盤膝坐好，運起功來。

一盞茶的時間很快便過去，平半山緩緩睜開眼來。徐永錫立即以傳音入密說道：「平道長，你是否覺得頭腦清爽多了？」

平半山頷首道：「不錯，貧道確實感到清爽了許多。」

徐永錫道：「那是因爲道長前些日子被人誤下了歸心丹，此丹對人武功言談絲毫沒有影响，只是令人心悅誠服，永無貳心，永遠受人控制。」

平半山望着二人問道：「二位究竟是甚麼人？」

徐永錫仍以傳音入密說道：「在下是崑崙門下谷飛雲，他叫丁易，是奇胲門的傳人。」

平半山聽得聳然動容，點點頭，把絲囊交還徐永錫，微笑道：「谷小施主是岳大先生傳人，貧道自然信得過，丁小施主之令師乙道長，和貧道更是熟人，不瞞二位說，貧道其實並未中毒，區區歸心丹早已被貧道逼出體外了，貧道是想查出這暗中下毒之人究竟有何圖謀，才裝作心神受制，應邀而來的，二位小施主，這驪龍珠當然不是總令主交代的了，不知有何打算，還希明言。」

他果然沒有被歸心丹迷失心神，由此可見陸碧梧要在金母身上下迷散，不用歸心丹，道理也就在此，因爲修爲高深的人，歸心丹未必有效。

徐永錫當下就把此行經過擇要說了。

平半山瞿然道：「連金母都被她迷失了，無怪中午看到金母之時，貧道總覺她氣色不對，口齒也有些不清，哦，谷小施主認爲陸碧梧身後還有主使的人，這人會是誰呢？」

徐永錫道：「這很難說，因爲這人

一直沒有露面，不知他會是誰？但有一點，也許八九不離十，極有可能就是通天教的人在幕後支使。」

「通天教？」平半山沉吟道：「這有可能嗎？」

徐永錫道：「通天教門下去年曾陰謀顚覆少林、武當，但很快就被敉平了，少林、武當的人爲了顏面有關，就秘而不宣，半個月前，又有人假冒華山七眞，差點全被他們以僞易眞，這三件事，都是在下親身經歷，所以推想這西路總令主可能就是他們弄出來的花樣了。」

平半山點頭道：「原來如此，那麼小施主……」

徐永錫不待他說下去，就以傳音入密和他說了一陣。

平半山連連點頭，說道：「好，好，貧道一定遵辦。」

徐永錫拱拱手道：「那麼在下告退了。」

齊漱雲是荊溪生的師兄，當日在齊漱雲身上暗下歸心丹的，就是荊溪生，現在的荊溪生雖是谷清輝所喬裝，自然還是由荊溪生進去的好，於是，徐永錫就把驪龍珠交給了爹，荊溪生走到齊漱雲房門口，叩門而入。

一回工夫，荊溪生已給齊漱雲解去歸心丹之毒，退了出來。

接着，又由陳康和、徐永錫兩人藉口今晚酒菜中被人下毒，給岐山姬存仁、白石山劉寄禪二人解了毒，正待去叩華山追風劍客的房門！

徐永錫耳邊突然响起平半山的聲音，說道：「二位小施主且慢，尹長生此人頗有問題，暫時還不宜給他解毒，因爲解毒之後，不僅你們二人身份暴露，而且也使對方知道所有中了迷葯的人全已解毒，豈非功虧一簣？」

徐永錫知道平半山一直沒有被歸心丹所迷，這話必有所據，這就以傳音入密朝荊溪生道：「爹，平道長認爲不宜給尹長生解毒，那就沒事了，你老人家回房休息吧！」接着又以傳音入密和陳康和道：「丁兄，我們回去吧！」

陳康和奇道：「還有華山尹長生還沒解毒呢！」

徐永錫傳音道：「方才平道長以傳音和我說，暫時不宜給尹長生給解毒。」

陳康和點點頭道：「時間也不早了，咱們那就回去吧！」

兩人出了賓舍圓洞門，徐永錫道：「不知守山四老住在那裡，我看他們一定也中了歸心丹，最好找個機會給他們解去身上之毒。」

陳康和道：「這倒並不急在一時，知人口面不知心，萬一洩漏出去，咱們豈不是前功盡棄了？」

說到這裡，忽然好似想到了甚麼，又以傳音說道：「谷兄，陳康和、徐永錫號稱隴山哼哈二將，應該是隴山莊的人，陸碧梧是金母門下，她帶來的只是青雯等四人，那麼隴山莊的主人是誰呢？」

徐永錫瞿然道：「丁兄這話大有道理，隴山莊主人，一直沒有現過身，莫非就是幕後主使人不成？」

「一點不錯！」陳康和聳聳肩，笑道：「咱們只要把此人揪出來就好。」

徐永錫道：「這人既然一直沒有現身，我們到那裡去找？」

陳康和笑道：「谷兄怎麼忘了，陳康和、徐永錫不是在咱們手裡嗎？」

徐永錫點頭道：「丁兄說得對。」

匆匆回轉寢處，剛跨進院落，徐永錫就已發現屋中有人，立即以傳音入密說道：「丁兄，屋中有人！」

陳康和道：「會是誰呢？」

「還不知道。」徐永錫道：「進去再說。」

陳康和走在前面，跨進客堂，只見一名身穿青衫的漢子迅快站了起來，恭敬的叫了聲：「總管，副總管。」

陳康和並不認識他，但身爲總管，豈可連莊上的人都不識？心頭一怔之下，立即聳着肩，偏頭問道：「你來可有甚麼事嗎？」

青衫漢子依然躬着身道：「小的已經來了一回，是莊主要小的來請總管、副總管的。」

莊主，豈不就是隴山莊莊主？方才自己兩人還打算要陳康和、徐永錫招出他們主子來呢！

陳康和道：「我和徐副總管巡視去了，你怎麼不去找我？哦，莊主見召，你還不快走？」

他揮着手，裝出一副急不容緩的樣子。

青衫漢子應了聲是，立即退了出去，果然走在前面。三人一路疾行，來至大廳，屏後右首有一道漆着黃漆的樓梯。

青衫漢子却走到黝黑的樓梯下面，他右手在牆上輕輕一按，地面上一方石板立即縮了進去，露出一個地窖的入口，有一道石級往下延伸，牆上還點着一盞琉璃燈。

青衫漢子躬身道：「總管、副總管請。」

陳康和只好當先跨下，徐永錫跟着走下，青衫漢子走在兩人身後，迅即恢復原狀。

這條石級約有五十多級，等到跨落地面，陳康和、徐永錫不由得爲之一呆，原來當跨下石級後，好像依然站在大廳屏後一般！(廳後右首本來有一道樓梯，是登樓用的，現在兩人就像剛從樓上下來)

眼前的一切都如此熟悉，雖是地窖，却和大廳屏後佈置得一般無二。

青衫漢子道：「莊主就在書房裡。」說完，依然走在前面領路。

從屏後走出，是一條長廊，這一切完全和地面上一樣，地面上，書房是在西花廳對面，現在走的這條路，正是往西花廳去的。只要看了地下這

一層建築，以及所有佈置，都和地面一樣，縱然沒有青衫漢子帶路，也一樣可以找得到了。

像這樣一座地下院莊，當時不知花了多少人力財力才建得成！

書房五楹精舍，果然也和地上的一模一樣，連書房中的一几一椅，一橱一櫃，也和地上的書房完全相同。書案前面，放了一座半人高的古銅雕花燈枱，盤上放一盞白瓷銀釭，燈光顯得柔和而明亮。

一張紫檀高背椅上，坐着一個身穿團花藍緞長袍的老者，此人生得紫臉濃眉，嘴上蓄着兩撇八字鬍子，看去頗有威勢，他，當然就是隴山莊的莊主了，但陳康和却不敢稱呼他「莊主」，萬一叫錯了怎麼辦？

差幸進入書房之後，青衫漢子先躬着身道：「啓稟莊主，陳總管、徐副總管來了，莊主如果沒有甚麼吩咐，小的在外面伺候。」

莊主一揮手道：「你出去好了。」

青衫漢子迅即退出。

陳康和、徐永錫才甩着袖子，走上幾步，躬下身去，說道：「屬下陳康和、徐永錫見過莊主。」

「你們不用多禮。」莊主抬了下手，又道：「今天平半山、姬存仁來了，終南三劍和姬存義四人，你們都辦妥了？」

辦妥，正是讓他們服下歸心丹也。這話，陳康和懂，連忙應道：「是，是，屬下已經辦妥了。」

徐永錫一眼就看得出，這位莊主臉上分明戴了面具，就是聲音也聽來極熟，只是一時之間想不起他是甚麼人來？

「很好！」莊主頷首道：「明天之後的行動，一切聽由金母作主，但你們兩人另有一件任務要辦。」

陳康和、徐永錫兩人沒有作聲，只是聽他吩咐。

莊主說到「要辦」二字之後，就沒有再說下去，過了半晌，問道：「荆溪生把女兒荆月姑等四人賺來，一直收押着嗎？」

陳康和應了聲「是」。

莊主又道：「聽說這四人中，荆月姑和馮小珍是谷飛雲的師妹？」

陳康和又應了聲「是」。

莊主用手指輕輕叩着椅背，說道：「奇怪，谷飛雲的娘和兩個師妹都在這裡，他怎麼會一直都沒找來？」

徐永錫心中暗自好笑，忖道：「我早就來了。」一面又沉思道：「此人究竟是誰？不知他找我是為了甚麼呢？」

陳康和陪着笑道：「大概姓谷的小子還不知道，這個容易，咱們只要放出風聲，他自會很快就找來了。」

「唔！」莊主點着頭笑道：「我要你們去辦的就是這件事。」

陳康和遲疑的望着他，請示道：「莊主可是還有指示嗎？」

莊主一手摸着他嘴上的八字鬍子，徐徐說道：「最好把他誘到山口的山神廟去……」

他似是言有未盡，但他的意思十分明白，只要把谷飛雲誘去山神廟就好，旁的就不用你們管了。

當總管，當然要瞭解主子的心意，這一點陳康和懂，但他還是問了：「莊主要定在甚麼時候呢？」

「當然越快越好。」莊主爽朗的一笑，問道：「你看甚麼時候可把他引來？」

陳康和沉吟了一下，陪着笑道：「這個不難，谷飛雲母親失蹤之後，接着兩個師妹也相繼失蹤，這幾天他一定會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咱們只要放出風聲，他必然會儘快兼程趕來，只是咱們人手……」

這是在套莊主的口風，要動用那些人手。

徐永錫聽得暗暗讚許，這位丁兄果然機智過人，不但說得頭頭是道，而且連套他口風也不落絲毫痕迹！

莊主沉哼一聲，道：「我會安排人手的，這小子來了，決不能再讓他活着出去。」

這幾句話說得咬牙切齒，好像他和谷飛雲有着深仇大恨一般！

陳康和又沉吟有頃，才屈指算道：「屬下明天一早就派人送一封信到老爺嶺去，乾脆約他明晚初更到山神廟了斷過節，有一天時間，谷飛雲一定可以趕來，不知莊主意下如何？」

「好！」莊主應了聲「好」，續道：「但咱們不用具名。」

陳康和聳着肩，笑道：「這個屬下省得。」

莊主揮了下手，道：「你們回去吧！」

「是！」陳康和、徐永錫同時站起，躬身道：「屬下告退。」

一路上，徐永錫只是在思索着這位莊主究竟是甚麼人？他從進入地底書房，一直都沒有說話。沒有說話，就是說一直在注意着莊主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但總覺得這人自己應該並不太熟，但又好像有些印象。

當然，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此人臉上戴着面具，聲音也大概改變了些，只是此人的變音術並不高明，是以有時候會露出一些本來的口音，自己才會聽出他的聲音有點耳熟！

再從他對自己好像有着深仇大恨這一點來說，自己出道江湖不過短短一年，和人結怨也不多，當然，對自己銜之入骨的算來算去也只有通天教了，陰謀顛覆少林、武當，以及華山派，都破壞在自己手下。

辛七姑曾經說過，通天教決不會放過自己。

那麼，這人是小諸葛東無忌？不像東無忌的聲音，自己一聽就聽得出來。是小孟嘗張少軒、秦劍秋？也不像，張少軒生性爽朗，秦劍秋風流蘊

藉，還有點大門派弟子的氣息。

那麼他是孟時賢了？不錯，孟時賢幾乎已經控制了華山派，却壞在自己一人手中，自然對自己銜之入骨了。由此推斷，這人可能是孟時賢無疑了。

想起孟時賢，不禁使他想起了辛七姑，不知她在不在這裡？

陳康和看他一路都沒有說話，忍不住以「傳音入密」問道：「谷兄，你在想甚麼心事？」

徐永錫道：「我在思索這位莊主到底是誰？」

陳康和問道：「想出來了沒有？」

徐永錫道：「他可能是通天教教主的四弟子孟時賢。」

陳康和道：「谷兄認識他？」

「何止認識！」徐永錫笑道：「他幾乎完全控制了華山派，却給兄弟悉破，才使他一敗塗地，所以他對兄弟銜之入骨。」

說話之時，已經回到住處，徐永錫就把當日情形大概說了一遍。

陳康和微微搖頭道：「孟時賢一敗塗地，雖然對谷兄有仇，但從他一提起谷兄就咬牙切齒的情形看來，只怕還另有原因。」

徐永錫被他說得臉上一紅，訕訕的道：「那有甚麼另外的原因？」

陳康和道：「也許谷兄並不知道，但一定有原因的。」

他們一路以「傳音入密」談話，進入屋中，徐永錫道：「丁兄，快四更了，我們休息的時間不多，明天一早，事情可多着呢！」

陳康和低聲道：「那三個人每天只餵一顆辟穀丹，够嗎？」

徐永錫笑道：「丁兄放心，他們服了辟穀丹，就是一天不用飲食，也不會餓死的。」

陳康和口中的三個人，就是指陳康和、徐永錫、荆溪生了。

* * *

翌日，這是一個大日子。對西路總令來說，今天要由總令主和四位掌門人商討幾件大事情。

對西鳳金母來說，她也要有所舉動。

對隴山莊莊主來說，他要誘使谷飛雲自動送上山神廟去，一雪心中仇怒之火。

幾方面都在積極的暗中佈置，但等天色大亮，這序幕就要逐一展開！

現在天色已經大亮！總管陳康和已經盥洗完畢，一名莊丁已在堂屋中擺上早餐，正好護法荆溪生從門口施施然走入。

陳康和拱拱手道：「荆護法早，大概還沒有用早點吧？就請坐下來一起用吧！」

荆溪生問道：「徐副總管呢？」

陳康和道：「他已經出去了。」

兩人坐下之後，就各自用着早點。陳康和就把昨晚回來之後，莊主召自己兩人同去地下密室之事，以「傳音入密」說了一遍。

荆溪生驚異的道：「這人會是誰呢？」

陳康和道：「據谷兄推測，此人可能是通天教教主門下四弟子孟時賢。」

荆溪生點頭道：「有可能，當時孟時賢負責策劃顛覆華山派，他負的使命，可能就是西路這些門派，華山派失敗之後，就勾結陸碧梧，利用金母當西路總令主的，目前……」

剛說到這裡，只聽階前響起一個少女清脆的聲音說道：「青雨求見陳總管。」

陳康和忙道：「青雨姑娘請進。」

青雨俏生生的走入，躬身道：「青雨見過陳總管，荆護法。」

陳康和低聲問道：「許姑娘，有甚麼事嗎？」（青雨是許蘭芬改扮的）

青雨道：「仙子說，西路總令各大門派就定辰時在威鳳樓集會，仙子就要到威鳳樓去，要陳總管、徐副總管、荆護法三位陪同幾位掌門人辰正到威鳳樓去。」

陳康和道：「姑娘回去覆上仙子，徐副總管奉莊主之命，一早就出去辦事了，在下和荆護法會及時陪同幾位掌門人到威鳳樓去的。」

荆溪生悄聲問道：「姑娘四位可曾發現她（指陸碧梧）有何動靜嗎？」

青雨道：「昨天晚上，約莫三更光景，她一個人悄悄出去，是荆姐姐發現的，暗中跟蹤，只是相距較遠，看她走上水閣就忽然不見了，荆姐姐不敢過去查看，一直等了將近半個時辰，才見她又從水閣出來，據荆姐姐推測，她可能去見甚麼人，而且水閣中一定有一條秘道，要我來告訴谷大哥、丁大哥的。」

荆溪生點點頭，朝陳康和道：「如此看來，她可能是見莊主請示去的，水閣中有一條秘道，可通地底密室了。」

陳康和道：「老伯說得沒錯，今天這一會議，一定關係重大，陸碧梧才要向他請示了。」一面朝青雨道：「姑娘快些回去吧！」

青雨走後，陳康和和荆溪生也匆匆走了。

* * *

這時差不多剛交辰初，威鳳樓前面，正有一行人俏生生的走來。當前是一個身穿青布衣裙、年約四十五六、面貌冷峻的中年婦人，她身後緊隨着四個花不溜丢的青衣少女，一路低頭疾走，沒有一個人敢開口說話。

這五人不用說是這裡的內總管、自稱仙子的陸碧梧，和她四個門下青雯、青霜、青風、青雨了。

威鳳樓前，今天分左右站着四名勁裝漢子，看到總管來了，立即躬身行禮。

陸碧梧連看也沒看他們一眼，昂首走入，身後四個門人也一起跟着進

去。

今天的會場是設在大廳上，現在聖母還在樓上，因此陸碧梧走入大廳後並沒停留，一直來至屏後，才朝身後青雯等四人吩咐道：「妳們留在這裡就好。」說完，就朝樓梯上走去。

登上樓梯，一名青衣婦人已迎着陪笑道：「仙子來了。」

陸碧梧脚下一停，問道：「冉嬤，師傅起來了嗎？」

冉嬤點頭道：「起來了，就是等着仙子呢！」

陸碧梧唔了一聲，迅快朝臥室走去，門口兩名垂髫少女立即撩起門帘，等陸碧梧走入，才放下門帘。冉嬤卻在房門口站停下來，沒有跟着進去。

錦榻上盤膝坐着金母，雙目微闔，榻前兩旁，伺立着三個門下弟子，席素儀在左、丁令儀、聞玉音在右。

陸碧梧剛走近榻前，金母微闔的眼睛緩緩睜了開來，口中低沉的道：「妳來了嗎？」

陸碧梧驀然一驚，被迷失散迷失神志的人，就算醒着，也不會主動開口說話的，抬目看去，師傅分明雙眼茫無神光，不覺心頭稍放，暗想：「以師傅的修爲，莫非已有一二分清醒了？那麼看來還得讓她再服一份才是。」

心念轉動之際，只聽金母又道：「陸碧梧，見了爲師，還不跪下？」

這回，陸碧梧大吃一驚，心知不對，要待後退，只覺身後幾處穴道突然一麻，已經身不由己，動彈不得！不，腿彎一麻，不自覺的屈膝跪倒地上。

金母雙目之中射出兩道金芒，愈來愈盛，沉聲喝道：「孽畜，妳毒害師尊，殘害同門，該當何罪？說，是受甚麼人指使的？」

陸碧梧直挺挺的跪在地上，幾乎如遭雷殛，她做夢也想不到已被迷失散迷失了神志的人，沒有解葯，怎會忽然清醒過來。她是金母門下的首徒，對師傅自然知之甚稔，一時只是閉口不說。

金母沉哼道：「妳不說，爲師也已經聽冉嬤說了，妳欺師滅祖，滅絕人性，本該處死，現在爲師姑且饒妳不死……」

突然一步跨下錦榻，右手食中二指飛快的陸碧梧腦後連彈了三下，才回到榻上，藹然笑道：「飛雲，你可以出來了。」

只見右首一道門中，閃身走入副總管徐永錫。

金母一指陸碧梧道：「你快給她易容了。」

徐永錫答應一聲，立即從身邊取出紫銅扁盒，打開盒蓋，在陸碧梧臉上易起容來。

這時，站在左首的席素儀已在臉上揭下一張蟬翼般的面具，這一瞬間，竟然變成了陸碧梧，徐永錫也迅速的把陸碧梧易成了席素儀。

這是昨晚就預定好的，由席素儀暫代陸碧梧，庶可不使對方發覺。金母點閉陸碧梧後腦三處穴道，已如白痴，由她改扮成席素儀，留在金母身邊，也不慮洩漏消息。

徐永錫一早趕來威鳳樓，就是替席素儀、陸碧梧兩人易容來的，現在他任務完畢，收起銅盒，拱拱手道：「聖母如別無吩咐，晚輩就告退了。」

金母點點頭道：「好，你去吧，路上小心些。」

徐永錫再朝席素儀躬身道：「孩兒走了。」刷的一聲，一道人影已如一縷淡烟穿窗而出。

金母微微頷首道：「素儀，妳這兒子眞不錯！」

* * *

現在已是辰正！

金母已率同四個門人、兩名垂髫少女下樓，在大廳上首的高背錦被椅上坐下，她身後侍立的四個門人，左首是改扮陸碧梧的席素儀，和由陸碧梧改扮的席素儀（兩人只是換了一個位而已），右首則是丁令儀和聞玉音。青雯等四人和兩名垂髫青衣少女則分立左右兩邊。

在金母前面一共有兩排八把椅几，現在還空着。

這時，只聽陳康和的聲音在廳外說道：「啟稟總令主，四位掌門人到。」

金母說了聲：「請。」

當下就由陳康和、荊溪生二人陪同終南派掌門人平半山、紫柏宮齊漱雲、岐山姬存仁、白石山劉寄禪四人緩步走入，朝金母拱手爲禮，齊聲道：「屬下平半山、齊漱雲、姬存仁、劉寄禪參見總令主。」

金母望望陳康和，問道：「平道長他們不是已經解去歸心丹了嗎？」

陳康和應了聲：「是。」

平半山笑道：「這叫做禮不可廢，今後咱們四人全在總令主麾下聽候差遣，自然要稱屬下了。」

「四位道長解了毒就好。」金母含笑道：「大家快請坐下好說。」

平半山等四人一起落坐，就有一名青衣女子送上香茗。

金母首先說道：「老身慚愧，不但被孽徒下了迷失散，迷失心神，孽徒還受人利用，爲虎作倀，在四位掌門人身上下了歸心丹，企圖控制西路武林各大門派，老身對四位實在深感愧疚。」

平半山道：「幸好現在咱們都沒事了，不知總令主是否已經查出這幕後指使的究竟是什麼人？」

金母道：「此人就是隴山莊莊主，沒有人知道他的姓名來歷，據谷飛雲推測，他可能就是通天教教主門下的四弟子孟時賢。」

齊漱雲道：「不知這人匿居何處？」

金母道：「他就住在隴山莊中，不過諸位住的是在地上，他却住在地下。」

劉寄禪道：「這麼說，地下可能還有一層建築了？」

「劉道長說得極是。」金母道：「隴山莊地下還有一層，據說形狀和地上完全一模一樣。」

姬存仁怒聲道：「既然知道他匿居之處，咱們就去把他拏下了。」

「此事不急。」金母微微一笑，道：「目前有幾件事，咱們最好商量商量，看看大家的意見如何？」

說到這裡，口氣微頓，續道：「第一件，就是對付華山派的事。這件事，本來是今天討論的主題，自然要以咱們西路各大門派聯手去對付華山派了，如今咱們的人全已清醒，當然不會再去助紂爲虐，但咱們爲了查明幕後主使人是不是通天教，他們到底有何陰謀，在沒有完全弄清楚之前，還得虛與委蛇，至少要敷衍一陣再說，不知四位有何高見？」

平半山道：「總令主說過，在沒有完全查清楚對方意圖和來歷之前，咱們還得虛與委蛇，敷衍一陣，這話說得極是，咱們一切都聽總令主的就好。」

金母道：「不然，大家都在這裡，自是由大家決定的好。」

平半山笑道：「貧道的意思也就是說，大家今後行止都在一起，而且事情隨時都會有變化，今天大家只是各憑想像，無異閉門造車，縱有決定，也未必與事實相符，所以每一件事，最好針對事實作決策，總令主認爲如何可行，就通知大家照辦，萬一總令主一時難以決定，也由大家商議後再作決定，這樣就比較切合實際，不知大家認爲如何？」

齊漱雲道：「平道兄這一意見極是，咱們經常可以見面，遇事也經常可以商討，這樣應付任何事情，都比較靈活。」

姬存仁、劉寄禪二人也同時附和。

金母頷首道：「那就這麼辦，此人要陸碧梧傳達命令，今天會議，要大家一致通過，先取華山派，咱們就得去一趟華山，才能讓他們不起疑。」

平半山道：「貧道和華山元道子極熟，此事不妨和他明說。」

金母道：「華山追風劍客尹長生就在這裡，此人可能不大可靠。」

齊漱雲笑道：「那就更好，咱們只需假戲眞做，由他報上去，對方就可完全相信了。」

金母道：「那麼咱們就這樣決定，下午出發，聲討華山派。」

接着又以「傳音入密」和四人說了一陣，才行散會。

四位掌門人走後，陸碧梧也率同青雯四人辭出。

副總管徐永錫已在午餐前兼程趕回隴山莊。

午餐後，隴山莊大門開處，首先出來的是一頂由四名壯漢抬着的黑色敞轎，上面端坐着一個身穿織錦道袍的老婦人，正是此行主帥西路總令主金母。兩名垂髫青衣少女一左一右護轎而行。

轎後是金母門下四大弟子陸碧梧（席素儀）、席素儀（陸碧梧扮，她已被金母點閉腦後三處穴道）、丁令儀、聞玉音。然後是陸碧梧門下的青雯、青霜、青風、青雨。

接下來則是終南派掌門人平半山、許鐵棠、季子艮、馮熙、紫柏宮齊漱雲、岐山姬存仁、姬存義、白石山劉寄禪、華山追風劍客尹長生。

後面則是四派弟子，計終南派二十四名、紫柏宮八名、岐山八名、白石山五名。最後是副總管徐永錫、管事曹復初率同十二名隴山莊莊丁，專門替一行人準備沿路食宿的。

這一行人，軍容之盛，就是要橫掃武林，只怕江湖上任何一個門派也都莫之能禦！

隴山莊則由總管陳康和和荊溪生留守，還特地把岐山門下的祝中堅、祝秀珊兄妹二人留了下來，作爲助手。

大批人馬離開隴山莊，偌大的一座莊院就有冷清清的感覺，總管陳康和也登時閒了下來，拉着荊溪生在他東首院子裡下棋。

祝中堅兄妹閒着沒事做，就站在兩人身旁觀棋。

陳康和連輸了兩盤，這時他右手拿起車來，笑着道：「吃馬、將……」

他口中說着，棋還沒下，祝秀珊叫道：「陳總管下不得，荊伯伯是連環馬。」

祝中堅攔道：「妹子，棋旁不語眞君子，妳又多嘴了。」

陳康和哦了一聲，笑道：「我只是在考慮咯，令妹雖是提醒我，但荊護法的連環馬，其實我也看到了。」

祝秀珊披披嘴道：「不是我說，總管這隻車早已送進馬口裡去了。」

陳康和摸着下巴，偏頭望着祝秀珊笑道：「祝姑娘說得是。」

祝秀珊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抿抿嘴，笑道：「陳總管又要被荊伯伯吃砲了。」

陳康和哦道：「那裡吃砲了？」

荊溪生笑道：「吃砲，你就沒有棋了。」

陳康和大笑道：「吃就吃吧，這叫做連輸三盤，面不改色。」

祝秀珊格的笑道：「陳總管這樣下法，下十盤，就會輸十盤。」

陳康和搔搔頭皮，失笑道：「祝姑娘這是說在下的棋下得很爛了？」

祝秀珊橫瞟了他一眼，嬌笑道：「難道還不爛？」

祝中堅道：「妹子！」（未完・卅二）

上文提要： 徐不凡在地獄追侯方的亡魂，却遇上濟顛、王倫，更遇到武則天，眞是怪事，幸好找到侯方，正在審查，又被灰狼壞了大事。回到陽間，想從魏千總口中查褚鵬舉叔父是否四衣衛的首腦，又再被灰狼破壞了，見灰狼從鍾玉郎的屍身還魂逃去。自己的血轎被劫，軀體被擄，黑衣人要脅用書信文件交換，雙方在斷魂橋上相見，徐不凡要他取出臭皮囊亮亮相……



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新派武俠長篇

血劍屠龍

斷魂橋拯救弟子　玉女峯探訪神尼

黑衣人右手五指箕張，抓住棺中人的腦袋殼，立即抬頭揚目，見血劍仍在丈許之外，這才大放寬心，道：「徐不凡，看清楚，一條命換四樣東西，你一點也不吃虧。」

王石娘凝神注目，一看，再看，三看，明明是鍾玉郎，那裡是徐不凡。

徐不凡怒喝一聲，血劍平舉，遙指着黑衣人，道：「你這是甚麼意思，拿你的狼兒子來魚目混珠？」

黑衣人最怕的就是棺木一開，徐不凡乘虛而入，是以一抓住人頭，先看血劍的方位，根本沒有看清楚棺中人是誰，經徐不凡這麼一說，低下頭來看時，果不其然，躺在棺中的眞的是爛醉如泥的鍾玉郎。

這事太出人意表，齊皆目瞪口呆，黑衣人沒有理由搬着石頭砸自己的腳，徐不凡如果找到自己的軀體，早已還魂復活，又何必玩掉包的把戲，大家面面相覷，如墜入五里霧中。

黑衣人怒氣冲天的大聲喝道：「這是誰幹的？」

斷魂河上，朗朗空際，傳來一個祥和爽朗的聲音：「是我，無根和尚。」

無數道眸光，循聲望去，山腰突出一石如盤，石上生一蟠龍老松，無根大師就在松下打坐，飄飄若仙。

黑衣人馬上說道：「你把徐不凡的臭皮囊弄到那裡去了？」

「在這兒！」

隨着這一語聲，山石之上丟下一個人來，黑衣人反應敏捷，當即冲天而起，雙手十指如鈎，鷹指功早已運足了十成十，迎着徐不凡的軀體衝上去。

可是，他再快也快不過幽靈，二人相距三丈時，徐不凡已還魂入竅，血劍俯衝而下，直貫天靈。

這眞是驚心動魄的一刻，一衝一迎之間快如電閃，僅僅一霎眼的工夫，雙方便已互拆了十幾招。沒有人看得清二人是如何出手進招，更無法分辨誰勝誰敗，好像糾結在一起的兩條龍，難分難解。

彼此勢竭飛回斷魂橋，徐不凡左肩頭一片殷紅，被鷹指功傷了皮肉，黑衣人右邊的袍子少了一大塊，是血劍的傑作。

颯！颯！衣袂飄拂聲此起彼落，不少人在空中大翻觔斗，王石娘將皮箱扔給八駿，飛到黑衣人身後去，想將棺木截下，却被金衣人搶了先，拖下斷魂橋，另一名金衣使者東施效顰，竄到徐不凡後面去，被高天木堵住，拖棺木的金衣使者回過頭來，也將石娘娘攔下來。

六人三對一言不發，早已幹上了，本已搖搖欲墜的斷魂橋，怎禁得起地動天搖，嘩啦啦的一聲，從中腰折，墜入斷魂河。

這六個人都不是簡單人物，橋未

斷時，已拔空而起，在空中展開一場惡鬥，根本無視排空濁浪，無情急流。

橋面已斷，二老八駿、鍾雪娥、四衣衛，縱有一千一萬個馳救之心，却無從援手，只有眼睜睜的看着他們，不是被殺，就是落水作波臣浪鬼。

空中過招，全憑一口丹田眞氣，功力再深的人也不可能長久停留，王石娘、高天木、二名金衣使者，相繼力盡而下，驚險萬分的落在斷橋上。

王石娘落在四衣衛這邊，金衣使者已彈身上了橋頭，她却必須返回血轎那邊去，眼見距離太遠，已超出她輕功的極限，徐不凡又不准她隨便施展法力，只好死馬當作活馬醫，不顧一切的飛過去。

離對岸還有兩丈，王石娘便力盡而墜，高天木猛的箭射而出，托了她一把，二人雙雙落在斷橋上。

二老八駿高興得直鼓掌，另一名金衣使者也從這邊飛回對岸去，眼看力盡氣竭，墜入洪流。鍾雪娥好點子，適時丟下棺材蓋，借力彈起，有驚無險。

黑衣人與徐不凡稱得上是蓋世奇才、武林翹楚，很會利用過招時所產生的力道，使身子保持不墜，仍自纏鬥不休。

只見血光一閃，徐不凡挑他蒙面黑巾，黑衣人仰身避過，飛起一腿，徐不凡挺劍再進，黑衣人已先一步游到左側，一把抓住他的左肩。

徐不凡猛覺一陣急痛攻心，左鐵臂內的尖刀閃電冒出，在黑衣人的右腰上劃下一道血口，緊接着血劍迴旋，瘋狂斬下，黑衣人如不撤手，徐不凡的左臂固然必廢無疑，黑衣人也會斷掉一隻手。

情勢十萬火急，誰也沒有工夫多思量，全憑本能反應，黑衣人攻出一掌，撤手倒縱，徐不凡打出兩支袖箭，也倒轉回來，落在斷橋上。

徐不凡的左肩頭多了五個血窟窿，最後又挨了一掌，胸中血氣翻騰，急忙服下一粒靈丹，以資抑制。

黑衣人的傷情較輕，除右腰刀傷外，左大腿上中了一箭，落身斷橋後，隨即拔出，投入斷魂河中。

喘了幾口氣，黑衣人目注蟠龍老松，揚聲說道：「無根和尚，聽說你幾百年前便已金盆洗手，封劍江湖，現在還算不算？」

無根和尚心平氣和的道：「除了火眼老道等少數幾個老怪物外，老衲從來不向後生小輩出手。」

「如此甚善，老夫今天要將徐不凡埋葬在斷魂河。」

黑衣人老奸巨猾，先拿話扣住無根和尚，免去後顧之憂，話一說完，隨又騰身而起，直飛徐不凡立身的斷橋。

石娘娘、高天木睹狀大駭，從來還沒有見過這麼厲害的人物，同聲說道：「主人，讓我們兩個來對付他。」

「我們從不以多爲勝。」

「我倆輪番上陣好了。」

「他找的是我，還是由我自己來！」

徐不凡發出一聲獅子吼，疾迎而上，就是靠近這邊的河床上方，與黑衣人正面相逢，當下「龍飛鳳舞」、「開天闢地」、「旋轉乾坤」，一下子就將血劍三絕招全部施展出來。

血劍威震武林，江湖稱尊，至今仍無出其右者，雖說徐不凡初學乍練，火候尚差，依然凌厲無匹，銳不可當。

尤其黑衣人自視太高，輕敵冒進，離開自己的地盤太遠，犯了兵家大忌，當他發現徐不凡劍招詭異，心知情勢不妙時，已失去了主動先機。

適才兩度交手，都是倉卒應戰，短兵相接，徐不凡根本沒有施展的機會，現在好不容易佔得上風，自然不肯放鬆，第一招被他險險避過，第二招削下他的一片衣袖，第三招一出，黑衣人再也不敢戀戰，身子一擰，倒頭飛竄，疾如殞星奔馬。

徐不凡追了丈許，忙又折轉回來，黑衣人距離太遠，却回不去了，還是一名金衣使者與鍾雪娥在途中攙了他一把，才勉强返回對岸。

黑衣人原以爲十拿九穩的事，結果白白饒了徐不凡一條命，自己竟連個屁也沒撈着，惡狠狠的瞪了剛酒醒的鍾玉郎一眼，迅即率衆離去。

徐不凡、王石娘、高天木彈身上岸，無根和尚也從山腰上下來了，三人同時跪倒在地，向師父請安。無根大師將大家拉起來，笑道：「不凡，老衲說過，你的仇人中多的是厲害的角色，黑衣人只是其中之一，可能還有更扎手的人物，假如今天不是拜斷橋之賜，黑衣人沒有太輕敵自信，稍微謹愼一點，你很可能就會吃大虧。難得你得到血劍，又學會血劍三絕招，宜勤加磨練，以期更上一層樓。」

「是，師父！」徐不凡恭恭敬敬的道：「孩兒知道，以我目前的功力，還不是黑衣人的對手，三百招以外，必然亡命濺血，日後自當力爭上游，以抵於成。今天若非你老人家適時趕到，徒兒還不了陽，固然勢成定局，連血劍、血書也很可能全保不住。」

無根大師看看徐不凡的傷勢，見服藥後已無大礙，心下稍寬，道：「這次你能死裡逃生，實在幸運，老衲所以能掉包成功，也完全是得力於另外一個人的大力幫忙，日後見到人家的時候，可別忘了代爲師的致意。」

徐不凡追問道：「是誰？」

「她自稱斷腸人。」

「哦，是她，我見過她幾次。」

「爲師的聽說，江湖上出現一位年輕的女俠，叫古月蟬，功夫十分了得，是火眼眞人的徒弟，火眼老道還成立了一個火焰教，是否確有其事？」

「這是事實，火焰教來勢洶洶，似乎很想在江湖上闖一個局面出來。」

「要小心，火焰教的人最好敬鬼神而遠之，少惹他們，火眼牛鼻子最是愛護羽毛，難纏難鬥，芝麻大的一點小事，就會找上崑崙山，與老衲沒完沒了。」

「徒兒知道，你們已經大戰九十九次，師父勝五十場，敗四十九場，火眼眞人爲此一直耿耿於懷，亟思扳回。」

僧、道鬥法的事，無根亦津津樂道，聞言滿面春風，頗爲自得。

徐不凡忽然想起血魔王託付之事，及常小琬的下落，道：「師父，有一位眇目神尼前輩，你老人家知不知道？」

「知道，知道，眇目神尼、火眼道人，以及老衲無根和尚，在百年前的武林同道中，一向以僧、道、尼三家並論，惟神尼生性孤僻，喜歡離羣獨處，甚少在江湖上走動，是以知曉的人少之又少。」

「這位神尼前輩是否常以梅花鹿代步？」

「是呀，老衲的大白鶴、火眼的小毛驢、神尼的梅花鹿，都挺有名的。」

「如此說來，神尼仍健在？」

「眇目已修成正果，她要是不想死是死不了的。」

「師父快說神尼現在何處？」

「不遠，就在王屋山的玉女峯。」

一聽說神尼有了着落，也就等於小琬有了着落，徐不凡心急如焚，恨不能馬上就到王屋山。無根看在眼中，誦了一聲佛號，召來白鶴，先行離去。徐不凡送走師父後，也隨即整裝就道，直奔王屋山而去。

* * *

王屋山在晉南，徐不凡一路南下，在新鄉西折，三天後便到達玉女峯下。

玉女峯下有一農莊，約莫住着百十來戶人家，徐不凡與二老八駿來至莊前，停下轎子，天叟丁威找到一位農夫，上前很有禮貌的說：「請問老鄉，往玉女峯從那兒登上？」

聽說有人要登玉女峯，農夫立刻流露出十分怪異的表情，將二老八駿以及血轎仔仔細細的端詳了好半天，才開口說話：「我不曉得，這要問我們族長才知道。」

徐不凡察言觀色，覺出事情透着古怪，下轎說道：「可否請這位大哥引見一下你們族長？」

農夫不假思索的道：「當然，凡是要登玉女峯的人，都必須經過我們族長的許可。」

這農莊建造得十分奇特，中間有一座高大宏偉的大樓，四面都是廣場，再過去便是農舍，規格相同，排列齊整，像衆星拱月一樣拱衛在大樓四週，宛若兵站營盤。

然而，農莊內，處處堆滿禾稭麥桿，來往的男女老幼亦皆農家裝扮，各自挑水打穀，趕鷄餵鴨，毫無異狀。

令徐不凡困惑的是，大樓的門楣之上，懸着兩支斷劍，斷劍上拱着一方橫匾，上書「斷劍」二字。

徐不凡主僕停在大門外候着，農夫進樓去通報，少頃，樓內走出一位同樣農夫打扮、年在六旬以上、但眉宇之間精氣勃發，華光內斂，神態甚爲莊嚴偉岸的老者。

老者十分客氣，老遠就拱手打招呼，徐不凡也急急迎上去，以禮相見，躬身說道：「在下徐不凡，敢問老丈如何稱呼？」

「老漢司徒俊德，是本莊的族長，快請入內奉茶，以盡地主之誼。」

「謝了，在下有急事在身，請教幾句話就走。」

司徒俊德的目光從徐不凡主僕十一人的身上掃過，落在高掛血轎前面的血書、血劍上，表情全無的道：「聽說徐公子要上玉女峯？」

徐不凡道：「是，請司徒族長指點一條明路。」

司徒俊德答非所問的道：「請恕老漢失言冒昧，我是否可以知道徐公子從那裡來？」

「塞外。」

「上玉女峯是爲了何事？」

「想拜訪一位眇目神尼前輩。」

「徐公子是神尼的甚麼人？」

「我們並不認識，是想打聽另外一個人。」

「是……」

「是一個叫小琬的姑娘。」

「啊，原來如此，我還以爲……」

以爲甚麼，司徒俊德並沒有說下去，微頓了一下，指着村東頭，繼道：「由此出莊，前面就是玉女峯，順着山徑往上爬，山頂之上有一『恨天庵』，就是神尼修道之處。不過，山路崎嶇，轎子可上不去，就留在小莊好了。」

「不敢勞老丈操心，如有旁的通路，我們寧願繞道而行。」

「只此一路，別無他途，一出小莊，就是狹隘山路，而且別無人家，吃食的東西必須早作準備。」

「謝謝老丈關心，一切我們皆有充分準備，勞煩之處容回程再謝。」

血轎是徐不凡的精神表徵，未敢輕率留下來，司徒俊德亦未再表示甚麼，當即離開農莊，逕往東行。

果然一出農莊，就是險峭大山，憑着八駿矯捷的身手，也僅能將空轎子抬上百丈左右，便再也上不去了。

只好找一塊平坦的地方，將血轎留下來。徐不凡將血書等重要的東西帶在身上，取下血劍，對八駿說道：「打從一離開農莊，我們就好像被人釘上了，總覺得似乎有甚麼事要發生，你們千萬要小心，必要的時候，寧可將血轎丟棄，以保護自己爲優先，切

勿再出任何差錯。」

交代完畢，帶着一些乾糧、飲水，與二老繼續攀登。

沿途，被人釘梢的感覺一直存在，而且好像還不止一個。可是，憑徐不凡、丁威、毛奇的功力修爲，却始終沒有發現釘梢的人是誰。

顯然，來者不善，起碼輕功絕佳，是登山的好手，更是釘人的大行家。

行行復行行，步步登高，日正當中的時候，已登上玉女峯峯巔。

極目望去，峯頭蒼松競秀，百花爭妍，一條羊腸小徑蜿蜒其間，小徑的盡頭有一草堂，茅草爲頂，四壁修篁，野花結紮成的籬笆，修剪得整整齊齊。竹門上方寫着三個草字：「恨天庵」。

兒時遊伴，自己日思夜想的未婚妻就在眼前，徐不凡顯得有點緊張，前進的步子也隨着緩慢下來。

踏進恨天庵，他馬上看到，正面三間是佛堂，裡面香煙繚繞；兩側爲禪房，寂靜無聲；石板爲地，纖塵不染。

却沒有見到一個人。

「前輩！前輩！」

「小琬！小琬！」

徐不凡立在院中，連喊兩聲，沒見眇目神尼，也沒見常小琬。許久之後，始見一位老嫗從外面走進來。

會聽血魔王說，眇目神尼曾被師門剜去一目，才憤而削髮爲尼，眼前老嫗雙目完好，自非神尼本人。

一見有人闖進恨天庵來，老嫗的面部馬上籠上一臉寒霜，沒好氣的道：「你們是甚麼人？怎麼可以隨便闖進恨天庵？」

徐不凡急忙報上名姓，恭謹有禮的道：「老婆婆請別誤會，我們是專程來謁見神尼老前輩的。」

老嫗的聲音仍然很冷道：「有甚麼事？」

「可否請神尼前輩出來說話？」

「老師太雲遊未歸，不在。」

「請問，五六年前，神尼是否救過一個小女孩？」

「你是說小琬那孩子？」

「是是，就是常小琬，快請她出來相見，我是她的未婚夫徐不凡。」

徐不凡興奮焦急之情溢於言表，老婆婆却似乎無動於衷，道：「小琬也不在。」

「小琬到那裡去了？何時離庵？何時回來？」

「小琬離開恨天庵已一年多，去向不明，歸期無定。」

徐不凡心情一沉，道：「老師太又甚麼時候回庵？」

老嫗道：「快則一旬，慢則三月，神尼醉心山水，那有一定的準兒。有甚麼事告訴我老婆子好了。」

徐不凡百事待理，那有時間等上十天半月，聞言正容說道：「有一位血魔王，老婆婆可會聽神尼提起過？」

「沒有，老師太從來不提過去。」

「血魔王託我帶一句話來，希望老婆婆能代爲轉達。」

「你說吧，老身會傳到的。」

「血魔王說他一直在愛着她，也一直在想着她。」

老嫗聞言馬上又變了顏色，道：「老身只不過是照顧庵內香燭、神尼師徒起居的一個下人，這麼肉麻的話，我老婆子可不敢說，說出來神尼一定會把我趕下玉女峯。」

徐不凡苦笑道：「不直說也無妨，說是血魔王在託人問候她就可以了。」

「這還差不多，那麼肉麻的話，連我老婆子都開不了口。」

「另外，小琬回來的時候，請告訴她我來過，請她去找我，找到血轎，就可找到在下。」

「話一定傳到，小琬姑娘會不會去找你可不一定。」

「如果小琬知道我還活着，一定會去的。」

「事實可能不是這樣，小琬毀容之後，似乎拒絕接見任何她熟識的人，包括她的雙親在內。」

「我們的情形不同，我們是未婚的夫妻。」

「正因爲你們是未婚的夫妻，據老身所知，她最怕見到的人就是你。」

「這是爲何？」

「女爲悅己者容，她不願意讓你見到她那一張醜陋的臉。」

「老婆婆，請妳告訴小琬，」徐不凡滿含熱淚的說：「就算她變成醜八怪、醜九怪，甚至醜十怪，我仍然愛她，仍然要娶她，她容顏爲我毀，山崖爲我跳，海可枯、石可爛，我絕不會辜負小琬。」

說至最後，已是熱淚滾滾，感人至深，連老嫗也忍不住掉下幾滴老淚，一改冷漠之情。

徐不凡又道：「還有一件事情請教老婆婆，可知神尼最厲害的武功是甚麼？」

老嫗沉思良久後說道：「我老太婆對武功是一竅不通，聽神尼師徒說，好像是甚麼穿肝指、棉花掌。」

「是穿心指、綿陰掌，對不對？」

「對！對！正是穿心指、綿陰掌！」

徐不凡聞言大喜，再問了一些常小琬的生活瑣事，便告別老嫗，步下玉女峯。

雖然沒有見到神尼與常小琬，徐不凡仍有滿載而歸的感覺，無論如何，常小琬還沒有死，已可肯定，她必然已經修練成穿心指，也會綿陰掌，斷腸人會綿陰掌，還不曾見她施展過穿心指。

尤其，他們兩個都自稱是醜八怪，更有人進一步証實，他們的臉上都有刀疤。

難道是同門姐妹？爲此，徐不凡

不惜走回頭路，又折回去問過老婆婆，老嫗却肯定神尼只有一個徒弟常小琬。

難道他們原本就是一個人？這似乎更不可能，鍾雪娥狡猾善變，詭計多端，又是死敵老魔的義女，斷腸人則鬱鬱寡歡，心事重重，根本是兩個性格極端不同的人。

難道……

難道……

愈是深入推敲，愈是狐疑叢生，甫出雲端，又入霧中。

就在徐不凡左思右想的當中，已步下玉女峯，來到血轎停放的地方。

幸好，血轎沒有出事，八駿安然無恙，徐不凡似乎多慮了，釘梢的事於是以爲是疑心生暗鬼。

大家就在山上，吃過乾糧飲足水，這才抬轎下山。

農莊是必經之地，晚霞燒天的時候，農家炊煙嬝嬝，徐不凡主僕伴着羊羣，又進入小村，來到大樓附近。

方待進去向司徒俊德道聲謝意，司徒俊德已自迎了出來，手中還多了一支斷劍。而且，迎出來的人尚不止他一個，前前後後，四面八方，少說也有七八十，每一個人的手皆清一色拿着一支斷劍。

徐不凡自然覺出氣氛有點不對，但仍力持鎮定的道：「謝謝司徒先生的指點，徐不凡特此致意並辭行。」

言畢，深施一禮，領着二老八駿便自離去。

詎料，司徒俊德却突然大喝一聲：「殺！不擇手段，就地格殺！」

此話一出，立刻響起一片喊殺聲，司徒俊德根本不加任何解釋，也不給徐不凡任何說話的機會，人如狂風，招似暴雨，從每一個可能出手的角度攻上來。

既然是不擇手段，當然花樣百出，明槍暗箭固不必論，連草堆中、屋頂上，甚至脚踩的地層下都藏有人，個個又驍勇善戰，身手不凡，一出手就佔盡上風，徐不凡主僕只有招架的工夫，沒有還手的機會，全部集中在血轎四週，奮力死守。

攻勢一波接一波，一輪接着一輪，綿綿不斷，無止無休，徐不凡又不願在事實眞相未明前，妄下殺手，因而一直處於挨打的地位。

「司徒前輩，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你倒是說個清楚。」

「司徒老英雄，殺人不過頭點地，刀砍才碗大的一個疤，你這樣不明不白的打混戰，算甚麼？」

徐不凡大吼大叫，司徒俊德却相應不理，一味命人搶攻不輟，不禁將徐不凡撩撥得火氣陡升，召來王石娘、高天木，一陣反攻，很快便將司徒俊德的人逼退到二丈以外去。

王石娘的風火劍抖出一團劍花，正要找司徒俊德算賬，徐不凡忙上前攔住，道：「石娘不得鹵莽，這也許是誤會。」

「甚麼誤會？」石娘娘怒氣冲天的道：「打從主人一上玉女峯，他就派人在暗中釘梢，並在莊內召集莊丁，預作部署，這明明是預謀的搶劫行爲，要不是主人一再約束，奴才與天木早就出手了。」

徐不凡對司徒俊德道：「我想聽聽司徒前輩的解釋。」

司徒俊德根本不領他的情，殺氣騰騰的道：「不必解釋，今天不是你們血染黃沙，就是我斷劍門毀宗滅派，只要我司徒家的子孫還有一人不死，你們就休想活着離開王屋山。」

這時，圍在四週的人更多了，連老弱婦孺也拿着菜刀、荷着鋤頭攏上來。

司徒俊德振臂一呼，又要發動第二回合的攻勢，徐不凡伸手制止，道：「慢着，你一定要把話說清楚，身爲一族之長，你不能拿子孫後代的性命當兒戲。」

「血劍在你手中，已足可說明一切，還要老夫說甚麼？」

「鬧了半天，你是想搶血劍？」

「錯了，血劍乃罪惡之劍，本門視之如穢物，是要殺持血劍的人。」

「這就奇了，既然不要血劍，爲何又要殺持血劍的人？你我素昧平生，這是從何說起嘛。」

「應該從血魔王說起。」

「貴派與血魔王有仇？」

「不錯！」

「這怎麼可能，血魔王是三百年前的人物？」

「此事說來話長，三百年前，我們司徒世家在武林中乃一大宗派，以劍術飲譽當世，不料却在一夜之間毀在血魔王手下，不但將司徒家的一流好手的人全部殺光，也將司徒家所有的劍全部削斷，司徒世家受此奇恥大辱，不少倖存的長輩亦皆引頸自殺，只剩下一位長者、少數婦孺。」

「以後的情形怎樣？」

「這位長者帶着婦孺，避入荒山絕地，忍辱含羞，淬勵奮發，苦練劍術，以期湔雪奇恥。十五年後，司徒世家的幼兒終於茁壯成人，大家均練得一身好功夫，於是便出而尋仇，那知這時候已經找不到血魔王的踪跡。」

「後來，你們司徒世家的人怎麼會遷來此地？」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血魔王當年有一戀人，因雙方師門反對，而落髮玉女峯，司徒家的祖先認爲血魔王必會來此找他的女友，故而在玉女峯下建立莊院，張網以待，並將司徒世家改名斷劍門，以示不忘前耻，有誰會想到，這一等就是倏忽十代三百年，總算等到了血魔王的後人。」

徐不凡分辯道：「司徒門主千萬別誤解，我絕對不是血魔王的後人。」

「那你是他的傳人？」

「也不是，我跟血魔王之間沒有任何關係。」

「沒有關係血劍怎會在你手中？」

「血劍是五柳莊黃家的祖上，偶然在估物店買到的，在下是五柳先生的傳人，黃家又因血劍而滅門，所以落在我的手上。」

「你這是搪塞之詞，老夫派去的人，明明聽到你替血魔王帶口信給眇目神尼，說，血魔王現在何處？」

「說出來司徒門主也許不信，血魔王在地獄受了二百多年的苦刑，剛出獄不久。」

「姑不論你的話是眞是假，也不管血魔王在陰在陽，血劍在你手上，你就要替血魔王承當責任。」

「在可能範圍之內，在下願代血魔王化解這一場恩怨，但司徒前輩的意思該如何化解？」

司徒俊德望着血劍，鄭重異常的道：「首先，你必須接受挑戰，以血劍三絕招與老夫決一勝負。」

王石娘道：「我家主人從來不打莫名其妙的仗，這樣好了，由我王石娘接你三劍，你輸了，一切就此一筆勾銷，你贏了，我願意賠上這條命！」

於徵得徐不凡同意後，拔出原本就露出一半在外的血劍，根本不理會司徒俊德是否願意，「龍飛鳳舞」、「開天闢地」、「旋轉乾坤」，血劍三絕招已自施展開來。

司徒俊德已無選擇機會，更不敢輕敵大意，一振斷劍，疾迎而上，兩個人立即纏鬥在一起。

狠奔虎躍，兔起鶻落，斷劍門司徒家的子子孫孫，忍辱負重，苦心修練，目的就是爲了報仇雪恨，焦點完全放在如何破解血劍三絕招，因而，儘管王石娘神功入化，三招已過，却均被司徒俊德以毫厘之差避過，贏得滿場彩。

「看劍！」

王石娘三招甫過，司徒俊德一振斷劍，游刃而上，猛刺她的心窩要害，王石娘冷哼一聲，回劍疾斬，卡察一聲！斷劍再斷一截，噗！斷劍之內另有機括，射出一蓬針雨，王石娘閃身避針，劍往上揚，「旋轉乾坤」再度出手，劍鋒已架到司徒俊德脖子上，同時左臂一麻，也中了三針。

徐不凡大叫一聲：「住手！」上前攔下王石娘，司徒俊德滑出五步，吼了一聲：「我們成功了！」徐不凡說道：「請問司徒門主，下一步該當如何？」

司徒俊德道：「老夫不爲已甚，願網開一面，只要你毀掉血劍，在我司徒家歷代祖先靈前上香致歉，這一樁恩怨就算結束了。」

徐不凡很爲難的說：「劍本無罪、其罪在人，我寧願將血劍送給你們司徒家，也不忍見武林聖劍毀在我徐不凡的手上，可否請司徒門主再換一個條件？」

司徒俊德遲疑了一下，道：「這樣吧，你如肯從本門十名子弟的胯下通過，就免了血劍斷劍之罪。」

徐不凡不加考慮，馬上滿口答應，二老八駿紛紛抗爭，道：「公子乃千金之體，怎可受胯下之辱。」

「沒有關係，」徐不凡道：「只要能化干戈爲玉帛，再大的屈辱我也可以忍受，當年韓信都能忍胯下之辱，我徐不凡算得了甚麼。」

見司徒俊德已排好十名子弟，正要走過去，高天木道：「主人，讓奴才替你爬。」

司徒俊德道：「不行，必須徐不凡本人，且須手持血劍，任何人皆不得瓜代。」

徐不凡知司徒家世世代代含羞忍辱，心情至爲激憤，要求自亦嚴苛，根本不予計較，取過血劍，蹲下身子，當眞從十個年輕人的胯下一一通過。

然後，又走進司徒家的祠堂，虔誠上香，行了三叩九拜大禮。當徐不凡的最後一個磕下去的時候，司徒俊德不由也被他的眞誠感動，陪着撲跪下去，親手將徐不凡扶起來，激動的說：「難得徐公子如此大義大勇，從此刻起，你就是我們司徒家的朋友，只要公子需要斷劍門，一定萬死不辭。」

話完，從王石娘臂上取出三枚細針，讓她服下一粒解藥，又道：「此乃毒針，又是獨門劇毒，除非本門解藥，不出一個時辰，便會毒發而亡。」

聽他這麼一說，王石娘嚇得直冒冷汗，徐不凡才明白司徒俊德適才所說「我們成功了」，那句話的意義所在，道：「請恕在下直言，你這是同歸於盡的打法，藉斷劍激發毒針，固可制敵死命，但石娘如有殺人之心，你也逃不過那迅雷一擊。」

司徒俊德道：「這老夫知道，本來就是同歸於盡的打法，主要因爲血劍三絕招太厲害，窮三百年之功，只能研究出躲避的招式，却沒有致勝的辦法，當時的想法是，只要能將血魔王除去，不惜任何犧牲。」

「好了，謝謝大家，徐某就此別過，咱們後會有期。」

司徒俊德本想留徐不凡主僕在莊上盤桓幾日，被徐不凡婉言謝過，趁着天色尚未大黑，匆匆下山而去。

* * *

血轎，停在山東定陶縣境內的一個城隍廟裡。

血書、血劍照舊高掛在血轎外面，劍刃血影閃動，時聚時散，由於不曾見血殺人，依然不能完全插入劍鞘中。

大清早，徐不凡就起來了，先練了一趟劍，吃過早飯，然後斜倚在轎旁，開始翻閱肆虐五柳莊仇家的血債冊。

翻着翻着，他突然發現短少了一頁，是被人撕去的，不由臉色一變，道：「奇怪，怎麼會少了一頁呢？」

驚動了一旁的王石娘，上前細一觀看，道：「缺少的那一頁是誰？」

徐不凡道：「是上官堡主上官嵩。」

天叟丁威驚「哦」了一聲，道：「那一定是上官姑娘，利用修轎的機會竊去的，快看看有關上官嵩的各種物証還在不在？」

徐不凡矮身入轎，逐一檢視，果然，有關上官嵩的一切罪証均已不翼而飛。當下臉色一沉，道：「看不透，這丫頭還是一個頗富心機的人，難怪在赴四衣衛之約前，我叫她不要去，她就一聲不吭的走了，原來她是滿載而歸。」

地叟毛奇道：「公子，依我看，巧雲姑娘對主人確是一片眞情，竊証物純屬孝心驅使，盼勿深責才是。」

徐不凡仰天長長的吁了一口氣，藉以發洩一下積鬱已久的愁緒，道：「這我知道，父女骨肉連心，此乃人之常情，我不會怪她的，但是却不能因而赦了上官嵩的命。」

取出血旗、筆墨，寫好一張血帖，交給王石娘、高天木，道：「去，立刻送到上官堡去。」

高天木一怔，道：「主人馬上就要上官嵩吃飯的傢伙？」

徐不凡沉重的點點頭，道：「復仇的路綫、殺人的次序早已擬妥，我總不能過門而不入。」

恩仇情恨糾結，實在頗費周折，王石娘字斟句酌的說道：「上官姑娘的隆情厚誼，主人可曾列入考慮？」

「石娘，師恩浩蕩，無論如何，我更應該面對五柳莊的滅門血仇。」

「可否暫時緩一緩？」

「這是逃避！」

「繞道而過，亦無不可。」

「沒有先例，我也不想開這個惡例。」

「能不能想一個辦法，在兩全其美的情形下解決？」

「自從與巧雲重逢的那一刻起，我就在想，却始終想不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來。」

「奴才總覺得，巧雲姑娘對主人可謂一片痴情，應將對她的傷害減至最低才對。」

「我也是這樣想，所以才一再有意躲着她，甚至漠視她，意即在此，現在所能做的，只能多給上官嵩一點準備的時間，增加他活命的機會，聊表對巧雲姑娘的些許心意而已。」

「時間訂在甚麼時候？」

「七天以後。」

「這麼長定可大肆調兵遣將，豈不要增加主人的危險？」

「我作此決定，心情很複雜，主要是想顧全各方面，但求心安而已。」

「請恕石娘斗膽直言，只要主人不放棄索仇的行動，就不可能得到巧雲姑娘的諒解。」

「我要是放棄，又何以對師父、師叔、綿綿、以及五柳莊上百的死難者？」

徐不凡義正詞嚴，高天木、王石娘等人無詞以對，正準備離廟去投遞血旗、血帖，適在此時，古月蟬却突然從廟門口大模大樣的走進來。

古月蟬的身後跟着二名黃巾道士，牆頭、屋頂上也一下子冒出很多紫巾、白巾道士來。

王石娘看得一楞，古月蟬大步而進，直行至徐不凡面前三數尺處才停下來，冷聲說道：「本姑娘拚死拚活的為你解了圍，你却拍拍屁股就走了，像話嗎？」

徐不凡笑道：「古姑娘神功蓋世，我相信鍾玉郎絕對奈何不了妳，況且，四衣衛的目標是血劍，我離開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你不要忘了，本姑娘與四衣衛目標相同。」

「這樣說來，妳今天也是為血劍而來？」

「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

「這話怎麼說？」

古月蟬望了血劍一眼，探懷取出一張大紅請帖，道：「家師想請你到玄武觀去一趟。」

徐不凡愕然一驚，道：「火眼眞人請我？甚麼事？」

「到時候你就會明白。」

「妳現在說也一樣，徐某忙得很，恐怕無暇赴令敎主之約。」

「家師言出必踐，我看你非去不可。」

「在下實在分身乏術，還請姑娘在令師面前多美言幾句。」

古月蟬臉一沉，道：「徐不凡，我告訴你，如果不去就是瞧不起我們火焰敎，瞧不起本敎就是火焰敎的敵人，本敎將以最殘酷的手段對付你們。」

徐不凡一再忍讓，古月蟬却咄咄逼人，王石娘沒好氣的說：「會無好會，我家主人說不去就是不去，妳又何必强人所難。」

古月蟬氣焰囂張，聞言火氣更大了，道：「你們要是不去，休怪姑奶奶我要動手硬搶血劍。」

王石娘冷笑道：「說了半天，妳終於露出狐狸尾巴，原來火焰敎也是一羣强盜。」

「妳放屁，看打！」

一句强盜，激怒了古月蟬，暴喝聲中，出手如電，左右開弓，直摑王石娘的面頰。

劈的一聲！古月蟬好妙的身法，王石娘猝然無防，躲過左頰，却閃不開右頰，結結實實的挨了一巴掌。

劈！王石娘豈是省油的燈，古月蟬的手掌還沒有收回來，她已閃電攻出一掌，古月蟬的右頰立時暴起五個紅指印。

這二人都是火爆的壞脾氣，各不相讓，旋即大打出手。

（未完・十六）

每天壓力，消聲匿迹？

無論是來自工作、家庭、朋友、個人……你每天到底要承受多少壓力？

一天辛勞完畢，壓力重逾千斤，怎樣才可以令這些壓力徹底消聲匿迹，令你可以抖擻精神，再次充滿朝氣活力去迎接新的一天？

尤其是在睡眠時，有人不停爲你輕輕按摩，令你舒服得整夜甜睡，直至黎明起床！況且還有人整夜在你不知不覺中全力承托，令你的脊骨徹夜平直，保最持正確舒適的睡眠姿勢！

加上整夜柔軟舒適的感覺，令你平靜安睡……任何壓力，也會消聲匿迹！歐化寶超硬健康床褥，爲你消除每天壓力，最少也有十五年！

Ulfenbo
歐化寶

